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一回 花环织就怜新好　竹马骑来忆旧情

天高云淡，骏马嘶鸣。一个晴朗的秋日，伏牛山下，出现了一人一骑，仆仆风尘，匆匆赶路。

伏牛山脉像一条婉蜒数百里的长蛇，在河南中州的黄土平原上，自西向东，迤逦而来，而这一人一骑，则是自东向西，疾驰而去。

这人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人正英年，马是骏马，天是晴天，但可惜他的心情却是落寞之极。眉宇之间隐有重忧，掩盖了他本来的英气，和这晴朗的天气也极不谐和。伏牛山千峰万壑，在山下远远的望上去只见雾气迷漫，但在这少年的心中，却似看见了万马千军，在山谷之中骤驰。

五年之前，在这伏牛山上，曾有天下英豪聚会，推举了铁摩勒做绿林盟主。当年这少年还是个无知的童子，但也曾随父母参与了这次盛会。五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但对伏牛山与这少年来说，已是经历了太多的变化。伏牛山上的英雄早已风流云散，而这少年亦已是父母双亡了！

这少年几次想拨转马头，上山探望，但终于还是欲行又止。他翘首云山，心中叹气，暗自想道：“铁叔叔不知是否还在山上？那次大会之后，惊动朝廷，曾派了中州、平卢两节度使的兵马围袭，听说各路英豪都已分散了。但这山上本来还有个山寨，根基巩固，官军退后，他们不会回来吗？嗯，铁叔叔对我极好，我路过此山，理应去探望他的消息，唉，可是，可是——”他蓦地想起母亲临终的吩咐：“我不准你为我报仇，你对别人，只能说我是病死的。铁摩勒是绿林盟主，是我和你爹爹最好的朋友，但这件事情，你可千万别想去倚仗他！我要你遵守我的吩咐，对他也不例外！你最好过了几年，再去见他。”

那少年想至此处，眼泪潸然而下，心中则是大惑不解。他母亲叮嘱了他之后，已是一瞑不视，他根本就来不及问原因。可是尽管他心中疑惑，他母亲临死的叮咛，他又岂敢不从？“唉，即使铁叔叔是在山上，我既不想向他说谎，那也就无谓去见他

这少年正自心烦意乱，忽听得马铃声响，对面也有两骑马跑来，骑者乃是一男一女，男的大约和他差不多年纪，也是十六七岁模样；女的更是年轻，看来只有十四五岁，稚气未消，梳着两条辫子，结上红绳，马跑得快，她那两条辫子随风摇摆，晃呀晃的，也似流星般飞快，十分有趣，把这小姑娘也衬得更为俏丽婀娜。

这少年呆了一呆，一双眼睛跟着这个小姑娘，看得出了神。说时迟，那时快，这两匹坐骑已是从他身旁驰过。那小姑娘发现了他的神态，似乎很不高兴，噘起小嘴，向他白了一眼。

这少年瞿然一省，那两骑马已过去了十数丈之遥，隐隐听得那小姑娘道：“哥哥，你的脾气倒好。哼，要是碰上了我的师父，不把他的眼珠剜掉才怪！”做哥哥的道：“你师父脾气也并不坏呀。”

那小姑娘道：“不坏，你知道她少年时候的故事么？”两兄妹刚说到这里，只听得蹄声得得，却原来是这少年拨转马头，又向着他们追来了。

那小姑娘柳眉一竖，蓦地勒住坐骑，喝道：“你这人是干什么的？”那少年道：“我，我……哦，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赶路的。”那小姑娘道：“赶路的？哼，那你为什么又跑回来？”那少年道：“这个，这个，我、我是……”不知他是被这小姑娘的神气吓着了还是别有心事，期期艾艾，竟是

好半天说不出一个道理。少女的哥哥也觉得这少年行动荒唐，前言不对后语。

那小姑娘冷笑道：“赶路的？你分明是想跟踪我们，一定是个坏人！你当我们是好欺负的么？快滚！”

这少年也有点着恼！说道：“这条路又不是你的，我喜欢回来便回来，难道一定要告诉你什么原因么？”心里想道：“这小姑娘怎的这样凶？只怕我当真是认错人了。”

话犹未了，那小姑娘蓦地把手一扬，一口光闪闪的匕首已是向他飞来，喝道：“我叫你滚，你就要滚！”

这少年一个蹬里藏身，唰的一鞭便卷过去，只听得“嚓”的一声，匕首擦着马鞍飞过，立即给这少年的马鞭打落。但这少年看了飞刀的来势，也已知道那小姑娘不在伤人，而在吓他。

那小姑娘十分好胜，飞刀给他打落，更是生气，怒道：“好呀，我就与你较量，较量！”一扬手，这次是三柄匕首同时发出，既要伤人又要伤马了！

这少年不怕飞刀，却怕伤了坐骑，小姑娘的飞刀来得快，他的反应也是灵敏之极，那一边飞刀出手，这一边身子离鞍，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飞刀尚在半空，这少年已跳起来，挡在前头把飞刀打落了！他纵身离鞍，拔剑削刀，翻身落地，几个动作一气呵成，那小姑娘的哥哥也不禁赞了一个“好”字。

那小姑娘跳下马来，冷笑说道：“你要在我面前炫耀剑法？好，我就与你比比剑法！”少年心里想道：“你用飞刀打来，我岂能不拔剑抵御？怎说得上是炫耀了？”可是那小姑娘明晃晃的剑锋已刺了到来，根本就不容他争辩。

这少年受了委屈，也不禁有点生气，心道：“看你是个黄毛丫头，我不能与你一般见识。但你意态大骄，却也不能不让你知道一点厉害。”当下横剑一封，力透剑尖，意欲将那小姑娘的兵刃削断。

岂知那小姑娘的剑法奇诡绝伦，她本来是平胸刺来的，剑到中途，突然一变，倏地就从这少年意料不到的方位，指向他的“空门”。少年吃了一惊，百忙中一个“盘龙绕步”，长剑圈了一道圆弧，护着空门，这才解了小姑娘的那一招。

那小姑娘得理不饶人，攻势一发，登时有如抽丝剥茧，连绵不断。剑法是阴柔一路，但柔中带刚，虚虚实实，分外难防。

少年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才知道那小姑娘的厉害，心道：“我只道以我家传的武功，已足以与江湖高手角逐，哪知一个小姑娘也这么厉害！嗯，我若是连一个小姑娘也打不过，还说什么闯荡江湖？”到了此时，他哪里还敢有丝毫轻敌之心，只好打起精神，把那小姑娘当作平等的对手看待，认真对付了。

饶是如此，他也是只有招架之功。论功力他是比那小姑娘高强，但那小姑娘的剑招完全不依常轨，瞬息百变。那些招数，这少年连见也没见过，对方又是比他年小的女孩子，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因此，就难免有点心慌。

激战中，那小姑娘喝声：“撒剑！”指东打西，唰的一剑刺他手腕，少年一甩手腕，“嗤”的一声，衣袖削去了一截，但总算他还躲闪得快，剑并没有脱手。

少年吃了大亏，满面通红，蓦地也喝声：“撒剑！”身形倏起，俨如巨鹰扑兔，向那小姑娘凌空抓下。小姑娘也来曾见过如此厉害的掌法，大吃一

惊，陡然间，只觉手腕一麻，青钢剑已给那少年打落。

那少女的哥哥叫道：“手下留情！”身形一起，捷如飞鸟，“砰”的与那少年对了一掌，那少年接连退了四五步才站立得稳。那少女的哥哥却只是退了三步。

少年大吃一惊，不但是因为这少女的哥哥武功比他高强，而且因为对方那雄浑的掌力似是他从前见过的一种功夫，一惊之下，失声叫道：“你，你是——”

那少女的哥哥已抢先说道：“你可是展大哥？小弟铁铮。”

那少年又惊又喜，连忙说道：“我正是展伯承。这位想必是令妹铁凝了？哎呀，我冒犯了你们兄妹，真是不好意思！”

原来铁铮、铁凝正是铁摩勒的子女，展伯承的父亲是展元修，母亲是王燕羽，他的父母和铁摩勒是最要好的朋友。展伯承十二岁那年，随父母第一次来到伏牛山谒见铁摩勒，恰巧碰上绿林大会，铁摩勒就是在那次绿林大会中被推为盟主的。

展伯承第二次上伏牛山，是随父母来喝段克邪的喜酒，先后两次，他在山寨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与铁铮兄妹作伴，每日练习武功。段克邪的婚事过后，铁摩勒要他的一子一女，各自拜段克邪的师兄空空儿、师嫂辛芷姑为师，空空儿夫妇带了徒弟云游四海，自此之后，他们就再没有见过面。

铁铮比展佰承小一岁，今年十六；铁凝则比他小三岁，今年只有十四。一别五年，当年的小孩子都长大了。少年时期，发育得快，身材体态和五年前差异极大，尤其铁凝，五年前是个蹦蹦跳跳的小女孩，比展伯承矮一个头有多，如今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比展伯承也矮不了多少了。所以展伯承刚才与他们相遇，虽然觉得似曾相识，却是不敢相认。

不过，他们当年曾一同练过武功，到了展伯承用家传的“五禽掌”法夺铁凝宝剑的时候，铁铮就知道是他了。铁铮也就用出当年与他练过的铁家“飞龙掌”与他对了一掌。但铁凝与他交手的时候，用的却是辛芷姑所授的剑法，那是展伯承所未见过的。

青梅竹马的朋友意外相逢，大家都是十分欢喜。铁凝颇有父风，是一个豪爽的小姑娘，听了展伯承的话，便笑起来道：“这不怪你，你想必已有几分怀疑是我，想认又不敢认，这才跟上来的。我才真是不好意思呢！我以为你是个轻薄少年，盯我的梢的。嘿嘿，哈哈，你不怪我么？”

铁凝的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还不怎么懂得害羞。她的师父辛芷姑本是个落拓不羁的女子，她跟了师父五年，颇受影响，心直口快，一口把展伯承的心思道破，倒把展伯承羞得个满面通红。

铁铮带笑斥道：“女孩儿家，怎的这么口没遮拦？”铁凝道：“展家哥哥又不是外人，怕什么？”

铁铮道：“虽然不是外人，你也要懂得一点礼数才对。”铁凝装模作样，对展伯承裣衽一礼，说道：“请问展哥哥是不是正在回家？我的爹爹可在山上么？”

铁铮忍俊不禁，说道：“淘气的小丫头，我叫你有礼貌，却也不必这样做作。展大哥当然是回家的，还用问么？咱们正好可以一同回去。嗯，五年不见，你的武功一定大大增进了，这次你无论如何要在山寨多留几天，咱们也好切磋切磋。”

原来在五年之前，展家是在伏牛山的前山居住的，不过伏牛山绵延数百

里，从前山到铁摩勒的山寨，也还有两三天路程。铁摩勒本来在金鸡岭，后来才搬到伏牛山的，一年之后，展家却又搬走了。所以展伯承不过到过山寨两次。

展伯承黯然说道：“我的家已经没有了，我们也早已离开了伏牛山。这次我是去投奔一位世叔祖的，请恕我不能陪你们上山了。”

铁凝叫道：“什么，你们早已搬走了？我听妈说，你的爹娘和我的爹爹最是要好，我以为你们会留在山寨，帮忙我爹爹的。

为什么搬走呢？这，这——”她本想说：“这不是不够义气吗？”但想到不能对长辈无礼，话到口边，吞了回去。

展伯承摇了摇头，叹口气道：“我不知道。唉，要是我们不搬，靠近山寨，也，也不至于……”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母亲临终的吩咐，不愿把家中遭遇的横祸说出来，话语也就突然中断了。

这几个大孩子都不知道，展伯承的母亲王燕羽，少年时候，曾与铁摩勒有过一段情孽牵连，后来彼此结了婚，虽说铁摩勒、展元修都是胸襟磊落，但王燕羽却总不能不有点芥蒂于怀，也总有点提防丈夫多心，因此待过了绿林大会，又喝了段克邪的喜酒之后，她就坚持要搬离伏牛山了。

铁铮比较细心，听得展伯承话中有话，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展大哥，你说什么，你的家怎么没有了？”展伯承道：“我的爹娘都已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还成什么家？”说了这几句话，眼泪夺眶而出。

铁铮吃了一惊，道：“什么？伯父伯母全都死了！怎么死的？”铁凝也道：“你我的爹娘都是上下年纪，不过四十来岁。伯父伯母的身体不也是一向很好的吗？怎的一下子就死了？”

展伯承忍着心中绞痛，说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爹娘患了急症，一晚之间，便双双去了！”

铁铮道：“大哥，你刚才说，如果你们一直是留在山寨，你也许不至于父母双亡，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么说，伯父伯母之死，是不是，是不是其中……”他年纪较大，比较会用思想，想到刚才展伯承冲口而出的那一句话，不觉起了一点疑心。

展伯承强抑悲痛，说道：“其中并无隐情，只是如果我们仍在山寨，有杜公公同在一起，我爹娘患了急症，有他医治，未必便死得了。可怜我们住在穷村僻壤，有事之时，连一个草头医生都找不到。”

展伯承所说的“杜公公”乃是“金剑青囊”杜百英，此人是段克邪父亲段珪璋生前的好友，比铁摩勒长一辈，在剑术和医术上都有精湛造诣，一向辅助铁摩勒料理绿林之事。展伯承记着母亲临终的吩咐，不愿对铁家兄妹说出他父母被害的真相，想起此人，遂临时找来了这个藉口。但他说的当时无人相助，也是实情。不过他口中说的是“医生”，用来掩饰罢了。他说到伤心之处，不觉又流下眼泪。

铁凝道：“展大哥不用悲伤，你没了家，就到山寨来吧。你我两家乃是至交，我们的家也就是你的家了。”铁铮也道：“是呀，你的爹爹和我的爹爹是最要好的朋友，你我也是如同兄弟一般，你不要到别处了，就和我们同住吧。”

展伯承道：“多谢你们兄妹俩的好意。但我父母临终遗言，要我投奔一位世叔祖。我先到那儿住些时候，以后再来探访你们。”

铁铮道：“你这位世叔祖是——”展伯承道：“就是那位以前和我们在

前山同住的褚公公。”铁铮道：“哦，原来是褚遂、褚老前辈。他也搬了家吗？”

展伯承道：“他本来不是住在伏牛山的，因为那次绿林大会在此召开，他是绿林的老前辈，故而在大会之前半年，就上山来住，协助你的爹爹。会散之后，他又搬回故里了。他住在山东靠近盘龙谷的一个山村，离此还有一千多里呢。我就是要赶到他那儿去的。”

铁铮纳罕道：“怎的你爹娘要你投奔他？你们和他的交情胜过我的爹爹吗？”

展伯承道：“话不是这么说。这位褚公公是我外公生前的八拜之交。听我妈说，三十年前，我的外公也曾作过绿林盟主的，这位褚公公既是他的义弟，又是他的副寨主，他们的交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位褚公公一向把我妈当作他的女儿，也把我当作他的孙儿看待。我妈临终言道，这位褚公公和我们是上一代的交情，咱们的爹娘是这一代的交情。妈又说，铁叔叔年壮力强，褚公公则已经衰老，恐怕在世之日也无多了。所以妈要我先去看褚公公，待奉他百年归老。咱们后一辈的，相聚的日子还长呢！”

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感人肺腑，铁铮听了，也有点心酸，说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强留你了。不过，你既然已经到了伏牛山上，也不差再耽搁这么三天两天，你总要见一见我的爹爹吧？我爹爹也还未知道你父母双亡之事吧？”

展伯承道：“论理我该给你爹爹报丧，但我妈临终吩咐，要我尽快先去见褚公公。既然今日在此巧遇贤弟，就请贤弟代我禀报你的爹爹，请他恕我过门不入之罪。”

铁凝忽道：“哦，我想起来了。这位褚公公有个孙女，和你差不多年纪的。哦，对啦，她叫做褚葆龄，是不是？我记得你第一次到山寨拜见我爹爹之时，就是和这位褚姐姐一同来的。“嗯，我明白啦——”

铁铮道：“你明白什么？”铁凝道：“你爹娘想必是遗憾未能见你成亲，要你——”展伯承满面通红，说道：“凝妹别开玩笑。”铁凝极是机灵，看他神态，已知所料不差，甚是得意，本来还取笑几句，蓦地想到人家是在孝中，也就不忍再取笑了。

铁铮道：“既然如此，我不拦阻你了。我们这次回家，在山上大约要住半年。但盼你见过褚老前辈之后，能赶来和我们相聚几日。”

展伯承道：“我尽可能抽身来会你们就是。后会有期，请恕小弟要走了。”

三人挥手道别，展伯承策马独自前行，隐隐听得铁凝在背后说道：“他见了那位褚姐姐，即使并未忘记咱们，只怕那位褚姐姐也不肯让他马上又回到咱们这里来。”

展伯承心中一片茫然，脸上隐隐发热。原来铁凝所料不差，他母亲遗命，确是要他去和褚葆龄早早定下婚事的。

展伯承心上泛出一个小姑娘的影子，五年前的往事如在眼 前，那时他只有十二岁，褚葆龄比他大一岁，也只是十三岁，比现在的铁凝也还要小些。他们两小无猜，在山上采摘野花，上树捉还未会飞的小鸟，有一次还一同冒险去看有毒的“桃花瘴”，救了一个异国少女，后来才知道那个少女名叫宇文虹霓，是一位著名的少年游侠楚平原的情人。

展伯承心道：“隔了五年，不知她还认识我吗？她虽是比我长一岁，但

那时我已和她一样高了。现在她大约也长成了一位漂亮的姑娘了。嗯，小时候的事情我样样记得，就不知她是不是还记得？”他又想起了小时候曾与褚葆龄玩过“娶新娘”的把戏，脸庞越发烧得红了。

展伯承又再想道：“听说褚公公早也有意将龄姐配与我的。只因当时我和她都还年小，未曾提亲。唉，要是当时早把亲事定妥，那就好了。现在要我自去求婚，这却如何开口？不过好在褚公公尚还健在，也许不必我亲自开口，他就会替我作主的。”

展伯承心里怀着父母双亡的悲痛，又怀着与小时女友相见的喜悦与尴尬，心情十分复杂，一路怅怅惘惘，马不停蹄地赶往褚家。

幸得一路平安无事，但他在忧伤之中，连日赶路，待得马蹄踏进盘龙谷之时，他也早已是形容憔悴，肤色黝黑，临河自照，也不禁有点自惭形秽了。

他外祖父当绿林盟主之时，曾在盘龙谷经营宅第，建造园林，但后来经过了一场大厮杀，烧了三天三夜，当年的园林宅第，十之八九已成瓦砾，放眼望去，但见一片蔓草荒烟。

不过这都是上两代的事情了，小时候他听母亲说及，也只是当作一个古老的故事来听，对盘龙谷的沧桑变化，他并没有特殊感触。他只记得母亲曾说，褚公公是在未烧毁的废园一角，重修了一幢房子，他现在就是要找这幢房子。

盘龙谷在双峰夹峙之下，地形狭长，约十数里。自那次事变之后，听说谷中已没人家。展伯承策马进入幽谷，缓缓而行，两面山坡的树木，想是因无人采伐之故，长得十分茂密，郁郁苍苍，蔚然成林。许多不知名字的野花，也开得遍山遍野，触目都是。

展伯承走了一会，忽地似听得一边的山坡上似乎有人说话，笑语喧喧。

这是一男一女的声音。展伯承在山坡下经过，刚好听得那男的似乎带点着急的口气说道：“喂，喂，你别忙着走呀！好不容易才见一面，多聚片刻何妨？”那女的道：“不，不！我是偷偷出来的，再不回去，爷爷就要来找我！”

展伯承暗暗好笑：“敢情是一对少年情侣在这里私会？”蓦地心头一跳，“咦，这女子的声音好熟！”心念未已，只听得那男的已在说道：“你又不是小孩子，怎么还这么害怕爷爷？”

那女的道：“你不知道我爷爷最不高兴我和你会面，要是给他碰上，只怕连你也要给他打的。”那男的道：“这么凶呀？奇怪，你爷爷为什么讨厌我？”那女的道：“我怎知道？你、你快放我走吧！”

那男的道：“我不害怕。为了你，我就是给他打断了一条腿我也甘心情愿！”那女的道：“你不怕我怕！若是你当真给打断了一条腿，我不伤心的吗？你也不为我想想！”

那男的似乎软了下来，柔声说道：“好，就放你走。但你瞧，那一丛山杜鹃多好看，我给你编一个花环，你等一会儿好不好？”那女的道：“唉，真是冤家。好，那你就赶快编吧！”

展伯承本来无意偷听人家情侣的私话，但那少女银铃似的声音，却似磁石般把他吸住了。他越听越觉得熟悉，“难道，难道这女子当真便是她？”初秋天气还很炎热，但展伯承却似突然间坠下冰窟了。

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远远叫道：“龄儿，龄儿！”那女的小声说道：“不好，我爷爷真的来了，我可要跑了！”

林子里悉悉索索声响，红裙半隐，罗带轻飘，展伯承只是看见一个少女的背影分枝拂叶而去，但只从这个背影，已认出了是褚葆龄了。她的身材是高了许多，但那走路的轻盈体态，则还是以前一样。

这刹那间，展伯承也不知心中是什么滋味，只是想道：“龄姐原来已有了意中人了，有了意中人了！”

展伯承正在发呆，忽听得那苍老的声音叫道：“咦，你，你不是小承子吗？”原来那个老人已经到了他的面前，正是褚葆龄的祖父褚遂。

展伯承连忙下马，见过了礼，说道：“褚公公，我妈要我来投靠你。”褚遂道：“你爹娘呢？为什么你一个人来？”展伯承道：“说来话长。这，这——”褚遂道：“好，那就回家再说吧。且慢，你见了你的龄姐没有？”

展伯承迟疑半晌，讷讷说道：“没，没见着。”

褚遂皱起眉头，说道：“奇怪，这丫头哪里撒野去了？龄儿，龄儿！”

褚葆龄银铃似的声音隔着山坡应道：“爷爷，来啦！”她刚才是在左边山坡的，如今绕了个弯，从右边的山坡钻出来了。

褚遂道：“龄丫头，你瞧是谁来了？”说话之间，褚葆龄已似旋风一般跑到展伯承面前，直上直下的打量了他片刻，忽地啊呀一声叫起来道：“你是小承子！”神情倒是十分欢喜，拿着他的双手直摇！

展伯承道：“龄姐，多亏你还认得我。”褚葆龄笑道：“你怎的变成了个黑不溜湫的小子啦？我真的几乎认不得你了！你是怎么搞的？衣裳怕有十天没换了吧？头发也有两个月没剪了吧？简直像是个逃出来的监犯！”

褚葆龄还是从前的脾气，说话口没遮拦。展伯承面对着她，不觉自惭形秽，几乎不敢仰视。褚葆龄果然如他想象的那样，不，比他所想象的更美，粉红的脸蛋上嵌着两个小酒窝，小辫子上扎着两条红头绳，虽是荆钗裙布，也掩不着她那雪貌花容。展伯承本来就有点自惭形秽，被她这么一说，更是黑脸泛红不禁就甩开了褚葆龄的双手，说道：“龄姐，我手上满是尘土，小心弄脏了你。”

褚葆道：“龄儿，你说话好没礼貌。你的承弟千里奔波来看你，他在路上哪有工夫剪发？三伏天时，马不停蹄的起码跑了半个月吧？还不晒得黑不溜湫吗？你不谢他，还能取笑他吗？”

褚葆龄笑道：“哎哟，小承子你长大了，做姐姐就不能和你开开玩笑了吗？爷爷，承弟当真，你也当真了？承弟，你再脏些，做姐姐的也不能嫌你。等下回去，我先给你理发，再给你缝件新衣，当做赔罪好不好？明天我再带你出来玩，这儿比咱们从前住的地方更好玩呢。满山是野花，还有许多好看的鸟儿。就可惜爷爷不许我上树捉鸟儿了，说我是女孩儿家，应该学得庄重些了，你是男孩子，爷爷大约不会禁止你的。”

褚葆龄见着儿时的游伴，心里一高兴，小嘴儿说个不停。她倒是毫不造作，态度还是像小时候一般亲热。可是，展伯承的心头上已抹了一片阴影，尤其当她说到满山野花的时候，他想起了刚才和她一起的那个男子，正在给她编织花环，更是不禁隐隐感到一股酸味。褚葆龄禁不住说了一大串，他一句话都没说。

褚遂却是颇为欢喜，说道：“对啦，你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应该像姐弟一般。龄丫头，你要多照顾小承子。”

树林里忽地有人唱起山歌：

“天上的月亮赶太阳，

地上的姑娘赶情郎；
太阳东升月沉西，追呀赶呀，
总是不能在一起。”

褚遂哼了一声，骂道：“讨厌！”

展伯承抬头一看，只见山坡上走下一个少年，一手拿着一只山鸡，颈上挂着一只大花环，笑嘻嘻地道：“褚公公，你家里来了客人么？”褚遂道：“关你什么事？”那少年道：“我送你一只山鸡款待客人好不好？”

褚遂怒道：“谁要你讨好？滚开！”那少年满面通红，褚葆龄向他偷偷抛了一个眼色。褚遂在她前面，没有发现，展伯承则已瞧在眼中。那少年本想与褚遂争辩几句的，见了这个眼色，所感受的委屈顿时化为乌有，换过一副尴尬的笑容，自我解嘲道：“这可真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褚公公，你不要也就算了，用不着恼怒呀！”

那少年穿过树林，向着相反的方向走了。褚遂余怒未消，又骂了一声：“讨厌！”褚葆龄笑道：“爷爷，人家总是一番好意。”

褚遂道：“什么好意，我就讨厌他那油腔滑调；更讨厌他唱这种妖里妖气的山歌！”褚葆龄笑道：“这是山里小伙子常唱的山歌呀，我听着也满好听呢。怎见得是妖里妖气了？”

褚遂怒道：“你喜欢听？好，你就叫他对着你唱吧！我可要告诉你，我若是再发现他在咱们的屋后唱，我可要打断他的腿！”褚葆龄噘着小嘴儿道：“我几时说是喜欢听他唱歌？我是说这首山歌唱起来还好听，并非说要他唱才好听呀。你没有听清楚就胡扯一通。”

褚遂蓦地想起展伯承初来，心道：“我可真是老糊涂了。龄丫头虽是喜欢与这小子厮混，但也没做出什么见不得人之事，而且经我禁止之后，她也不敢与这小伙子往来了。如今我只知道责怪她，叫小承子听了，岂不要误会了？”于是连忙替她开脱道：“我知道你顾惜爷爷，不愿爷爷动气，伤了身体。和气是好的，但这小子我看不是好东西，我是故意给他一点脸色看，免得他招惹你的。好啦，你既然不是喜欢听这小子唱歌，总是爷爷怪错了你。不要提这小子了，咱们快快回家吧！”

展伯承默默的在一旁听他们祖孙说话，既没有问那少年是谁，也没有和褚葆龄搭讪，他如此出奇的沉默态度，引起了褚遂心里的不安，于是找话说道：“小承子，你来的时候，没有碰见这小子吗？”展伯承道：“没有。”

褚遂道：“这小子姓刘，单名一个芒字。哼，哼，倒真是似一个小‘流氓’他爹爹来历古怪，我也摸不着底细，不知怎的，也搬到这盘龙谷来。看来只怕多半也是武林人物，避仇来的。总之，咱们在未摸清他们的底细之前，还是少往来的好。以后，你在这儿住下，若是这小子撩拨你，你不必理他，告诉我便是。”展伯承简简单单地答了一个“是”字。

褚遂猜想展伯承是起了一点疑心，其实展伯承根本就用不着疑心，他是早已经知道的了。他知道这姓刘的“小子”就是刚才和他的龄姐幽会的人，他颈上挂着的那个花环就是为褚葆龄编织的。从他们祖孙的对话中，他又知道这个刘芒曾不止一次在褚家门前唱过情歌。

褚遂心道：“难道这丫头有什么行差踏错之处，刚好给小承子撞见了？”心有所疑，不禁问道：“龄儿，你刚才是在哪儿？”

褚葆龄道：“我在前溪捉鱼。”褚遂道：“哼，十八岁的大姑娘了，还能光着脚杆跑到水里摸鱼？”但他一瞧，褚葆龄的绣花鞋子干干净净，可并

不像下过水的模样。

褚葆龄笑道："爷爷，你还没有问清楚就说我了。我折了树枝当作木叉来叉鱼，可惜正要叉着一条大鱼，给你一叫，鱼就溜走了。"

褚遂眼看着她刚才是从右面的山坡钻出来的，而刘芒则是在左面山坡上打山鸡，心想："只要她不是和那小子在一起，管她捉鱼是真是假。"于是也没有再追究了。

展伯承心里可是有点儿酸痛，想道："龄姐小时候虽然比我还淘气，她可是一向不会说谎话的。如今，她为了这个少年，却对爷爷说起谎话来了。"

说话之间，已经来到褚家，只见在一个墙坍屋塌，荒草丛生的大园子里，有一幢半新的房子，褚遂叹口气说道："这是你外祖当年修的园子，也曾聚会过天下英豪。如今已是一片荒芜，没一间完整的房子了。这幢房子比较好些，是我就原来的格局重新修补的。"从那些旧日留下未曾损坏的画栋雕梁，还隐约可以想象当年的豪华气象。

褚遂无限感慨，褚葆龄笑道："爷爷，这些陈年旧事，你去唠叨作甚？现在的绿林盟主铁摩勒，不是比当年那位王公公更得人心吗？我记得小承子的妈妈也是这么说的。嗯，对啦，小承子，说起来我倒要问你了，你爹娘为何不来，只你一人来了？"

展伯承这才说道："我爹娘已经过世了！"

褚遂大吃一惊，叫道："什么，你爹娘好端端的，怎么忽然间都过世了？"

说话之间，褚遂已带领他走进厅房，掩上了门道："小承子，坐下来给我细说，他们是怎样死的？"

展伯承本是准备对他们祖孙二人说的，临时却改变了主意，心中想道："妈坚决不许我报仇，只许可我告诉褚公公一人。葆龄虽是他的孙女，但她如今已另外有了意中人，难保她不泄露给那姓刘的小子知道。这小子来历不明，我还是防着一点的好。"

褚遂见他久久不语，说道："承儿，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对我还怕说吗？我是你外公八拜之交，看着你妈长大的！有什么为难之事，说出来让我给你作主！"

展伯承道："妈要我来投靠公公，她是有一事情要我和你说的，只是，这、这——"

褚遂老于世故，见展伯承吞吞吐吐，说话的时候，眼角儿又向着褚葆龄斜睨，不由得会错了意，心中想道："莫非他的爹娘要他来求亲，小伙子害羞，当着褚葆龄，不便启口？"

褚遂早有意思把孙女许配给他，当下说道："龄儿，趁着时候还早，你给承弟赶缝一件新衣，缝好衣裳，再杀一只鸡弄饭。"

褚葆龄七窍玲珑，见她爷爷要将她遣开，心里也想到这一层，脸上泛起一片晕红，暗自思量："要是小承子当真是奉了父母遗命，前来向我求亲，我该如何对付？"她心中忐忑不安，答了一个"是"字，走出门去，却又悄悄的绕到后窗偷听。

褚遂说道："小承子，论起我和你家的交情，你也似我孙儿一般。如今就是咱们祖孙二人了，你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展伯承父母双亡之痛，藏在心中，一个多月，从不敢与外人说话，此时再也忍耐不住，眼泪簌簌而下，哽咽说道："褚公公，实不相瞒，我爹娘是给仇人杀害的！"正是：

万里投亲来报丧，孤儿忍痛说恩仇。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铁盾银钩惊恶梦　 白云苍狗说前因

褚遂大吃一惊，长须抖动，说道：“ 什么？你说什么？你的爹娘都被仇家杀害了？仇家是谁？”

要知展伯承的父母乃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角色，他父亲展元修身兼正邪各派之长，武学之博，当世无人能及。他的母亲王燕羽虽然稍弱一些，但剑术的造诣和一手出神入化的暗器功夫，在武林中也是罕见的。武林有三对名闻天下的夫妇，第一对是空空儿与辛芷姑，第二对是铁摩勒与韩芷芬；第三对就是展元修与王燕羽了。

正因为展伯承的父母武功如此之高，所以褚遂最初听得他报告父母双亡的消息之时，虽然有点感到蹊跷，但一时之间还不敢想到是仇家所杀。后来见他吞吞吐吐，反而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的“ 难言之隐 ”，乃是奉了父母遗命来此求亲。

展伯承忍了眼泪，说道：“ 孙儿就是因为不知仇人是谁，特来向公公请教。另外还有好些疑团，恐怕也只有公公能够为我释疑破惑。 ”

褚遂勉强定下心神，说道：“ 那你仔细道来。让我给你参详参详。 ”

展伯承道：“ 我爹爹不幸，去年冬天，走火入魔，患了半身不遂之症。 ”

“ 走火入魔 ”是练功之时，遭受障碍，而导致的一种灾祸，大足以丧身，小也要变成残废。展元修的内功基础属于邪派，到了功力越高之时，便越为容易招惹“ 走火入魔 ”之祸。但像他这样仅仅半身不遂，已经算是侥幸的了。

褚遂点了点头，说道：“ 怪不得仇人得逞。如此说来，想必是你父遭受‘ 走火人魔，的秘密，给仇人探知，趁机来施毒手的了？但你母亲亦非弱者，仇家究竟来了几人？”

展伯承道：“ 只是一人！ ”褚遂诧道：“ 只有一人？ ”心中暗暗一算，当今之世，单打独斗，能够杀得了王燕羽的至多也不过十余人，但这十几个人，却并无一个是与王燕羽有深仇大恨的。

展伯承接着说道：“ 不错，只是一人。 ”

“ 那一晚我在爹爹病榻之前伺候，忽觉劲风飒然，我爹爹将我一推，随手便将枕头抛出，他所枕的是个白玉枕头。我的身子刚刚侧过一边，只听得　的一声，玉枕粉碎，一柄飞锥已是插在床上。倘若不是有玉枕挡这一挡，那柄飞锥定然插进我爹爹的胸膛了！ ”

那玉枕是展家的家藏之宝，价值连城，褚遂也曾经见过的。听说玉枕被飞锥打碎，心中不禁骇然。他倒不只是因为可惜这件稀世之珍，而是惊奇于那人的功力。要知这玉枕乃是一块一尺多长、五寸多厚的宝玉。比金还坚，比铁还硬，寻常刀剑，决计不能毁伤。这人只用一柄小小的飞锥，便能将整块宝玉打碎，而且余力未尽，还能插到展元修的床上，这人的功力也就可想而知，至少也是不在展元修之下了。

展伯承接着说道：“ 我爹爹喝道：‘ 哪条线上的朋友？请恕展某不能出迎。你要伤害展某，请光明正大的进来较量吧，偷施暗算，算得什么好汉？ ’

“ 那人哈哈笑道：‘ 我这柄飞锥，不过投石问路而已，就吓倒了你么？怎么，你不敢出来呀？ ’

“ 话犹未了，只听得‘　 ’的一声，听得出那人是用什么兵器磕飞了一件暗器。原来我的妈妈也已经赶到了。

“ 我不敢离开爹爹，从窗口望出去，只见我妈已拔出宝剑，指着那个人

道：‘展元修是我丈夫，他有病不能起床，你与他有什么梁子，我代他接！’

“那人年约四十开外，浓眉大眼，相貌粗豪。左手拿着一柄月牙钩，右手举着一面铁牌。

“我妈以为这粗豪汉子是爹爹的仇家，不料这汉子哈哈大笑，接声便道：‘王燕羽，你不认得我，我还认得你！我要找的本来是你！你丈夫既然有病，我先杀了你，再杀你的丈夫！’他能说出我妈闺中名字，显然是个熟人。

“我妈却不认识他，听他这么一说，倒是有点诧异。当下暂缓出手，问他道：‘你是何人？几时和我结的冤仇？你要杀我也还罢了，何以还要杀我有病的丈夫？’

“那人仰天打了一个哈哈，说道：‘岂只要杀你丈夫，你一家三口，今晚我定要斩草除根，嘿，嘿，可惜你只生了一个孩子，只是杀你一家三口，还未足消我心头之恨！’

“我妈听他说得这样狠毒，不由得心头火走，也就不再问他来历，立即便和他动手。

“这人的武功非常之强，那柄月牙钩使将开来，就似一条满空乱舞的银蛇，钩上的月牙便似毒蛇吐信。另一面铁牌也舞得呼呼风响，挡在前身，当作盾牌。

“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妈的剑刺到他的身前，都被他这面铁牌挡住。两人越斗越紧。妈的青钢剑也化成了一道银虹，与那人的月牙钩盘旋攻拒，渐渐将两人的身形都分不大清楚了。我武艺低微，也看不出是谁强谁弱。”

褚遂听到这里，忽地打了一个寒噤，唰的一下，脸色变得灰白，叠声说道：“奇怪，奇怪！”心里想道：“这人是使月牙钩和混元牌的。咦，难道竟是三十年前那重公案，冤冤相报不成？但当年王燕羽赶尽杀绝，却怎的还留下这一个人来？……”

展伯承道：“褚公公，你怎么啦？”褚遂道：“没什么，我正在琢磨这人是谁。你说下去吧。”

展伯承接下去说道：“我不敢离开爹爹，又想出去帮我妈妈，正在着急。爹爹忽地咬破中指，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坐了起来，说道：‘承儿，你背我出去！’我见爹爹那个模样，吓得慌了，正自迟疑，窗外又传来了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妈和那人斗得更激烈了。

“爹爹厉声说道：‘你忍心看你妈死于贼人之手吗？快背我出去！’我没法，只好背起爹爹，走出院子。”

褚遂叹口气道：“你爹爹是施展邪派中的天魔解体大法，提起精神，强运玄功，要和仇人拼命的。天魔解体大法最为消耗元气，但也厉害无比。嗯，你爹爹虽然半身不遂，内功还在，与你妈联手，也打不过那个人吗？”

展伯承道：“我刚刚走出院子，爹爹叫道：‘承儿的妈，你退下。让我来接这位朋友的高招！’爹爹虽然残废，豪气还是丝毫未减，对方只是一人，他不愿与妈联手。

“妈妈正斗到紧处，分不出心神说话。但她却不肯退下。

“那人哈哈笑道：‘好呀，你们一家三口，全都上吧！省得我一个个动手！’话虽如此，他笑声微颤，显然已是有点心慌。

“就在此时，只听得“嗤”的一声，但见青光一闪，妈妈一剑刺中那人胸膛。我不禁又惊又喜，欢呼起来。

“妈一剑刺去，随着喝道：‘未曾见过你这么狠毒的人，我与你何冤何仇，你要杀我全家？我倒要看你的心是红是黑？’

“妈的话还未说完，我也正在欢呼，忽听得声如裂帛，那人一个转身，上半身衣裳已经解开，原来妈这一剑，不过挑破他的衣裳，还未曾伤着他，他趁势把上衣挣破了。

“就在这时，我妈似乎突然受了什么惊吓，呆若木鸡，第二剑刺到中途，竟是倏然停下，剑尖指着那人道：‘你，你是——’我随着看过去，只见那人的贴身汗衣上绣着一头老虎，张牙舞爪，神态如生！”

褚遂听到这里，“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喃喃说道：“一只老虎，一只老虎！”面色更苍白了！

展伯承看这神气，心知褚遂已知道了仇人是谁，但他正说到最紧张之处，不愿中断，准备在说完之后，再问褚遂。于是接下去说道：

“那人露出了汗衣上所绣的老虎之后，狞笑说道：‘你知道我是谁了么？嘿，嘿，我杀你一家三口，你还能骂我狠毒么！’狞笑声中，蓦地舞起铁牌，向我妈天灵盖打下！妈呆若木鸡，竟然不知抵抗！

“就在那人发出狞笑之时，爹爹也猛地叫道：‘上’！其实不须爹爹叫我，我也知道要上的了！

“爹爹骑着我的肩膊，我猛地冲过去，只听得‘　’的一声巨响，爹爹一掌劈出，与那人的铁牌碰个正着！

“陡然间，我只觉地转天旋，便似腾云驾雾般的被抛了起来，待我挣扎着爬起之时，只见爹爹躺在地上，手臂已经脱臼，身边一滩鲜血，妈倚着槐树，胸口也是血流如注，她被那人的月牙钩刺伤，伤得似乎比爹爹还重！

“那人也坐在地上吁吁喘气，钩、牌扔在一边，月牙钩已经弯曲，铁牌中间凹下，四边翘起，显然是被我爹爹的掌力打成这个样子的。牌犹如此，人何以堪？我的武学造诣虽然粗浅，也看得出他是身受内伤，要不然，他岂有不趁我爹娘受了重伤之际，再施毒手？

“最侥幸的是我！我虽然被震跌倒，但因是爹爹首当其冲，我并没有受伤。

“这时，我不知是救爹爹还是先救妈妈，或者先去和那人拼命？

“毕竟是那人伤得较轻，我主意未定，他已经挣扎着站了起来，两眼满布红丝，形状极是骇人，冲着我龇牙咧嘴地笑道：‘随你父母去吧！ 尸填五命，算是便宜了你们！’

“我已不知道什么叫害怕，过去便要和他拼命，但双脚却似不听唤，原来我身体虽没受伤，但受了猛烈的震荡之后，急切间气力竟是使不出来，膝盖关节，阵阵酸麻，想跑也跑不动。

“妈妈叫道：‘承儿退下！’就在此时，只见她把手一扬，那人‘卜通’一声，又再跌倒，在地上滚出了三丈开外！我爹爹也忽地滚了过来，抓着我的手！”

褚遂已经知道事情的结果，但听到展伯承所描绘的惨酷景象，还是禁不住冷汗直流，骇然说道：“那人真狠！你爹爹想是要与他同归于尽了！后来怎样，那人可是来了帮手？”褚遂心想，若然展元修以平生功力，作临死前的一击，那人亦已受了重伤，势必同归于尽。但展伯承一开头就说过仇人并没有死，所以褚遂以为是那人来了帮手。

展伯承道：“没有。在那人跌倒的时候，爹爹已滚到我的身边，妈忽地

叫道：‘大哥，不可——’爸爸说道：‘你要让仇人活着回去？’妈道：‘冤冤相报无已时，这都是我的罪孽。’

“爹爹叹口气，抓着我的手，我只觉一股暖流，瞬息流遍全身，关节的酸麻也立时止了。爹爹是以他最后的功力给我推血过宫。

“爹爹在我耳边悄声说道：‘那人虽受了伤，你还是打不过他的。趁这时机，赶快逃吧。’可是我怎能舍下爹娘。

“那人第二次倒了下去，但不久又挣扎着站了起来，狞笑说道：‘好呀，王燕羽，你用暗器伤了我，我就与你一家三口同归于尽吧！’

“妈冷冷说道：‘我夫妻已是不能活命了，但你还可以活命，只是先要问你，你想不想活命？’

“那人听了这话，本来已经向着我摇摇晃晃地走来的，却忽地停下了脚步，说道：‘怎么？’

“妈说道：‘不错，你是中了我的剧毒暗器。不能活过明天，倘若此时你与我儿动手，你杀了他，你也死得更快。但我有解药，只要你放过我的儿子，我把解药与你。你赶快回去，服下解药之后，浸在冷水缸中七日七夜，你中的毒才可以完全消除。这桩交易，你做不做？’

“那人说道：‘我怎知道你是真是假？’

“妈冷笑道：‘我要杀你，刚才我们夫妻联手早已把你杀了！即使现在，你要动手，至多也是同归于尽而已，我何必骗你！你须知道，我不是向你求情，我这是与你公平交易，一命换一命。你练到今天的功夫，大是不易，难道用我儿子的性命来换你的性命，你还觉得不值么？再说我有罪过，我儿子没有罪过，你要了我们夫妻的性命，这三十年来的积怨，也总可以消除了吧？’

“那人脸上的黑气越来越浓，想是他也自知毒性的厉害，这才说道：‘解药拿来’。”

展伯承抹了一抹眼泪，接下去说道：“妈把解药抛给那人，

那人哈哈一笑，说道：‘我也不怕你的儿子报仇，好，我就和你做了这桩交易吧。两尸填五命，虽然还是我要吃亏，那也算了。日后只要你的儿子不来找我，我也不找他了！’

“说罢一转身跳过墙头，转瞬间脚步声已是去得远了。他受了那么重的伤，又中了我妈的喂毒暗器，在稍微喘息过后，居然还能施展上乘的轻功。我不禁心中骇然，这才知道爹爹的话不是骗我。我刚才若是不自量力，和他动手，那只有白送性命。

“听妈的口气，她和爹爹已是决难活命，我心中慌乱，不知如何是好？倒是爹和妈的神态却很安详，也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已经靠在一起。只听得我妈说道：‘我多年来内疚于心的事情，如今舍身还债，心中倒是感到安宁了。只是无辜连累了你，却未免有所不安。’

“爹爹笑了一笑，说道：‘你我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如今却得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不是好得很么？承儿今年十六，我的本事都已传了给他，我也就不必为他操心了。你还有什么说话要交代他吧，我先走一步了！’

“爹爹的双掌本来是贴着妈妈的，他说了这几句话，双掌徐徐放下，脸上带着微笑，双目却已经紧闭了。我明白爹爹是以他最后残余的一点真气，传给了妈妈，叫她能够多活片刻。

“我无暇悲伤，无暇诀别，连忙问道：‘妈，仇人是谁？你告诉我，我

找铁叔叔去，他是武林盟主，我报不了仇，铁叔叔也一定会给你们报仇！’

“妈摇了摇头，说道：‘承儿，妈要去了，妈有话吩咐你，你一定要听妈的话！’

“我说：‘我当然听妈的话！’

“妈妈说道：‘你不要问仇人是谁，我也决不许你为我报仇！’

“我惊诧之极，不由得大声问道：‘为什么？’

“妈说：‘我如今已没有时候给你详细说了。你快说，你答应我。否则我死不瞑目！’

“妈说了这几句话，已是面如金纸，吁吁喘气。我只好说道：‘妈，我听你的话，我不报仇。’

“妈这才露出一丝笑容，又道：‘你还要答应我，你不能把今晚之事告诉铁叔叔，当然更不能请他给你报仇！’”

褚遂听到这里，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却不说什么。

展伯承接下去说道：“我心里奇怪极了，铁叔叔是我父母最好的朋友，妈不许我请他报仇那也罢了，却不知何以连这消息也不许我告诉他。

“妈说得这样郑重，我不敢问她，而且也没时间细问因由了。妈还怕我见了铁叔叔会忍耐不住心中的伤痛，吐露出来，又要我过了两三年才可以去见他。我都一一答应了。

“于是妈就吩咐我来投靠你老人家。我问：‘那么，我可不可以告诉褚公公？’妈最初说：‘能瞒住不说最好。’后来才说：‘褚公公是你外祖八拜之交，和咱们是一家人。这事始终是瞒不过他的，他老人家深明事理，想不至于为我增加罪孽。也好，你就告诉他吧。’

“妈说了这许多话，已是气若游丝，但她咬了一咬嘴唇，还是继续说道：‘那人伤好之后，也还要三年，才能完全恢复原来的功力。你在这三年之内，要跟褚公公苦练功夫。那人虽说可以放过你，但也总得防他反口。我叫你投奔褚公公，也就是防他在这三年之内加害于你。三年后，你人已长成，只要练到你爹爹生前的八成本领，我也就可以放心了。’

“我说：‘妈放心，孩儿一定练好功夫！妈，你还有什么吩咐？’“妈说：‘记着，我叫你练好功夫，为的是防身，不是报仇！’我也只得再说一遍：‘我记着了，我不报仇！’

“妈微笑道：‘好，只要你记得我的话，我就放心去啦。你爹爹已经等久了。’这几句话一说，妈也就断了气了！”展伯承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了褚遂之后，忍不着就伏在他的怀中痛哭起来。

褚遂叹口气道：“苦命的孩子，唉，好孩子，别哭，别哭。公公有话问你。”

展伯承抬起头来，褚遂举袖替他抹了眼泪，说道：“你妈叫你上我这儿，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交代？你忘记说了？”

展伯承人颇聪明，已听出了褚遂的弦外之音，心里想道：“妈是要我前来求亲，但龄姐如今已是另有了意中人，此事如何还好再提？”他也正是因这缘故，所以刚才故意漏说的。

展伯承稍一沉吟，说道：“妈要我听你老人家的话，叫我好好侍奉你。”褚遂道：“没有别的话了么？”展伯承咬咬嘴唇，说道：“没有了。”

褚遂有点失望，但想到王燕羽是在临死之前，匆匆向儿子交代后事的，对他的婚姻之事，一时不及说到，那也难以怪她。当时习俗，父母死后，子

女须守三年之孝，脱了孝服，方可完婚的，除非父母临终另有遗嘱，否则不能破例。

褚遂心想：“反正他们年纪还小，待过了三年，我再与他们作主，也还不迟，所虑的只是龄丫头心有点野，不过，好在小承子已经来了，他们日夕相处，龄丫头也许就会忘掉那姓刘的小子了。”

展伯承抬起头来，咽泪说道：“褚公公，如今该你告诉我了。我家的仇人究竟是谁？”

褚遂道：“你妈不是不许你打听仇人来历的么？你也答应过她不报仇的了？”

展伯承道：“妈要我这么说我不能不说，但这个闷葫芦，若不打破，我终生心中难安！我想我爹娘都是好人，我不相信是他们先做错了事，欠下人家的血债。所以我必须问个明白，若然当真是我爹娘的过错，此仇我就不报，否则我宁愿妈在泉下怪我，我也非报不可！”

褚遂叹了口气，说道：“好孩子，你有志气。只是此事谁是谁非，实在也很难说！”

展伯承道：“公公，我只要知道当年的事实。公公，请你说吧，仇人是谁？”

褚遂又长叹了一声，然后缓缓说道：“仇人的名字，我也还不知道。不过他的来历，我料想的定然不差。他是你妈的世仇！

“这事要从三十年前的绿林争霸说起。

“三十年前，绿林盟主姓窦，窦家五兄弟占据飞虎山，合称窦家五虎，以大哥窦令侃为首，雄霸绿林。

“绿林有两个‘世家’，一家是窦家，另一家就是你的外祖王家。他们自从隋朝末年崛起绿林之后，就互为雄霸，亦即绿林盟主，不是王家，便是窦家。

“另外还有一家铁家，历史较短，在绿林中的地位居于王、窦两家之下。三十年前，铁家和窦家交情好些，铁家的寨主铁昆仑后来被仇家所杀，余众并入窦家山寨。铁崑仑的儿子就是当今的绿林盟主铁摩勒。当时他父亲死时，他只有六七岁，窦令侃收他作为义子。

“窦家有五兄弟，你外祖只有一子一女，人丁不及他们兴旺。窦家又兼并了铁家旧部，声势越发浩大，这就盖过了你外祖王家了。那时我是你外祖王伯通的副寨主。”

展伯承道：“既然窦家的势力比我外祖父的势力大得多，何以窦家后来会把绿林盟主之位让与王家。”

褚遂道：“不是让的，是经过一场血战的！嗯，这幕往事，你妈本来不愿意让你知道的，但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不告诉你了。”

褚遂想起了三十年前那场惨酷的血战，不觉叹了口气，接着说道：“要说清楚前因后果，先得从窦家说起。

“窦老大做了绿林盟主，对绿林同道，十分苛刻。他以为王家已经衰落，没人能与他作对了，在江湖上横行无忌，黑道之外的武林人物，他也得罪了不少。其中有一个便是如今天下闻名的好手神偷空空儿。

“你外祖父处心积虑，要为王家夺回盟主，重霸绿林。他遣子女跟名师学艺，儿子王龙客拜在转轮法王门下，学会了好几种厉害的邪派武功，女儿则跟妙慧神尼学剑术，本领更是高强。”

展伯承道：“哦，原来我还有一个舅舅的。我妈也未曾说过。”

褚遂道：“你这舅父后来走入邪路，死于非命，你妈不愿再提起他。你舅父的事跟你爹娘这次惨死之事没有多大关系，你也不必知道了。”

展伯承心道：“原来妈的身世如此复杂。”当下应道：“是。我只想知道仇人的来历。”

褚遂接下去说道：“王、窦两家火并那年，你的妈妈才十五岁，比你还小。但剑法已经得了妙慧神尼的真传。

“那年你外祖父请来了空空儿、精精儿两师兄弟，又联合了对窦家心怀不满的绿林同道，上飞虎山，向窦家兴师问罪。

“窦家也请来了不少能人，其中本领最高的却是他们的妹夫，当年最著名的游侠段珪璋。这人也就是段克邪的父亲。”

展伯承诧异道：“段大侠的名字我是听过的，如今还有许多人提起他，称赞他。但他既是大侠，何以能只顾戚谊，助纣为虐？”

褚遂说道：“段夫人窦线娘和她五个哥哥本来并非投合，他们夫妻结婚之后，便离开窦家在一个小村庄里隐居的。但也正是如此，他们对绿林的事情十分隔膜，而窦线娘虽与母家诸兄性情不投，但究竟也还是兄妹，不能坐视不救，于是他们夫妇终于也卷入了这场纠纷。”

展伯承隐隐起疑，心中想道：“段珪璋那么大的声名，即使他对绿林消息隔膜，似也不该无缘无故的充当窦家打手。嗯，莫非我外祖也有不是？”

褚遂似是知道他的心思，叹口气道：“绿林中的事情，实在很难说得上谁是谁非。干上了这种刀头舐血的生涯，也总难免没有做错的事情，更难免不结仇家。不过，无论如何，窦家五虎强横霸道，你的外祖父总是要比他们好一些的。”

要知褚遂是王伯通的副手，他当然是帮着自己的把兄。其实王家并不见得比窦家好，当时的王伯通抢了窦令侃的盟主，只是“以暴易暴”而已。尤其后来，王伯通的路向越走越错，竟与安禄山勾结起来，那就比先前的窦家还不如了。

王伯通是临死之前，才知悔过的；褚遂后来也知错了，但他只是心里“认错”，口中却不愿对小辈说出来。另外还有一层，他做了王伯通几十年的副手，虽然性情还算耿直，行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罪过，但平生很少接触侠义中人，只是晚年才与铁摩勒有点往来，做了一些好事，所以他这个人的改变也就不大。他是因为王家覆灭之后，自己又渐渐老了，迫不得已才“金盆洗手，闭门封刀”的。他对于旧日当副盟主的“光荣”，还是缅怀不已，念念不忘。

展伯承的出身教养与褚遂不同。他一出生，父母早已是改邪归正的了。他自小又曾受过铁摩勒的熏陶，虽然只有十六七岁，事理却是比六七十岁的褚遂明白得多。听了褚遂的话，心里不禁想道：“褚公公这话恐怕未必对，铁摩勒也是绿林盟主，但人家也称他为大侠，并没人说他做错什么事情。可见绿林中事，也并非就没是非可讲的。”

但展伯承目前不是要和褚遂辩论问题，而是要知道仇家来历，而且他也有了“先入为主”之见，王伯通是他的外祖父，褚遂说王家比窦家好，他也就完全相信了。尽管他不同意褚遂的“绿林无是非”的说法。

展伯承既然不想辩论，便即问道：“那么这场恶战，结果如何？那时段大侠帮的窦家，岂不是要和我爹娘作对了？还有，你说铁摩勒是窦家的义子，

那么他后来又何以与我爹娘结为好友？”

褚遂说道：“你别性急，让我慢慢告诉你。那时你妈只有十五岁，你爹还未曾与你妈会面呢。那次她也没有与段珪璋交手。”

展伯承道：“那么段大侠是谁将他打退的？”

褚遂接下去说道：“段珪璋起先打败了精精儿。后来他们夫妻联手，又恶斗空空儿。空空儿说出窦家的劣迹，段珪璋遂与他相约，他们夫妻若是输了一招半式，就不再管窦家之事。结果是空空儿赢了一招，段珪璋夫妇遂如约退出，临走时还带走了铁摩勒。那时铁摩勒和你妈差不多年纪，武功还不怎么高，比你妈还比不上的。幸亏段珪璋和另一位游侠南霁云，两个人强迫他走。要不然铁摩勒那次只怕也要在混战中枉送了一条性命的。”

说到这里，褚遂不觉又叹了口气，说道：“谁也想不到，后来段珪璋、铁摩勒与空空儿成了好朋友，和你爹娘也成了莫逆之交。所以绿林中的恩怨，实在是难说得很。”

展伯承道：“段、铁两位大侠和窦家五虎当然不能相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爹娘是好人，和他们弃嫌修好，那也是意料中事。”他这猜想只能说是对了一半，他可不知，连他的爹娘，都是后来方始改邪归正的。

褚遂苦笑道：“是非之事，亦实难言。我们都以为你妈剪除窦家五虎是给绿林除暴；但绿林中人却也有不少人认为你妈手段太狠。铁摩勒也曾经恨了你妈多年，后来有一次你妈救了他的性命，这才将冤仇化解了的。”

展伯承吃了一惊，问道：“窦家五虎是我妈剪除的吗？我还以为是空空儿呢。当时参与这场恶战的双方，不是以空空儿本领最强吗？”

褚遂说道：“窦家五虎，哪在空空儿眼内？他使得段珪璋夫妇退出之后，他也就根本用不着亲自出手了。不过，他虽没出手，却也曾指点你的妈妈。说起来他也该分担一半责任。

“那年，你妈年方十五，剑法已很高明。和窦家五虎一场恶战，在空空儿指点之下，谈笑之间，便把窦家五虎全都杀了。你外祖父大获全胜，将窦家数十口人全都杀光！”

展伯承大吃一惊，道：“全都杀光？这不太残忍了吗？”

褚遂道：“王窦两家争霸，有百余年。你外祖父好不容易才获得这场大胜，岂有还让窦家死灰复燃之理？当然是斩草除根了！绿林中的仇杀都是这样的，你不杀人，人便杀你。即使残忍，也顾不得了！

“唉，说是全都杀光，也未见得，如今看来，至少已有一人漏网了！”

展伯承道：“可就是杀我父母的这个仇人？”

褚遂道：“不错。依我看来，杀你父母的这个仇人，一定是当年漏网的窦家后人。你说他用的是月牙钩和混元牌，这正是窦老大和窦老二当年的成名兵刃。不过，这人能够与你妈妈打成平手，还能够硬接你爹爹以毕生功力的一击，则他的本领，已是远远胜过当年的窦家五虎了。他有多大年纪？”

展伯承道：“看来是四十岁左右。”

褚遂道：“当年我们杀了窦家几十口人，可能因为他是个孩子，我们不怎么在意，一时给他躲过了。这人隐忍了三十年，待武功大成之后，才来报仇，也可算得是苦心孤诣了。”

展伯承听完了整个故事，心中一片茫然。他母亲杀了窦家五虎。如今窦家的后人又来杀了他的爹娘。“怪不得妈说这是冤冤相报。”他心中委决不下，抬起了茫然失神的眼睛，问褚遂道：“褚公公，前因后果，你都明白。

依你说，这仇我是该报呢？还是不报？”

褚遂叹了口气，说道：“你妈当年所做的事，也不能说完全是她的错。我猜度她临死之时的心意是怕冤冤相报，永无已时。

因此才不要你报仇的。可是，你不报仇，那人伤好之后，也未必会放过你。”

展伯承道：“是，我妈也这样说的，所以她要我托庇于你老人家。”

褚遂说道：“绿林仇杀之事，很难分出个谁是谁非。报不报仇，我不敢替你作主，按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你若报仇，也没人能说你的不是。你自己决定吧。

“不过，无论如何，你必须加紧练好武功，方能有备无患。孩子，你外祖父曾是绿林盟主，我希望你日后也成为绿林中的第一号人物。这样，我他日死了，在泉下见到我的王大哥、你的外祖父，我也可以瞑目了。”

展伯承道：“这话说远了。再说，我也不想抢铁摩勒的盟主。”

褚遂说道：“铁摩勒如今也是四十多岁年纪，他总不能一辈子当这绿林盟主。

“你妈不让你告诉铁摩勒，她是有难言之隐的。铁摩勒是窦家义子和你家又有着深厚的交情，他即使不帮你的仇人，想来也不会帮你。告诉了他，反而令他为难，于你也未必有利。”

展伯承道：“我懂得。”

褚遂接着说道：“所以，若要报仇，你只能靠你自己了。但我虽然年纪老迈，不能亲自出马，助你一臂之力，却还可以成全你的心愿，帮你练好功夫。”

展伯承：“公公说得对，我报仇也好，不报仇也好，功夫总是要练好的。还得请公公严加督促。”

褚遂说道：“我虽是无能，但自金盆洗手之后，这三十年来，没有事做，也练成了几样武功。我把你当做孙儿看待，我的功夫，只要你肯学习，我就一古脑儿都传授给你。

“你父母给你的家传武功，集正邪两派之长，你也不能荒废。我对你家传武功的奥妙，虽然未悉其中底蕴。但武学上的诀窍，我自问有几十年火候，多少也还懂得一些。你若碰到疑难之处，或许我也能与你切磋。”

展伯承垂泪说道：“公公对我恩重如山，我没了爹娘，一切都靠公公了。我发誓苦练武功，但求无负公公期望。”

褚遂露出一丝笑意，说道：“好，这才是好孩子。你我今后是一家人，感激的说话，你是不必说了。

“从明天起，你和龄儿一同练武，我给你们定下日课。”

展伯承应了一声：“是”。褚遂又道：“龄儿性子有点野，她倘若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你看在我的份上，担待一些。”

展伯承惶恐说道：“只恐我少不更事，惹恼龄姐。”

褚遂笑道：“好在你们是从小一起玩的，彼此都知道对方脾气。她是姐姐，她应该多体贴你。她闹些小性子，我知道你也会体谅她的。你们只须像从前一样，彼此亲爱，我也就高兴了。”

展伯承听了这些说话，想起旧日情景，心中又不禁阵阵辛酸。他本来不愿意与褚葆龄一同练武的，可是他却怎能向褚遂提出来？而且褚遂也绝不能分开来教。

展伯承沉吟半晌，说道：“褚公公，我，我——”褚遂道：“你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展伯承道：“我父母之事，我想还是不要让龄姐知道得好。”

褚遂老于世故，一听就知道了展伯承的心思，是怕褚葆龄泄漏给外人知道。他皱了皱眉头，却不点破，说道：“好吧。待将来你觉得可以告诉她的时候再告诉她。”顿了一顿，再缓缓说：“你的龄姐已经长大，我又渐渐年老，不大方便管束她了。她年轻爱动，性情也有点野。但这都是没人和她作伴的缘故。如今有你陪伴着她，我想她也可以安静下来在家中练武了。”

刚说到这里，只听得褚葆龄在门外笑道：“爷爷，你在小承子面前，编排我什么了？”

褚遂笑道：“龄丫头，进来吧。小承子是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你那副野性，小承子还会不知道吗，用得着爷爷编排你？我正在和小承子说呢，叫他帮忙我管束管束你。”

褚葆龄手上捧着一套新衣裳，走进屋来，说道：“好呀，爷爷，你偏心。小承子来了，你就和他联手欺负我。嘿，小承子，看你倒像个小老头模样，你当真要帮爷爷管我？”

展伯承脸上一红，连忙说道：“爷爷是说笑的。我正要姐姐管教呢。”

褚葆龄噗嗤笑道：“谅你也不敢。好，咱们就像小时候一样，你不管我，我也不管你；你要管我，我就也管你。我不搭姐姐的架子，你也别招恼我。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常常和你打架。要是你现在招恼了我，我还是会与你打架的。”

褚遂斥道：“疯丫头，越大越疯了。小承子虽然比你小一岁，可比你懂事多了。唉，只可惜你爹娘死得早，我又没精神管你。”

褚葆龄听得爷爷提起她的父母，心中伤感，低下头道：“爷爷，我不过爱闹些儿，瞧，你就把我说成个野丫头了。好吧，我以后就跟小承子学，不吵不闹，免得你为我操心。”

褚遂其实最宠爱这个孙女，也觉得自己责备得重了些，遂改过口气说道：“只要你们姐弟和和气气，不吵不闹，我也就很高兴了。咱们是学武人家，我也不要你做谨守闺训的淑女，你喜欢热闹，以后有小承子陪着你，我可以放心让你们去玩，只是有一样，你们可不许打架啊！”说到这里，褚遂先自笑了。

褚葆龄性情活泼爽朗，给她爷一哄，一时的伤感也就烟消云散了。她把手中的衣服抖开，说道：“小承子，你懂事，姐姐送你一套新衣裳。看看合不合身？”

褚葆龄在这方面倒很细心，知道他是有孝在身，给他做了一套白绫子的衣裳，作便服和孝服都可以。

展伯承接了过来，说道：“龄姐，太费心了。我一来就麻烦你，你给我做了这么好的衣裳。”

褚葆龄道：“你是怎么的？一长大了，就把姐姐当作外人了？一件衣裳，也值得说这么些客气的话儿？快去，快去换衣。啊，对啦，在那间房子里，我给你倒了一大盆水，你可以洗个澡。我现在弄饭去，你洗澡出来，咱们就可以吃饭啦。”展伯承心里想道：“龄姐虽然爱闹，倒是样样能干！唉，只可惜——”他不愿再想下去，接过衣服，便去洗澡。正是：儿时往事依稀记，今日重来已断肠。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焚琴煮鹤情何忍　掘宝怀珍意自伤

展伯承走开之后，褚葆龄正要出去。褚遂忽地心里起疑，将她叫住，说道：“天都快要黑了，你还未弄好饭吗？”褚葆龄道：“是呀，这半天工夫，我就只给小承子缝好了一套衣裳。”

褚葆低声说道：“龄丫头，在爷爷面前，不许说谎，你是不是偷听来了？”褚遂深知孙女儿的能耐，做一套衣裳绝计用不了半天的工夫。

褚葆龄小嘴儿一噘，在爷爷面前就撒娇道：“小承子把我当作外人，提防着我。爷爷，你也帮着他瞒我、骗我。有什么私话儿，都要在我背后偷偷的说。哼，这么样不信任我呀！”

褚遂吃了一惊，连忙悄悄的向她解释道：“你不知道其中关系重大，小承子是避仇而来的，杀他父母的那个仇人，武功极强，他本领未曾练成，我又年纪老迈，万一风声泄露出去，仇人找上门来，如何应付？那时不但是小承子，只怕咱们祖孙二人，都有杀身之祸。小承子知道你的脾气，是怕你口没遮拦，这才不敢告诉你的。你要体谅他的处境、心情，不可只是怪他。你最好装作不知道，免得他知道你曾偷听，心里存了芥蒂。”说到这里，轻轻一笑，在她耳边说道：“小承子总有一天会告诉你的。他怎能把你当作外人？三年易过，将来他还要你作他帮手，一同报仇呢。不过，现在你可不能戳穿。”

褚葆龄冰雪聪明，一听就明白了爷爷的意思，那是等到三年之后，展伯承功夫练成，孝服亦满，那就要他们成亲了。做了夫妻，展伯承当然不会对她还守什么秘密。

褚葆龄满面通红，说道：“我才不管他家的事情呢。你要我装作不知，我如你吩咐就是。但我可有话要与你说在前头，我只是把小承子当弟弟看待，我可不想、不想——”她到底是个少女，“嫁他”二字，终是说不出来。

褚遂双眼一瞪，沉声道：“小承子有什么不好？你只知道欢喜那小流氓！哼，我也和你说在前头，以后倘若给我知道你曾和那小流氓同在一起，我定要打断他的双腿！”

褚葆龄知道爷爷的脾气，爷爷做了几十年江湖大盗，杀人当真是不眨眼的。尽管她一向恃宠生娇，这时也不敢激怒爷爷了。

褚遂却也怕孙女儿闹出事来，说道：“好吧，只要你与小承子姐弟相待，嫁不嫁他，三年之后再说。记着我的吩咐，切不可泄漏秘密。好，你去弄饭吧。”

展伯承沐浴更衣之后，洗去了风尘之色，容光焕发，判若两人，出来与褚葆龄相见，褚葆龄笑道：“好一个黑里俏的傻小子，和日间大大不同了。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果然不错。”

展伯承不过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虽然比较少年老成，毕竟也还有几分争强好胜的孩子气，日间他对着那个姓刘的美少年，颇有自惭形秽之感，如今得褚葆龄赞他一赞，虽然明知她的心上另有他人，也禁不住暗暗欢喜，又是得意，又是害羞，红着脸说：“姐姐，别取笑我了。我——’。他本来想要说：“我怎比得上人家？”但想到褚公公不喜欢那姓刘的“小子”，话到口边，止住不说。

褚葆龄道：“你怎么啦？我说你是个傻小子，你却忽然变了个大姑娘了。有什么话不好意思说呢？”展伯承道：“我肚子饿了。

褚葆龄哈哈大笑，说道：“原来如此，我早知道你肚子饿了，现在正是

来请你用饭呢。”褚遂点点头道：“对啦，以后你和龄姐就要像一家人一样，什么都不用客气。”

第二日开始，褚遂就督促展伯承与他孙女儿一同练武。褚葆龄果然对他似小时候一般，并不因她祖父曾有婚姻之议而心存芥蒂。倒是展伯承心头有着一抹阴影，不敢过分与褚葆龄亲近。

但展伯承也已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褚葆龄是他青梅竹马的伴侣，如今又是朝夕相对，尽管他极力抑制自己，但每当褚葆龄在他面前笑语盈盈之际，他也往往禁不住怦然心动。

褚葆龄就似一朵带刺的玫瑰，而且这朵玫瑰又是已经有了主儿的，展伯承不能采摘，也不敢采摘，心中的苦闷，也就可想而知了。

褚葆龄遵守她祖父的吩咐，对展伯承的家事佯作不知。展伯承也体会到老人的意思，从不在他们面前提起那姓刘的少年，他把那日看到的事情藏在心里，对褚、刘之恋也是佯作不知。

展伯承用功练武，一晃过了半月，在这半个月来，从没见过那个姓刘的少年，也没有听到他的歌声。想来是他怕了褚遂，当真不敢在附近唱山歌了。

褚遂的武学不及展伯承家传武学的深奥，但却偏于实用，出手的招式都是狠辣非常，足以一举制人死命的功夫。展伯承不大喜欢这样狠毒的邪派武功，但想到可能要用来对付仇人，所以还是非常用心地学。

褚遂见他们两小无猜，孙女儿也没有再提那姓刘的小子，心中很是满意。过了半个月之后，他就常常藉故不陪他们，让他们自行练习了。

这一日褚遂点拨了展伯承几招之后，说道：“这一套穿云手的诀窍，你已经都领会了，你叫龄姐给你喂招吧。我可是有点累了，唉，人老了，精神可真是不济啦！”

褚葆龄道：“爷爷，那你就回去歇歇吧。穿云手三十六式小擒拿，是我最熟悉的功夫，小承子要学这门功夫，我包下来就是。爷爷，你放心好啦。”

褚遂笑道：“好，那我就乐得偷懒偷懒，让你做一日老师，也好威风威风。但你可不许欺负小承子呵。”

褚遂是有意让孙女儿与展伯承多一点机会亲近，他们二人也都明白老人的心意。往常褚遂藉故离开的时候，展伯承总是难免有点尴尬，褚葆龄虽不至于露出不悦的神色，但也总是不言不语，显然她也不满意她的爷爷，如此这般的太着痕迹，硬要将她与展伯承“撮合”。

但今天她却是一改常态，兴高采烈的答应教展伯承功夫，还催她爷爷回去歇息，褚遂只道她已是渐渐有所改变，忘记了那姓刘的小子，而喜欢单独与展伯承在一起了。孙女儿高兴，他也高兴。情窦初开的少年最为敏感，展伯承见她今日一改常态，心中也暗暗喜欢。

褚遂高高兴兴的离开之后，褚葆龄说道：“小承子，今日咱们走远一点去练功夫，这园子可大呢，许多地方你还未去过。”展伯承道：“但凭姐姐主意，我也很想逛逛这个园子。”

褚葆龄带他到一个所在，一大块玲珑的太湖石砌成的假山，耸立在荷塘之旁，地上长满野草，这些野草却不是平常所见的野草，牵藤引蔓，飘飘屈曲，万态千姿，风过处，幽香阵阵扑人鼻观。野草丛生之处，露出几方断碣残碑。

褚葆龄说道：“这都是你的外公当年从各处移植来的奇花异草，少人灌溉，花多枯萎，以至绝种了。这些异草，却年年滋长，越发茂盛。怪不得诗

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是要比娇嫩的花儿容易生长多了。”
展伯承道：“这么好的园子，可惜荒废了。”褚葆龄道：“只我和爷爷二人，怎能收拾这个园子？所以爷爷很盼望你他日能够重兴祖业，再造名园。”
展伯承笑道：“我可没有这样雄心。我帮忙你做一个浇花剪草的园丁，那还差不多。好啦，咱们别忙着谈论这个园子了，姐姐，你可是答应了教我功夫的呢！”
褚葆龄忽地“格格”一笑，双颊梨窝隐现，一副顽皮的神气，说道：“小承子，你是真的想我教你功夫呀？”展伯承道：“那你以为我是什么？”
褚葆龄道：“我看你是想试我的功夫吧？昨晚半夜三更，你还一个人偷偷的在院子里练这套小擒拿手法，都给我瞧见了。嗯，小承子，你要试我功夫，这不打紧，但试这一套可不大好，还是试另一套吧。”
展伯承练武十分用功，褚遂日间所教，他往往晚上也抽空苦练，却不料给褚葆龄偷看了去，说将出来。
展伯承给她道破，不禁脸上一红。原来这套小擒拿手法，是用于近身搏斗的。有许多“扭打”甚至箍身打滚的招式，那是对付强敌，不得已而用之的，一用就是杀手。但若同门“试招”，尤其是一男一女的话，练这套功夫，确是有点不大“方便”。
展伯承一时没想到这层，这也是因为褚葆龄从来不避男女之嫌的缘故。如今听得她这么一说，这才害臊起来。
可是褚葆龄是笑嘻嘻地说的，看来她倒是没有愠恼，而是在作弄展伯承，要看他的窘态。展伯承见她没有明言，他当然也不好意思再说。当下带着些儿腼腆，说道：“姐姐，你不欢喜练这套功夫，那就教我另一套吧。”
褚葆龄笑道：“你可知道要投桃报李么？”展伯承道：“怎么？”褚葆龄道：“你家传的武功其实比我家的高明得多，这半个多月，你尽是学我家的，如今也该让我学你家的了。今天就由你来教我你们展家的五禽掌法如何？”
展伯承也想温习一下自己原有的功夫，他是个比较诚朴的人，不善讲客气的说话，尤其是对姐姐一般的褚葆龄，他更不能推辞了，便道：“我的功夫还浅得很，不过姐姐要学，我也不敢说个“教’字，咱们就切磋切磋吧。”
他们两家以前是在一起的，褚葆龄小时候也曾看过展家父子练这五禽掌法，看得多了，也还记得一些，和展伯承练了几招，居然中规中矩。
展伯承赞道：“龄姐，你真聪明，隔了这许多年，你看过的功夫还没忘记。”
可是“五禽掌”是一套深奥复杂的掌法，那是模拟五种禽鸟飞翔的姿态，以上乘的轻功来配合掌法的。练了一会，练到了一招拔身纵跃、空中对掌的招数，褚葆龄练得不对，失了重心，展伯承临时发现，半空中收束不了掌势，双掌一交，啪的一声，褚葆龄便似断了线的风筝，头下脚上的跌下去了。
地上有一丛黄菊，平铺如锦，菊花丛中，隐隐露出一方残碑。褚葆龄从空中跌下，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头颅对着那方石碑。
展伯承大吃一惊，褚葆龄这一跌去势如箭，要是撞着石碑，可就是头破血流之灾！展伯承精熟五禽掌法，在空中可以回翔，一惊之下，本能的生出反应，一个振臂翻身，成了“黄莺落架”的身法，立即扑下去抢救佳人。
一前一后，相差少许，眼看褚葆龄就要碰着那个石碑。展伯承心里叫道：

“糟了，糟了！”事到急时，无暇考虑，只好尽人事以听天命，用力一冲，伸出手臂去抓褚葆龄的脚踝。

就在这危机瞬息之间，褚葆龄蓦地一个“鹤子翻身”，将头下脚上的形势转了过来，脚尖碰着石头，身子便似弹弓般的向外一蹦。

这一蹦正好与展伯承碰上，谁都不能避开，也没想到要避，展伯承伸出的双臂，就恰恰抱着她的身子。

“软玉温香抱满怀”，展伯承平时虽是与褚葆龄嬉笑无忌，却从未有过如此亲近，不禁心神一荡，满面通红，连忙移开双臂，但他惊魂未定，虽然没有再抱着她，但仍是牢牢抓紧了她的双手，防她跌倒。

褚葆龄脸上也泛起一片红晕，娇喘吁吁地说道：“没事啦。”展伯承道：“吓死我了。没事就好！”

褚葆龄把眼望去，只见他额上冷汗如雨，握着她的那双手，手指也兀自颤抖不休，敢情他真是吓得傻了，褚葆龄已经说了“没事”，他还没想到应该放手。

褚葆龄见他为了自己急成这个样子，心里也颇为感动。看着他这副样子，有几分欢喜，也有几分好笑。

褚葆龄笑了一笑，忽地问道：“小承子，你刚才使的那一招叫什么？”展伯承道：“叫鸳鸯折翼。”

褚葆龄“噗哧”一笑，说道：“好好的一招掌法，为什么用了个这样邪里邪气的招名？”展伯承道：“我不知道。我爹爹是这样教我的。”原来这套掌法乃是他祖父展龙飞生前所创，一代代传下来的。展龙飞生前是个大魔头，他所创的新招，十之八九都是安上个残酷的名字。

展伯承正在说话，冷不防褚葆龄突然手腕一翻，使了一招“小擒拿”手法，反刁着展伯承双腕，倏然间就把他摔出了三丈开外！

展伯承冷不及防，这一跤倒是摔得不轻，屁股着地，反弹起来，不由得叫了一声“哎哟！”

褚葆龄“格格”一笑，走过来道：“怎么，跌得痛不痛？”

展伯承摸摸屁股，道：“不痛。但你为什么要摔我一跤？”

褚葆龄笑道：“你不是想我教你擒拿手法的吗？我就是教你：在被敌人擒住双手的时候，如何反败为胜？”

展伯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褚葆龄是要甩开他的双手，不禁又是面上一红，讷讷说道：“你这一招叫做什么？”

褚葆龄道：“我这一招叫做煮鹤焚琴。”

展伯承怔了一怔，道：“有这样古怪的招名？”

褚葆龄笑道：“你有‘鸳鸯折翼’，就不许人家有‘煮鹤焚琴’了？”

展伯承的心眼虽不及褚葆龄的剔透玲珑，但也不是傻子，听了这话，呆了一呆，心中暗念：“鸳鸯折翼，煮鹤焚琴；鸳鸯折翼，煮鹤焚琴……”哎呀，她是在向我暗示，我这‘鸳鸯折翼，是真有此招的，她却多心了。她心中另有他人，敢情她以为我要从中破坏，要她‘鸳鸯折翼’？所以她就要还我一招‘煮鹤焚琴’！嘿嘿，这倒不错，既然‘鸳鸯折翼’，做了这样杀风景之事，那就当然是‘煮鹤焚琴’了！”

展伯承心中苦笑，口中却笑不出来。他呆了半晌，不觉悠悠地叹了口气。

褚葆龄见他如此，倒是有点过意不去，轻轻抚拍他道：“小承子，我是和你开玩笑的，你恼了我么？”

展伯承道：“我怎么敢恼姐姐？”

褚葆龄道：“那么你喜欢我么？”

展伯承心中一跳，忍住心酸说道：“我没有这个福气。”

褚葆龄道：“你小时候不是说喜欢我，样样愿意顺从我的么？”

展伯承道：“那是小时候，现在你长大了，就不同了。”

褚葆龄笑道：“有什么不同？小承子，我可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喜欢你呢！难道现在咱们就不能似姐弟一般了么？”

展伯承渐渐懂得了她的意思，心里有几分凄凉；但事已如斯，褚葆龄仍以姐弟之情待他，他也有几分感动。于是，无可奈何地答道：“姐姐既然不把我当作外人，那么我也是像小时候一样喜欢姐姐的。”

褚葆龄很是高兴，说道：“小承子，你喜欢姐姐，你可还愿意像小时候一样听姐姐的话么？”展伯承道：“我不听姐姐的话还听谁的话？姐姐，你有什么要吩咐我的？”

褚葆龄笑道：“不见得吧？你就不听爷爷的话了么？爷爷要你管束我的！”

展伯承也笑道：“姐姐，原来你还在为着这句话不舒服呀？爷爷的话我当然是要听的，但我就只不听他这一句话！”

褚葆龄眉毛一扬，说道：“好，那么我现在就有一件事情求你，你愿意帮忙我么？”

展伯承道：“当然愿意。什么事情？”

褚葆龄道：“你先别问。可是你得答应，这件事情，你是要帮我瞒着爷爷的。”

展伯承心里狐疑，但在褚葆龄水汪汪的眼睛注视之下，口中己不由得说道：“龄姐，你要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你的事情，我半个字也不泄漏。”

褚葆龄笑道：“当真？”展伯承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不信我和你击掌立誓！”他学着江湖好汉的口吻，却掩盖不了他的孩子气，而从这孩子气中，也可以见到他是出于至诚，毫无虚假。

褚葆龄十分满意，笑道：“是啊，小承子现在长大了，已经是君子了。我要是不信你，那就是小视你了。用不着击掌立誓了，你随我来吧。”

褚葆龄带他进入假山山洞，洞中有一块大石头，两人合抱还不能围拢，石上生着青苔，地上是碎石混合的硬土，也长着一片片的苔藓。

褚葆龄道：“你帮忙我把大石周围的泥土挖松，可得小心些儿，别要铲去土上的苔藓。稍微毁损一些则不要紧。”

展伯承拔出佩刀，小心翼翼的帮忙她挖松泥土之后，褚葆龄道：“这大石我一人搬不动，你再帮忙我把它推开，选青苔少的地方落手。”

展伯承道：“这是干什么？大石底下！”

褚葆龄道：“我现在也不知大石底下埋的什么呢？”她又张望了一下洞口，接着笑道：“有你与我一起，爷爷是决不会来找我的了。我可不用提心吊胆啦！”展伯承这才知道，她是有意带自己到这儿练武的。

展伯承的内功已有相当火候，两人合力，虽然累得满头大汗，却终于把大石推开了。

只见下面一个深坑，堆着六七只大铁箱。褚葆龄一声欢呼：“果然找对了地方了！”

展伯承道：“龄姐，你找的什么？这几个铁箱——”

褚葆龄道：“ 我打开一只给你瞧瞧。哈。你看吧！”

展伯承只觉眼前一亮，幽暗的山洞里泛起了宝气珠光，只见箱子里满是珍珠。玛瑙、宝石、黄金……说不尽人间罕见的宝贝！

褚葆龄笑道：“ 其他几只箱子都是一般，不必打开来看了吧。 ”

展伯承呆了好一会，这才定过神来，说道：“ 龄姐，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宝藏？为什么要瞒着爷爷发掘？ ”他倒不是眩迷于这些宝贝，而是因为心中有太多的疑问。

褚葆龄道：“ 这宝藏本来只有爷爷知道，他没有告诉我，我偷看了他的藏宝图来发掘的，当然也不能告诉他了。 ”

展伯承道：“ 这是你家的宝藏，你又何必偷偷地瞒着爷爷发掘？爷爷将来不也是留给你的么？ ”

褚葆龄“ 噗嗤 ”一笑，说道：“ 你以为这个宝藏是谁家的？ ”

展伯承问道：“ 不是你家的吗？你爷爷哪来的藏宝图？ ”

褚葆龄笑道：“ 说起来，这宝藏倒应该是你的。 ”

展伯承道：“ 姐姐说笑了。 ”

褚葆龄道：“ 不是说笑，当真应该是你的。 ”

展伯承诧道：“ 为什么？ ”

褚葆龄道：“ 这是你外公王伯通的宝藏。你外公是绿林世家，世代相传，做了一百多年强盗，他本人又做了十几年的绿林盟主，用不着他亲自打劫，各个山寨每年送来的孝敬也不知多少！这八个大铁箱的宝贝，就是王家历代的积聚和你外公做了盟主之后巧取豪夺得来的。你外公只留下一个女儿，就是你的妈妈。你妈妈如今也已死了，当今之世，就只有你是你外公的亲人啦。所以，说起来这宝藏不应该是你的么？ ”

展伯承道：“ 我妈可从没有提及有这一个宝藏。 ”

褚葆龄道：“ 因为你妈也不知道。知道的只是我的爷爷，他是你外公的结义兄弟，和你外公是手足相依的几十年的老伙计。我猜想多半是你外公临死之前将藏宝图交给我的爷爷，但我爷爷却没有告诉你的妈妈！ ”

展伯承道：“ 爷爷为什么不告诉我妈？也不告诉你？爷爷并无别的亲人，他要这么大的财富做什么？我看爷爷也绝不是见利忘义之人。 ”

褚葆龄道：“ 爷爷为何如此，我可不知道了。我只知道爷爷是为了要守着这个宝藏，才要我和他搬回这个废园住的。小承子，你还记得吗？你的父母曾劝我们两家在伏牛山同住，铁摩勒也曾请我爷爷留在山寨，待他以前辈之礼。可是我爷爷都不肯听从。一过绿林大会，他就无论如何都要搬回来了？ ”

展伯承道：“ 是啊，当时我也想不明白，爷爷这么喜欢你我，他却不肯与我家同住，硬要将你和我分开。如今你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敢情他真的是为着守护这个宝藏！ ”

褚葆龄道：“ 我爷爷行事古怪，我也猜想不出个中道理。但我们不必根究这原因了，小承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

展伯承道：“ 说吧。 ”

褚葆龄道：“ 这个宝藏本来应该是你的，如今咱们已经发现了，你喜不喜欢？ ”

展伯承道：“ 你说应该是我的，我却觉得与我无关。我也并不特别稀罕。”

褚葆龄笑道：“ 你当真不稀罕吗？那么，你愿不愿意送给我？ ”

展伯承怔了一怔，他并非吝惜，但却是想不到褚葆龄会有这么一个要求，心中想道：“龄姐要来作什么？她又不是寻常的世俗女子，难道也有贪财之心？”

褚葆龄笑道：“怎么？又舍不得了？”

展伯承道：“依我说，这本来应该是你的。我虽是王家的外孙，但我与外公从没见过面，你爷爷却是我外公的异姓兄弟，论交情、论渊源，你爷爷比我更应做这宝藏的主人。你是爷爷唯一的孙女儿，这宝藏也就应该是你的了。”

褚葆龄笑道：“你倒很会说话。好，你既然不稀罕，也不肯要，那么，咱们也不必争论这该是谁的了。这宝藏今后由我处置，我喜欢怎么用就怎么用，你同不同意？”

展伯承道：“我已经说过这该是你的了。当然随你处置，我是绝无异言。”

褚葆龄眉开眼笑，说道：“小承子，这就多谢你啦。麻烦你再给它恢复原状。”

展伯承很有几分不大舒服之感，心中在想：“龄姐难道当真变了？变成了一个我都不认识的贪财之人了？”

褚葆龄如有所觉，忽地“噗嗤”一笑，说道：“小承子，你 不认识我了？”

展伯承怔了一怔，心道：“怎的我心中想说的话，没说出来，她也居然知道了？”一时大是尴尬，讷讷说道：“姐姐，我，我不懂你说什么？”

褚葆龄笑道：“你不懂么？我才是真的不懂呢 !你为什么定着眼睛看我？姐姐还是旧时的姐姐，并没有变作另一个人，难道你不认识我么？”

褚葆龄语带双关，也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说出的话来，恰恰便似与他心中所想的针锋相对。

展伯承瞿然一惊，心道：“龄姐这话，分明是在向我表白。她要这个宝藏，一定有她的道理。我实是不该胡乱猜疑。嗯，难得她这样高兴，即使这是我的宝藏，我送给她也是值得，何况这本来应该是她的呢？”

褚葆龄盖好了箱子，笑道：“你是觉得今天的事有点奇怪么？”展伯承道：“不错，但有点觉得奇怪。姐姐，你——”

褚葆龄道：“我不会瞒着你的，但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相信姐姐么？”展伯承道：“相信的。”褚葆龄道：“那你就不要多问了，给我搬回这块石头吧。”

展伯承在她指挥之下，和她合力将石头推回来填上那道坑，又将挖松的泥土依照原状铺回。褚葆龄看了一会，很是满意，说道：“今晚只要有一场夜雨，明天咱们踏过的地方又要长上青苔了。爷爷绝不会想到咱们曾经发现这里的宝藏。”

展伯承禁不住又问道：“姐姐，你为什么要瞒住爷爷？”褚葆龄道：“我不是告诉了你吗，他瞒着我，我也就要瞒着他。”

展伯承道：“但我还是想不明白——”褚葆龄道：“你不明白的事情多着呢。莫说是你，我爷爷的事情，我也有许多不明白的。总之你不能把今天的事告诉爷爷，除非你想害我。”展伯承道：“我早已答应你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当我是说话不算数的小人么？”

褚葆龄笑道：“好，我相信你，你是我的好弟弟，不管今后如何，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你今日的好处。小承子，我还要你帮忙我一件事情。”

展怕承听了这几句甜言蜜语，禁不住心神如醉，即使是褚葆龄叫他去跳

火坑，他也愿意。当下满口应承。

褚葆龄道：“ 好，那么你陪我到山上去玩，园子里我已玩厌了。 ”展伯承笑道：“ 原来是这么样的好差事。我到了这儿，一个多月未出过门，也正想到外面走走呢。 ”正是：

但得柔情消侠气，一生长愿伴妆台。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冰雪仙姿消侠气　风雷手笔写雄图

褚葆龄开了园中的一个角门，与展伯承走上山坡。艳阳三月，山坡上一簇簇的野花，遍眼都是。端的有如花团锦绣，灿烂非常。尽管这些野花，比不上园中花木的名贵，但生机蓬勃，更饶野趣，走在这些野花丛中，令人也更感到春天的气息。

褚葆龄笑道：“小承子，我给你编一个花环好不好？”

展伯承蓦地想到初来那日的情景，褚葆龄和那姓刘的少年，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周围都是野花，那时那少年正在为褚葆龄编织花环。

展伯承想起这幕情景，心中也不禁蓦地一酸，低下了头，说道：“龄姐，多谢你啦，我不配戴你的花环。”

褚葆龄“咦”了一声，道：“小承子，你有什么心事？”

展伯承道：“没什么。我只是不配戴你的花环。你还是留着给另外一个人编织吧！”

褚葆龄“噗嗤”一笑，说道，“小承子，你是不高兴啦？”

展伯承道：“我怎敢不高兴？你喜欢给谁编织花环，我也不能管你。”

褚葆龄轻轻抚拍展怕承肩头，柔声说道：“小承子，你是我的弟弟，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一个人总不止一个朋友的，你如果有了别的姑娘，我也还是一样和你要好的。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不高兴我另有其他朋友？”

展伯承面上一红，心道：“道理你是说得很对。但只怕这姓刘的少年，并不仅仅是你的朋友。”

展伯承尽管是这样想，他可不敢像褚葆龄这么坦率，把心中所想的都说出来。心乱如麻，半晌说道：“龄姐，你带我上山，就为的是为我编织花环么？”

褚葆龄笑道：“小承子，你倒是聪明得很。爷爷管束得紧，我若不是和你一同出来，我今晚回去，他非把我再三盘问不可。”

展伯承就似被浇了一盆冷水，心中想道：“原来你是要把我当作挡箭牌。”

褚葆龄道：“怎么，我说了实话，你又不高兴了？”

展伯承道：“那么你是另有别的事情出来的了？”

褚葆龄道：“小承子，你答应帮忙我的，现在你还愿意帮忙我么？”

展伯承已料到了几分，心中似打翻了五味架，甜酸苦辣，样样都有，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褚葆龄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在展伯承身上滴溜溜地转，似笑非笑的低声说道：“小承子，你心里还在不高兴么？唉，小承子，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我只有你可以倚靠，你不帮忙我还有谁帮忙我呢？”

展伯承心里叹了口气，咬了牙根，忍着心中的酸痛，涩声说道：“你要我帮忙什么事情？说吧！”

褚葆龄指向山头，说道：“那里有一座房子，你瞧见了吧？”

那是一座碉堡式的石屋，在山顶高处，周围是参天古树，隐隐现出屋檐一角，展伯承一直没有留意，如今褚葆龄指给他看，他才发现。

展伯承道：“瞧见啦，怎么样？”

褚葆龄道：“我要到那屋子里去，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去就来。你留神点儿，倘若看着爷爷来了，你就高声唱歌。”

展伯承赌气道：“我不会唱歌。”

褚葆龄道：“ 随便唱什么山歌都行。要不然，你就当作我是在你的身边和你说话，正在说到什么高兴的事情，于是你就哈哈大笑。总之，我只要听到你的声音，让我知道是爷爷来了，就算是你帮忙我了啦。 ”

展伯承道：“ 我明白了，你是要我给你把风！龄姐，这屋子里住的是什么人？你要我把风，你也总不能样样瞒着我啊！ ”

褚葆龄笑道：“ 小承子，瞧你这副神气，我敢说你是明知故问。 ”

展伯承道：“ 这是你那位姓刘的好朋友的家？你要私自去会他？ ”

褚葆龄道：“ 不错。唉，小承子你莫着恼。我也是没有办法，要不然我也不会求你帮忙的。你不是也听爷爷说过吗？倘若给他知我与刘芒相会，这可不得了！我给他骂不打紧，刘芒的双腿也要给他打断的！小承子，你就做做好事吧！ ”

展伯承最初是心中充满怒气，心道：“ 刘芒双腿打断与我何关？ ”但看到了褚葆龄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并且在低声下气的求他，心中就不由得想道：“ 龄姐心中另有他人，这是勉强不来的。大丈夫何患无妻？我若不答应她，反而是显得我心胸狭隘了！ ”

展伯承怒气平下，抬起了头，说道：“ 龄姐，你去吧！多谢你信任我。 ”

褚葆龄大喜道：“ 小承子，你真是我的好弟弟。我知道你会体贴我，帮忙我的，好，我去啦！ ”

展伯承目送褚葆龄的背景没入林中，心中忽地有点“ 滑稽 ”的感觉。可不是吗？他和褚葆龄从小就给人家认为是一对“ 小夫妻 ”，他母亲总是把龄姐唤作他的“ 小媳妇儿 ”，她的爷爷也早就把他当作了“ 小孙女婿 ”。即使是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龄姐有一天会喜欢了另一个人，不嫁给他。

这次他奉了母亲遗命前来提亲，而她的爷爷也极想做成这门亲事，谁不以为这是个“ 顺理成章 ”之事？可是谁又想得到半路会杀出一个姓刘的“ 小子 ”来？如今他却在为他的“ 小媳妇儿 ”把风，让他的“ 小媳妇儿 ”与别人偷会？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可是展伯承却笑不出来，有的也只是苦笑。尽管他为了要表示自己“ 男子汉 ”的胸襟，答应了帮忙褚葆龄，给她把风，自己也尽力抑制自己，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可是总还是感到几分失意，几分怅惘，甚至还有几分“ 耻辱 ”。

褚葆龄的影子看不见了，他知道她是进了那间屋子了。他看不见屋内的情形，听不见里面的话语。但他却凭着想象在脑海中绘出了一幅画图，那姓刘的小子在给他的龄姐唱歌，而他的龄姐则在他的身边给他编织花环。不，也许他们完全没有谈话，也没有动作，只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用脉脉的眼波，传递那无穷的情意！

展伯承独自在山坡上徘徊，连连挥手，似乎要想挥掉脑海中一幅幅的幻象。心里想道：“ 我不能这样没出息！难道我在世上就只是为了一个龄姐。我还要练好武功，即使不是为了给父母报仇，也得为人间行侠！龄姐喜欢那人，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爷爷本来不该那样管束的。我应该珍视龄姐对我的情谊，我是应该帮忙她的。 ”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转而觉得自己为褚葆龄“ 把风 ”，非但不能算是“ 耻辱 ”，反而应该说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了。

展伯承独自徘徊，看着日影渐向西斜，其实也没等了多久，他心中却有“ 度日如年 ”的感觉。

蓦地他心头一动，想起了初来那天，褚遂和他说过的话，暗 自寻思：“ 不

对，不对！龄姐在发现宝藏之后，就去找这姓刘的小子，莫非这两件事情是有关联？爷爷说过，这姓刘的一家来历不明，他们为什么要搬到这荒凉的山谷来往？爷爷一直就是有所疑心的。爷爷禁止龄姐和那人来往，恐怕还不单单是为了我的缘故！”

展伯承心中好似挂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姓刘的小子若然是个坏人，我怎能让龄姐受他之骗？”“立即回去告诉爷爷吧？可是我是答应过龄姐的，大丈夫又岂能言而无信？”“待以后再劝龄姐？嗯，”还是不对，这姓刘的是好是坏，我毫无所知，也不能只凭爷爷一面之辞，就把他判作坏人了。”“何况即使他是坏人，但我毫无凭据，就去劝告龄姐，龄姐一定还当我是妒忌呢！”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蓦地一个念头在他心中兴起，“不错，要找证据。至少也得知道他的一些事情！我何不偷偷去听他们在屋子里说些什么？”

想到此处，展伯承忽地又感到有点可耻，“偷听？这可不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情啊！”

展伯承心乱如麻，在山坡上走过来又走过去，揉碎了十几朵野花，他的心也好似花朵一般的被揉碎了。不知不觉渐渐走近了那座屋子，这才蓦地一惊，“我应该在下面把风的，怎的跑到这儿来了？要是屋子里的人发现，他们会把我当作什么？即使他们把我请了进去，那也是自讨没趣的啊！”

屋子四周围都是大树，屋后面有一棵树特别高，比屋顶大约还高出一丈有多。展伯承心中一动，“要是我爬上这棵树，屋子里面的情形我不是可瞧见了？他们谈些什么我也可以听见了？”

展伯承突然下了决心，“我这是为了龄姐的好，偷听又有什，么不可？我自问心地光明，那又何须羞愧？”

展伯承替自己找到了藉口，抛开了顾虑，便即绕到屋后，施展轻功，爬上这棵大树。

展家轻功是武林一绝，除了空空儿这一派之外，就要数到他家的了。展伯承虽未炉火纯青，在轻功上也已有了他父亲的七八分本领。他飞身上树，树枝不摇，树叶也没有落下一片。屋子里的人全无察觉。

他聚拢目光，透过繁枝密叶，凝神望进屋内，发觉了屋内有人，但同时也感到了失望。

这并不是他所希望发觉的人。屋子里也正好有两个人，一个是约摸四十多岁的虬髯大汉，一个是三十岁左右的中年书生，摇着一把折扇，神情很是潇洒。他游目四顾，就只能看到这个房子，他的龄姐与那个姓刘的“小子”却不知藏在哪儿。

只见那书生摇了一下折扇，笑道：“刚才来的那位漂亮姑娘是谁家女儿！看来和芒侄倒是亲热得很呢！”

那虬髯汉子道：“这盘龙谷除了我们这家和褚家之外，就没有第三家了。”

那书生道：“哦，敢情是褚遂的孙女儿？”

虬髯汉子道：“不错，正是褚遂的孙女儿！”

那书生哈哈笑道：“想不到褚遂倒有这么一个好孙女儿！刘大哥，恭喜，恭喜！”

虬髯汉子道，“独孤老弟，且慢道喜！”

那书生道：“这还不是一件大大的喜事吗？我这个做叔叔的都看出来了，难道你这做老子的还看不出？看这光景，这位褚姑娘迟早都是你刘家的人

了。对啦，芒侄今年是二十岁了吧？也可以娶亲了。我干脆就等喝过了你家的喜酒才走吧。”

那虬髯汉子道:“不行呀!姑娘倒是有几分意思,她的爷爷可不肯答应。”

那书生道：“你向他提过亲啦？为什么不肯答应？”

虬髯汉子道：“褚老头看见我的芒儿就生气，他曾扬言我家的孩子倘若不知自量，再和他的孙女儿在一起的话，给他瞧见，他就要打断芒儿的双腿。你想想，我怎么还敢提亲？，’

那书生冷笑道：“褚老头也未免太自大了，他要什么人家才配得上和他联姻？不错，他们褚家在绿林中是有点声望，但你们刘家也并不输于他呀？他凭什么看不起侄儿？”

虬髯汉子道：“这个，唉，他有他的想法，他既然要留下孙女儿另配他家，这亲事么不提也罢！”

那书生道：“我给你撮合撮合如何？我或许也不在褚老头的眼内，但我还可以请几位说得起话的去向褚老头说。”

虬髯汉子道：“多谢你的好意，但可不必了。”

那书生道：“怎么？你对儿子的亲事倒好像并不怎么热心？褚老头虽然讨厌，但看在他们小俩口子的姻缘份上，咱们也得设法成全他们的心愿呀。试试何妨？”

虬髯汉子忽地笑道：“独孤老弟，不必试了。你说得不错，我对这门亲事的确是不大热心。成固然好，不成也罢！”

那书生怔了一怔，说道：“大哥，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你搬到盘龙谷来，这，这是——”

那虬髯汉子哈哈笑道：“独孤老弟，咱们是多年知己了，我也不能瞒你，我搬到这荒谷之中安家，可并不是为了给儿子物色媳妇的啊！”

那书生道：“那又是为了什么？”

虬髯汉子道：“你听人说过王伯通的故事么？他死了之后，他们家藏的巨大财富，却不知下落。有人说是给他部下瓜分了，其实不是，是褚遂偷偷吞没了。实不相瞒，我如今已得知确实消息，知道这宝藏是埋在何处了！”

那书生道：“哦，原来如此，你是志在得财，不在得人，但这消息可是褚家那位姑娘告诉你们的。”

虬髯汉子道：“不错。要不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才不让儿子与褚遂的孙女往来呢，受他多少的气！哩，说到这儿，可得请你助我一臂之力了。”

那书生道：“是与宝藏有关之事？”

虬髯汉子道：“正是。褚遂的孙女儿上一次答应了我儿寻找宝藏。今天她不怕违背她爷爷的命令，偷偷来会我儿，料想是把藏宝图带来了。但只发现了宝藏，事情还未成功，最重要是咱们拿到手上。

“褚遂武功不弱，我本来想请他孙女儿作个内应，智取宝藏，但不敢说有没有把握。说不定褚姑娘不肯答应，也说不定给褚遂看破。所以，我想若然智取不成，那就只好硬来，明火执仗到他园中发掘。独孤老弟，这就要你的帮忙了。”

那书生笑道：“原来你是教我去偷东西。这个——”

虬髯汉子道：“我知道你们夫妻双侠，一向行事磊落光明。我请你相助，实在是冒犯了你。但这是王伯通的不义之财，人人可取！咱们得了用处可大呢！老弟，你还记得上次你与我商量的大事？”

那书主似是给他说动，神采飞扬，摇着折扇笑道：“ 不错，让褚遂把这批珍宝埋在地上实是可惜，到了咱们手中，却是可以大展宏图了！”

他们的谈话，展伯承都听进了耳中，他虽然不知道这二人所曾商议的是什么大事，但刘家志在谋财，他却是听得那刘芒的父亲亲口说出来的了！而且听他口气，取了宝藏之后，他就要他儿子撇开褚葆龄了！

展伯承暗暗为他的“ 龄姐 ”感到不值，底下的话也就无心听了，心中只是在想：“ 我要不要告诉她：‘ 刘家父子只是想要你的钱财，对你却是虚心假意！’哎，不过她一定会问：‘ 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说呢？说是偷听来的吗？给她骂一顿不打紧，只怕她不相信，反而疑心我是要离间他们。”

展伯承满怀苦恼，正自一片茫然，房间里那两个人的谈话，忽地又把他的全副心神抓着了，马上令他无暇再去思想褚葆龄的事情，原来他们正说到了他的父母被仇杀之事。

那虬髯汉子在得意之极，狂笑了一通之后，问道：“ 独孤老弟，那么咱们就一言为定了，只是我独居荒谷，江湖之事，甚为隔膜，不知现状如何？有何心事？还得请你给我说说，好拟定咱们的大计。”

那中年书生道：“ 绿林情形大致和前两年差不多，有些变化，我慢慢和你说。”

虬髯汉子道：“ 好，那你就先说紧要的事情。”

那书生摇了一摇折扇，却慢条斯理他说道：“ 有一个惊人的消息，这是与褚老头也有点关联的，不知你可知道？”

虬髯汉子道：”你是说展元修夫妇双亡之事么？”

那书生道：”正是。那么，你已经知道了？”

虬髯汉子道：“ 不，我是只知此事，不知其详。他两夫妇是怎么死的？”

那书生道：“ 是给人杀死的。要不然怎能说是惊人的消息。可是，消息惊人，知道的人却并不多。”

虬髯汉子道：“ 我想来也有点疑心的了。他们夫妇正在盛年，武功又极高强，怎的会死了？哈，我正想探听这件事情，你想必知道其中底细？”

那书生道：“ 那凶手在杀了展元修夫妇之后，曾经来见过我！”

虬髯汉子道：“ 那是谁人？有这么高强的本领！”

那书生道：“ 这个人是当年在飞虎山上漏网的窦家后人，名叫窦元，他苦练了三十年功夫，矢志报仇，但王伯通早已死了，只有一个女儿，就是展元修的妻子。所以只好连累展元修也倒霉了。”这书生也并不知道当日动手的情形，只道窦元全是凭着自己的本领杀了展家夫妇的。

虬髯汉子诧异道：“ 我从来没听你提过此人，你们以前就相识的么？他怎么会来找你？”

书生笑道：“ 我也是第一次和他见面。这窦元的消息倒是灵通得很，他知道我家有治疗毒伤的圣药辟邪丹，他是求药来的。”

虬髯汉子道：“ 哦，他受了伤？”

书生道：“ 不错，据他说他是中了展元修妻子的喂毒暗器，毒性十分厉害，他虽另有解药：但余毒却不能迅速拔清，故而要来求我的辟邪丹。”。

展伯承偷听他们的谈话，听到这里，心中又是一惊。想道：“ 妈当日给了那窦元解药，是要三年之后，他才能完全恢复功力的。不知这辟邪丹功效如何？这书生给了他没有，我如今本领还未练好，倘若此人功力便已恢复，我可得加倍提防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书生已接着说道：“我本来不想给他的，但他与我一个相熟的朋友快马姚同来，教我不能砌辞婉拒。这人内功也真深厚，虽然余毒未清，但脚步矫健，声音宏亮，外表看来，丝毫也看不出受伤的迹象。他在我家门前求见之时，还曾露了一手上乘的传音入密的内功呢。

“我倒不是惧伯他本领了得，老实说，我对王、窦两家都无好感，但我一想，也无谓结怨此人，何况他又是与快马姚同来，因此我也就送了他一颗辟邪丹，算是放给他一点交情。”

虬髯汉子叹道：“想不到窦家后人又在绿林之中崛起了，与他留下一点交情也好。”从他语气听来，这“也好”二字实是勉强得很。

那书生道：“这人野心不小，他向我求药还在其次，真正的目的却是来邀我入伙的。”

虬髯汉子道：“邀你入伙？嗯，他知不知道你我的交情与所图谋的大事？”

那书生道：“这个他倒不知，他是想在绿林中另树一帜，故而在杀了展元修夫妇之后，就仆仆风尘，结纳四方豪杰。”

虬髯汉子道：“现在的绿林盟主铁摩勒本是窦家义子，按说乃是他的兄弟行，他要另树一帜，岂不是就要和铁摩勒对抗了？”

那书生道：“这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打算的了。不过，据我所知，展家夫妇和铁摩勒也是十分要好的朋友。铁摩勒若知窦元行凶暗杀之事，未必就会帮他。”

虬髯汉子道：“他们两家的纠纷，我不理会，我只想知道，窦元邀你入伙，你怎么说？”

书生笑道：“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是拒绝了！咱们哥俩要图谋大事，何须依附于他。”

虬髯汉子哈哈笑道：“是呀！咱们有了那批宝藏，还怕不能招兵买马？还用得着依附谁呢？”

书生道：“可是你也别太高兴了，还得小心点儿！”

虬髯汉子道：“怎么？”

书生道：“王伯通那批宝藏，其中有一半是当年大破飞虎寨之时，劫了窦家的。窦元是窦家后人，自必知道此事。他如今要在绿林自立为王，只怕也要觊觎这批宝藏吧？我听说他也打听褚遂的下落呢！”

虬髯汉子道：“那咱们就来个先下手为强。待窦元找到这儿，咱们早已取了藏金，远走高飞啦！”

书生道：“你能够十拿九稳，料定了褚遂的孙女儿是来献宝图，而且必然给你作内应吗？”

虬髯汉子笑道：“她对芒儿一片痴情，你也是看到的了。我敢说是十拿九稳。嘿，嘿，你还未知道呢。”

书生道：“什么？”

虬髯汉子道：“展元修的孤儿一个月前已经来投奔褚遂了。褚遂就是因为想把孙女儿许配于他，才对我的芒儿这么不客气的。”

书生道：“哦，原来如此，却不知道孤儿怎么能在窦元的刀下逃得出来？”

虬髯汉子道：“这就不知道了。那位褚姑娘只是说了有此一事，至于展家夫妇是被人杀的，她也还不肯说呢。不过，她敢于违抗爷爷的命令，不嫁给那小子，这也可见到她是对芒儿诚心诚意的了。可笑我家这浑小子，得到

消息之后，最初还醋意冲天，想去找那姓展的小子拼命呢。幸亏他没有轻举妄动，要不然得罪褚遂事小，大事可就要坏在他手里了。哈哈，展家那小子暗中做了我们的帮手，我今天才知道。不过，这小子本人却还未必知道呢！”

展伯承听到这里，不禁火气冲天，想道：“刘家父子利用了龄姐，龄姐又利用了我，哼，哼，这真是从何说起！”

心念未已，忽听得那虬髯汉子“嘘”了一声，低声道：“他们来了！不可再谈窦元与那展家小子之事啦。”

果然过了一会，便听得脚步声响，褚葆龄与一个少年走进这间房来，正是那个刘芒。

虬髯汉子与那书生如同看见天上掉下个宝贝，满面堆欢，站了起来迎接。虬髯汉子说道：“褚姑娘，怎不多坐会儿，就要走了？”

褚葆龄道：“时候不早，我怕爷爷找我。”

虬髯汉子笑道：“你爷爷忒也管得你紧，还怕你飞了不成？嘿嘿，不过我倒盼望你这头凤凰，有一天飞到我家来呢。”

褚葆龄满面通红，半晌说道：“爷爷管我，那也是为了疼我的缘故。刘怕伯，独孤叔叔，我也有桩事情，想求求你们。”

虬髯汉子道：“姑娘太客气了，咱们都是自己人。说吧。”

褚葆龄轻轻碰了一下刘芒，刘芒说道：“爹，那件事情已办妥了。褚姑娘想知道咱们下一步棋如何走法？”

虬髯汉子大喜道：“哦，已办妥了？”

刘芒道：“这就是那份东西，爹，你收下吧。”展伯承在树上凝神窥探，隐约看出是一卷纸张，料想是那藏宝图了。

虬髯汉子藏好那卷宝图，说道：“多亏姑娘了。今天晚上，我去拜访你的爷爷。”

褚葆龄道：“不，不，这事不能明来。”

虬髯汉子笑道：“我说的拜访，是按江湖规矩，待事情办妥之后，给他留个拜帖。”

褚葆龄道：“只怕我爷爷也会发觉。你们可千万不能和我爷爷动手，这就是我所要恳求你们的事情了。”

虬髯汉子道：“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怎能与你爷爷伤了和气。不过，我们也事在必成，要想不伤和气，只有请褚姑娘你再帮帮忙了。”

褚葆龄道：“只要你们不与我爷爷动手，你说什么，我都愿依从。宁可事情过了，我再逃出来跟你们。”

虬髯汉子道：“这东西你藏好了。三更时分，依计而行。”展伯承在树上偷看，却看不见那件东西。底下的话，虬髯汉子是在褚葆龄耳边说的，展伯承也听不见，只见褚葆龄好像不大情愿的样子，但终于还是点了头。

褚葆龄道：“好，我走啦！”展伯承连忙从树上溜下，施展轻功，飞快的赶往原处，心乱如麻，忐忑不安。不多一会，褚葆龄也匆匆忙忙地走来了。

展伯承心里乱成一片，不知该向褚葆龄说些什么才好？他现在最最关心的已不是她和刘芒的“幽会”了，而是他们有什么图谋？准备怎样利用“龄姐”来对付她的爷爷？但他知道，他的龄姐是不会像小时候一样，把什么话都告诉他的了，他也不能坦坦率率、毫无顾忌的向他的龄姐打听了。

他忽地有个奇怪的感觉，龄姐本来是他除了父母之外，最熟悉、最亲近的一个人，但现在却蓦地变得如此陌生，他做梦也料想不到，龄姐会与外人

串通，利用了他不打紧，还要算计她的爷爷。

心念未己，褚葆龄已是来到了他的跟前，“噗嗤”笑道：“小承子，怎么皱着眉头不说话呀？心里又在不高兴了？”

展伯承道：“龄姐，你不知我等得多心焦呢！你和那家人家怎的有这许多说话。嗯，我还以为你舍不得回来了呢？”他是有意给褚葆龄造成一个印象，以为他在吃醋，掩饰自己的窘态和不安，免得他的龄姐多所猜疑，看出破绽。

褚葆龄果然格格笑道：“也没有多少时候，我就是怕你心焦，才赶回来的。小承子，多谢你给我把风，我很感激你，一辈子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你不要不高兴啦！”但尽管她是满面堆着笑容，好像平日的样子和展伯承肆无忌惮的开开玩笑，展伯承却还是看得出来，她和平日并不一样，她的“笑”，笑得十分勉强。

展伯承也勉强笑了一下，说道：“还说时候早呢，你看日头都快要落山了。我等久了不打紧，只怕爷爷等得心焦。”

褚葆龄笑道：“爷爷知道咱们是一同出来，他心里只有高兴，决不会唠叨的。”话是如此说，不过提起了爷爷，褚葆龄也就不由自己的加快了脚步，而且眉宇之间，带着一种茫然的神色。

展伯承心道：“莫非她也感到了内疚于心？”褚葆龄则在心想：“小承子大约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吧？可他的神情却怎的似乎不对？难道只是因为我去会了刘芒？”

两人各怀心事，默默无言地走了一会。褚葆龄忍不住先问道：“小承子，你似乎有什么心事，是么？”展伯承道：“龄姐，我看你倒是怀着心事！”

褚葆龄笑道：“你倒狡猾，我说你，你也说我！只要你帮我瞒着爷爷，我哪还有什么心事？”

展伯承迟迟疑疑，想了半晌，说道：“龄姐，我、我有句话……想、想要问你。”

褚葆龄“咦”了一声，道：“小承子，你今天是怎么的？有话就干脆说吧，吞吞吐吐的干嘛？”

展伯承道：“是。我想问你，是爷爷和你亲些还是那刘芒和你亲些？”

褚葆龄眼皮一翻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展伯承道：“请恕我不会说话，我就是这个意思。”

褚葆龄道：“你为什么有这样想法？”

展伯承道：“爷爷那么严厉，禁止你们相会；你却想尽办法，终于偷偷跑去会了他。我觉得在你心中，似乎把刘芒看得比你爷爷更为紧要。”

褚葆龄叹了口气，道：“小承子，你不懂的。”

展伯承道：“就是因为不懂我才问你。”

褚葆龄道：“我自小与爷爷相依为命，世上没有比爷爷再亲的人了。可是爷爷今年已七十岁了，他总是不能伴我一辈子的呀！”

展伯承道：“哦，原来你，你——”

褚葆龄面上一红，半嗔半笑地道：“小承子，你也别想歪了。我不是说将来就一定是要嫁给刘芒，但我总得交几个朋友呀！咱们是江湖儿女，将来总要在江湖闯荡，爷爷如今好似一棵大树，庇荫着我，但若大树枯了、倒了，我就要学会靠自己了。小承子，这是我心里的话，我把你当作兄弟才告诉你的。你别误会我是诅咒爷爷。”说到这里，她的眼圈却也不禁红了。

展伯承心里也叹了口气，低声说道：“ 是，我明白了。 ”

他不但明白了褚葆龄说的这些话，还明白她心中所想而未曾说出的话。他知道褚葆龄所说的“ 不一定嫁给刘芒 ”，那只是一个掩饰，其实就是准备和刘芒“ 过一辈子 ”的了。她需要一棵“ 大树 ”荫庇，这棵大树，就是刘芒。

正因为他明白了褚葆龄的心事，许多说话，他也不方便再说了。

褚葆龄笑道：“ 小承子，你不会像爷爷一样，不分青红皂白，莫名其妙的就恨刘芒吧？ ”

展伯承道：“ 姐姐见识比我高，你所喜欢的人应当不是坏人。但爷爷说他们这家人来历不明，姐姐，你可曾打听过他们的底细么？ ”

褚葆龄皱了皱眉，说道：“ 是爷爷托你向我打听的吗？ ”

展伯承想起刚才听到的说话，心里有点难过，说道：“ 并非爷爷要我打听，是我不大放心。 ”

褚葆龄道：“ 哦，我有什么事情让你不放心了？你当真要听爷爷的吩咐来管束我么？ ”

展伯承道：“ 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你既然与这位刘大哥交了朋友，总应该知道他家的底细好些。 ”

褚葆龄冷笑道：“ 爷爷总是喜欢瞎疑心，说什么来历不明？哼，若说路道不正，褚、刘两家都是一样。 ”

展伯承道：“ 啊，原来他们是绿林出身。 ”

褚葆龄道：“ 这又怎么样了？我爷爷是绿林大盗，你妈妈也曾经是绿林盟主的女儿。 ”

展怕承笑道：“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说了这许多气话。 ”

褚葆龄也觉得对展怕承过分了些，忙转圆道：“ 小承子，我不是和你生气，我是说我爷爷。嗯，我知道你听了爷爷之言，先入为主，心里也许有点不大高兴刘芒。其实他并不是坏人，他虽出身绿林，却很有志气，胸襟广阔，也喜欢结交朋友。我对他说你帮忙了我许多事情，他也很感激你，想要结识你呢。 ”

展伯承只好笑道：“ 姐姐既然说得他这么好，那一定错不了。 ”心里则在想道：“ 什么胸襟广阔，我初来的时候，他曾经想找我拼命，你还替他掩饰。 ”但褚葆龄既然如此称赞刘芒，他还怎能在她面前再议论刘芒半句？

两人一面说话，一面赶路，不知不觉，已到了家。只见褚遂站在门前，说道：“ 你们到哪里玩了这许多时候？我正想去找你们呢！ ”

褚葆龄笑道：“ 爷爷，我已经一个月没出过园门，闷得发慌，今天才叫小承子陪我到山上玩了一趟，顺便也练练轻功。 ”

褚遂道：“ 小承子，她有没有说谎？ ”展伯承略一迟疑，在褚葆龄的眼色下替她圆谎，说道：“ 没有。龄姐聪明极了，今日她与我练了一套五禽掌法，我家传的轻功诀窍，她都已经领悟啦。 ”

褚葆龄嘟起小嘴儿道 :“ 爷爷，你就是相信小承子的话，不相信我的话。”

褚遂道：“ 没有就好。快回家吃饭吧。 ”往日褚葆龄向爷爷撒娇，只要并非犯了过错，爷爷总会眉开眼笑的和她说几句好话，但这一次却有点异乎寻常，冷冷淡淡。正是：

女生外向寻常事，祸起萧墙却可哀。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深情岂料招奇变　藏宝原来是祸胎

吃饭的时候，三人都是各自怀着心事，褚遂没有多问，褚葆龄也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闲话。展伯承则只是低头扒饭，根本没有插嘴。

吃过晚饭，展伯承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心烦意乱，哪能睡得着觉？

这时已是二更时分，只有一个时辰，就是三更了。刘家父子和那复姓独孤的书生，与褚葆龄约定的时间就是三更！他们要褚葆龄里应外合，来取宝藏。

日间的情景，在展伯承脑海中重现，尤其是最后一幕，褚葆龄临走之时，那姓刘的虬髯汉子交给她一件东西，要她用来对付褚遂。

展伯承不由得忐忑不安，心中想道：“龄姐虽然说过决不能伤害她的爷爷，但怎知那些人安着什么心肠？他们对这批宝藏是存在必得，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他们交给龄姐的也不知是什么东西，要是龄姐也给他们骗了，做出无心之错，害了爷爷，那岂不是天大的糟糕！”

“不错，我是答应了龄姐瞒着爷爷的。但这件事太不寻常，我应该瞒骗爷爷吗？”他幻想出许多恐怖的事情，比如说那是一包毒药，那些人骗他龄姐说是麻药，假她之手下毒。

“即使退一步来说，爷爷没有受到伤害。但那些人取了宝藏，龄姐也势必要跟随他们远走高飞。我见不着龄姐也还罢了，爷爷年老，他怎受得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失掉了自己相依为命的孙女儿？

“还有，听他们的谈话，杀我父母的那个仇人，可能也会来到此地寻觅宝藏，那人功力已复，我碰上他，固然要遭毒手！只怕连爷爷也要受我连累！这件事情又怎能不告诉爷爷，商量对策？”

展伯承想了又想，觉得还是告诉爷爷的好。但这么一来，他的龄姐只怕也要恨他一辈子了！

展伯承正自踌躇未决，窗门忽地无风自开。展伯承吃了一惊，连忙跳起，一个“谁”字还没出口，那人已经窜了进来，把手一摇，说道：“小承子，禁声。是我！”

月光下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站在他的面前，正是褚遂。他在自己的家中，施展轻功，悄悄的从窗口进入展伯承的房间，这真是展伯承绝对想不到的事。

褚遂涩声说道：“小承子，你别惊慌。坐下来吧，我有话问你！”

展伯承心上似挂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只听得褚遂笑了一笑，说道：“你今天和龄姐玩得很高兴吧？”

展伯承讷讷道：“嗯，是，是很高兴。”

褚遂忽地面色一端，说道：“不见得吧？既然高兴，为何你回来之后，一直就是没精打采的样儿！”

展伯承着了慌，急切间打不定主意是说的好还是不说的好，心里一慌，脸色也都变了。

褚遂低声说道：“我知道你是好孩子，但你也不能瞒我。你们今天在那假山洞里发现了什么东西，对我说吧！”原来褚遂已经到过那山洞查看过了，褚葆龄虽然遮掩得好，却怎瞒得过褚遂这对眼睛？

展伯承道：“这是龄姐叫我帮她发掘的，我并不想要。爷爷你别疑心我是觊觎这批宝藏！！”

褚遂道：“哦，原来龄丫头已经把这批宝藏的来历告诉你了。不错，这本来应该是你的，但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不告诉你的母亲吗？”

展伯承道：“爷爷不用向我解释，我、我——”此时他已下了决心，要把今日所见所闻和盘托出，但事有缓急轻重，他想先告诉爷爷，刘家那些人，三更就要来到。

可是褚遂却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不，这事情我必须和你说！这批宝藏是我准备到你十八岁的时候，就交给你的。

“我有一个心愿，要你重振家风，成为绿林中的头面人物，这批宝藏，可以供你结交朋友，买马招兵，做一番事业，你懂不懂？

“我不告诉你的父母，因为你的父母和铁摩勒是至交好友，他们对你的期望和我不同，这批宝藏若是交到他们手里，我怕他们会送给了铁摩勒。

“我在这里为你看守这批宝藏，连我的孙女儿也不让她知道，你懂得我的苦心吗？”

展伯承满怀感激，热泪盈眶，说道：“爷爷，尽管我不想要，我还是非常感激你老人家的好意！可是……”

褚遂道：“不，你非要不可。我不让龄丫头知道，她却处心积虑，打探到了。可是，可是什么？你不用说我也知道！唉，女生外向，龄丫头定是要拿这批宝藏做人情，送给那小流氓了？你怎能这样糊涂，还帮着她呢！”

展伯承满面通红，不敢作声。褚遂紧接着问道：“小承子，你也不用瞒骗你爷爷了，你们今天到了什么地方？”

展伯承道：“这个，这个——”褚遂说道：“别这个那个了，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们是到了刘家了？是不是？”展伯承已决意实话实说，但他又怕褚葆龄遭受责打，想给她说几句好话，却不知如何措辞。此时褚遂紧紧追问，他无暇琢磨辞句，只好说道：“不错，但只是龄姐一人进去。爷爷，龄姐不知刘家父子是坏人，一时做错了事，你，你不要太过生气。”

褚遂说道：“哦，她偷偷去会那小流氓，你倒还在给她说情！唉，可惜这丫头就是不知好坏。”

褚遂叹了口气，跟着又道：“怎样管教她，这是我的事情，你暂且不必多管。我只问你，你今天是不是起初给她把风，后来却跑去偷听？听到了什么，快和我说！”

展伯承吃了一惊，道：“爷爷，原来你今天也到了刘家吗？”

褚遂冷笑道：“凭我几十年的阅历，你们的作为，我用得着到场才知道吗？那丫头既然单独进去，当然是要你把风了；你若没有偷听，也不知道刘家父子乃是坏人！”

展伯承道：“我也不知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或许是我判断错了也说不定，不过，我听他们言语，他们却是利用龄姐。”当下把那虬髯汉子与那书生的谈话，摘要告诉了褚遂。

褚遂冷笑道：“原来独孤宇居然抹下了侠义的面孔，也要来插手分赃了！”

展伯承吃惊道：“这人竟是独孤宇么？”

独孤宇、独孤莹兄妹双侠，享誉武林，和段克邪夫妇交情不浅。展伯承曾听得父母提过他们的名字，却一时想不起是他。

褚遂道：“书生打扮，用折扇作兵器，而又复姓独孤的，除了独孤宇还有谁人？好呀，管他什么大侠小侠，欺负到我头上来，我好坏也要斗他一斗！他们什么时候来？”

展伯承问道：“爷爷，你怎么知道他们要来？”他还没有说到褚葆龄献图之事。

褚遂道：“龄丫头跑到刘家，我不用问你，也可想到她是干什么的了。哼，哼！他们知道宝藏所在，哪还有不来之理！”

展伯承好生佩服，心想：“姜是老的辣，这话确实不错。爷爷只是发现宝藏被掘，以后的种种事情，几乎都已在他算中。”

既然褚遂知道了这么多，展伯承当然不便再给他的龄姐遮瞒，当下说道：“他们已定了今晚三更，前来盗宝！”

褚遂看看窗外，说道：“好，那么还有半个时辰。你的龄姐也已答应了做他们的内应吧？”

展伯承十分为难，硬着头皮说道：“这个，嗯，龄姐她倒是劝过那些人不可与你伤了和气，她，她还是疼着你老人家的。”

褚遂道：“我不要你说这些废话，你只说他们要龄丫头如何算计我？”

展怕承道：“刘芒的父亲交给龄姐一件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话犹未了，褚遂忽地“嘘”了一声，示意叫展伯承不可说话。随即迅速的撕下了一幅被面，团成两个布团，塞进展伯承的鼻孔，悄声说道：“跟我来！”转身便从窗口跳出。

展伯承心道：“难道那些人已经来了？他们在使用迷香，爷爷已嗅到了？”跟着褚遂掠过一间瓦面，到了褚遂所住那间的房后窗。

展伯承把眼望去，只见那窗下站着个人，这刹那间，展伯承吓得一颗心几乎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他要叫嚷，却发不出声音。

不错，是有人在使用迷香，但不是刘家父子，而是他的龄姐！

褚葆龄手上捧着一支细长的竹筒，袅袅轻烟从竹筒喷出，正对着褚遂窗口。展伯承看不见她面部的表情，但却看出了她在发抖。

刘家父子知道普通迷香对付不了褚遂，用的是他们特制的“鸡鸣五鼓返魂香”，只要吸进少许，就熟睡如泥，非到天亮不醒。醒了之后，也仍然浑身乏力，须得过了十二个时辰才能恢复精神。那时他们早已是远走高飞了。

褚葆龄只求他们不与爷爷动手，依计而行。但内心实感不安，点了迷香之后，一直就在发抖。也幸而她在发抖，褚遂的怒气才稍稍减了一两分，心道：“这丫头毕竟还未良心尽丧。”

展伯承则在恐惧，不知爷爷要如何对付褚葆龄？褚葆龄对他不知又是怎么个想法，会疑心他是在“出卖”她吗？心念未已，只听得“叮”的一声，褚遂发出一枚铜钱，已把他孙女儿手中的竹筒打落。

褚葆龄蓦地一惊，回头看时，只见她爷爷面色铁青，长须抖动，正在她的后面。褚葆龄吓得魂飞魄散，刚叫得一声：“爷爷！”褚遂已在冷冷说道：“你还知道我是你的爷爷吗？好呀，我养大了你，你如今却来反咬爷爷啦！”

褚葆龄“卜通”一声跪倒，说道：“爷爷，你打死我吧！但，我，我却不是想伤害你！”

展伯承慌忙冲上前去，攀着褚遂的臂膊，叫道：“爷爷，不可！龄姐是受人煽惑，请爷爷恕她一遭！”

褚遂手臂一振，把展伯承甩开，左掌一抬，闪电般的就向褚葆龄劈下！展伯承一声惊呼，再次冲上前去，把倒在地上的褚葆龄抱起，只见她身无血迹，体软如绵，展伯承手指扣着她的脉门，她的脉搏也还在跳动。

原来褚遂虽说是气怒交加，却怎舍得当真打死了孙女儿？他只不过是点

了褚葆龄的穴道。叫她不能动弹而已，而且他还不敢用重手法点穴，怕伤及褚葆龄的身体。因此褚葆龄虽然不能动弹，不能叫喊，但神智依然清醒，并未昏迷。

褚遂叹了口气说道：“小承子，看在你的份上，我暂且留下这丫头的性命。待擒了那小流氓，再与她算帐，你与我把她缚了起来！”

展伯承吃了一惊道：“不必这样吧？”

褚遂怒道：“不缚起来，要让她再与外人串通吗？你好没出息，就只知道袒护你的龄姐，你不动手，我来动手！”

展伯承没有办法，只好说道：“爷爷息怒，别气坏了身子。我给你找根绳子。”

褚遂早已掏出了一卷粗绳，说道：“不用你去张罗，我已经准备好了。这是准备缚那小流氓的，如今先给她受用。把她推进房去，缚在床柱上。”

展伯承无可奈何，只好依言行事，将褚葆龄拖进了褚遂的房间，接过了麻绳，心中说道：“龄姐，你可得原谅我，我不能不听爷爷的话。你今晚之事，也是做得荒唐了些，难怪爷爷恼怒。”

展伯承心里在求褚葆龄“原谅”，他的龄姐却在心里恼怒他。果然不出展伯承所料，褚葆龄只道是给他“出卖”了，心道：“不是你去告爷爷，爷爷焉能知道？哼，你出卖了我，如今却来假献殷勤！”她不能说话，可是那恼怒的眼光，却比任何说话更具表露了她的抱怨！

展伯承难过之后，避开了她的目光，胡乱的将她捆缚。

褚遂喝道：“缚得紧一些！”展伯承道：“是！”心中却不忍令褚葆龄多受苦痛，虽然将她的双手反缚在床柱上，却是打了两个活结。

褚遂是因为自己并非用重手法点穴，怕孙女儿逃走，才要展伯承将她缚起来的。但时间紧迫，他已来不及仔细检查，心中想道：“这丫头的内功虽有几分火候，但要自己解穴，至少也还得一个时辰。她也未必就敢逃走。”他也想得到展伯承可能手下留情，并未紧缚，但也由得他了。要知褚遂尽管对孙女儿十分气恼，但却又是十分疼爱，心情是很为矛盾的。所以当他察觉展伯承处处在护着他的孙女儿，而且三番两次在向他求情之时，他表面是装作发怒的样子，斥责了展伯承，但心里却是暗暗欢喜。

展伯承缚好之后，不敢再与褚葆龄的目光接触，便即回过头来。

这时褚遂已取下了挂在墙上的雁翎刀，弹了一弹，说道：“宝刀啊宝刀，我冷落了你三十年，今天可又要请你出鞘，饱饮奸人之血了！”豪情依旧，但声音却甚苍凉。

褚葆龄听在耳中，痛在心里，她最最害怕的事情在她爷爷口中说出来了，她爷爷要宝刀饮血，那就是下了决心要杀刘家父子了！她不愿意刘家父子伤了爷爷，同样，她也不愿意爷爷杀了刘家父子。“呀，要是爷爷当真杀了芒哥……”她眼睛一黑，几乎就要昏迷，再也想不下去了。

褚遂道：“别待在这里了！”拉着展伯承走出房间，反锁了房门，说道：“小承子，快回房间取你的宝剑，今晚你与我一同迎敌！”

展伯承道：“爷爷今晚当真是要杀人么？”

褚遂道：“对付这等凶狠的敌人，动手就绝不能留情！你想想他们处心积虑，要夺宝藏，给我发现，他们是不是要与我拼命？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了！”

展伯承知道这场恶战已是绝不能避免，爷爷说的也是事实。但想到他的

龄姐与那刘芒，心中不禁惴惴不安。

褚遂说道：“ 等下我对付那两个大人，你对付那小流氓。记着，临场镇定，决不可怯惧，也决不可留情！要用最狠最辣的 ” 招数，最好一剑就结果了那小流氓！小承子，我这是为了让你出一口气，但却也不单单是为了出气而已，你倘若杀不了他，我还得照顾你的话，那就连累我了！你要知道，那姓刘的老混蛋和那独孤宇都是武林一等一的好手！ ”

展伯承听得爷爷要他对付刘芒，更是吃惊，心中想道：“ 我若杀了刘芒，龄姐岂不是要恨我一生？但我不杀刘芒，只怕又连累了爷爷，这可如何是好？ ”

褚遂道：“ 那小流氓武功不弱，但好在你这一个月来武功大进，你用你家传的五禽掌法，和我所教的断门剑杀手，料想可以对付得了。他的弱点在于下盘不稳，轻功较差，你记着了。 ”

展伯承应了声：“ 是。 ” 心道：“ 是啊，这刘芒年纪比我大，身材也比我魁伟，也不知是他杀我还是我杀他呢？我还未曾与他试过一招，就先想着手下留情，这不是太可笑了么？ ”

展伯承打定主意，到了动手之时，再审度当时情势，见机而行。但虽然有了主意，心中仍是七上八落，惴惴不安。

一老一少，到了花园中藏宝之处，埋伏在假山后面。展伯承手里捏着一把冷汗，不多一会，只见一弯眉月，已到天中，正是三更时分。

褚遂悄声说道：“ 来了，来了！你等我先动手再扑出去。 ” 话犹未了，果然便看见三条黑影，越过围墙，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是那虬髯汉子，独孤宇在中间，最后的才是刘芒。

那虬髯汉子笑道：“ 褚遂这老头儿此时只怕正在做他的春秋大梦，哈哈，待他梦醒之时，这宝藏已是不翼而飞！ ”

褚遂蓦地大喝一声：“ 照打！ ” 双手齐扬，七柄飞刀闪电般地射了出来！

虬髯汉子走在前头，冷不及防，给飞刀在左臂割了一道伤口。但他武功也确实不错，褚遂这两柄飞刀本来是要杀他的，一，柄对准他的心口，一柄对准他的咽喉，结果却只有一柄飞刀打中，而且伤的并非要害。

独孤宇在中间，不至于像虬髯汉子那样猝不及防，他挥动折扇，将四柄飞刀全都打落。刘芒在三人中本领最差，却幸而得独孤宇给他打落了飞刀。

虬髯汉子这一惊非同小可，臂上的刀伤倒无大碍，令他意料不到的是褚遂的出现。

褚遂哈哈笑道：“ 你想不到吧？我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哼，你以为我的孙女儿会帮你们么？你这才是作他妈的春秋大梦！ ”

展伯承怔了一怔，随即明白褚遂说这谎话的意思，他是在行离间之计，使得刘家父子认为是褚葆龄出卖了他们。

刘芒听得此言，又惊又怒，涨红了脸，大叫道：“ 褚葆龄你出来！ ”

褚遂冷笑道 :“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什么东西，我的孙女儿会看上你么？你想见她，且待投过胎，转过世吧！你看见了么？他才是我的孙女婿！小承子，上去把他宰了！ ”

那虬髯汉子喝道：“ 芒儿，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妻，可不能没有出息！不许伤心，要报仇就该用刀，不是用的眼泪！ ”

刘芒应道：“ 是！ ” 吞下了眼泪，双眼红丝满布，“ 嗖 ” 的拔出了一口月牙弯刀，恶狠狠的就向展伯承扑了过来！

展伯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哪里还能够分辩？而且他与褚遂情同骨肉，一向就是把褚遂当作爷爷的，褚遂说的虽是谎言，他也决不能在外人面前否认！刘芒来势极凶，他只好拔剑迎敌！

褚遂道：“好呀，刘振，咱们也较量较量！”声到人到，雁翎刀扬空一闪，就向那虬髯汉子劈去！

刘振使的是一对判官笔，长于点穴，但功力却是远不及褚遂的深厚。他一条臂膊又已受了点伤，双笔一封，招架不住，双笔险险给褚遂打落。褚遂得理不饶人，呼、呼、呼连劈三刀，刘振连退三步，“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眼看第四刀就要向刘振的天灵盖劈下，独孤宇折扇一挥，用了个“卸”字诀，把褚遂的雁翎刀带过一边，道：“褚老英雄，我有话说。”

褚遂道：“今日之事，还有何话好说？你若是要来与刘振分赃，那就并肩子上吧！否则，你就别趁这趟浑水！”

独孤宇忍着气道：“不错，我们是来想要这批宝藏。可是这宝藏本来也不是你褚家的，埋在地下，岂不可惜？我代刘大哥作主，留回三成给你养老，彼此交个朋友，你意如何？”

褚遂冷笑道：“独孤宇，你自命侠义中人，哼，原来也是见钱眼开的小贼！”

独孤宇按捺不住，怒道：“褚老头儿，你别血口喷人。钱在我的手中和在你的手中，用处大不相同，说给你听，你也不会明白。好吧，咱们就按绿林道的规矩办吧，这是王家的不义之财，人人可取。我独孤宇今天就要来劫你这不义之财了！”

褚遂道：“好，很好！只要你胜得了我这口雁翎刀！”他本来没有停手，此时刀锋一转，就向独孤宇猛下杀手！

独孤宇怒道：“褚老头儿，你以为我是当真怕了你么？”折扇一个盘旋，贴着褚遂的雁翎刀飞舞，竟似一面小小的盾牌。褚遂挥刀猛斫，不是给他以巧劲卸开，就是给他以攻为守的点穴手法化解。褚遂施展快刀法，一口气劈了六六三十六刀，一刀也没劈着。

独孤宇的折扇乃是百炼精钢，合起来可当作判官笔，张开来可当作五行剑。一物二用，以“巧”见长。刘振使的一对判官笔，比普通的判官笔长了七寸，武学有云：“一寸短，一寸险，一寸长，一寸强。”用这种加长了判官笔，虽然稍欠灵活，但威力却是较普通的判官笔大得多，每一下都等于重手法点穴。

刘振武功本来就比褚遂差不了多少，如今得了独孤宇之助，褚遂不能全力攻他，他的独行点穴手法得以从容施展，与独孤宇的折扇刚好配合。一扇双笔，招招都是指向褚遂的要害穴道！只要褚遂稍有疏神，便有伤残之祸！

但褚遂数十年功力亦是非同小可，对方胜在轻灵巧捷，他则胜在沉雄狠辣，每一刀劈出，都似巨斧开山，铁锤凿石。使到疾处，浑身上下，都在刀光笼罩之中。当真是只见刀光，不见人影！独孤宇的折扇攻不进去，刘振的判官笔也是沾不着他的衣裳！

可是褚遂毕竟是个七十岁的老人了，他的刀法又是刚猛一路，他想不到这两个对手比他原来的估计更强，到了一百招之后，他还是未能取胜，而气力已渐觉不济。独孤宇与刘振则正在壮年，刘振虽然受了点伤，但过了一百招，双笔的招数仍然没有丝毫破绽。独孤宇练的是内家功夫，气力悠长，更

是越打越显精神。
　　褚遂这边还在相持不下，展伯承那边则已优劣分明。展伯承欠缺对敌经验，心里又有点不忍伤害刘芒，初上来时，给刘芒急烈猛攻，攻得他手足无措。但渐渐展伯承就稳住了阵脚，他好几次险险给刘芒所伤，心中亦自火起，脚步一稳，立即转守为攻。
　　刘芒的月牙弯刀可以兼作刺穴之用，招数甚是怪异，但展伯承身法轻灵，最初有点慌乱，到了心神一定之后，身法展开有如流水行云，刘芒刀刀劈空，已是只有招架的份儿。
　　展伯承记起褚遂的指点，过了一百多招，果然看出他的下盘不稳。心中想道：“ 我且把他击倒，好去帮助爷爷。 ”
　　展伯承虽然起了这个念头，但心里却也还有点踌躇。他自忖本领，要击倒对方不难，但却没有把握可以不令对方伤残，甚或丧命。
　　双方越斗越为激烈，展伯承百忙中抽眼一看，只见褚遂在两个好手夹攻之下，已有点应付不暇的样子，看来恐怕不能支持多久了。
　　展伯承猛一咬牙，心道：“ 爷爷要紧，只好对不住龄姐了！ ” 恰在此时，刘芒急躁狂攻，下盘明显的露出破绽，展伯承狠起心肠，更不迟疑，脚尖一点，身子凌空，立即施展家传绝学的五禽掌法，严似饿鹰扑兔，倏地凌空扑下。一抓就抓着了刘芒肩头。
　　这一抓展伯承本来是要抓碎他的琵琶骨，废掉他的武功的。却不知是由于心中不忍还是经验不足，所抓的部分差了少许，捏住刘芒后肩的一团软肉。但尽管他未施杀手，刘芒冷不防的给他抓住，亦已大吃一惊，给他一按，不禁矮了半截。
　　这时，只要展伯承依从褚遂所教，使出 “ 断门剑法 ” 。一剑削下，仍然可以把刘芒双腿削断，可是展伯承在剑锋将落未落之由，脑海中忽地浮出褚葆龄的影子，似乎正用怨恨的眼光面对着他。展伯承心里叹了口气，这一剑竟是削不下去。
　　刘芒亦非弱者，展伯承一踌躇，时机稍纵即逝！刘芒虽然给他抓住，但因不是要害之处，还能动弹，在这紧急关头，他也使出了家传绝学，蓦地飞起一脚，身驱侧下，脚尖却踢至肩头的部位，“　　” 的一声，把展伯承长剑踢飞。
　　刘芒一个打滚，便跳起来，抢在展伯承前头，阻止他拾起宝剑。他虽然觉得死里逃生，有点侥幸，但却还想不到是展伯承手下留情。他吃了大亏，更加上本来就有的对展伯承的妒恨，更是火气冲天，趁展伯承手中已没兵刃，哪还有不乘机报复之理。当下挥刀猛斫，竟是要把展伯承置之死地。
　　褚遂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虽在激战之中，也还在时刻注意着展伯承。刘芒看不出展伯承手下留情，褚遂却是看出来了。心里又是可惜，又是气恼，不禁骂道：“ 小承子，你怎么不听爷爷吩咐？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你想你爷爷这几根老骨头，也陪你断送此处吗？ ”
　　褚遂本来已经有点支持不住，一动了气，分了心神，刀法也就不觉露出一丝破绽，刘振蓦地大喝一声，判官笔从缝隙之中穿进，褚遂腾地飞起一脚，踢不中他的手腕，膝盖却给他的判官笔戳了一下，虽未正中穴道，膝盖骨却也碎了一块。他一脚踢空，重心不稳，独孤宇折扇一张，当作五行剑削来，他这把折扇两边是锋利的钢片，登时又在褚遂的肩头削去了一片皮肉！
　　刘振报了一刀之仇，冷笑道：“ 褚老头儿，你也知道害怕了吗？你怕埋

骨荒园，那就快把宝藏献出，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还可以算数，饶你性命一条！”

褚遂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闻言大怒，喝道：“小辈胆敢欺我，我褚遂纵横湖海，几曾向人低过头来？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尽管跳跃不灵，一跷一拐的仍是刀光霍霍，虎虎生风，便似疯虎一般，当真是要豁出一条老命的神气，刘振见他如此顽强，也不禁有点儿心怯，不敢轻敌大意。

却说展伯承被褚遂数说了一顿，心中极是不安，想道：“爷爷说得不错，我若是连累了爷爷送命，我还怎能活着做人？”他掉了宝剑之后，被刘芒一阵猛攻，刀刀劈向他的要害，也惹得他心头火起。当下展开了褚遂所教的“小擒拿手法”，以最狠辣的“空手入白刃”功夫对付刘芒，再也没有半点儿手下留情了。

刘芒却是另一样心情。他听了褚遂责备展伯承的言语，不由得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心道：“原来是这小子让我一招，有意不杀我的？这老头儿的话是真是假？”他回想一下刚才的险境，不能不相信这是真情。心中一觉惭愧，刀法不由得稍松一二。

就在这时，褚遂接连受了两处伤。展伯承眼光一瞥，见褚遂肩头一片殷红，气红了眼，拼命抢攻。一个是心惭气馁，一个是悲愤填胸，两般凑合，只听得展伯承大喝一声，蓦然间劈手就把刘芒的月牙弯刀夺了。这一招展伯承实是用得凶险之极，本来他的手腕刚才被刘芒踢了一下，“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打了折扣，照理是抢不了他的兵刃的，但两般凑合。在他冒险强攻之下，居然夺刀成功。

刘芒心里惭愧，可是他也绝不愿给展伯承所杀，学武之人，保护自己出于本能，在这性命俄顷之间，刘芒本能的也使出了家传绝学！

展伯承刚把月牙弯刀抢到手中，刘芒已是手足并用，上面是一招“斩龙手”，下面是一招“虎尾脚”，展伯承喝道：“你找死么！”横转刀背一磕，“喀嚓”一声响，刘芒一条左臂脱了臼，疼彻心肺，不由得哎哟一声叫了出来。可是他斜转身躯猛的一撑，这一招“虎尾脚”，却也踢中了展伯承，“唧”一声，把展伯承刚抢到手的弯刀又踢落了。

刘芒受了重伤，刘振父子关情，这一惊自是非同小可，大叫道：“休得伤害我儿？”虚晃一招，便待跳出圈子，褚遂何等狠辣，有此良机，焉肯放过？抢在前头，一招“玄鸟划砂”，刀锋削过，在刘振小腹开了一道伤口，这一刀伤得很重，刘振血流如注，掩着小腹，兀自冲了出去，不顾重伤，卫护儿子。

独孤宇见褚遂如此狠辣，本来他是不愿与褚遂拼命的，此时为了救助好友，也迫得使出杀手了。他那折扇，扇柄装有机括，手按机括，嗖的一声，一技扇骨飞出，赛如短箭。褚遂膝盖受伤，距离又近，一闪没有闪开，这枝“短箭”从肩胛骨下三寸穿过，褚遂的一条臂膊登时也变成残废，使不动雁翎刀了。

褚遂大叫道：“好，今日咱们就同归于尽吧！”刀交左手，狂风暴雨般的向独孤宇猛攻，独孤宇的折扇，失了一条扇骨，威力就少了一分，只怕挡不住他的雁翎刀，不敢再拿来当作暗器使用。

褚遂去了一个强敌，虽然只剩一条手臂，也还是稍占便宜，一刀紧过一刀，左手刀法与右手刀法恰恰相反，独孤宇一时未能适应，给他迫得步步后退。

刘振冲了出来，拦在他儿子与展伯承的中间，恶狠狠的举起判官双笔，浑身浴血的狞笑道：“不错，你的褚爷爷说得对，今日咱们就同归于尽吧！芒儿，上啊！咱们不能便宜了这个小子！”他已是陷入半疯狂的状态之中！

展伯承一来是不愿杀一个已受重伤的人，二来看见刘振这副可怖的形状，也有几分害怕，他手腕受伤，轻功还在，连忙倒纵避开，可是刘振却不肯放过他，如影随形，跟踪疾追。

恰是这个时候，褚遂接连受了两处伤，独孤宇也给他斫了一刀，两人都在舍死亡生的高呼酣斗。

他们已经激斗了将近两个时辰，这时已是东方现出鱼肚白的时候了。展伯承看见了如此惨烈的景象，心里又惊又乱，寻思：“我若一跑，爷爷必死无疑。罢了，罢了，我虽不想杀人，今日却是注定我非杀人不可了。”抱定了“同归于尽”的打算，身形一掠，到了他那把宝剑被打落的地方，脚尖一挑，将剑踢起，拿到手中。此时，刘振也已挥笔赶到。

展伯承大喝道：“让开！”青钢剑一招“高祖斩蛇”，横削过去。刘振功力远在展伯承之上，但他所受的伤却也比展伯承重得多。双笔碰着了青钢剑，“　”的一声，火花四溅，刘振倒退三步，“哇”的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刘芒飞快赶来，大叫道：“休得伤我爹爹！”正像展伯承一样，此时刘芒心里也是又惊又乱。他的一条手臂虽被展怕承打得脱臼，但对展伯承的敌意反而减了。他自己心里明白，展伯承刚才反转刀背打他，其实已是手下留情，不想取他性命的了。

可是此际他父亲在展伯承剑下正有性命之忧，他可又不能不赶上来与展伯承拼命。他咬了咬牙，避免与展伯承目光相对，单臂挥刀，冲上去便与他父亲并肩迎敌。

展伯承喝道：“你知道要你爹爹，我难道不要顾我爷爷吗？谁敢伤我爷爷，我就和他拼命。让开！”

展伯承一剑刺出，刘芒侧身一闪，展伯承已是“嗖”的从他身旁掠过。刘芒这一闪，其实并非是怕展伯承，虽然他曾经在展伯承手下接连吃了两次大亏。

刘芒心里十分矛盾，对展伯承他还是妒恨的，但又已稍稍有了惺惺相惜之意。他这一闪，是因为听得展伯承的口气，只是想去救护褚遂，故而不愿与他拼命。否则他们父子合力，纵然刘振受了重伤，展伯承亦非其敌。

展伯承到了褚遂身边，褚遂哈哈笑道：“小承子，来得好！不错，爷爷是受了伤，但他们也只剩下这个酸丁还勉强可以打了。今晚一个也不能让他们活命！”

展伯承要想劝褚遂住手言和，可是在这样情形之下，哪里能够？褚遂笑声未了，刘家父子又赶来了！

刘振这边三个人，独孤宇伤得较轻，但亦已被褚遂斫了两刀。倘若刘振父子没有及时赶到，他在褚遂疯狂攻击之下，只怕当真会有性命之忧！

这时双方都已杀得红了眼睛，失了理性。每个人都受了伤，只是轻重不同而已。只要谁能够比别人多支持片刻，谁就可以最后获胜。在这样舍死忘生的激战之中，不用说每个人所使的都是最狠辣的招数了。

展伯承受的伤最轻，也比较清醒，可是在这样的混战之中，莫说他不能劝得褚遂住手，自己也不能住手，否则就一定要给敌人所伤。

东方天际现出一片鱼肚白，不知不觉已是从午夜斗到黎明。褚遂力竭筋疲，本来似暴雨般的快刀逐渐慢了下来，变成了似童子涂鸦般的东一抹西一划了。但对方的刘家父子却比他还要不如，招数使出已是力不从心，全无章法，独孤宇、展伯承稍为好些，也不过仅能自保而已。

但比较起来，还是褚遂这方的两个人胜过刘振那方的三个人。刘振流血大多，关公般的红脸早已变得苍白如纸，看情形，倘若再过一炷香时刻，他即刻不是被褚遂斩死，只怕也要流血不止而亡。刘芒一手脱臼，单臂亦难支持。独孤宇是成名侠客，此时力竭筋疲，仅仅和展伯承打成平手。褚遂挥刀袭来，他只有招架之功。

褚遂哈哈笑道：“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把你们三人埋在宝藏底下，你们应该死也瞑目了。 ”

刘振怒道：“ 褚老头儿，我们即使死了，你也命不久长。 ”心中暴怒，说话的声音已是有气没力。

褚遂笑道：“ 我年已七旬，本来就该死的了。你们正在壮年，死在我的前头，哈哈，我还有什么遗憾？ ”他是想激怒刘家父子，尽快了结这场恶斗。要知在这最后的时刻最关紧要，若能摧毁对方的战意，那就多一分胜利的希望。可是褚遂故作豪迈的笑声，亦已颤抖得令人分不清是哭是笑！

展伯承和刘芒都是心痛如绞，他们不忍见亲人死亡，都是抱着同一的心愿，愿意与对方罢战言和。但刘芒为了面子，却不肯先说。

展伯承吸了口气，正想趁着敌方攻势稍缓之际，将褚遂拖出圈子，与对方议和。独孤宇忽地怒声说道：“ 褚老头儿，你好狠呀，竟然在这里预先埋伏了人。好呀，现在是时候了，叫你的帮手出来吧！是好汉子就别躲在暗处伤人！ ”正是：

笑他鹬蚌相争烈，却使渔翁得利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堪嗟蜗角争蛮触　欲向刀头舐血腥

褚遂怔了一怔，道：“你见鬼了么？俺褚遂就凭这口刀便可宰了你，何须请什么帮手？”

独孤宇一个转身，蓦地喝道：“是哪线上的朋友，也来趁这趟浑水？”

只听得有人哈哈大笑，假山上一块大石后面，突然跳出了一个汉子。独孤宇正自冷笑：“这个可不是鬼吧？……哎呀，是你！”笑声顿敛。却原来这个人正是窦元。

窦元大笑道：“你们厮杀得好，可还未曾分出胜负呢！放心，我两边都不帮，你们就杀个痛快吧！”

展伯承拉开了褚遂，悄声说道：“爷爷，此人就是杀我父母的仇人。他此番来意不善！”展伯承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此时他爷爷已重伤，急切间他却不知该当如何应付。

独孤宇只感一股冷意透过心头，变了脸色，颤声说道：“窦元，你是想我们两败俱伤，你来收拾残局？”

窦元哈哈笑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算是猜得对了！不过，念在你对我有赠药之德，我可以饶你一条性命，这儿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原来窦元早已埋伏此间，他怕过早露面，两帮人会联手斗他，他可应付不了。所以一直隐忍不发，等待时机。如今褚遂与刘振这两帮人火并虽未了结，却也已经是两败俱伤，他当然可以大摇大摆的出来了。

他这一出来，双方不约而同的停了手。刘振怒道：“窦舵主，你来趁火打劫，干这黑吃黑的勾当，算得什么好汉？”

窦元冷笑道：“这本是我家的宝藏，我没有骂你，你倒先骂我了？你用尽心机，来盗宝藏，干的不也是黑吃黑的勾当？嘿，嘿！大哥莫说二哥，今日之事，只能说是胜者力强了！”

展伯承道：“爷爷，这厮才是咱们最凶辣险狠的敌人，咱们与刘家的帐往后再算。”褚遂有气没力的点了点头。

刘芒也道：“爹爹，此际咱们理该同舟共济。姓展这小子说得有理，咱们与褚老头儿的帐往后再算。”

刘振碰到这意外的变故，吃了一惊，倒是清醒了几分。他知道窦元比褚遂更难对付，在窦元手下，更是难逃杀身之祸。于是当机立断，说道：“我固然给褚老头儿斫了几刀，褚老头儿也给我伤得不轻，这笔帐算不算也罢。褚老头儿，你是不是真心要与我们联手对敌？现在就凭你一句话了！”

窦元哈哈笑道：“你们商量好了没有？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明年今日就是你们共同的忌辰。你们的帐，留待黄泉路上算吧！”对方五个人都受了伤，疲累不堪，窦元自忖胜算在握，要杀他们易如反掌，乐得大方。

褚遂一甩长须，蓦地双眸炯炯，怒声说道：“好，好英雄，好威风！俺这几根老骨头与你拼了！并肩子上吧！”

褚遂毕竟是有几十年功力的武学高手，怒气一发，拼着孤注一掷，虽属强弩之末，舞起了雁翎刀，也还是刀光霍霍，虎虎生风！

窦元心头微凛，“倒也不可大小觑他们了。”冷笑道：“褚遂，你既要拼老命，我就先成全你吧！”左手持着铁牌，右手挥动吴钩，铁牌一招“泰山压顶”，朝着褚遂的天灵盖就砸了下来。

展伯承心中默默祷告：“爹娘在天之灵保佑！”飞身疾扑，展剑刺窦元

脉门。刘振情知褚遂一死，自己也决难活命，果然遵守与褚遂联手之约，同仇敌忾，并无二心。窦元这边一发动攻击，他就立即双笔齐出，助褚遂应敌。刘芒则与展伯承并肩同上，挥刀力劈窦元腰腹。

窦元铁牌一磕， 数声，恍如鸣钟击磬，刘振双笔戮着铁牌，笔尖折损，褚遂的雁翎刀也卷了刀口，给震得倒退数步。但他居然没有倒下，在后退之时，还扶住了刘振。

展伯承的青钢剑给窦元钩上的月牙一锁，险险脱手。但他受伤最轻，还有几分气力，一觉不妙，立即施展家传的精妙剑法，趁势一绞，化解了窦元的锁拿招数，还削去了他钩上的一齿月牙。

窦元吴钩一个盘施，恰好迎上了刘芒，“嗤”的一声，连着衣裳，撕去了他肩上一片皮肉。

展伯承反手一剑，护着刘芒退下。

窦元双手同使两般兵器，只是一招，就迫退对方四人。哈哈大笑，得意之极，身形一晃，扑上前去，这一次却是舞动铁牌，向刘振磕下。他看准了刘振受伤最重，意欲先杀了他。

褚遂一手还扶着刘振，急忙挥刀斫去，窦元冷笑道：“就让你们两个冤家一同了结吧！”劲力贯注，铁牌沉重如山，压得褚遂的雁翎刀抬不起来，反而向自己的顶门砸下。展伯承慌忙来救，却给窦元挥钩拦住，冲不过去。眼看只差三寸，褚遂就要伤在自己的刀下！

独孤宇一声长啸，朗声说道：“窦舵主，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是名家身份，不肯偷袭，先叫一声，独孤宇虽然也受了两处伤，但比起褚遂、刘振他们，还是比较轻的。他气力不足，但点打穴道，手法仍是又狠又准。

窦元对独孤宇也有几分顾忌，见他折扇点到，只好放开褚遂，盾牌一个盘旋，护着穴道，吴钩一指一划，把独孤宇的折扇拨开，反划他的脉门。展伯承、刘芒刀剑齐出，解开他这一招。

窦元冷笑道：“独孤宇，我已指给你一条阳关大道，你偏不走，却要闯进鬼门关来么？”

独孤宇淡淡说道：“窦舵主，多感盛情。但你却未免看错人了！我若然让你杀尽我的朋友，我却一走了之，那不是成了贪生怕死的小人了？”

刘振大为感动，说道：“独孤老弟，这不关你的事，你——”独孤宇亢声说道：“刘大哥，不要多说了。咱们结义的时候，不是早就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么？”

窦元双目斜睨，冷笑道：“独孤宇，你现在已是强弩之末，还逞什么英雄？你当真要陪着他们送命？”

独孤宇对窦元曾有赠药之恩，窦元怕杀了他，传出去于自己名声有损，是以不愿即下杀手，希望独孤宇知难而退。

不料独孤宇却哈哈笑道：“不错，我们是个个都受了伤。你的功力己复，要杀我们不费吹灰之力，自是不在乎多我一人了。正因如此，我独孤宇要在临死之前领教你窦舵主的高招！”

这番话暗含讥讽，一句“功力已复”，轻轻带过了赠药之事，既斥骂了窦元的手段无耻，同时表明了在这样情形下他来助战，并非以多为胜。妙在不带一个骂人的字眼，却比指着窦元的鼻子痛骂还更令他难堪。

窦元老羞成怒，喝道：“好，你既然要讲义气，要作好汉，那我就成全你吧！”舞动铁牌，向前推压，左手的虎头钩便似毒蛇吐信，在铁牌下面伸

出，片刻之间，连袭对方老少五人。他看出独孤宇尚堪一战，十成攻势之中，有五成是指向独孤宇的。

褚遂等人凭着一股同仇敌忾的精神，互相呼应，拼命抵挡，居然又斗了二十招。但褚遂毕竟年纪太老，锐气一过，首先便支持不住，只觉眼前金星乱冒，白刃晃动。连敌人的兵器指向何方，都看得模糊了。

展伯承紧紧靠在褚遂身旁，给他招架。褚遂一咬牙根，沉声说道：“小承子，你跑了吧！爷爷活了七十岁，死不足惜。你留着这条身子，给你父母和爷爷报仇！”

展伯承哪能抛弃褚遂，拦在褚遂身前，说道：“不，还是爷爷你走吧。你带了龄姐走，她会给刘大哥报仇的，那也是为我报仇了！”在这生死关头，展伯承还是没有忘记被缚在房中的龄姐，怕这窦元杀了他们之后，再去杀他的龄姐。刘芒听在心中暗暗惭愧。褚遂则不觉老泪纵横，叹了口气。

窦元纵声大笑道：“你们还想跑吗？一个也跑不了！嘿，嘿！姓展的小子，你倒有义气啊！我本来答应你母亲不杀你的，可谁叫你今晚却来和我动手，这就不算我违背诺言了！”他明明是抱了“斩草除根”的主意，但说起来却似乎他还很有“理由”。

展伯承大怒骂道：“好个恶贼，我本来不想报仇的，如今则非和你拼命不可！杀不了你，做鬼也要找你报仇！”

窦元大笑道：“你功夫是长进多啦，说老实话，我也当真怕你以后报仇呢！你既然这么说，没办法，那我也只好超度你了，让你做鬼报仇吧！”

窦元口中说话，手底招数越发狠辣，猛地一招“如封似闭”，虎头钩起处，把独孤宇的折扇拨过一边，右手的盾牌用到了七成气力，向展伯承压了下来！

展伯承的气力本来远不及他，何况是在久战受伤之后？学武之人，在死生俄顷之际，保护自己，出于本能。展伯承气力既不及他，这招不敢硬接，剑尖一碰铁牌，本能的就使出家传的轻功身法，一个移形换位，闪过一边。

褚遂老眼昏花，闪避不灵，却碰上了。只听得“　”的一声巨响，褚遂使尽平生气力，一刀斫在盾牌之上。窦元晃了一晃，褚遂却给他那股猛力抛出了三丈开外！

展伯承心胆欲裂，大叫道：“爷爷，你——”话犹未了，窦元的盾牌又到，根本就不容他脱身。

褚遂伤得极重，但他几十年功力，虽然爬不起来，却也还不至于丧命。他吐出了一口鲜血，挣扎着颤声叫道：“小承子，我没什么。但我不能来保护你了。你，你还是赶快逃吧！”展伯承听得褚遂说话，稍稍宽心，抖擞精神，和窦元恶斗！

刘振受伤最重，继褚遂之后，第二个支持不住，激战中给窦元的盾牌一碰，双笔震落，脚步踉跄，窦元腾的飞起一脚，将他踢翻。幸亏独孤宇的折扇与展伯承的青钢剑一同招架，架着他的虎头钩，不让他刺死刘振。刘振爬不起来，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这才离开险地。

剩下的三个人更是招架不住，展伯承轻功巧妙，步法灵活，还好一些。独孤宇武功虽然最强，轻功也很不错，但可惜他腿上受了刀伤，跳跃不灵，十成功夫只能使出三成。窦元找着了他一个破绽，忽地一声冷笑，说道：“你是点穴名家，请你也瞧瞧我的点穴手法！”虎头钩一指，钩上的月牙恰恰刺中了独孤宇的“愈气穴”，“咕咚”一声，独孤宇也跌倒了。这还是因为独

孤宇交游广阔，窦元恐怕树敌太多，而且独孤宇于他又有赠药之德，他才没有施展杀手。

窦元点倒了独孤宇，哈哈笑道：“ 姓展的小子，轮到你啦！ ” 展伯承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心和对方拼命，招数使得又狠又妙。

窦元在急切之间，倒也未能就伤了他。他自忖武功强于展伯承何只十倍，也就不急于冒险取他性命。心道：“ 反正这小子是逃不出我的掌心的了。我且累他个筋疲力竭，慢慢再收拾他。 ”

展伯承汗如雨下，气喘吁吁，兀自拼命招架。刘芒只有一条手臂能够活动，随着展伯承抵卸强敌。窦元的攻势有七成以上是对付展伯承，攻向刘芒的三成，展伯承也尽力替他防御。但饶是如此，刘芒还是应付不暇，险象环生。

展伯承道：“ 刘大哥，你走吧！褚姑娘她在房中，你—— ” 他想叫刘芒去解救褚葆龄，带她逃走，一句话未能说完，窦元的盾牌挟着劲风，已是当头压下。展伯承拼命招架，再也不能分心说话。

刘芒面上一红，道：“ 展兄弟，我交你这个朋友了。为朋友两肋插刀，大丈夫死而何惧！ ” 挥动单臂，奋起精神与展伯承联手迎敌。

窦元哈哈笑道：“ 你这两个小子死到临头，还讲义气，倒也难得！ ” 盾牌砸压，吴钩挥舞。展、刘二人虽然拼了性命，也只能招架，毫无还手之力。

这时已是日上三竿的时分，展、刘二人筋疲力竭，眼看就要丧命，忽听得有马嘶之声。

窦元听得出是两骑骏马，正在向着这座园子跑来。来得快极，转眼之间，马蹄声戛然而止，已是到了围墙外面。

窦元眉头一皱，心想：“ 敢情是哪一帮黑道人物闻风而来？ ” 但他艺高胆大，也不怎样放在心上，只是催紧招数，意欲在这两个人赶到之前，杀了展。刘二人。

展伯承听得健马嘶鸣，心中一动，“ 难道真有这样凑巧的事，他们兄妹，恰巧此时找我？ ” 他感到有了一线生机，登时精神抖擞，鼓勇奋战。这个月来，他跟褚遂学的都是最狠辣的招数，他年轻力壮，使出来比褚遂还更凌厉，窦元不肯拼着受伤，想要在数招之内杀他，竟是不能。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一声长啸，嗖，嗖两条黑影，飞过了墙头。窦元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见这两人的轻功如此了得，也不禁心头一凛。

窦元喝道：“ 是哪条线上的朋友，来趁这趟浑水。 ”

话犹未了，前面的那个人已在叫道：“ 展大哥，这是怎么回事？这汉子是什么人？ ” 竟是还未成年的童音！

窦元怔了一怔，斜眼望去，只见来的是一男一女，那男的看来最多不过十六七岁年纪，那女的更小，只有十四五岁模样。

原来这对兄妹，正是铁摩勒的儿女——铁铮和铁凝。他们那日在伏牛山下碰见展伯承，回家后和铁摩勒说起，铁摩勒听说展元修夫妇双亡，他们的孤儿经过了伏牛山下，却不肯上山报丧，心里颇为奇怪，猜想定有内情。

铁摩勒是展家最亲密的朋友，扶养展家孤儿，他自问是责无旁贷，展伯承竟不来向他报丧，很伤他的心，当时他便想来找展怕承的，但他是绿林盟主，却不能轻易离山。好在一双儿女在空空儿夫妇门下，学了五年，武功虽未大成，他也可以放心得下了。于是便叫铁铮兄妹，代他来探望展伯承，并与褚遂商量，希望能够让展伯承到他的山寨去。铁铮兄妹的坐骑是秦襄当年

赠与铁摩勒、段克邪的宝马，展伯承曾经见过的。是以听得健马嘶鸣，来得如此迅速，便想到是他们兄妹了。

铁铮兄妹来得可正是时候，展伯承无暇思索，立即叫道：“这恶贼要杀我的爷爷，还要杀我！”铁凝脾气比她哥哥更甚，说道：“还问什么，你看展大哥都已经受伤了！快动手吧！”

铁铮这时己看清楚了园中情形，有三个人受了重伤。倒在地上，还未能爬起来。这三个人，除了刘振之外，褚遂与独孤宇都是他认识的。褚遂浑身浴血，几乎已变成了个血人。而使铁牌与虎头钩的这个汉子还正在对展伯承频施杀手。

铁铮曾受严父之教，凡事必须先占一个“理”字，才可以和人动手，所以他在刚刚进来的时候，要先问一声。但如今他看到了这样惨酷的景象，也禁不住怒气勃发，心中想道：“褚公公与独孤叔叔是我爹爹的朋友，给这贼人伤得半死不活，我就是杀了这个贼人，也不为过！”

铁铮是空空儿精心调教的弟子，轻功已得了师父的真传，当下身形一起，后发先至，抢在妹妹的前头，更不打话，唰的一剑就向窦元刺去。

这一剑却是他父亲铁摩勒所创的独门剑法，长剑抡圆，当作大刀来使，沉雄迅捷，兼而有之，“　”的一声，铁牌上火星蓬飞，铁铮趁着长剑一弹之势，随即划了半道弧形，又把窦元的虎头钩荡开。他虽然也退了两步，但他这一剑却解开了窦元的两招，而且是两种兵器绝不相同的招数！

窦元吃了一惊，说时迟，那时快，铁凝也来到了。她是辛芷姑的关门弟子，辛芷姑对她比当年对史朝英还要宠爱，年纪虽小，剑法也已得了师门神髓。

辛芷姑的剑法奇诡变化，举世无双，铁凝使出了师门杀手，唰的一招“星汉俘槎”，剑势轻飘飘的似乎毫不着力，窦元便用铁牌想要磕飞她的兵刃，哪知铁凝剑势倏然一变，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从窦元意想不到的方位突然便刺了到来，窦元空有两般兵器竟是封闭不住，急忙吞胸吸腹，脚步未移，身躯已挪后两寸，“嗤”的一声，铁凝剑尖一挑，割破了他的腰带，却未伤及他的皮肉。

窦元大怒，一侧身霍的便是一个“登山跨虎”的步法，虎头钩推、拿、锁、压，荡起一片银光，俨若银蛇飞舞！那面铁牌，则挡在身前，遮拦得风雨不透。铁凝第一招的侥幸得手，乃是由于窦元未曾见过她这一家的剑术，而又太轻敌所致。

论到真实武功，铁凝当然还和他差得很远，手中的青钢剑险险给他的虎头钩夺去。铁铮挥剑复上，他的功力比妹妹高出许多，两兄妹一联手，这才把窦元的攻势解了。铁铮稳住了脚步，说道：“展大哥，你去看你爷爷吧，这恶贼让我给你打发。”

展伯承看他们交手的形势，窦元攻势虽猛，铁铮兄妹却可以应付得绰绰有余，看这情形，他们兄妹纵不能胜，也绝不会落败。展伯承此时已是筋疲力竭，确实也不能再打了。既然铁铮兄妹可以从容对付，他也便放心退下了。

刘芒比他还要疲累，这时松了口气，只觉百骸欲散，走了几步，“咕咚”一声便坐下来。展伯承吃了一惊，道：“刘大哥，你怎么啦？”刘芒道：“没什么，我歇歇就好。”展伯承将他扶起，尽最后一点气力，替他推血过宫，舒筋活络，说道：“刘大哥，你爹爹伤得很重，你去替他裹伤吧。恕我不能兼顾了。”刘芒心里又是惭愧，又是感激。

褚遂挣扎着坐了起来，见展伯承到了他的身旁，不由得老泪纵横，说道：“小承子，咱们今晚可真是一败涂地了。”

展伯承道：“爷爷不要难过，这恶贼是乘人之危，爷爷不算折在他的手里。如今宝藏并未失去，咱们也已转危为安了。铁铮兄妹会把这恶贼打败的。”

展伯承在褚遂身上摸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金创药，小心翼翼的替褚遂敷上。褚遂叹了口气，说道：“小承子，你比我的亲孙儿还要亲，我恨只恨龄丫头，她、她——唉，她不但对我忤逆，也对不起你。”

展伯承道：“龄姐虽然作事有欠思量，但也不是存心害你老人家的，你老人家就原谅她一些儿吧。我看，这位刘大哥——”褚遂忽地又生了气，道：“别提你的龄姐，也不许再说那姓刘的小子。哼，我死了之后，随得他们心愿，在我生前，我、我可不许——”一动了声，连声咳嗽。

展伯承道：“爷爷，你身子硬朗，你的伤会好起来的。天大的事情过了再说，别气坏了身子。”展伯承不敢再提褚葆龄，只是劝慰他的爷爷。

褚遂看了一眼斗场，忽地又起了一重优虑，苦笑道：“我的伤好得了好不了还未可知，但你说如今已转危为安，那却是言之过早了。目前就有一个祸患，唉，我看你还是不必再管我了，早走为妙！”

展伯承把眼望去，只见铁铮兄妹，双剑夭矫如龙，配合得妙到毫巅。窦元虽然也还是有攻有守，但显然已是铁铮兄妹渐渐占了上风。展伯承不由得诧道：“我看他们兄妹打得很好嘛，爷爷不用担忧。”

褚遂悄声说道：“你忘记了窦元是他们的什么人啦！现在他们兄妹也许还未知道，倘若知道了，唉，那就是不测之祸了！”

要知铁摩勒是当年窦家寨主窦令侃的义子，窦元则是窦家的后人，论起排行，他还是铁铮兄妹的长辈，是以褚遂有此顾虑。

展伯承道：“爷爷过虑了。我和他们兄妹是小时候一同玩耍的朋友。”

褚遂“哼”了一声，说道：“你爹娘和铁摩勒的交情如何？比你们小一辈的还更深吧？你妈却不许你去请铁摩勒报仇，甚至连被害的真情也不许你让他知道，这又是为了什么？不也是有了这个顾虑？我看你还是趁早走了的好。”

展伯承本来信得过铁铮兄妹，但给褚遂这么一说，也不觉有点忐忑不安，心中想道：“若说他们兄妹会反过来帮这窦元，这是绝不会的。但他们两家的渊源如此之深，他们若是知道了窦元的来历，只要撒手不管，也就糟了！”

心念未已，只见铁凝一招“玉女投梭”，剑尖晃动，刺敌人的“肩井穴”，窦元举起虎头钩刚刚解了这招，铁铮又已一剑劈到，“　”的一声，斫着了铁牌，火花四溅。窦元退了一步，忽地问道：“你爹爹是谁？”

铁铮道：“你问我爹爹作甚？”窦元道：“你这两个娃娃既来趁这趟浑水，父母想必应是绿林中人？”铁铮道：“是又怎样？”窦元道：“你们的功夫很是不错，你爹爹大约不是无名之辈？”

铁凝冷笑道：“你想攀交情么？你这小贼还不配呢！我爹爹是绿林——”“盟主”二字未曾出口，铁铮打断了妹妹的说话，说道：“别吓坏了他！”铁铮是不愿倚仗父亲的名头，故此禁止妹妹说出这“盟主”二字，却不知这么一来，却也泄了底了。

铁铮兄妹刚来的时候，那一声“展大哥”已引起了窦元的猜疑，如今听了他们兄妹的对话，立即猜到了他们的来历。当下哈哈一笑，说道：“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的爹爹是铁摩勒。”

铁凝道：“是又怎样？”窦元哈哈笑道：“这么说来，当真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了。咱们是一家人！”

铁铮怔了一怔，道：“胡说八道，谁和你一家人？”

窦元道：“你们还应该叫我一声叔叔呢！你父亲曾受窦家扶养之恩，他拜我大伯窦令侃作义父，你算算这个排行，你们是不是该叫我一声叔叔？”“怎么，你们还不住手？你爹爹身为绿林盟主，理该恩怨分明，他身受窦家大恩，难道这件事情，他从未向你们提及？”

这件事情，铁铮兄妹倒是曾听父亲提过，只是其中的恩怨详情，他们却是不甚了解，铁铮怔了一怔，心道：“爹爹说窦家五虎当年因为在绿林中不得人心，与另一帮人火并，全家都已死了。怎么又钻出了一个窦家的后人？爹爹还曾用这件事情告诫过我，不要因为父亲做了绿林盟主，就可以恃势横行。不过，爹爹虽然并不同情他的义父，却也很为窦家绝后而伤心。要是这人当真是窦家后人，我却是不应杀伤他了。”

铁凝看哥哥的神气，似乎有点相信，便冷笑说道：“这厮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爹爹与窦家的渊源，便来冒充窦家的后人了。哥哥，别相信他的鬼话！”

展伯承忽地站了起来说道：“他名叫窦元，我对他的来历虽未深知，但我相信他的说话，他不会是假冒的！”褚遂大惊道：“小承子，你、你胡说什么！”

展伯承说道：“大丈夫理该光明磊落，我相信这人是铁兄弟的长辈，就不该对他欺瞒，免得他做了将来要令他后悔的事情。铁兄弟，你要撒手不管，任由于你。我只求你一件事情，我爷爷不应受我连累，我可以丧在窦元手下，清你保护我爷爷。”

铁铮手底并不放松，扬声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人不是假冒？为什么这人又要杀你！”

窦元哈哈笑道：“我若不是窦家之后，岂会无缘无故去杀他父母？这小子的母亲王燕羽就是当年杀了我的父亲与我的四位叔伯的大仇人。我只杀他父母二人，还未足解我心头之恨，再杀这个小子，也不为过！”

铁铮这才恍然大悟，心道：“怪不得展大哥没有向我爹爹报丧，原来是有这一层顾虑。嗯，他要做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那却未免把我铁铮看小了。”

铁铮兄妹是年轻一辈，与褚遂老一辈人的想法当然有所不同，上一代的恩恩怨怨，他们只是当作故事来听，并不怎样重视。何况铁摩勒也曾对他们说过，窦、王两家的世仇，其实不过是争权夺利，很难说得上谁是谁非。他和展伯承是青梅竹马之交，这交情也绝非一个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长辈”可比。

铁铮为展伯承这一光明磊落的态度所感动，朗声说道：“窦舵主，我不管你是真是假，但这里的独孤大侠和褚老前辈都是我爹爹的朋友，你若当真和我的爹爹是异姓兄弟，就不该伤了他们！但我也不想杀你，只想你马上离开这儿！否则——”

窦元道：“否则怎样？”铁铮道：“否则我认你是长辈，我这口剑可不认你是长辈。”

窦元怒道：“好哇，小辈竟敢如此无礼，胳膊向外弯啦！”

铁铮道：“在这里的褚老爷子和独孤叔叔是我的长辈，你打伤他们，先就不是。还能怪我无礼么？”

铁凝记挂着展伯承，急于要把窦元赶跑，说道：“哥哥，哪有这许多废

话与他多说？他打不过咱们才来冒充咱们长辈，我可不认这个叔叔。”口中说话，就在这几句话的时间，已攻出了十八招杀手，每一招都是奇诡绝伦的剑法。

铁铮道：“你还不走，我也不客气啦！”本门轻功一展，只见四面八方，都是他的影子，一口青钢剑化成了重重剑影，就似有几十个人，都持着明晃晃的利剑向窦元攻来。

以窦元的本领，要胜他们兄妹二人，固然不易，但他们兄妹想胜窦元，也是很难。要分出胜负，最少也恐怕要在千招开外，但窦元先与展伯承他们斗了半个时辰，气力业已消耗几分，再斗他们兄妹，就难免有点力不从心了。

窦元吸了一口凉气，心道：“可恨这两个娃娃不肯卖帐。如今独孤宇已经解开了穴道，姓展那小子并没怎样受伤，若待他们养好了精神，再来助战，只怕我今日就要在阴沟里翻船了。”

到了此时，不由得窦尤不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打算。铁牌一个旋风急舞，荡开铁凝的兵刃，夺路便逃。铁铮看出是走势，也就不再拦他，让他逃跑。

窦元的本领确是不凡，在激战一个多时辰之后，身手居然还是非常矫健，只见他脚尖一点，一个“鹞子翻身”，便飞越了高逾两丈的墙头。到了墙外，这才恶狠狠的发话道：“好两个不识好歹，犯上作乱的娃娃，我不屑以大欺小，今日放过你们，我找铁摩勒算帐去！”

铁凝噗嗤笑道：“真是厚脸皮，还说放过我们呢。好，你找我爹爹算帐去吧！哼，我爹爹要是知道你杀了展家叔叔婶婶，他肯放过你才怪呢。”

铁铮道：“别和他吵嘴了，咱们去看看褚公公伤得如何？”

展伯承扶起了褚遂，说道：“铁兄弟，今日多亏了你们了，我，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你们才好。”

铁铮笑道：“你这么一说，倒显得咱们是外人啦。我爹爹很挂念你，特地叫我们来探望你的。只盼你不要见外才好。”

褚遂只觉一片茫然，想不到这次夺宝护宝大厮杀，竟是如此波谲云诡，结局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面对着铁铮兄妹，想起自己适才的多疑，又不禁有几分惭愧，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独孤宇已经解开了穴道，过来向铁铮兄妹道谢。刘振伤得很重，不能行走，叫他儿子刘芒过来道谢。

铁铮有点诧异，说道：“独孤叔叔，你怎么知道窦元到此寻仇，赶来相助？可是你来探望褚老前辈，适逢其会的么？这两位又是何人？”

独孤宇亦觉有点尴尬，他与褚遂只不过相识而已，并没什么交情，他是个游侠身份，在小辈面前可不能说谎，当下讷讷说道：“这件事么？嗯，也可说是个巧遇。这两位，这两位——”正自不知如何措辞，展伯承已是替他解窘道：“这两位是刘家乔梓，他们是爷爷的邻居。独孤大侠是刘伯伯的好朋友，正在他们家中作客。嗯，刘怕伯受伤不轻，请进去先歇歇吧。事情慢慢再谈。”

铁铮听说他们是邻居，只道他们是听得这边厮杀的声音，起来拔刀相助的。铁铮自幼受父母教诲，也是一副侠义心肠，很爱结交朋友。他见刘芒一臂断折，连忙说道：“刘大哥，你这条断臂可得赶快接上去才行。来，我给你接臼。展大哥，你帮忙折一根树枝。”

铁铮的续肢接骨之术是跟师父学的。他师父空空儿是个神偷，干窃贼这

行，必须准备给人打跛手足而自能医治。所以续肢接骨的技术，乃是这一门的绝技。空空儿不懂医学，他平生也从没失手过，但既是窃贼的“祖师爷”，这门“绝活”却是他的擅长，足以与他的轻功比美。

铁铮叫展伯承给他做助手，很快就用“柳枝接骨”的方法替刘芒驳好断臂，接上了臼，刘芒望了一下展伯承，似乎想与他说些什么，却没有说。

展伯承道：“刘大哥，小弟很是惭愧。”刘芒这条手臂是他打断的，他自觉于心不安，见刘芒向他望来，便向他道歉，却不知刘芒想的根本就不是这一件事。

刘芒低下了头，说道：“不，惭愧的应该是我！”铁铮大为诧异，却不便冒昧发问。刘芒回过头来，向他低低说了一声：“多谢。”

刘振忽道：“芒儿，你能够走路吗？”刘芒道：“我并没受多大的伤，跑路也能。”

刘振道：“好，你把我背起来。”刘芒把父亲背起，刘振叫他走到褚遂跟前。

褚遂双眼一翻，沉声说道：“刘振，你意欲如何？我可得告诉你，咱们是桥归桥，路归路，搭不到一块儿。你别以为有了昨晚联手合斗窦元之事，你就可以借路过桥了。”褚遂恨极了刘家父子勾搭他的孙女儿阴谋对付他，是以说话尖酸刻薄，丝毫也不客气。

展伯承本是想劝他们两家和解的，但见褚遂如此激动，却是不便置辞了。心道：“爷爷今晚受伤，都是因他父子而起，也难怪爷爷生气。只好等待爷爷伤好之后，事情亦已淡忘，再设法劝解了。”

刘振冷冷说道：“我不是来与你讲和的，也不是来约你比斗的。你褚老英雄瞧我们不起，我们也不敢高攀。昨晚事不成功，今后我们也不会再来了。明日我们就搬出盘龙谷，你可以放心了吧。但倘若你还要算帐，什么时候找来，我们也决不叫你失望。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话，告辞了！”

铁铮兄妹大为惊诧，但他们对于刘、褚两家的纠纷，根本莫名其妙，他们以小辈的身份，当然也不好劝解。

展伯承心乱如麻，最初他是妒恨刘芒，但如今他为他的龄姐着想，爷爷用这样的手段拆散他们，他的龄姐伤心是不在话下了，只怕还要恨他一世。

他想告诉刘芒，爷爷说褚葆龄告密之事乃是假的，他的龄姐其实是真心欢喜他。但这些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而且是在爷爷的眼皮底下，他又怎好戳破爷爷的谎言。

还有一样，刘芒的手段并不见得很正当，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展伯承也不能单凭一两件事情推断。不过从昨晚联手合斗窦元的事情看来，刘芒倒也算得是一条汉子，而且很讲义气，似乎也还有可取之处。

展伯承踌躇莫决，只见刘芒背着父亲，已经转过了身，向园门走去。展伯承赶上了他，低声说道：“刘大哥，你可有什么话要我代你告诉龄姐么？”

刘芒怔了一怔，忍着心中酸痛，说道：“我没有什么话说，只盼你好好待她，今后我也不会和她见面的了。”

展伯承面上一红，心道：“你这可是完全误会了。”急切之间，不知如何说好。褚遂却已在大声说道：“他们父子并不是我请来的客人，小承子，你不必代我送客！”刘芒气从心起，“哼”了一声，三步并作两步，抛下展伯承，便冲出园门。

在这样情形底下，独孤宇也是很尴尬，当下抱拳说道：“褚老前辈，我

不打扰你了。铁贤侄，令尊面前，请代问候，告辞

褚遂冷冷说道：“独孤大侠，你是江湖上响　　的侠义道，几时光临寒舍，我老头子必定恭迎，但却请你不必与宵小之辈同来。坏了你自己的名头。”

独孤宇变了面色，说道：“你我看法不同，我也想奉劝你一句，不义之财，还是拿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才好。”

褚遂嘿嘿冷笑，展伯承道：“爷爷，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提它了。”

独孤宇说了那几句话，拂袖便走。铁铮不知他们吵的什么，要劝解也无从劝起。只好说道：“独孤叔叔，你住在什么地方，明天我来探望你。”

独孤宇道：“你不用来了。我今天便走，以后也不会再到盘龙谷了。”说到未了一句，已是走出园门，去得远了。

铁铮满腹疑团，说道：“展大哥，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何以与独孤宇也闹得不和？”

展伯承苦笑道：“说来话长，把爷爷扶了回去再说吧。”

铁凝刚才隐约听得展伯承和那刘芒提起“龄姐”二字，她不过是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还不怎样懂得避忌，忍不住就问道：“对啦，展大哥，你的龄姐呢？怎么却不见她？你们在外面闹得天翻地覆，何以她不出来？”

展伯承支吾说道：“她、她在看家。”铁凝道：“我只道她外出去了。好，我正想见见她，我和她已经有好几年没见面啦。想来她的功夫也一定比以前好得多了。”

展伯承偷偷看了看褚遂的脸色，褚遂怆然说道：“这丫头还有脸见人么？不过也总不能一世躲着，好，你们既要见她，那就去吧。”

铁铮兄妹大为惊诧，铁铮年纪大些，隐隐猜到几分，连忙给他妹妹抛了一个眼色，示意叫她不可胡乱说话。

褚遂伤得很重，但比起刘振，却较好一些，不必人背。展伯承与铁铮一人一边，搀扶着他，缓缓地走回家去。

褚遂心中难过之极，他本不愿把“家丑”外扬，但铁铮兄妹于他有救命之恩，又是他孙女儿的好朋友，也只好打算让他们知道了。

不多一会，走到了褚遂的卧房。展伯承记挂着褚葆龄，心里想道：“她被缚了半天半夜，不知如何气苦了！”于是推开了房门，就立即高声叫道：“龄姐，龄姐！”正是：好梦从来最易醒，楼空人去独怆怀。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一生遗恨萧墙祸　万里追踪玉女痴

空房寂寂，影杳声沉。只见地上有两段断了的麻绳，窗门大开，他的“龄姐”已不知到哪里去了。

展伯承惊得目瞪口呆，褚遂也着了慌，不知他的孙女儿是给人劫走的还是自己逃跑的，铁凝眼利，说道：“褚爷爷，你来看，这里有两行字迹，似是龄姐手书。”

这两行字是写在床头的一张小几上的，触目一片殷红，想是咬破了指头书写的。写的是：“我无颜侍奉你老人家，我走了，永不回来了，你只当没有我这不孝的孙女儿吧！”

褚葆龄果然是负气跑了，而且是发誓永不回来的了。展伯承似给人重重地打了一棒，打得他头晕目眩，几乎站立不稳，心中只是想道：“龄姐没有一个字留给我，她一定是恨极我了。”

褚遂受的打击更大，他呆了半晌，蓦地双眼翻白，叫道：“这不肖的丫头，受了一点儿委屈，竟连爷爷也不要了！”声音沉郁，悲怆之意更多于愤怒之情。

展伯承还勉强可以站立得稳，褚遂说了这句话已是支撑不住，“卜通”的就倒了下去，幸喜是倒在床上。

展伯承一惊之下，神智登时清醒，心中自责：“你真是太糊涂了，这个时候，应该先劝慰爷爷，岂能只是想着自己的事情？”

褚遂已在呼唤他道：“小承子，你过来！”声音颤抖，话犹未了，忽地“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刚敷上金创药不久的各处伤口又复迸裂，吐出的血与流出的血把被褥染得一片通红。

要知褚遂晚年与这孙女儿实是相依为命，尽管他怎样将她责打，心里还是疼爱她的。如今褚葆龄留书出走，叫他怎不伤心？尤其令他难过的是，他在园中与刘家父子激战，他的孙女儿竟然不来看他一眼，便自跑了。“要是我给刘家父子杀死，她又将如何？”

他哪里知道，他的孙女儿根本就是另一种想法。她只道展伯承已把她与刘家父子一同出卖，她爷爷武功高强，以有备应无备，埋伏暗处，出其不意的偷袭，刘家父子不死亦必重伤，今后她与刘芒永无复合之望。因此她之出走，一半是为了感到耻辱，一半为了意冷心灰，不愿再留在这伤心之地。

褚遂又是气恼，又是伤心。恼孙女儿不肯听他的话，更伤心孙女儿抛弃了他。再加上惨败之后的悲哀，宝藏泄露之后的焦虑，一个七十岁的老年人，重伤之后的身体，还焉能禁受得起？

铁铮迅速出指，封了褚遂伤口的几处穴道，这是他师父空空儿所授的独门闭穴止血功夫，可以令伤口暂时停止流血。但流血虽然暂时止了，褚遂亦已是气若游丝。

展伯承慌了手脚，过来扶着褚遂，说道：“爷爷，你千万不可生气。你歇一歇，我给你找大夫去。”

盘龙谷与外间隔绝，到最近的市镇，也有一百多里，找个医生回来，最快也要隔一天，何况还未必找得到呢？展伯承其实打的是另一个主意，他意欲赶往刘家，希望独孤宇还未曾走，那就可以求他相助了。独孤宇是个成名侠客，虽然不以医术见长，但他家秘制的小还丹，对医治内伤，却颇有功效。不过，展伯承知道他爷爷的脾气，他爷爷决不肯求助于“仇人”，是以托辞

去找医生。

可是褚遂却不肯放他走，吸了口气，嘶哑着声音说道：“小承子，你别走。我有话和你说，你若不听我的吩咐，我死不瞑目！”

展伯承见褚遂如此，也怕他即时死去，只好留下，说道：“爷爷，你歇歇再说吧。”

褚遂咬了咬牙，似是有点“回光返照”的模样，声音大了许多，说道：“我年已七十，死了也算是已享高寿了。你用不着悲伤，但我死后，你一定要把龄丫头给我找回来。”

展伯承道：“不，爷爷，你不能死，你也不会死的。你病好了，我就去找龄姐，天涯海角，也得找她回来。”

褚遂露出一丝笑意，说道：“好，好。你是一个好孩子，就可惜龄丫头对不起你。你找着龄姐，告诉她，我可以原谅她。但只有一样，她不能嫁那小流氓，否则我做了鬼也要诅咒他们夫妇。唉，最好当然是你……但我却不好意思勉强你了。”

褚遂恨极了刘芒，他认为孙女儿的“背叛”他，都是刘芒挑拨之故，是以至死不能谅解。他心里是希望展伯承娶他孙女儿的，但出了这件事情，他以他自己的心情揣度，恐怕展伯承未必肯再要他的孙女儿，因此才说出那句“不好意思勉强”的说话。

展伯承却是不同意褚遂这个命令，心中想道：“龄姐既是那么喜欢刘芒，那又何必禁止他们相好？”正自踌躇，褚遂已是沉声说道：“你听不听我的吩咐？无论如何，龄丫头不能嫁那小流氓！你要把我的话一字不改地告诉她！”

展伯承无可奈何，只好说道：“是。我会把爷爷的话转告龄姐。但，爷爷你会好起来的。”心里自思：“万一爷爷死了，我是要找龄姐的，但我却不应去管她的闲事了。”

褚遂接着说道：“还有，就是你外公的那批宝藏，我给你看守了几十年，也总算尽了一点心事了。你是他唯一亲人，我本待你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给你的，如今已是等不及了。可恨我孙女儿不肖，勾结外人，这藏宝的秘密已经泄露，我死之后，你立即把它搬移，随你怎么使用吧，唉，我也管不来了。”

展伯承想起都是因为这批宝藏的缘故，累得爷爷家散人亡，不禁泪盈于眶，说道：“爷爷，宝藏要不要也罢，最紧要的是人。爷爷，你要安心养病才好。”

褚遂长长叹了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不错，是人紧要。小承子，我望你立定志气，光大门楣，你爷爷，唉，你爷爷可是不能亲眼见你成家立业了。但你有出息，我在九泉之下，也能心安。”声音越来越弱，说到最后，已是气若游丝。

展伯承扑上前去，叫道：“爷爷，你不能走！”褚遂抓着他的双手，蓦地叫道：“记着，一定要找回你的龄姐！”双眼一翻，双脚一挺，松开了手，气息已绝！

展伯承放声大哭，想起褚遂对他的好处，当真是比亲爷爷还亲，尽管自己未必能如他的期望，但这份恩情却是永世难忘。展伯承越想越是伤心，哭得眼泪都干枯了。

铁铮眼看一位绿林的老前辈，如此收场，也禁不住陪展伯承哭了一会。铁凝道：“展大哥，你别哭啦。我看这里你是不能再留的了，你哭伤了身体，

怎能走路？”铁铮替展伯承抹了眼泪，说道：“不错，展大哥，你也该替你爷爷办理后事了，早早让他入土为安。”

展伯承这才收了眼泪，说道：“爷爷的寿木早有准备，在那边廊下。”铁铮道：“好，我帮你抬来，给褚爷爷入殓吧。”展伯承钉上棺盖，忍不住又哭起来。铁凝道：“喂，你别只顾哭呀，我饿得发软了，有什么吃的东西没有？”其实她并不是怎么饿，只不过是想转移展伯承的注意。她是个小姑娘，想出的也只能是小孩子的主意。

展伯承哭得有气没力，给她这么一提，倒是感到真的饿得发昏了。说道：“厨房里大约还有一点剩菜，我去看看。唉，我可不会弄饭。”说至此处，却不禁又想起了他的“龄姐”来，平日都是褚葆龄给他们做饭弄菜的。

铁铮道：“不要紧，将就吃一点吧，我帮忙你弄。”三个大孩子在厨房里毛手毛脚地闹了一会，菜煮得半生不熟，饭也烧焦，但毕竟是有了可吃的东西了。

吃午饭的时候，展伯承才有工夫细道其详，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一一告诉了铁家兄妹。

铁铮不胜感慨，说道：“想不到你接二连三，碰到这许多不幸。更想不到你的仇人，和我的爹爹也有点儿瓜葛。但我还是盼望你不要多生疑虑才好。我爹爹为人最是公正不过，我敢担保他一定不会因为上代的渊源而偏袒那窦元的。你母亲临终对你的嘱咐，那是太过虑了。”

铁铮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只道他的父亲和展伯承父母是好朋友，却不知道还有别的情事，更不知王燕羽临终时候的心情，王燕羽一半是由于忏悔过去的罪孽，一半是为了顾全铁摩勒侠义之名，不愿令他为难，因此才不肯让儿子去告诉铁摩勒。

铁铮又道：“我爹爹叫我们来接你去和他同住，望你不要推辞。”

展伯承道：“我已经答应了爷爷，走遍海角天涯，也要找回龄姐。”

铁铮道：“那也要请你先到山寨一趟，小住几天。否则我爹爹会怪责我们不会请客的。我爹爹熟识四方豪杰，你要找寻龄姐，也可以托他给你打听打听。”

展伯承一想，这件事情也该向铁摩勒解释解释，便道：“好吧，这地方反正我也是不能再住的了。请你帮忙我葬了爷爷，咱们就走。”

展伯承把棺材抬到园中，到了那藏宝的地方，心中无限伤感，想道：“爷爷守护宝藏，守了几十年，就让他埋在这里吧。”

铁铮兄妹帮他挖掘，将那几个藏宝的箱子搬了上来，把褚遂的桐棺埋了下去，展伯承问道：“山寨里的情形如何？”

铁铮道：“这五年中，听爹爹说，官军已先后来攻过三次，一次规模比一次大，恐怕不能长此在伏牛山立足了。爹爹想要把部众分散，转移到其他地方。”

展伯承道：“山寨的弟兄，是靠开垦荒山，自己养活自己的。连年战事，顾不了耕作，收成恐怕不会好吧，弟兄们的日子想必很苦？”

铁铮道：“弟兄们也过惯了。”

展伯承道：“这几箱珠宝，我得之无用。咱们正好搬到山寨，给你爹爹作军费。”

铁铮道：“这个，我爹爹不知肯不肯受？”

展伯承道：“无论如何，我要劝他收下，也算是尽了我一点心意。”

铁铮为人豪爽，说道：“ 好，我答应助你押运便是。 ”

棺材埋下，铁铮依照俗例，正要请展伯承撒第一把土，展伯承双眼蕴泪，望着远方，似乎正在想起什么心事。

铁铮道：“ 展大哥不要太伤心了，天色不早，快快撒土埋棺，让褚爷爷安眠吧。 ”

展伯承道：“ 是。 ”捧起一把泥土，心中却是一片茫然，说道：“ 这一把土本来应该是龄姐撒的，爷爷其实是最疼爱她，可叹她却不能来送爷爷了。 ”

铁凝是个心直口快的小姑娘，不知顾忌，撇了撇嘴，便道：“ 你还在惦记着你的龄姐？我可为你不值呢！ ”铁铮道：“ 凝妹，别胡说。 ”

铁凝道：“ 什么胡说？龄姐小时候和展大哥那么要好，谁知不过分手几年，她就变了心了。你想念她，也许这个时候她正在与那姓刘的小子一起呢！”

展伯承心中一动，说道：“ 你们今早来的时候，可曾在路上碰见龄姐？ ”

铁凝道：“ 我们若是碰着了她，早已粑她截回来了，还用说吗？展大哥，你，你别胡思乱想了。她不喜欢你，就让她去吧。天下又不只她一个女子。 ”

铁铮责备她道：“ 女孩儿家，怎可如此口没遮拦。好在展大哥知道你的脾气，你也还是个小孩子。 ”

铁凝道：“ 我有说错吗？你瞧展大哥这样伤心，难道不是一半为了褚爷爷，一半为了他的龄姐？你不帮我劝他，反来说我，我说的才是真话呢！ ”

展伯承给她说破了心中秘密，不禁满面通红，说道：“ 龄姐欢喜什么人，咱们都不能怪她。我，我也并不是存有别的心肠，只是爷爷临终吩咐，我总得想法把她找回来，凝妹，你说得有理，也许她现在真的是在刘家。 ”

铁凝道：“ 我这只是胡猜的，你想往刘家找她吗？别去了吧，有什么好意思呢？ ”

展伯承红着脸说道：“ 既是有这个可能，我想还是试一试去找她的好。 ”

铁铮年纪稍长，懂得他的心情，想道：“ 不让他试试，他总是此心难息。 ”便道：“ 也好，你就到刘家看看吧。要是独孤大侠未走，你顺便替我问候。最好约他和咱们一道走。 ”

铁凝道：“ 咱们不陪展大哥去吗？ ”

铁铮笑了一笑，说道：“ 还是让展大哥一人去的好，咱们同去，他倒不方便说话了。窦元已给赶跑，刘家父子和展大哥亦已化敌为友，而且他们又都受了重伤，即使心怀叵测，展大哥也应付得来的。 ”

展伯承也道：“ 不妨事的，刘家离此不远，倘有意外，我发出啸声，你们也可听见。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去去就来。 ”说罢，便离开铁铮兄妹，独自上山，前往刘家。

山坡上社鹃花开得红艳艳的，遍地都是，展伯承想起第一天来到这儿，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刘芒给他的“ 龄姐 ”编织花环，不禁触景伤情，回想这个多月来与她相处，恍如一梦。初时做的是好梦，结果却是给恶梦惊醒了。

展伯承暗自思量：“ 龄姐疑心是我出卖她，心中定是将我恨透了，只怕她不肯见我。但无论如何，即使她避而不见，我也得把爷爷的死讯说给他们知道，爷爷一生疼爱她，至少她也要回家一转的吧？可是我还能和她说些什么呢？当然我不能把爷爷临终的说话告诉她，但我不能捏造谎话，说是爷爷赞同她与刘芒结合，原谅她了。这可怎么好呢？ ”

展伯承心乱如麻，思量不定，不知不觉，已来到刘家门前。只见有一匹

已上鞍的白马，就系在门前那棵大树下面。展伯承心想：“果然他们正在准备离开，却还未走，我来得正是时候。”

展伯承满怀欢喜，上前拍门，叫道：“刘大哥，刘大哥，刘芒大哥！”他知道刘芒的父亲伤得极重，而又不敢断定褚葆龄真的是在刘家，所以只有呼唤刘芒。

他叫了好几声，里面还是没人回答。展伯承皱了皱眉，心道：“坐骑还在这儿，分明里面有人，却何以不肯答我？哎，莫非是龄姐恨我，禁止刘芒给我开门？好吧，宁可由她恨我，我却是非见她不可！”

展伯承打定了主意，里面不肯开门，他就只有硬闯。可是他也是非常伤心的了。

门前那棵大树高逾墙头，前日展伯承就是在这棵树上偷听的。当下重施故技，飞身上树，但这回却不是偷窥偷听了。他朝里面一望，杳无人影，再叫了一声“刘大哥！”仍然没有回答，便大着胆跳下去，说道：“对不住，我有紧要事情，你们不肯见我，我也是要进来的了。”

立足未定，忽觉微风飒然，银光闪烁，一把梅花针突然向他射来。展伯承大吃一惊，幸而他轻功超卓，百忙中一个“旱地拔葱”，梅花针恰好在他脚底射过。

展伯承在半空中一个翻身，朝着那梅花针的来处扑去，只见一个少女的背影刚刚闪过一个角落，看来似是想逃避他，却还未来得及躲进屋子。

展伯承心中酸痛已极，叫道：“龄姐，你就这样恨我么？你要取我性命，也得容我先说说话呀！”

那少女忽地回过头来，说道：“你是什么人？谁是你的龄姐？”

展伯承这才看清楚对方的面貌，竟是个陌生的女子。身材和褚葆龄差不多，长得也很俏丽，但眉宇间却有一股泼辣之气。年纪则似乎比褚葆龄稍大一些，约有二十岁左右模样。

展伯承又是吃惊，又是尴尬，讷讷说道：“对不住，我看错人了。我是山下那座园子里褚家的，我来找刘芒大哥。”

那少女道：“你来找刘芒作甚？”

展伯承道：“我想问问刘大哥，龄姐是不是在他这儿？”

那少女道：“什么龄姐？哦，是否就是褚遂的孙女儿？”

展伯承道：“正是，姑娘，你识得我的龄姐么？”

那少女道：“这么说，你是褚葆龄的弟弟了？”她不先回答，却来盘问展伯承。

展伯承不愿向一个陌生的女子细说自己的来历，他与褚家的关系也非三言两语可以交代得清楚的，当下便含糊应了一声：“是。我们一向以姐弟相称。”

那少女蓦地柳眉倒竖，冷笑说道：“我听说刘芒和一个狐狸精很好，原来就是你的姐姐！”

展伯承怒道：“你怎么可以胡乱骂人？”

那少女道：“褚葆龄阴险恶毒，我不但要骂她，若是给我碰上，我还要撕破她的面皮呢！”

展伯承气往上冲，斥道：“你，你，你真是岂有此理！你再胡说八道，我可要不客气了！”他不会吵架，气愤之下，说话未经思索，竟似乎是向对方挑战，其实他本意并非如此。

那少女冷笑道：“刘芒是给你们褚家的人伤了不是？”
展伯承不愿解释，亢声说道：“不错，就是给我伤的，可与龄姐无关！”
那少女“哼”了一声道：“你姐姐是狐狸精，你也不是好东西。你们姐弟合谋伤了刘芒，居然还有脸皮再来找他，想要花言巧语，再哄骗他吗？好呀，你不客气，我更不客气呢！你伤了刘芒，我也照样伤你。看剑！”
蓦地银光一闪，那少女已是拔剑出鞘，唰的就是一剑向展伯承疾刺过去。
这一招来势凌厉之极，展伯承双手空空，没带兵器，幸而他轻功精妙，在间不容发之际堪堪避开，但衣袖亦已被削去了一幅了。
展伯承又怒又气，可是也还不愿无端端和那少女动手，闪开了一剑，说道：“你别撒泼，你不讲理，我可要讲理，你听我说。”
展伯承此时倒是想与对方解释清楚，说个分明的了。可是这少女一向骄纵惯了，听得展伯承一张口便骂她“撒泼”，焉肯听他说话？
展伯承话犹未了，这少女已是“唰”的又一剑刺来，冷笑说道：“你要我饶命，那也不难，只须跪下来向我磕三个响头，我拗断你一条手臂，也就算了。你是这么样伤了刘芒的，我也照样伤你，外加三个响头，算是利息，至于你那些废话，可用不着说了，说了，我也没耳朵听！”
展伯承给她气得七窍生烟，不禁怒道：“我不过看在你是个女流之辈。不愿与你胡打乱吵，你当我是当真怕了你么？”
那少女道：“好，看你乳臭未干，倒是有胆敢说大话！你不怕我？就让你看看姑娘的本领吧！”剑势一变，招招催紧，竟是似狂风暴雨般的猛袭过来。
展伯承心道：“这泼丫头无理可喻，且夺了她的剑再说。”于是认真的和那少女打起来。
展家的“空手入白刃”功夫乃是武林一绝，展伯承这一个月又学了褚遂秘传的“小擒拿手法”，这门功夫精益加精，自信可以夺得了她手中的长剑。
说时迟，那时快，这少女唰的一剑，又指到了他的面前，招数用得非常狠毒，竟是想刺瞎他面上双睛。展伯承大怒，使出看家本领，霍的一个“凤点头”，时底穿掌，托那少女的时尖，反手便要扣她脉门。
哪知这少女的剑尖也是奇诡绝伦，一剑刺空，剑势中途已变，本是平刺出去的，忽地圈了转来，展伯承若不收招，手指先要给她削断。
展伯承应变也快，他一足已踏向前，收势不及，却顺着那少女的剑势，脚跟一旋，疾的也转了一圈，那少女的连环三剑，每一剑都是差了少许，刺他不着。但展伯承连使了几招精妙的擒拿手法，也都给那少女一一化解，夺不了她手中的长剑。
展伯承的父亲展元修通晓各派武功，展伯承家学渊源，虽不及父亲的见多识广，在武学中稍有地位的各派剑法，他也大致可以分辨。但如今他与这少女斗了数十招，依然看不出她的武学渊源，剑法来历，不由得暗暗称奇。心道：“这女子虽然撒泼，本领倒是不错，比刘芒可强多了。”
这少女更是吃惊，展伯承不过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比她年纪还轻，而且只是凭着一双肉掌，对付她的利剑，她兀自占不到便宜，焉能不感到气馁，感到惊奇？心中想道：“我要是连这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打不过，怎去对付他的姐姐？”心中一急，出手更不留情！
若论展伯承的真实本领，本来比那女子胜过几分，即使不能空手夺剑，也不至于败给她的。但他昨晚一夜没睡，而且是从牛夜开始，一直恶斗到第

二天的近午时分，气力都几乎消耗完了。虽然他休息了将近两个时辰，但过度的疲劳，究竟还未能恢复。因此在和这女子斗了数十招之后，不觉气喘吁吁。

那女子松了口气，心道：“ 这小子毕竟还未成人，招数虽然精妙，内力却是大不如我。 ”她得理不饶人，一占上风，着着进逼。剑法当真是又狠又快。不过她也并不是要取展伯承的性命，而是要迫他认输，至多令他受一点伤，给刘芒泄愤。

但展伯承却怎能知道她的打算，见她招招狠辣，当然是又惊又怒，也把轻易不肯使用的伤残掌法施展出来。

那女子冷笑道：“ 你还要打么？跪下来给我磕头，我或者可以饶你一条性命。 ”展伯承怒道：“ 你侮辱了我的龄姐，应该磕头赔罪的是你！ ”猛地一招“ 龙顶摘珠 ”，倏的化掌为抓，欺身直进，那女子说话分神，又兼有点轻敌，猝不及防，竟给他一抓抓着。那女子大吃一惊，往后急退，只听得“ 嗤 ”的一声，胸前的一幅外衣，已给展伯承撕下。

那女子又羞又怒，喝道：“ 好呀，你这小子胆敢如此无礼，我今日是非杀你不可了！ ”一退复上，剑光霍霍展开。比刚才更见凌厉，剑剑直指展伯承的要害穴道。

刺穴剑法本是展怕承的所长，可是这女子的剑招奇诡，每每有出人意料的招数，展伯承必须用了十二分精神，才能解拆，这一来更是险象环生，应付得非常吃力。

展伯承心中想道：“ 不好，这样下去，给她耗尽我的精神，我终将伤在她的剑下，这才叫做死得冤枉呢。 ”他与铁铮是约好了的，若有意外，就发啸呼援，初时他见对方是个女子，不愿把铁铮叫来，如今却是不能不请铁铮相助了。

啸声未止，只听得马蹄声已是隐隐传来，展伯承奇怪极了，心道：“ 距离虽然不远，但也决不能来得如此之快。难道来的不是铁铮？ ”

那女子吃了一惊，骂道：“ 好呀，原来你在外边还埋伏有帮手！哼，你请来救兵，我就怕你不成？ ”

那女子只道来的是展伯承的长辈，甚至很可能就是他的“ 姐姐 ”褚葆龄。展伯承已然如此了得，若然来了他的姐姐，只怕自己就要被擒，受尽凌辱，要应付这个局面，只有在来人未到之前，赶快把展伯承活擒了。

恰巧展伯承也抱着同样心思，害怕这个即将到来的人是这女子一伙，寻思：“ 时机紧迫，只有豁出性命，把这女子拿下，才能脱险了。我有人质在手，这人决不敢动我，待得铁铮一来，就不用怕了。 ”

两人同样心思，同时使出险招，那女子一个“ 大弯腰、斜插柳 ”，身形一矮，唰的一剑刺他膝盖，展伯承则用了一招“ 灵猿探爪 ”，五指如钩，趁她弯腰俯首的这一刹那，伸手便抓她肩上的琵琶骨。

两人来势都急，展伯承若给这少女刺中，一条腿便要变成残废；那少女若给抓着，琵琶骨也会给他捏碎，多好的武功再也不能使用，同样变成废人。

眼看就要两败俱伤，忽地一条人影，捷如飞鸟，飞过墙来，恰好赶上！只听得“ 嗤 ”的一声，那人挥袖当中“ 切 ”下，立即闪电般的双掌齐出，展伯承的指尖刚刚触及那女子的肌肤，便给那人一把推开。那女子的剑尖刺穿了那人的衣袖，阻了一阻，也未能刺着展伯承的膝盖，手中长剑，已给那人夺去。

展伯承转了两圈，才稳住身形，定睛一瞧，只见是个虎背熊腰的陌生汉子，年纪也没多大，看来不过二十来岁模样。

展伯承心道：“这人不知是什么路道，本领如此了得？我跟他素不相识，不知他何以救我？但他也救了那个女子，却又似乎是一视同仁，并无偏袒之意？”

那女子这时也已定了身形，看清楚来人是谁了。这个人展伯承不认识，她却是认识的，展伯承正要张口说话，她已抢在前头说道：“姓南的，你跟我来干什么？哼，你是来成心欺负我不是？”

那姓南的少年笑道：“你来得这里，我就不能来吗？要不是我出手，你的琵琶骨都给人捏碎啦，还说我欺负你？”

那女子越发恼怒，柳眉一竖，骂道：“你别以为你帮过我的忙，我就要领你的情了。我来找刘芒，关你什么事，你却来跟踪我？我要杀这小子，又关你什么事，要你出手阻拦？哼，要不是你把他拉开，我早已把他刺跛了！”

那少年黑脸泛红，显然也有几分恼怒，淡淡说道：“龙姑娘，要不是令姐求我，我才没工夫管你的事呢。而且我到这儿是刘芒叫我来的，你还未曾是这儿的女主人，可不能禁止我来吧？”

那女子怔了一怔，道：“你见着刘芒了。”

那少年道：“不错，刘芒父子都受了伤，他们的马车走得慢，你如果如今向西边这条路走，大约今晚可以赶得上他。”

那女子连忙问道：“他们伤得如何？刘芒和你说了些什么？他愿不愿意见我？”她要向这少年打听消息，说话也就平和多了。听来她是想即时去见刘芒，但心中却又有点顾虑。

那姓南的少年道：“刘振伤得很重，刘芒却没怎么，他的断臂已经驳好了。他听说你正到这儿来，要我跟来看看，叫你也不可向褚家的人寻仇。嘿，至于他愿不愿意见你，那我可不知道了。”

那女子“哼”了一声，骂道：“父子都给人打伤了，还怕我去得罪那狐狸精！哼，这次他侥幸不死，总有一天死在那狐狸精手下！”她不知其中因果，只道刘芒不许她去寻仇，完全是为了顾着褚葆龄。

展伯承听她又骂他的龄姐，心中大为恼怒，但碍于这少年在旁，却不便和她吵闹，瞪着两只眼睛看她。

那姓南的少年亦已察觉，笑道：“我与刘芒匆匆别过，可未曾详细问他缘故，你也不用先就乱骂一通。还是见到他再说吧。”

那女子道：“不错，就是他不愿见我，我也得去照料他。”

那姓南的少年道：“且慢，你不要你这把青钢剑了么？”

那女子的青钢剑是给这少年夺去的，听他提起，蓦地又发起怒来，说道：“我不要了，你留着吧，总有一天，待我练好了武功，我要亲自在你手中夺过来！”说了这话，匆匆便走。那少年摇了摇头，见这少女如此好胜，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展伯承听了他们的对话，已知这姓南的少年是刘芒的朋友，与那女子似乎也渊源不浅，但无论如何，他总是曾给自己化解了伤残之祸，理该向他道谢。

展伯承正想与他攀谈，那少年已先笑道：“小兄弟，你似乎还未打得尽兴吧？”展伯承怔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那少年道：“没什么，我想领教你几招。这把剑借给你用，来吧！”

展伯承大出意外，没有上前接剑。那少年又笑道：“你已经打得累了，我不能占你便宜，要你空手！”把手一扬，连剑带鞘，向展伯承抛去。

展伯承又惊又恼，心道：“是了，他到底是这泼丫头的朋友，存心要较量我，折辱我了。”一怒之下，接了青钢剑，说道：“好，恭敬不如从命，就请你赐招吧！”正是：

少年英杰多豪气，更喜良朋聚一堂。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排难解纷来侠士　驱车护宝走江湖

这姓南的少年笑道：“ 我说过不能占你的便宜，我等着接你的招啊！ ”

展伯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对方是要空手接他的剑招，不禁怒道：“ 你武功比我高强，倘若你要折辱我，那就不用比试什么招数了，我得罪了你的朋友，任杀任剐，决不皱眉。 ”言下之意，这少年若是诚心与他切磋，就该亮出兵刃，将他当作平等“ 的对手看待。这几句话也是想试探试探这少年的来意的。

姓南的少年哈哈一笑，说道：“ 小兄弟不用这样傲气，好吧，我亮刀就是。请！ ”

展伯承摸不透他的来意，心道：“ 这人年纪比我大，我本来应该是自居小辈的。 ”武林礼节，长幼试招，小一辈的应先出招。

展伯承抚剑一揖，道声：“ 有僭。 ”挽了一个剑花，家传天罡剑法的起手式“ 闲云出岫 ”便即使出，剑峰朝着那少年面门一晃，斜斜刺去。

那少年道：“ 不必多礼。 ”按着刀柄，跨上一步，恰恰避开，却未还招。

展家的剑法非同小可，这看似平淡无奇的起手式内中也藏着奇妙的变化，剑锋一转，陡然间那似匹练一般的剑光圈了回来，向那少年拦腰斩削。

那少年硬生生的用了个“ 大弯腰、斜插柳 ”的身法，腰躯半俯，脚跟滴溜溜地转了一圈，几乎是随着展伯承的剑锋移动。展伯承一剑刺空，倏地已从起手式变为“ 春云乍展 ”，剑锋笔直刺出。

这一剑又快又准，但仍然是刺了个空。展伯承前招未收，后招续出，喝道：“ 接招！ ”第三招用的是剑势凌厉非常的杀手招数，剑锋削臂，剑尖刺肋，一招两式，名为“ 雷电交轰 ”。

展伯承并非要与这少年拼命，而是要迫他招架。他看过这少年刚才所露的那一手，心知对方的武功只有在自己之上，决不在自己之下，这一剑也决不会伤得了对方，但总能够迫他招架。

哪知这少年仍不横刀招架，叫道：“ 好剑法！ ”只听得“ 铮 ”的一声，少年中指一弹，正中剑脊，恰恰将他的剑招弹开少许，几乎是贴臂削过，却未伤着他的分毫。

展伯承亢声说道：“ 我不要你让，你若心存戏耍，我可没工夫奉陪了！ ”

那少年正色说道：“ 小兄弟，你的剑法好得很啊！我佩服还来不及呢，岂敢戏耍？好，我也要献拙了，还招！ ”倏然间横刀劈出，刀光四照，一看就知是一把不同寻常的宝刀。宝刀也还罢了，劈来的威势更其骇人，竟是隐隐带着风雷之声！

展伯承气力不加，自知难以抵挡，但也不能束手待毙，当下用了一招“ 裂石崩云 ”，刚中带柔，希望稍微消去对方几分劲力。但对方来势如此猛烈，能否化解，殊无把握，只是尽力而为罢了。

刀剑一交，却大出展伯承意料之外，他以为纵使侥幸可免受伤，至少这把青钢剑是必然要给对方削断的了。

哪知道这姓南的少年一刀劈来，看似劲道十足，到了刀剑相触之时，他却忽地只是轻轻一碰，便即抽刀，哈哈笑道：“ 小兄弟，这一招解得妙呀！小一辈的英雄，你可以算得是一个了。 ”

展伯承知道对方仍是手下留情，又羞又恼，正要还招，那少年前招未收，后招又至，这次却是刀光霍霍，向他下三路斫来，而且将他前后左右的退路

全都封闭。比之刚才的那招，更为厉害。

展伯承摸不透他这一刀是真是假，习武之人，遇到性命之危，本能的便使出了最擅长的绝招，他既无力抵挡，只有用家传轻功躲避，使出一招“旱地拔葱”，就在原来的位置，跃高闪避，少年那一刀又恰恰从他脚底削过，未曾伤他分毫。

这少年又赞道：“好一个五禽身法！”展伯承落下地来，怒道：“你打还是不打？”那少年摇手笑道：“不用打了，不用打了！你精通天罡剑法，又会五禽轻功，展大侠，展元修是你何人？”

展伯承呆了一呆，恍然大悟，原来对方与他试招，为的是想要知道他的师门来历。展伯承心中想道：“这人看得出我的功夫，又称爹爹大侠，想必是无甚恶意的了。”一看对方已经纳刀入鞘，展伯承便也把那青钢剑交还给他，说道：“你是何人，与我爹爹相识的吗？”

那少年正要答话，忽地“咦”了一声，说道：“哪条线上的朋友？”展伯承随着他的目光注视之处看去，只见从墙头上跳下一个人，正是铁铮。

铁铮已听得展伯承问那少年的说话，笑道：“展大哥，南叔叔，原来你们是初次会面么？”上前恭恭敬敬施了一礼，道：“南叔叔，什么风把你吹到了这儿？”

展伯承拍了一下脑袋，道：“我真是糊涂了，这位想必是南大侠，南夏雷吧？”

南夏雷的父亲南霁云三十年前与段克邪的父亲段珪璋齐名，并称两大游侠，南夏雷父亲结婚很迟，他是长子，年龄也大不了铁铮几岁，但辈份却长一辈。

南夏雷道：“大侠二字不敢当。展世兄，你怎地与龙姑娘打了起来？铁贤侄，还有你，你怎么也到了这儿？”

铁铮道：“说来话长，咱们边走边说吧。对啦，褚老英雄你不是也认识的吗？你去不去送他入土？”

南夏雷道：“你说的是褚老英雄褚遂吗？怎么，他已经死了？”

铁铮道：“不错，他这次死得很是不值，牵涉的纠纷也很多，待路上展大哥对你仔细说吧。啊，还有我的妹妹也来了，现在就在褚家。”

南夏雷与褚遂并无渊源，只是许多年前，他初出道的时候，在群雄会上见过一面的。但褚遂是绿林前辈，而南夏雷也想见一见铁凝，便道：“既然如此，我理该给他烧一炷香。”

当下一同走出刘家，南夏雷牵了坐骑，陪他们二人走路。展伯承简单扼要他说了说褚遂之死的经过，南夏雷念及一位绿林前辈如此下场，也不禁为之嗟叹，怃然说道：“真想不到展大侠夫妇与褚老前辈都会命丧窦元之手。窦元最近崛起绿林，我也曾听人说过，但却不知他是展世兄的仇人。”

展伯承与南夏雷以前没有见过，但展伯承与铁铮同一辈份，因此也以叔叔相称，说道：“南叔叔，褚、刘两家争夺宝藏的纠纷我已说了，依我之见，是刘家稍微理亏。但如今事情已经过去，我爷爷死了，刘振重伤了，也就不必冉提啦。南叔叔，你和刘家父子相熟，和那位龙姑娘也是朋友，我无端端的被迫与她打了一场，却不知她是什么人，你可以告诉我吗？”

南夏雷道：“铁贤侄，说起来这位龙姑娘和你倒有一些关系。”

铁铮道：“怎么？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南夏雷道：“你妹妹的师父不是辛芷姑吗？你妹妹是关门弟、子，辛芷

姑从前有两个徒弟，一个是已经死了的史朝英，还有一个是龙成香，你可知道？”

铁铮道，“哦，这位龙姑娘是龙师姐一家的么？”

南夏雷道：“不错。她名叫龙成芳，正是龙成香的妹妹，她们姐妹相差十来岁，姐姐早已嫁人，在家抱孩子了，妹妹的婚事，则还要姐姐操心。”

说话之时，已经进了那座园子，铁凝正在褚遂坟前等候，见了南夏雷，也很高兴，上来叙话。

铁铮道：“南叔叔正在说到你那位未曾见过面的龙师姐呢。”铁凝道：“我听见了。师父也常谈起她，很记挂她的。她嫁了什么人了？”

南夏雷道：“她嫁了蒲邑大豪穆安之子穆康，刘振一家本来也是蒲邑人氏，和穆家毗邻而居，又是姻亲。刘芒与穆康正是中表排行。”

展伯承道：“原来如此。这么说，这位龙姑娘的姐姐乃是刘芒的表嫂了。”

南夏雷道：“不错。所以他们二人，也像你与褚姑娘一样，乃是青梅竹马之交。龙姑娘父母早已去世，跟她姐姐同住，她那一手剑法，就是她姐姐教的。刘芒是家传刀法，武艺却不如她。两人常在一起切磋武功，刘芒可能常常受她的气。”

展伯承心道：“怪不得这位龙姑娘的剑法如此奇诡，原来是辛芷姑的一脉所传。”

铁凝忽地“噗嗤”一笑道：“人家小两口子的事情，南叔叔你又怎么知道了？”

南夏雷笑道：“我只是猜想而已。龙成芳的脾气十分刁蛮，这个，展世兄刚才也领教过了。”

铁凝道：“如此说来，刘芒也不是好东西，他既然有了一位龙姑娘，就不该再来抢展大哥的褚姐姐。”

展伯承满面通红，铁铮道：“凝妹，你怎么老是要我说你，女孩儿家怎可如此口没遮拦？”

铁凝笑道：“南叔叔又不是外人，怕什么？”

南夏雷接着说道：“这倒不能怪刘芒的不是，刘家曾经求过亲的，却给她的姐姐拒绝了。”

展伯承道：“为什么？”

南夏雷道：“她姐姐不喜欢刘芒，也许是嫌他武功不高，也许是不愿妹妹嫁绿林中人。谁知其中缘故，总之不喜欢就是了。那时刘振父子已经开始过黑道生涯了，但还没有安窑立柜，只是偶尔出去做案，坐地分赃。”

铁凝又笑道：“她姐姐不喜欢刘芒，怎么你又知道了？”

南夏雷道：“小鬼头，你真是人儿小心眼几却多，想到哪儿去了？她姐姐是你师姐，我母亲和你师姐是很熟的朋友，我出道之后，我母亲也曾和我到过穆家几次的。都告诉了你，你可不用多问了。”

其实南夏雷却瞒了一桩事情，他是长子，她母亲想他早日成亲，带他到穆家去见龙成香，实是有着为儿子求亲之意。龙成香也很想把妹妹配给南夏雷，但求亲之事，南夏雷的母亲还未启口，龙成芳已经知道了她的来意，立即对她姐姐表明心迹，发誓除了刘芒不嫁了。

另一方面，南夏雷也发觉龙成芳对刘芒情有所钟，他本来就不大欢喜龙成芳的刁蛮脾气，既然发现了这个关系，当然更不愿意扎进一脚了。因此，他也拦阻母亲去提婚事，结果双方都未开口，这婚姻之议，已是胎死腹中。

婚议作罢之后，南夏雷的母亲倒是无可无不可。龙成芳的姐姐却是此念未消，还希望妹妹能够嫁给南夏雷。龙成芳知道她姐姐的心意，不但恼怒她的姐姐，并且连南夏雷也怪上了，是以刚才在刘家相见，她对南夏雷丝毫也不留情。

南夏雷以“叔叔”的身份，不便对铁铮兄妹说及这些事情，但来龙去脉却须交代清楚，于是接着说道：“后来刘振正式干起黑道营生，在绿林中也颇有名气了，但他们父子一年中还总要回旧家几次，刘芒与龙成芳虽然会少离多。联络尚未中断。

“直到两年之前，刘振父子突然销声匿迹，在江湖上失踪，不知所之。穆家托人打听，也不知道他们下落。这期间，龙成香很想给她妹妹另找一门亲事，龙成芳始终不肯答应。她想方设法，无论如何，要打听出刘芒的下落。

“皇天不负苦心人，今天春天，果然给她打听到了，她便赶来此地，寻找刘芒。”

铁凝笑道：“这位龙姑娘，消息倒是灵通。她不问青红皂白，与展大哥交手，想必刘芒与褚姑娘相好之事，她也打听到了。”铁凝年纪虽小，人却聪明，一猜便着。

铁铮皱了皱眉，说道：“妹妹，不要多管这些不相干的闲事。”铁凝笑道：“好，那我就管管相干的闲事。南叔叔，你怎么又到了这儿？是为了龙姑娘而来，还是为了别的。”

南夏雷道：“我倒是为了别的事情。不过我恰巧经过蒲邑，前往拜访穆家，见到了龙姑娘的姐姐，又恰巧龙姑娘正好是前两天从家中私逃的，她虽然未告知姐姐身往何方，她姐姐也知道她是来找刘芒的了。

“龙成香害怕她妹妹脾气不好，在江湖闯祸，她问了我的行程，知道我要取道此间，从盘龙谷数十里外经过。她遂央求我照料她的妹妹，还央求我多走几十里路，耽搁一两天工夫，到盘龙谷来，看看刘芒，并劝她妹妹回家。她妹妹的私事我不想管，但我与刘芒多少也有点交情，几年不见，我也想见一见他，因此我就来了。”

铁铮道：“南叔叔另有何事？可否缓办，和我们一道回去？”

南夏雷道：“我是应了扬州周寨主之请，帮他劫江南漕运使解京的银两。约定月底动手，现在赶去，刚来得及。待这件事情办妥之后，我再到伏牛山见你爹爹吧。对啦，听说你爹爹寨中，粮饷亦颇困难，这次我们得手之后，可以分一半给你爹爹。你们回去，可先说一声，也好安定人心。”

铁铮笑道：“多谢了，你们自己留着用吧。”

南夏雷道：“咦，你怎么可以替你爹爹自作主张？”

铁铮道：“我们另有粮饷，可能比你要劫的漕运银两还多呢。”

甫夏雷诧道：“怎么来的？”

展伯承道：“褚爷爷留给我的，是我外公当年的宝藏，南叔叔，你们去劫解给皇帝的银子，恐怕要冒很大的险吧？不如我分两箱珠宝给你带去，准备你们万一不能下手的时候，可以拿来应急。”

展伯承怕他不信，带他到山洞去看，那八个装满珠宝的铁箱早已搬了上来，打开箱盖，珠光宝气，耀眼生缬。

南夏雷道：“展世兄，你轻财重义。实是难得。但我与其带了两大箱珠宝赶路，却不如去劫皇帝老儿的银子还要方便一些。”

铁铮笑道：“难道有人还敢劫你南叔叔的不成？”

南夏雷正色说道：“ 你们年纪太轻，还不知道江湖之险，你们一路之上，也要多加小心才好。你莫以为你爹爹是绿林盟主，就无人敢劫你们了。这几年来，江湖上很出了几个黑白两道全不卖帐的人物，窦元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另外还得防备走漏风声，有官军来抢你们的。 ”

铁铮道：“ 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出道办事，当然要分外小心。 ”

南夏雷道：“ 在你们回去伏牛山这一条路，只有几个人是你爹爹肝胆相照的朋友 ” 可以请他们帮忙的。其他的绿林中人，即使是奉你爹爹的号令，也不可让他们知道秘密，要知人心难测，只怕他们见利忘义，知道之后，动你们的念头。 ” 当下说了铁摩勒那几个可堪信托的朋友的名字，便即告辞。

南夏雷走后，铁凝很不服气，说道：“ 南叔叔只当咱们还是小孩子呢。我倒希望路上有人来劫，好试试咱们学成的武功。 ”

第二日展伯承把他爷爷平日所用的一辆大车找了出来，褚遂生前习惯每半年赶车到百里之外的卢龙镇一次，采购家常用品，一次要买够半年的米粮，所以这辆车子容量很大，但把八口装满珠宝的铁箱搬了上去，剩下的空隙也不多了。

临走之时，展伯承再到褚遂坟前拜别，想起褚遂对他的疼爱，想起褚葆龄的骨肉分离，不禁怆然伤怀，暗自祷告：“ 爷爷泉下安心，我走遍天涯海角，也一定要把龄姐找着。请爷爷也保佑我一路平安。 ”

车子载得过重，拉车那四匹马虽然都是褚遂经过挑选买来的好马，拉起来也是颇为吃力，走得很慢，每天不到百里。

铁铮担心他的妹妹惹事，路上告诫她道：“ 伏牛山离此将近三千里，照现在的行程，恐怕最少也要走一个月，你必须特别小心，不可自恃学了几年本领，便目中无人。人多处歇脚之时，尤其要自知检点，不可胡言乱语，露出了风声。 ”

铁凝笑道：“ 你不过比我大两岁，倒像个老头子了。我也不是小孩子啦，不必你叮咛了，我并不想惹事，但若别人惹我，我却非动手不可。那时你们可别和我争。 ”

展伯承笑道：“ 这个当然，难道人家欺负到咱们头上，还不许你动手吗？到时我给你掠阵。 ”

铁铮则摇了摇头，说道：“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决不可把江湖上的好汉小觑了。 ” 铁凝口里不说，心里却不服气，想道：“ 窦元那么厉害，也给我打败了。江湖上能人纵多，也不见得就厉害到哪里去？ ”

走了六七天，一路平安无事。第八天到了山东地界，路上的情形可就有些不对了，一日之间，先后碰到了几批快马，有的两人一拨，有的三人一拨，从他们的后面赶过前头，有的还在他们的车子旁边，停了一下，好像对这辆车子十分注意。这些人都是双手空空，马上也没驮着东西的精壮汉子。

铁铮虽然没有江湖经验，但他是在绿林中长大的，对黑道情形多少也知道一些。见此情形，已知不妙，说道：“ 看来咱们是给同道盯上了，而且还不止一帮！ ”

铁凝道：“ 好，哥哥，咱们别打出爹爹的旗号，让他们来劫！ ”

铁铮道：“ 且看他们来意如何？若是‘ 白道 ’人物，那是无话可说，他要抢劫，只好动武。若是黑道中与爹爹有渊源的，还是先问个明白，不可便伤了和气。 ”

走了不多一会，到了一个小镇，已是傍晚时分。铁铮道：“ 今日早点歇

息，不要赶夜路了，就在这里过一晚吧。”三人之中，展伯承年纪最长，但江湖经验，则是铁铮较多，是以一路之上的行止，大都是由铁铮作主。

铁铮进了客店，挑了一间向着庭院的外进第一间客房，窗子外面便是天井。铁铮多给了两倍房钱，叫店主让他把那辆车子停在天井，开窗便可看见。

入房之后，铁凝悄声说道：“哥哥，你挑这间客店只怕正是贼人的巢穴，咱们进来的时候，我看见有几个人躲躲闪闪的在窗子里伸出头来偷看，似乎正是今天在路上碰见过的那些贼人。”

铁铮道：“不要声张，今天晚上不会出事的。万一有事，咱们再对付不迟。”

吃过了晚饭，陆续来了几个投宿的客人，铁凝暗地偷瞧，一个个都是日间曾经见过的。

时节是初秋时分，天气还很炎热，那几个客人装作纳凉，都到庭院里来，有的就坐在车子的旁边。

铁凝打开了窗子，故意逗展伯承说话，道：“展大哥，你可曾准备什么礼物送给你的龄姐么？”展伯承怔了一怔，道：“礼物？我可没想到啊？”

铁凝笑道：“你好粗心，你没想到，我可给你想到了。我这是借花献佛，从你的箱子中挑出来的。你瞧这一串夜明珠多好，送给你的龄姐作首饰，包管她欢喜！”

那串夜明珠有三十六颗，颗颗又大又圆，珠光宝气，窗子外面纳凉的“客人”都见着了，只听得一片啧啧的赞叹之声，不绝于耳。

铁铮皱了皱眉，铁凝在他耳边悄声说道：“反正风声已经泄露，索性引他们早些动手。”

铁铮道：“今晚他们不会动手的。不过你这么一来，明天可就要招惹更多的强敌了。”

这晚三人轮流睡觉，果然没有出事。第二日他们一早动身，那些客人却比他们更早走了，出了客店，铁凝问道：“哥哥，你怎么料得到他们昨晚不会下手。”

铁铮道：“这几个毛贼是来‘踩道’（侦察）的，他们不止一帮，大约是要摸清咱们的底细之后，回去报告他们的帮主，今天在路上行劫。既然不止一帮，他们也得商量怎样瓜分呢。”

铁凝道：“好，那咱们就只等他们来了！”到了中午时分，经过一座山下，果然便听得“呜呜”的两支响箭飞过，随即有两骑快马迎面而来！

这两人都是五短身材的中年精悍汉子，相貌颇为相似，看来是一对兄弟。在他们后面，跟着一队喽啰，约有四五十人，分作两排一字摆开，拦着去路。

铁铮停下车子，说道：“你们是些什么人？何故挡道？”

那两骑马在车前止步，年长的那个汉子笑道：“你们三个娃娃胆子倒是不小啊！连大人也没一个，就敢带着一大车的金银宝贝走路了？俗语说，四海之内皆朋友也，你也不必问我们是谁，我给你帮个忙吧。”

铁铮道：“帮忙？那好得很啊！但你如何帮我的忙呢？”

那汉子龇牙咧齿地笑道：“把这辆车子交给我，你们就安心回家去吧。”

铁铮道：“交给你？你给我们护送吗？你也不问问我们要上哪儿？”

年纪较轻的那个汉子哈哈笑道：“我把你们这辆车子护送到我们的地方去，谁管你家在哪儿？”

铁铮道：“这么说，你们岂不是要拦路打劫？这还算什么帮忙？”

年长那个汉子双眼一翻，道：“小娃儿太不懂事！你知道这条路上有多少强人？你这车财物给了我，你们就都可以保全性命了，这还不是帮了你们的大忙吗？哼，哼，要是碰上了别人，可没有我们这样容易说话，只怕要了你的钱财，还要取你性命！”

铁铮道：“这么说可真要多谢你的好心肠了，但我们若是丢了这辆车子，家里的人会怪责我们的。你们最好先报上个姓名。”

那汉子瞪着双眼道：“干嘛？”

铁凝笑道：“免得我们杀错了人。”

那汉子大怒喝道：“乳臭未干的娃娃，好大的口气！我不杀你，你反而要杀我么？”

铁凝道：“你不抢我们的东西，我们又怎会杀你？”

那汉子怒道：“好，我本想饶你们三条小命的，如今可不能饶了！”

那汉子把手一招，后面喽兵蜂拥而上，把车子团团围住，正要动手。

铁铮叫道：“且慢！我老实对你说了吧，我要你们通名，也是一番好意。你要这辆车子不难，报上名来，倘若是好朋友的话，送给你们也可以！”铁铮自小绿林长大，黑道上的习惯用语听也听得熟了，因此虽无丝毫经验，说话却是一派老江湖的口吻。

年纪较轻的那个汉子倒有点惊疑不定，悄声说道：“哥哥，这几个娃娃只怕有点来历，要不要弄清楚了才动手？”

做哥哥的双眼一翻，“哼”了一声道：“老二，你好糊涂！弄清楚了还能动手吗？”

弟弟这才恍然大悟，心中想道：“不错，这三个娃娃敢押运一大车的金银财宝，他们的家人，当然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了，倘若查问清楚，反有顾忌。不如就装作不知，劫了再说。”

这两兄弟是绿林中新近崛起的人物，胆气粗豪，专做大案，打定主意，黑吃黑也不在乎。当下两人拔出兵刃，一声胡哨，便要强抢车子。

就在这时，忽听得有人大叫道：“班老大，你们豹子岗想独吞么？”

快马飞来，人随声到，是个面如锅底的黑汉子，后面也跟着一队喽兵，人数比豹子岗的更多。

那个被唤作“班老大”的汉子眉头一皱，说道：“帅大哥，你来迟了。照理是该先到先得，但看在咱们的交情份上，就让你拿三成吧！”看来他对这姓帅的多少有点顾忌。

那姓帅的黑汉子大怒道：“黑道的规矩是见者有份，凭什么你们就要七成？”这人在绿林中的”资历”颇深，明知班氏兄弟本领了得，也不肯稍稍吃亏。

班老大冷冷说道：“最多给你四成，你若不肯罢手，那就要我的伙计点头了。”黑道中的“切口”、“伙计”就是指手中的兵刃。

那姓帅的汉子一想四成亦已不错，但却咽不下这口气，正自拿不定主意，铁铮蹲在车顶，忽地站起来道：“你们不要争吵。这位是黑虎寨的帅寨主帅万雄吧？这两位想必是豹子岗的班彪、班冲贤昆仲了？你们要我这辆车子也不打紧，但得把你们的兵器留下来，让我拿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原来这帅万雄是曾经参加过五年前伏牛山那次绿林大会的，铁铮知道他的名字。他当时是随众推举铁摩勒做盟主，但过后对铁摩勒的命令却是阳奉阴违，只知恃强凌弱，横行霸道。班氏兄弟的名字，则是南夏雷和他说过的，

南夏雷所说的那几个新近崛起，黑白两道全不卖帐的人物之中，班氏兄弟就是其中的两个，比帅万雄更难对付。

帅万雄一听这个“乳臭未干”的娃娃，竟然一口道破他们的来历，不觉大吃一惊，连忙问道：“你是谁家孩子？”

话犹未了，只听得一个磔磔怪笑道：“帅万雄，枉你也算得是绿林中的前辈，连你们盟主的小少爷都不知道么？”

笑声宛如金属交击，刺耳非常，似是远处传来，人影却还未见。铁铮心道：“这人功力倒是不弱。怎的却知我的身份？”

帅万雄脸上变色，道：“卜老爷子，你也来了？怎么，这小子竟是铁摩勒的儿子么？”这人带来的消息固然令他吃惊，而这人突如其来，也是大大出他意外。

就只这几句话的工夫，只听得“叮叮”几声铁杖触地之声，那不速之客已经是走入群盗包围的圈子。

铁铮定睛一看，只见是一个秃头老者，但也不见得比帅万雄年纪更大，不知何以帅万雄以小辈自居，称他做“老爷子”。

原来这秃头老者是一个黑白两道全不卖帐的大魔头，名叫卜仇天，少年时候不知受了什么挫折，销声匿息了二十年，前几年方始出山，在江湖上独来独往，心狠手辣，喜怒无常。谁要是在他不高兴的时候碰上他，十九遭殃。论年纪他未满六十，其实比帅万雄还小两岁。但帅万雄惧他几分，为了讨好他，遂不惜自居小辈，见了面总是以“老爷子”尊称。

卜仇天一顿铁杖，翻着一双白瘆瘆的眼珠说道：“一点不错，这两个娃娃是铁摩勒的子女，那个娃娃的死鬼父亲是展元修，怎么，你们害怕了吧？还敢不敢动手？不敢动手，就赶快夹着尾巴走吧，别在这里碍我手脚。”

班老大气往上冲，心道：“你姓卜的虽然厉害，我们兄弟联手也未必就输给你。”当下冷冷说道：“管他铁摩勒还是铜摩勒，我们兄弟可没有奉他作盟主，我们也用不着怕谁！这票财物是我们先圈了的，对不住，这到口的馒头我们是吃定的啦！”言下之意，即是不许卜仇天来“黑吃黑”。

卜仇天侧目斜睨，冷笑说道：“很好，很好。只怕这馒头有点烫手。我不和你们抢，你们要是吃不了我再去捡。好吧，你两兄弟就去吃馒头吧，我等着瞧。”

班老大怒道：“好，你就瞧着吧！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可不许反悔！老二，上！”他们不愿给卜仇天看小，不要部下喽兵以多为胜，兄弟两人亮了兵刃，就扑上去抢车。班老大用的是一柄三尖两刃刀，班老二用的是一根小花枪。正是：

强中更有强中手，烫口馒头也要吞。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大盗横刀图劫宝　娇娃谈笑戏群豪

班氏兄弟的一刀一枪近年来在江湖上闯出了很大的名头，哥哥名叫“断魂刀”，弟弟名叫“夺魄枪”，厉害可想而知。兄弟俩刀枪联手，江湖上又称之为“两刀三枪双豹子”，即是说敌人在他们手下，绝躲不过哥哥的两刀，弟弟的三枪。

以班氏兄弟的身份，本来不应联手对付小辈的，但他因为铁铮兄妹是铁摩勒子女，展伯承之父又是大名鼎鼎、邪正兼擅的展元修，生怕有失，给卜仇天耻笑，是以不顾身份，兄弟齐上。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呼的一声，班氏兄弟就似两头大鸟一般，同时扑上车来，铁凝蹲在车顶，班老大身子在前，脚尖还未踏着宝物，铁凝便倏地跃起，一剑刺他膝盖！

铁凝师父剑法，奇诡无伦，班老大眼看着她当胸刺来，倏然间剑尖指到了膝盖。班老大武功也好生了得，一刀劈空，虽惊不乱，趁势刀尖往前一挺，顶着车辕，身体重心稍为稳定，腾地便飞起一脚，要想踢落铁凝的利剑。

铁铮最初本来还想和他们讲讲绿林道义的，但见班氏兄弟知道他们兄妹的来历之后，还是要来抢劫，如今又用狠毒的招数对付他的妹妹，不禁心头火起，大喝一声：“下去！”

这一剑用的是他父亲铁摩勒的独门剑法，长剑抡圆，当作大刀来使，一剑劈出隐隐带着风雷之声。班老二人在半空，疾冲而下，替他哥哥接招。

只听得“　”的一声，剑枪交击，火花飞溅，铁铮这一剑余势未衰，剑锋一偏，斜削班老大手腕。

班老大缩腿扭腰，拔出尖刀招架，铁铮陡地身形拔起，抢先占了车顶边缘位置，班老二正向着这个位置落足，给他一剑霍地扫来，小花枪点穴的绝招还未能使出，为了避他这剑，只好在半空中一个筋斗，跌下地来。

班老大也还立足未稳，铁铮喝道：“你也下去！”剑光飘忽，似是刺他咽喉，又似刺他胸腹，班老大单掌一按车辕，矮下了半截身子，还了一招“天王托塔”，铁铮平剑拍下，论功夫，其实还是班老大稍高，但铁铮居高临下，气力好使，班老大凭一掌之力，定着身形，劲道却使不出来，手中兵刃，竟给铁铮一剑拍落，班老大连忙缩手，落在驾车的位置。展伯承正坐在车中，保护宝箱。

班老大不甘服输，心念一动，想道：“我且把这姓展的小子俘虏过来，既可换回面子，又可拿来勒索。对，就是这个主意。”这时他刚好落在驾车的位置，念动即行，陡地大喝一声，撕破车帘，长臂一伸，就向展伯承抓去。

班老大只道展伯承较易欺负，哪知展伯承身兼父母与褚遂三家之长，武功实是不在铁铮之下，班老大伸进手来，他并不拔剑，也只凭一双肉掌与对方较量。

班老大这一抓又狠又准，满以为一抓就可抓裂展伯承的胸膛，不料车帘一破，展伯承已是一个时底穿掌，掌背托起对方时尖，反扭对方手腕。他是以褚遂所教的小擒拿手法来对付班老大的“大力鹰爪”功夫，而掌中又蕴藏着家传的小天星掌力。

班老大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展伯承也是一个劲敌，近身肉搏，双方都是不能躲闪，班老大功力较高，但展伯承却占了以逸待劳的便宜，只听得“蓬”的一声，“喀喇”一响，展伯承跌倒车中，班老大的一条手臂却给他扭得脱

了臼，铁凝喝道：“ 好不要脸！ ” 一剑刺下，班老大手臂脱臼，痛彻心肺，哪里还敢抵挡，饶是他跳得快，肩头也已给铁凝的剑尖划开了一道三寸多长的口子，幸而未曾伤及骨头。

卜仇天冷笑说道：“ 两刀三枪双豹子，你们已不止动了两刀三枪啦，如今连豹爪也给人家打断，还好意思再打下去吗？ ”

班氏兄弟很不服气，论本领，他们其实并不输给铁铮、铁凝兄妹，也不输给展伯承，但他们却吃亏在跳上车去搏斗，铁铮兄妹一来可以逸待劳，二来可以发挥轻功的特长，班氏兄弟的看家本领还未曾拿得出来，就已一败涂地了。

班老二给哥哥接好了臼，班老大冷冷说道：“ 好，我们暂且认输，旦看你的］ ” 两兄弟退回本队，但他们所带的这队喽兵，仍是对大车采取包围态势，不肯撤退。

卜仇天“ 哼 ” 了一声，心道：“ 你们不肯死心，也好，且待我得手后，再慢慢收拾你们。 ” 遂不再理会班氏兄弟，却回过头来对帅万雄冷冷说道：“ 帅舵主，你呢？这到口的馒头，你是吃也不吃？你先来，我可以让你先吃。”

帅万雄老奸巨猾，胸中已有成竹，拱手说道：“ 卜老爷子，我只想分润你一点余利，岂敢与你老争先？ ”

卜仇天得意之极，心中想道：“ 这老儿想是也怕了铁摩勒的子女，要我出头，他却拣个现成。也好，我正好趁此笼络他。 ” 遂傲然一笑，说道：“ 帅老儿，你倒乖巧。但只要你今后听话，我便分你一箱珠宝，也算不了什么。 ”

铁铮冷笑道：“ 这几箱珠宝，你未曾问过我，就敢擅自作主了么？ ”

卜仇天哈哈笑道：“ 你还要与我动手么？你别以为你爹爹是绿林盟主，我就不敢奈何你们！识相的赶快走开，我可以让你回家，告诉你的爹爹，就说是我卜仇天劫的。我可以按照黑道的规矩，以一月为期，等他前来讨取。 ”

铁铮怒道：“ 好，你就把这当作镖车，我们是保镖的吧。按江湖规矩，你胜得我们，劫了镖就是。不必牵涉我的爹爹。 ”

卜仇天道：“ 小娃儿，好大的口气！我不能占你便宜，好，你们三个娃娃都上来吧！ ”

铁凝小声问道：“ 展大哥，你有没有受伤？ ” 展伯承道：“ 没事，刚才不过摔了一跤，连皮肉也没伤着。 ” 铁凝道：“ 好，你仍然留在车中看守吧。哥哥，咱们去会这老儿。 ”

卜仇天道：“ 怎么，你们商量好了没有？ ” 铁铮道：“ 我们兄妹二人，年纪加起来也不到你的一半。 ” 卜仇天道：“ 这又怎样？你不敢打？ ”

铁凝道：“ 这就是说，我要与哥哥揍你，不能算我们占了你的便宜。若再加上展大哥，你就吃不消了。看剑！ ”

他们兄妹二人，本来是站在车顶的，说道“ 看剑 ” 二字，已是连人带剑，化作了两道银光，疾掠而来！

卜仇天想不到他们来得如此快，喝道：“ 好！不愧是空空儿的徒弟！ ” 铁凝笑道：“ 你也知道厉害了么？ ”

声到人到，铁铮长剑抡圆，以刚猛无伦的剑法凌空劈下，铁凝则使出刺穴绝招，青钢剑横空挥了半道圆弧，一招之间，连刺对方阳谷、少府、玉龙、冷渊、中平五处大穴。功力不及她的哥哥，招数则更为奇诡狠辣！

只听得“　　” 的一声，卜仇天铁拐一举，一招“ 举火燎天 ”，把铁铮的长剑磕开，杖尾陡然一转，又已向铁凝拦腰扫到！冷笑说道：“ 不错，你们

两个娃娃的本领很是不错，但要对付我们，那还差一截儿！”这一杖隐隐带着风雷之声，就似在身前布下了一道铁壁铜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铁凝身子未曾着地，卜仇天的拐杖已经扫来，拐长剑短，铁凝自忖无法冲破对方的防御，青钢剑刺不到对方身上，而对方的铁拐却有把自己打落的可能，百忙中人急智生，剑招一变，只听得“叮”的一声，剑尖在铁杖上轻轻一点，借对方的那股猛劲，已是使出了绝顶轻功，倒纵出三丈开外！

铁铮抡剑急上，与卜仇天硬碰的拆了三招，金属交击之声，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铁铮手腕阵阵酸麻，兵刃却未曾脱手。他用的是段珪璋当年所用的那把宝剑，有断金截铁之能，卜仇天镔铁拐杖，给他劈了三剑，也损了一个缺口。卜仇天虽然还是占了上风，但见他小小年纪，功力已是如此不凡，心中也是好生骇异！

铁凝脚踏实地，立即又扑上来，她气力不及哥哥，便用绕身游斗的法子，一口青钢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剑招奇诡绝伦，也给了卜仇天以很大的威胁。

转眼间过了五十多招，铁铮兄妹固然是使出了全副本领，卜仇天也不敢稍有大意。铁铮兄妹胜在轻功超卓，身法灵活；卜仇天则胜在气力悠长，经验丰富。双方打得难分难解，谁若稍有不慎，都有血溅黄沙之险！

班老大上好伤药，接好脱臼，右臂虽然稍有不便，大体已是恢复如初。兄弟二人凝神观战，心中又是惊骇，又是喜欢。惊骇的是铁铮兄妹与卜仇天的本领，两兄弟都是想道：“要是换了我们上去，只怕还未必打得赢这对兄妹呢。卜仇天以一敌二，看来还是他稍占上风，功夫确实是比我们强得多了。”这两兄弟刚才未展所长，便给铁铮兄妹打下车来，心里本来还不服气的，如今目睹他们勇战卜仇天的本领，却是不能不服了。

惊骇之外也有喜悦，原来卜仇天虽占上风，但过了五十招之后，亦已额头见汗，气喘微闻。班老大笑道：“但愿他们两败俱伤！”

帅万雄忽地悄悄的来到班氏兄弟面前，轻声笑道：“此时还不动手，更待何时？”班老二尚自愕然，说道：“什么，这老魔头如此轻视我们，你还要帮他，我可不愿！”帅万雄笑道：“谁要你帮他啊？”

班老大道，“帅大叔，你的意思可是要趁此机会，劫那辆车？”帅万雄道：“不错。车上只有一个姓展的小子把守，咱们还怕对付不了吗？让卜仇天去拼命，咱们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

班老大眼珠骨碌碌地转了一转，盯着帅万雄淡淡说道：“你就不怕你那‘卜老爷子’了么？”

帅万雄面上一红，说道：“你以为我当真甘心听他指使，只想分享他的余利？只要你们有胆，咱们劫了车子，再干掉这姓卜的！”

班氏兄弟与帅万雄虽有嫌隙，但在利害的关头上，与帅万雄联手，总胜于让卜仇天独吞财物。班老大本来就动过念头，想趁卜仇天与铁铮兄妹两败俱伤之后，就干掉他的，卜仇天武功实在太强，即使是强弩之末，班氏兄弟也未有必胜的把握。如今帅万雄自愿与他联手，正是利害相同，双方一拍即合。

班老大道：“好，这碗水咱们三份喝啦！”于是三人同上，抢那宝车。

卜仇天恶斗铁铮兄妹，正在吃紧的时候，见他们已去抢车，大怒喝道：“你们要干什么？”

帅万雄笑道：“没什么，我们只不过是替你效劳，先把东西拿到手中，

免得夜长梦多！”

班老大道：“帅大哥，你说得不错，这馒头烫手，一个人是独吞不下的，我们给你干掉这姓展的小子，让你可以专心对付这两个娃娃，咱们虽有言语冲撞，也总还是自己人，自己人可千万不能火并。”班老大此时还要卜仇天尽力，故意说这一番漂亮说话，安他的心。

卜仇天当然不会相信他们的说话，可是班老大的说话也并非全无道理，他与铁铮兄妹此时正相持不下，若然“自己人”火并起来，只有让铁铮兄妹占了便宜。即使胜得他们三人，自己也是吃亏定了。

铁凝道：“哥哥，不好，他们去抢车啦！”铁铮道：“不可分神，应付面前的敌人要紧！”话犹未了，只听得“ ”的一声，卜仇天一拐把铁凝的青钢剑打飞，幸而铁凝轻功超妙，一个倒纵避了开去，铁铮使出浑身解数，阻止了卜仇天向他妹妹追击。

卜仇天是想速战速决，赶过去参加抢车，至于如何对付班老大他们，事后再见机而作。不料他对铁凝虽然突击成功，铁铮也还是不易打发。

铁凝并没受伤，身形疾起，那柄青钢剑未曾落地，已给她接下。铁凝性情好胜，偶一疏神，吃了卜仇天的亏，心中大为恼怒，接下青钢剑，立即又向卜仇天展开攻击，卜仇天心烦意乱，险险中了铁凝剑招，饶他解拆得宜，衣襟也被削了一幅。

铁铮不是不为展伯承着急，但因卜仇天是对方武功最强的一个，要是放他过去，只怕展伯承更难应付。所以只好紧紧将他盯住，希望能够侥幸将他杀伤，才腾出手来援助好友。

双方都想速战速决，卜仇天究竟胜在临阵的经验较丰，遇了两次险招之后，便即冷静下来，沉着应付。铁铮兄妹意图侥幸，反而给他频频反击，险象环生。

激战中只听得“叮”的一声，铁凝冒险进攻，给卜仇天杖尾一撩，将她的青钢剑反弹回来，把插在头上的一根玉簪碰落。不是铁凝收剑得快，几乎就要斫伤额头。铁铮大吃一惊，连忙叫道：“妹妹，你用绕身游斗，只要将他阻住，暂且不要贪功。”

卜仇天武功实在太强，铁铮也只好改变战略了。

这一边铁铮兄妹双战卜仇天不下，那一边展伯承已遭了围攻。

班老二刚才吃了大亏，一肚皮闷气要在展伯承身上发泄，挺着小花枪先扑上来。他的小花枪善于刺穴，枪花一抖，一招之间，连刺展怕承的五处穴道。

展伯承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就只你会刺穴吗？看剑！”横剑一封，叮 之声不绝于耳，瞬息之间，枪剑已经碰击了五下。展伯承不但把班老二的招数尽都化解，而且剑势未衰，反刺他胸口的璇玑穴。

班老大喝道：“小子，休得逞强！”一刀当中斫下，两人功力半斤八两，展伯承的长剑给他磕开，班老大也退了一步。

班老大一条右臂刚刚接好了臼，如今是改用左手刀，使起来稍欠灵活。展伯承看出破绽，闪电般一剑就刺他受伤的右臂，班老大身躯一矮，在地上打了一个六翻，十分狼狈。

帅万雄笑道：“班老大，你歇歇吧，让我来！”他使的是一对链子锤，三丈之外打出，正碰着展伯承的剑锋，“ ”的一声，火花飞溅，展伯承的青钢剑损了一个缺口。

班老大一个“ 鲤鱼打挺 ”，从地上跃起，大怒喝道：“ 好小子，今日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不顾右臂的疼痛，反而抢在帅万雄的前头，与他兄弟联手，合使“ 断魂刀 ”与“ 夺魄枪 ”的绝技。

师万雄见他如此好胜，笑了一笑，心道：“ 且让你多吃一点苦头，我再把这小子击倒！ ”

班氏兄弟联手，本来要胜过展伯承，但一来因为班老大只能使用一条左臂，二来展伯承又是豁了性命，使的全是狠辣招数，班氏兄弟反而只有招架之功。

班氏兄弟给展伯承杀得汗流浃背，帅万雄这才高声喝道：“ 好小子，休得猖狂！看我取你，撤剑！ ”呼呼风响，一对链子锤流星般打去。

展伯承经过一场激战，气力亦已大不如前，只听得“　 ”的一声，手中的长剑果然给帅万雄的链子锤打落。迫不得已，只 好施展轻功绕着车子躲闪。

帅万雄哈哈笑道：“ 还想逃么？ ”一纵身跳上车顶，他的这对链子锤舞动开来，可以笼罩三丈方圆之内。班氏兄弟也一人一边，携刀舞枪，分头堵击。决意要把展伯承置于死地。

展伯承既不肯舍弃宝车，更不肯独自逃跑，但在两帮强人。包围之下，要想冲出去与铁铮兄妹会合亦已不能。眼看形势越来越险，就要丧命在班氏兄弟刀枪之下。

正在这紧要的关头，忽听得一声长啸，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帅万雄在车顶望去，只见是一个年纪四旬开外书生装束的中年汉子，携着一个不过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箭也似地奔来，当真是声到人到，快速无比！

帅万雄吃了一惊，喝道：“ 哪条线上的朋友？止步，说话！ ”

那中年书生冷笑说道：“ 好不要脸，三个大人打一个小孩子！ ”脚步不停，便见闯进人丛。也不见他举手抬足，挡道的喽啰已是纷纷向两旁跌倒，让出了正中间的路。

帅万雄在车顶看得分明，识得这是“ 沾衣十八跌 ”的上乘内功，更是吃惊，连忙说道：“ 阁下意欲如何，有话好说！ ”

那中年汉子道：“ 你们为什么来的？这何须问我来意！ ”

帅万雄大喜道：“ 哦，原来阁下也是为着这辆车子而来，这个好商量，好商量！ ”

他最害怕的是这个人是铁摩勒的朋友，前来给铁铮兄妹助阵的。如今听说他也是想劫宝车，心想最多给他一份，倒不怎样担忧了。

那小姑娘喝道：“ 我爹爹不许你们欺负弱小，你们怎么还不停手？ ”听她的口气，倒像是个以保护弱者为己任的大人一般。帅万雄道：“ 是。谅这小子也逃不到哪里去，就凭阁下处置便是。 ”

展伯承暂脱险境，喘过口气，心里又是惊奇，又是觉得好笑。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以“ 弱小 ”称他，而这个人却是个年纪还没他大的小姑娘。心想：“ 这两个人不知是什么来历，既要劫车，却又为何不许他们伤我？这小姑娘也不知有什么本领，口气如此之大？ ”

那中年书生双眼朝天，慢条斯理的淡淡说道：“ 好，我这个人最易说话，你们要怎地商量？ ”

帅万雄忍住了气，赔着笑脸说道：“ 你们父女算是一份，这里八口箱子，每份两箱。阁下总可以满意了吧？ ”

那书生双眼一翻，道：“ 不行！ ”

班氏兄弟怒道：“你迟来后到，我们让你平分，已经是给了你天大的面子了，你还想多要么？”

帅万雄不想多树强敌，摇手说道：“不用争吵，有话好说，有话好说。然则阁下之意如何？”

那中年书生说道：“你们都给我滚开，我便饶了你们性命。”

帅万雄大惊道：“你要独吞？”那书生冷笑道：“饶了你们的性命，已经是给了你们天大的面子了！”他套用班氏兄弟的说话，而语气的冷峭犹有过之。

班氏兄弟大怒，重新亮出兵刃，齐声说道：“没那么便宜的事，阁下要想黑吃黑，那也得照黑道规矩，让我们看看你的功夫。”

那中年书生仍是冷冷说道：“你们是什么东西，？值得我亲自出手？你们不是惯会欺负孩子的么？好，虹儿，你替我教训教训他们！”

那小姑娘眉飞色舞他说了一个“好”字，便即上前。那中年书生又道：“且慢，他们之中，有一个右臂已经受伤，咱们不屑杀受伤的人。你把他们的兵器缴了，也就算啦。”

那小姑娘道：“是，女儿晓得。这两个臭贼，即使没有受伤，我也不屑杀他！”说话之时，已经到了班氏兄弟面前，而且居然没有亮出任何兵器！

班氏兄弟乃是一方之雄，本来应该顾住身份，不能与一个双手空空的小姑娘厮杀的，但一来他们已是给气得七窍生烟，二未那小姑娘又似有恃无恐，班氏兄弟若不动手，只怕她当真就要上来赤手缴械。

班老大喝道：“阁下欺人太甚，可别怪我们以大欺小了！”两兄弟心意相通，同时出手，一刀一枪，朝着那小姑娘的要害劈刺！

就在这刹那之间，平地便似突然飞起一道彩虹，原来是那小姑娘解下了一条束腰的红绸带，只是轻轻一抖，绸带夭矫如龙，疾的便向班老大的那根小花枪卷去。

小姑娘纵声笑道：“臭贼，说什么以大欺小，你欺得了我么？”话犹未了，只听得叮的一声，红绸卷着了枪，轻轻一带，弟弟的枪碰上了哥哥的刀，小姑娘喝声：“撒手！”一刀一枪，同时落地！

本来若论真实的本领，班氏兄弟虽然在激战之后，其中一个又已受伤，这小姑娘还是打不过他们的。只因这小姑娘的招数用得十分巧妙，而且是突然发动的，出其不意，借力打力，叫他们兄弟的刀枪自相碰击，这才能够在一个照面就缴了他们的兵器。

班氏兄弟输得莫名其妙，可是到了这步田地，他们亦已无颜再留此地了。对方是个小姑娘，他们连什么“三年之后报仇”之类的江湖门面话也不好意思多说，刀枪落地，掩面便逃。豹子岗的喽啰也跟着他们的寨主一齐走路。

展伯承暗暗称奇，心里想道：“这小姑娘虽是取巧，究竟不失为上乘武学。怪不得她夸口，本领果然不小，只怕我也未必胜得了她。”

那中年书生指着帅万雄道：“你怎么样？要不要和我的小女儿也过两招？”

帅万雄自忖决计胜不了这个书生，但又舍不得一车珍宝，听他这样一说，连忙执住话柄说道：“阁下只要令媛出手，不愿亲自下场指教么？”

那中年书生冷笑道：“你的功夫比班氏兄弟是胜过一筹，可还不值得我和你动手。你只要胜得我的女儿，这一车珍宝让你拿去，我决不阻挠。”

帅万雄大喜道：“好，就冲着阁下这句话，我只好献丑了。小姑娘，咱

们是点到即止，免得伤了同道的和气，如何？”他自忖可以胜得这个小姑娘，但却不能不顾忌她的父亲报复，是以说话十分客气。而言中之意，也在向那书生暗示：不敢伤他的女儿。

那小姑娘却听不懂他这一层意思，“噗嗤”一笑，说道：“爹爹，这人怕我伤他，在向我求情呢！你说饶不饶他？”

那中年书生道：“一视同仁，把他的兵器也缴了吧，免得班氏兄弟说咱们厚此薄彼。”

那小姑娘应了一声“是！”绸带迎风一抖，重施故技，来卷帅万雄的链子锤。

帅万雄心道：“我不让你有借力打力的机会，看你如何缴得了我的兵器？”他用一柄链子锤防身，只把右手的一柄发出去打那小姑娘。

链子锤是刚柔兼备的奇门武器，那小姑娘一卷没有卷着，链子锤霍地朝她的下三路扫来。小姑娘一个旱地拔葱跳起，挥舞红绸，霎时到了帅万雄面前，便要卷他颈项，帅万雄想不到她来得如此之快，连忙把左手的链子锤打出，这一下可给她卷着了。

帅万雄内力沉厚，猛地将链子锤一收，心中想道：“看你如何夺得我的铁锤？”他用的这招“顺手牵羊”，不单是防止兵器被夺，而且想把那小姑娘摔一大跤。

就在此时，那中年书生蓦地喝道：“撒手！”这一喝俨如晴天起了个霹雳，帅万雄心头一震，那柄链子锤已给小姑娘的红绸卷去，“　”的一声，双锤交击，又把他另一柄链子锤也打落了。

原来这中年书生用的是佛门“狮子吼功”，令得帅万雄骤然受惊，失魂落魄，他刚在运气的当儿，这口气一松，内力也使不出来了。

帅万雄双锤被夺，狼狈万分，但比之他的手下的几个头目已是好得多了，那几个人是准备给他们的寨主接应，恐防那中年书生对他们的寨主暗算的，他们在那书生面前排成一列，距离很近，给“狮子吼功”一震，全都跌倒，耳鼻流血。

帅万雄垂头丧气，拱手说道：“佩服，佩服！阁下请留个万儿！”

中年书生冷笑道：“凭你也配问我的姓名？快滚！”说到一个“滚”字，又如舌绽春雷，震得帅万雄耳鼓嗡嗡作响。帅万雄情知与对方的武功差得太远，只好忍气吞声，叫部下喽兵将那几个头目抬了起来，慌忙逃跑。

展伯承学的是正宗内功，功力或许不及帅万雄之深，但却比他纯厚。这中年书生的“狮子吼功”只不过令他耳朵难受而已，倒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不过他心中亦已是惊奇不已，暗自想道：“这书生不知是什么人？他这狮子吼功，我爹爹也会，但似乎也还没有他这么深厚的功力。这小姑娘虽说是得她父亲之助，但她仅凭绸条一带便夺去了帅万雄的双锤，小小年纪这份本领，也是确实不凡了！”

展伯承心念未已，只听得小姑娘又在笑道：“爹爹，还有一个老贼不肯罢手，要不要我去把他的兵器缴了？”

小姑娘口中的“老贼”即是指卜仇天。此时卜仇天和铁铮兄妹还在酣战中。他本来已占上风，但因这中年书生父女一来，他不免分了分神，给铁铮兄妹扳成平手。

中年书生笑道：“虹儿，这个老贼的兵器可不是你所能缴的了。待我来打发他！好，你们这两个娃娃可以歇歇了。”

铁铮兄妹也不知道这书生是什么人，但铁铮懂得绿林规矩，这书生既然要来插手，他在友敌未分之际，当然只好暂且退下，再看情形。

中年书生双手拢在袖中，宛如闲庭信步，根本就不当作一回事儿，意态潇洒，漫不经意地走到卜仇天面前。

卜仇天铁杖一顿，插在地上，却取出了一对判官笔，笔锋一指，朗声说道：“ 阁下意欲何为？ ”

中年书生淡淡说道：“ 你没有听见我与帅万雄他们说的话么？如今我只是问你意欲何为？ ”

卜仇天道：“ 这是我到口的馒头，阁下若然定要虎口抢食，嘿，嘿，我卜仇天也不是好惹的！没话说，只好请你向我这一对判官笔讨食吧！ ”

那小姑娘“ 噗嗤 ”笑道：“ 这不叫虎口抢食，这是犬口夺食。我再告诉你吧，你要用判官笔对付我的爹爹，这又应了一句老话，这叫做鲁班门前弄大斧！ ”

那中年书生笑道：“ 虹几，还没动手，你别吓他。 ”

卜仇天大怒道：“ 我姓卜的岂是怕人吓的？你女儿这么说，想必你也是善于用判官笔的了，难得遇上会家，咱们就较量较量！ ”

要知卜仇天自从再度出山以来，还从未遇过对手，这中年书生刚才只不过露了一手“ 沾衣十八跌 ”的内功，虽然也令他不免有点吃惊，但未曾交手，岂肯甘心认输。

中年书生哈哈一笑，说道：“ 你别听我女儿的说话，我封笔已经十年，没遇上真正的对手，怎会轻易动笔？而且你又打了一场，我更不能占你便宜。所以你不必惊慌，只要你这对判官笔能在我这双肉掌之下，应付得了三招，我父女抬脚便走，让你去捡你到口的馒头。 ”

卜仇天怒不可遏，喝道：“ 好呀，我姓卜的会过多少英雄好汉，可从未见过如此强横的人！你既然这样狂妄，我倒要看看你的本领！ ”

中年书生皱眉道：“ 那就来吧，别尽是说了。嘻嘻，三招，只有三招！ ”

卜仇天怎受得了如此轻蔑的态度，大吼一声道：“ 我看你三招怎样胜我？ ”双笔一分，立即便下杀手。

这一招名为“ 双龙出海 ”，分点对方两胁的四处穴道，委实是极高明的点穴功夫。那书生双手尚自拢在袖中，只见他滴溜溜一转，蓦地大袖飞扬，啪啪两声，那衣袖竟似变作了铁板一般，卜仇天双笔戳在他衣袖之上，连一个小孔也没戳穿，那对判官笔已自给他的衣袖拂开。卜仇天只觉劲风扑面，连忙闪开三步。

那小姑娘屈了一指，嘻嘻笑道：“ 这是第一招。 ”

卜仇天一个“ 搂膝绕步 ”，双笔霍地又到，左点“ 期门 ”，右点“ 精促 ”，这两处乃是人身“ 死穴 ”，卜仇天运了内家真力，笔尖发出嗤嗤声响，倘若给他戳个正着，只怕有护身神功，也难以抵挡。

中年书生仍是意态闲散，待他双笔堪堪点到，这才蓦地喝声：“ 来得好！” 猿臂疾伸，一抓抓向对方的“ 曲池穴 ”。

这一抓手法妙绝，竟是从对方绝对意想不到的方位抓来，而且手臂一抬，恰恰又避开了卜仇天的笔尖。

卜仇天功夫也委实了得，在这危机一发之间，倏地变招，身躯一矮，将判官笔横打出去，敲击对方手腕。这一招不是点穴招数，而是棍棒的使法，原来卜仇天身具两门武林绝学，一是“ 天魔杖法 ”，刚才他用铁拐迎战铁铮

兄妹，就是这门功夫。一是“ 双笔点脉 ”的功夫。

卜仇天因为这书生空手前来斗他，一来恐怕这书生已见过了他的天魔杖法，有了破解之方；二来近身肉搏，铁拐不够灵活，因而才舍拐用笔的。却想下到这中年书生也是个点穴的大行家，自己反而受他所制。如今这中年书生已堪堪抓到了他的曲池穴，他的第一套功夫抵挡不了，只好再用另一套功夫。

这一招变化得宜，是个“ 两败俱伤 ”的打法。中年书生微微一笑，说道：“ 不错，可惜你是碰上了我！ ”手腕一拧，转了个弯，卜仇天铁笔横扫，连他的衣袖也没沾着。可是中年书生那一抓也落了空，让他也避过了。

小姑娘再屈一指，数了过“ 二 ”字说道：“ 三招只剩一招了。 ”中年书生笑道：“ 虹儿，你急什么？等着瞧吧！ ”

卜仇天拆解了两招，胆气陡壮，喝道：“ 你又怎样？ ”他是恨这书生刚才说话的口气，故此反唇相稽。口中说话，双笔已是第三次出招。这一次当真用尽了平生所学，左笔是点奇经八脉的手法，右笔则是从天魔杖法中变化出来，笔挟劲风，点、戳、敲，几个动作一齐施展、一气呵成。

中年书生淡淡说道：“ 也没什么，只不过你的兵器可要留下了。 ”话犹未了，只听得“ 铮铮 ”两声，卜仇天的判官笔飞上了半空，果然不过三招，便败得一败涂地！原来这书生前两招乃是试探他的虚实，待到把他的功夫深浅摸清楚之后，第三招才出手，一举将他击败。

卜仇天面色灰白，茫然问道：“ 阁下可是笔扫千军的华宗岱么！ ”正是：

名不虚传今始识，一支铁笔扫千军。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有心比武坟佳婿　不料飞骑遇寇兵

中年书生傲然说道：“你不是四下扬言，要与我一决雌雄的么？如今应无遗憾了吧？嘿，嘿，你能够接我三招，未曾受伤，也算是很不容易的了，你的兵器让你带走。滚吧！”

卜仇天听得他果然是华宗岱，不由得满面羞惭，气沮神伤，哪里还敢多说一句。当下拾起了那判官笔，拿起那根插在地上的拐杖，长叹一声，转身便走。

铁铮等三人，都是第一次听见“华宗岱”这个名字，不由得暗暗纳罕。铁铮心想：“听那卜老贼之言，这笔扫千军华宗岱应该是个武林中响　　的人物，何以我从未听过爹爹提及他的名字？”

卜仇天一走，铁铮等人遂上前以晚辈之礼相见说道：“多谢华大侠援手之德。”在铁铮的心目中，这华宗岱既然给他们赶跑了劫车的强人，即使不是他爹爹的好朋友，恐怕也是冲着他爹爹的面子才来给他们解困的，至少总是一番好意。

哪知华宗岱却哈哈笑道：“铁少寨主，你错了。我赶跑这些人，只是为我自己，并非为你。我刚才和这些人说的话你没听见么，我也是要劫你的呀！”

铁铮惊疑不定，说道：“华大侠可是和晚辈开玩笑么？”原来铁铮一直以为这中年书生乃是游戏风尘的奇人侠士，所说的什么劫车之话，是戏耍那些强人的，并不信以为真。

华宗岱一脸正经他说道：“谁耐烦和你们这些孩子们开玩笑？我不是为了这八箱珍宝，来这里做什么？”

铁铮亢声说道：“华大侠要这几箱东西，我们本来可以奉赠，可是——”

华宗岱只听了一半，便打断他的话语，说道：“不必啰唆，你所要说的，我早已知道啦。这是王伯通留下的宝藏，你们要拿回去给你爹爹做粮饷的是不是？哼，我可管不了这么多，就是你爹爹在此，我也一样要劫！我也不是什么大侠，你别这么叫我！”

铁铮道：“华先生，你武功高明，我们几个小孩子自然不放在你眼内。但你既然不讲绿林义气，定要劫车，请恕我们也不能双手奉送。”

华宗岱哈哈笑道：“对啦，对啦！这可说到正题了。我当然不会以大欺小，铁少寨主，你就和我这小女儿过过招吧。你们是一般年纪，这可公平得很了吧？只要你胜得了我的女儿，我就放你过去！”

铁铮正要答话，铁凝已跑上前来，抢着说道：“女孩子找男孩子打架，不害臊么？最公平还是我和你打！”

铁铮道：“凝妹，别乱说话。这不是小孩子打闹着玩的，你不是人家对手。”

铁凝道：“这你就更应该让我打了。你是男子汉，气力大，难道好意思欺负比你小的女孩子么？武林高手，讲究是旗鼓相当，不失身份，这规矩我也懂的。她的父亲不愿意占咱们的便宜，咱们也不能占她的便宜。”她说的虽然是孩子气的说话，但却颇有江湖豪侠的气概，不失是铁摩勒女儿的身份。

那小姑娘见铁凝天真烂漫，不觉也有点惺惺相惜之意，笑道：“小妹妹，我怕你已经打了一场，气力不够。”

铁凝道：“华姑娘，你今年几岁？”那小姑娘道：“十六岁了。”铁疑道：“你和我哥哥倒是一般年纪，但也只比我大两岁罢了。这‘小妹妹歹的

‘小’字应该去掉。这样吧，你打赢了我，再和我哥哥打吧。因为你若能胜了我，才算得与我哥哥是旗鼓相当的一对。”

铁凝是言者无心，那小姑娘却是听者有意。脸上一红，说道：“好，我瞧你的本领很是不错，我也不一定打得过你。我先领教领教你的高招吧！”

铁凝“噗嗤”一笑，说道：“不必客气，接招！”她见这小姑娘刚才对班老大他们那么骄傲，对自己却似另眼看待，不觉颇为得意。

铁凝却有所不知，这“笔扫千军”华宗岱带了女儿来此，不但是为了行劫，另外还有一重用意的。他要为女儿物色佳婿，因此才叫她与铁铮比武。他们对铁铮才是“另眼相看”。

父亲的用意，女儿隐隐知晓。故此铁凝那么一笑，这小姑娘不觉满面通红。一个分神，铁凝来得快极，倏的一剑已指到她的胸前。

这小姑娘吃了一惊，连忙躲避。铁凝蓦地收剑，说道：“你怎么不亮兵刃，你忒也小觑我了！”

这小姑娘见铁凝如此敏捷的身手，知道若是仅用红绸，决不能夺了她的兵刃，当下赞了一个“好”字，笑道：“你来得太快，我还未来得及亮兵刃啊！好，我可要还招了，你留神吧！”笑声一收，手中已拿了一条软鞭，轻轻一抖，唰的便向铁凝打去。鞭势俨如毒蛇吐信，闪缩不定，指东打西，指南打北。

武学有云：枪怕圆，鞭怕直。这小姑娘能把一条软鞭抖得笔直，使得大枪也似而又不减其轻灵翔动之势，这份功力，也就可想而知的。

铁凝心中想道：“看来她的功力似乎比我高些，但身手矫捷，她却未必如我，我索性和她来个以快斗快！”她刚才照面一招，便几乎使对方措手不及，遂以为自己的轻功胜过对方，却不知对方乃是让她三分的。

不过铁凝跟空空儿夫妇学来的这身轻功，的确也是武林罕见的绝学。施展开来，只见冷电飞空，寒光匝地，一口青钢剑就似化成了数十百口，四面八方都是她的影子。

那中年书生笑了一笑，赞道：“辛芷姑的关门弟子，果是不凡。虹儿，你要小心对付了。”

那小姑娘笑道：“孩儿不敢折了爹爹威名。”话犹未了，鞭法一变，陡然间，便似有千百条青蛇在空中飞舞，那都是她一条软鞭幻化出来的鞭影，攻势越来越急，当真是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铁凝心中微凛，这才知道哥哥常说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是虚言。她败给窦元、卜仇天等人还有可说，这姓华的小姑娘只不过比她大了两岁，武功却也胜过了她。这小姑娘不但功力深厚，轻功身法，也决不在她之下。

铁凝一急，全副本领拿了出来。辛芷姑所传的剑法奇诡无伦，配合了超妙的轻功，相得益彰，更见凌厉。这小姑娘也是暗暗佩服，心道：“要是在前两年我和她一般年纪的话，只怕我还当真赢不了她！”

铁凝一口气攻了七七四十九剑，剑剑凌厉。可是这小姑娘的鞭法也是虚实莫测，变化繁多。铁凝使出了全副本领，仍然占不到对方半点便宜。

铁铮看得暗暗称奇，心道：“她的这门轻功虽然未必比得上我的师父，却也是独创一家的了，妹妹轻功未到火候，和她仅是旗鼓相当。其他真实的本领，则颇不如她，看来只怕要糟！”

心念未已，场中两人已到了胜负立决之际，只听得“唰”的一响，那小姑娘的鞭梢透过了重重剑影，已是向着铁凝的虎口“刷”了下来。

鞭梢抖得笔直，就似判官笔的笔尖一样，铁凝的师父是点穴的顶尖儿的高手，铁凝虽未尽学所传，也是行家，一看就知道对方是来点她穴道。

可是铁凝的身形已在对方的鞭势笼罩之下，虽然明明知道这小姑娘是用鞭梢来点她的穴道，亦已无法闪避。

铁凝正在心想：“糟了，糟了！这回可要栽个大大的筋斗了！”心念未已，那小姑娘的鞭梢己如蜻蜓点水，倏地掠过。铁凝只觉虎口微微一麻，但奇怪得很，却不似穴道被封的迹象，她的手腕还能挥剑自如。

双方动作都快，铁凝本能的挥剑往前一冲，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只听得嗤、嗤两声，那小姑娘长鞭一收，扯去了她一幅衣襟，而铁凝的利剑，也割断了对方一截衣袖。

那小姑娘跳出圈子，收鞭笑道：“铁姑娘剑法不凡，佩服，佩服！我侥幸与铁姑娘打个平手，咱们可以不必再比试了吧？”

铁凝知道是对方故意让她，否则，她早已给点了穴道，还焉能有削断对方衣袖的一剑？铁凝心里又是难过，又是感激，说道：“你比我大两岁，果然是比我高明一些。好，我不是你的对手，现在你可以和我的哥哥过招了。要是你能打败我的哥哥，我才真的佩服你。喂，你叫什么名字？”她不肯作伪，勇于认输，但又不是怎么甘心认输，一副孩子口吻，听得那中年书生也不禁发笑。

那小姑娘道：“小妹妹，你并没输，只是吃亏在年纪太小。说老实话，倘若早两年，我一定不是你的对手。我姓华，名叫剑虹。咱们不打不成相识，就交个朋友吧。”

铁凝很满意华剑虹对她的态度，说道：“很好，我愿意和你结交。但你要劫我们的车子，这一架我们还是要和你打的。你若能凭本领胜了我的哥哥，劫了珠宝，我也不会怪你。”

铁凝走回来说道：“好，我都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哥哥，该轮到你出阵啦。”停了一下，忽地又在铁铮耳边低声说道：“哥哥，我希望你给我出这口气。但她曾经让我一招，等下你也让她一招吧，可不要把她打伤了。”

铁铮笑道：“我理会得。咱们岂能失了爹爹的身份。”华剑虹听不到铁凝的耳语，心想：“这小鬼不知和她哥哥说些什么？难道他们已是识穿我爹爹的来意？”十六岁的女孩子是刚刚懂得注意异性、情窦初开的年纪，那小姑娘想到此处，不觉双颊晕红。

铁铮心中则在怀疑不定，暗自思量：“看来他们不似恶意，但却又力何定要劫车？到底他们是好人呢还是坏人？”

铁铮抱剑一立，说道：“华姑娘，我来领教你的高招。”

华剑虹道：“铁公子客气了，应该说是我向你讨教才对。”

铁凝叫道：“你们两个都不心客气了，我等着瞧呢。出招吧！”

华剑虹面上一红，说道：“好，那就请恕我僭越了。”当下软鞭一抖，呼的卷起一团鞭影，便向铁铮打去。她知道哥哥比妹妹高强得多，生怕一个抵敌不住给铁铮看小，故而一出手便是家传的上乘武学，绝妙神鞭。

铁铮看她把一根软鞭使出了枪剑笔三种招数，卷腕扫胫之外，还夹有点穴功夫，也不禁心头微凛，赞了一个“好”字。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铁铮身形疾起，剑光暴长，喝道：“还招！”一招“力劈华山”，已是使了出去。

这一招是铁摩勒的家传剑法，招数倒不见得如何精巧，但却以雄劲见长。

华剑虹的鞭梢正要缠上他的剑柄，忽听得父亲说道：“ 虹儿，你也太不自量力，你的内力怎比得上铁公子？ ”

华剑虹得她父亲提醒，倏地变招，鞭梢只是在无锋的剑背轻轻一点，身形己是倒纵出一丈开外。她恃看鞭长剑短，霍地一鞭，又是卷地扫来。

铁铮这一剑本是想削断她的长鞭的，见她变招得快，也不禁暗暗佩服。心道：“ 她虽是得了父亲指点，但这一招变化得确实也是精妙之极，我这么刚猛的剑法，居然给她消去了几分劲力，这份以柔克刚的功夫，却是在我之上。好，我现在且再与她比试轻功。 ”

铁铮脚尖未曾点地，华剑虹的长鞭已经向着他的下三路卷来，好个铁铮，在这瞬息之间看来已是无法躲闪，只见他腰肢一拧，平空转了一圈，华剑虹长鞭打空，铁挣早已脚尖沾地，一个滑步纵身，到了她的面前。

铁铮的轻功是空空儿的衣钵真传，华剑虹虽也不错，但给他一比，却是相形见绌。铁铮喝声“ 撒手 ”，剑锋一个“ 顺水推舟 ”，削她手指！

铁铮先喝一声，那是不愿伤她，要迫她弃鞭的意思。哪知就是这么稍微缓了一下，华剑虹已经腾出手来，一声笑道：“ 不见得！ ”蓦然间她左手又己多了一柄短剑，原来这是她早已藏在袖中，救急用的。这一下大出铁铮意外，双方距离太近，华剑虹短剑迅捷，剑锋先刺到铁铮掌心。

铁铮这一招本来是个跨步进剑的式子，这一剑若然斩下，就是两败俱伤之局，好个铁铮，就在这危机瞬息之间，蓦地将身形煞住，掌心一缩，反手抓着了华剑虹的长鞭，脚眼一旋，华剑虹身不由己的跟他转了半圈，刺他掌心的那一剑自然而然的也就落了空了。

危机一过，铁铮不待她变招刺到，己是闪过一边。华剑虹也不敢追击，同一时间，各自退了两步。

这几下兔起鹘落，各出险招，当真是惊险绝伦。此时幸得化险为夷，但双方想起刚才的险状，方始知道吃惊，不由得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不但他们本身吃惊，旁观的展怕承与铁凝二人，刚才也看得目瞪口呆，此时方始“ 啊呀 ”一声，叫了出来！

只有华剑虹的父亲始终神色自如，在展、铁二人失声叫喊的时候，他却哈哈一笑，赞道：“ 好轻功，好剑法！解得真是妙呀！ ”并非他不为女儿担忧，原来他掌心早已扣了一枚石子，倘若女儿当真有性命之忧，他自会在最紧张的关头，发石救人。

铁铮喘过口气，转而态度从容地答道：“ 多谢前辈夸奖，愧不敢当。 ”

华剑虹惊魂稍定，争胜之心又起，微微一笑，说道：“ 休要得意，胜负还未定呢。接招！ ”左一招“ 挑灯看剑 ”，右一招“ 霸王鞭石 ”，右鞭左剑，同时施展，再次与铁铮对攻。

再度交锋，双方都不敢有丝毫大意。华剑虹一鞭一剑，配合得妙到毫巅，招数奇诡，瞬息百变。鞭梢可以点穴，剑尖也可以刺穴，两般兵器，一长一短，远攻近守，两皆利便。使到急处，但见鞭影如林，剑光似练，看得铁凝目眩神迷，这才知道华剑虹刚才与她交手，只是用鞭，最多不过出到五成本领。

铁凝最初本是担心她哥哥万一失手，伤了华剑虹的。此时却不由得转而为哥哥担心了，心中想道：“ 想不到这丫头不但擅于用鞭，剑法也这么了得，糟糕，哥哥只是使一些平平常常的招数，只怕会败在她的手下。 ”

这一边，铁凝在为她的哥哥担忧；那一边，华宗岱则已看出了他的女儿

不妙。原来铁摩勒的剑法与众不同之处，正是“重，拙，大”三字。剑法大开大阖，势捷力沉，似笨实佳。这种不以招数精巧见长的剑法，却正是最难学的上乘剑法。铁铮虽然火候未到，亦已得了家传剑法的神髓。

铁凝因为太过熟悉这路剑法，所以觉得平平无奇。同时又因兄妹关心，而关心者乱，故此只看到对方的表面优势，却不知道实在是她哥哥占了上风。但华宗岱是旁观者清，加上他的武学造诣，因此，甚至比铁铮本人，更能领略到他这一路家传剑法的好处。

华宗岱暗暗称奇，心里想道：“素闻铁摩勒与空空儿是当今两大高手，如今从他们的传人看来，果然是言下无虚。可惜虹儿只怕难以招架到百招开外，我还是不能尽睹这两大家的武学精华。”

心念未己，只听得“铮”的一声，华剑虹手中那把短剑飞上了半空。但铁铮把她的短剑击出手后，随即把自己手中的长剑也向上一抛，身形箭一般的窜出圈子。

华剑虹怔了一怔，只见铁铮所跑的方向，正是他那柄长剑落下之处，及时赶到，剑未落地，便给他接下来了。

华剑虹那一柄短剑是笔直地落下来的，华剑虹心念一动：“莫非他是有意让我一招？”一伸手也把短剑接了下来。只听得铁铮果然说道：“华姑娘，咱们的兵刃同时脱手，可算得彼此都没吃亏。不用再比试了吧？”

铁铮这次让招做得恰到好处，比华剑虹刚才让他妹妹那招更为自然。但他料想至少华剑虹是会心中明白，而以华宗岱的武学造诣，也没有看不出来的道理。因此，在他的想法，华剑虹定然自己认输，而华宗岱也要遵守诺言，放他们过去了。

不料他只猜对了一半。不错，华剑虹是想认输的，可是当她正要开口认输的时候，华宗岱却已抢着说道：“你们既然打成平手，那就不必再比试了。这第二阵待我来吧，当然我不能占你们小辈的便宜，你们三人，可以并肩子齐上！”

铁铮大为惊愕，说道：“华老前辈，这个，这个——”华宗岱道：“什么这个那个的，你不与我交手也成，这辆车子我可是要拿走的了。”

铁铮心道：“你女儿明明输了，你却又来作难，这不是自食前言，胡赖了么？”可是“打成平手”这一句话，又是他亲口说的，他心中的说话，可不得吐出口来。

铁铮不愿反口，但心中有气，还是稍稍地刺了他一下，说道：“晚辈无知，要向华老前辈请教，江湖上是否要讲究信义两字？”

华宗岱哈哈笑道：“信义两字当然是要讲的，但这与今日之事，可扯不上啊！我说过你胜得过我的女儿，我就放你们过去。如今你们打成平手，可就要再闯我这一关了。”

华宗岱定要为难他们，不但铁铮感到惊愕，华剑虹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但她刚叫了一声“爹爹”，华宗岱已经禁止她再说下去，“虹儿，你站过一边，留心看看，也好学点功夫！”华剑虹心中一动，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不再劝阻，退过一旁。

原来华宗岱是个嗜武成癖的人，凡有他未曾见过的上乘武功，他都要设法看个全套。这次他在隐居十年之后，再到中原，本来是想找空空儿与铁摩勒比试比试的，但他为人又极好胜，深怕万一比试下来，是自己打不过人家，那就有失面子了。

恰巧铁铮既是铁摩勒的儿子，又是空空儿的徒弟，身兼两家武学，是以华宗岱有心亲自试他，引他尽展所学。试探之后，华宗岱心中有数，将来再找铁摩勒与空空儿比试，就可以知己知彼，不至吃亏了。

另外他也知道展伯承是展元修的儿子，铁凝也得了辛芷姑的剑法真传。展元修、辛芷姑两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虽然较次，也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角色，各具一家之长的人物。所以他乐得趁此机会，叫这三个少年都来和他比武，好窥探中原四大名家的武学之长。

华剑虹则是另一个想法，她败在铁铮剑下，她以为父亲是

为了教她如何解拆铁铮的招数，才要和铁铮动手的。却不知道她父亲虽然也有这个意思，却还不是最主要的目的。

不过华剑虹虽然没有完全猜对父亲的心思，但华宗岱决不会伤害铁铮他们，也不是企图劫宝，这个华剑虹却是料准了的，故此她当然不会为铁铮担心。

铁铮可是毫不知道对方来意，这八箱珍宝价值连城，他只道华宗岱当真是见财起意，不惜自毁诺言。

少年人总是有几分火气，华宗岱既然咄咄迫人，铁铮不由得也起了反应，当下说道：“老前辈既然定要伸量我们，晚辈明知不敌，也只好遵命奉陪了。凝妹与我联手，展大哥暂且掠阵吧。”铁铮很有几分傲气，不愿一来就是三人齐上。

华宗岱哈哈笑道：“你怕我女儿乘机劫车吗？不用担心，还是三个人齐上的好！”

展伯承年龄较长，也较慎重，他也不愿袖手旁观，当下按捺不住，便道：“既然如此，咱们是恭敬不如从命。华先生是前辈高人，咱们若是拘泥江湖规矩，那倒是有失尊敬了。”话中之意，即是叫铁铮不要认为以三敌一于颜面有亏，当前最紧要的还是要保住宝车，击退强敌。

华宗岱笑道：“对，这才爽快！我不占你们的便宜，你们也别客气了。”

铁铮依照武林礼数，剑尖下垂，手按剑柄，这是表示晚辈向前辈请教的意思，说道：“老前辈请亮兵刃。”

华宗岱哈哈一笑，说道：“你不是听我说过了吗？我已有十年没动过兵刃了。对卜仇天我尚且空手，岂能动兵刃欺负你们？”

其实以铁铮兄妹与展伯承三人联手之力，当然要胜过卜仇天。铁铮等人少年气盛，听了此言，心里都是很不服气，铁凝首先按捺不住，说道：“好吧，你就空手接招吧！我的剑上可没长着眼睛，你小心了。”一招“玉女投梭”，平胸便刺过去。

这一招看是平刺过去，中间却藏着八个变化，剑势极是奇诡。华宗岱笑道：“好，各家剑法之中，以你这家最为奇诡了！但你剑上虽没长着眼睛，却也刺不着我！”说话之间，随随便便地走了几步，铁凝的一招三式，全都落空。展伯承剑中夹掌，赶忙抢在铁凝前面发招，防备他趁铁凝招数使老之际反击。

华宗岱衣袖一挥，展怕承一掌击去，如击实物，竟然发出“砰”的一声响，震得他虎口稳隐作痛，展伯承立即一剑削下，这一回他的衣袖又似柔若无物，剑锋一触，便轻飘飘的荡了开去。

展伯承无从着力，对方的衣袖未损分毫。展伯承吃了一惊，想不到对方的内功如此深湛，居然在瞬息之间，便能刚柔互易，随心所欲。他这剑中夹

掌，本来还有后着的，一击受挫，不敢躁进，连忙煞住脚步。

华宗岱又笑道：“你这剑中夹掌，已是融会正邪武学之长，也算得是武林罕见的功夫了。可惜剑势过柔，而掌力则霸道有余，王道不足。还应该更求精进。”

原来展伯承的剑法是他母亲所教，乃是妙慧神尼的内家剑法，属于正派武功。但因妙慧神尼所创的这路剑法是适合于女子使用的，男子用它，就稍嫌柔弱了。但展伯承的掌法则恰恰相反，是他父亲的家传武学，十分霸道，属于邪派中的上乘功夫。

展伯承道：“多谢指教。”铁铮接声道：“我也请老前辈指点指点。”长剑抡圆，隐隐挟着风雷之声，把长剑当作大刀来使，一剑劈下。华宗岱喝声：“好！”蓦地中指一弹，“叮”的声，竟把铁铮那么刚猛的一剑弹开了。可是铁铮虽然后退三步，华宗岱也不由得晃了晃。

华宗岱道：“好！你的剑法已得了重、拙之长，所差的就只是几分火候了。”

这么一来，倒像是华宗岱指点他们的武功，不似是强盗打劫了。铁铮惊疑不定，按剑停招，正想再问他的用意。铁凝已先说道：“喂，这一场咱们和他到底是真打还是假打？”

要知他们三人虽然与华宗岱都交上了手，但却是此去彼来，还不是真正的三人联手。而华宗岱对每一个人都占了上风，也没有还击。在铁凝的想法，若是真打，就该合力攻他。以三人之力，也料想可以胜得了华宗岱，她这话是催促哥哥早点决断。

华宗岱哈哈一笑，说道：“我已让了你们每人一招，现在可要还招了！”话犹未了，倏的就欺到铁凝身前，双指一伸，竟然作势挖她的眼睛！

铁铮大惊，连忙扑救，出剑刺他背脊的“大椎穴”。华宗岱背后如长眼睛，反手一掌，避招还招，掌如刀削。他比铁铮高半个头，这一掌朝着铁铮的颈项削下，又是一招致命的杀手！

展伯承大叫道：“休得伤人！”剑中夹掌，飞快来援，华宗岱一个转身，“啪啪”两腿，连环飞脚踢展伯承的太阳穴，展伯承那一剑未必刺得着对方，但若给对方踢中太阳穴，可就要立即丧命！

展伯承这一惊非同小可，幸在他家传的五禽拿法乃是武林一绝，百忙中单掌一引，身形已是平地拔起，堪堪避开。铁铮、铁凝亦已双剑齐到，助友攻敌。铁铮大叫道：“老前辈手下留情！”

华宗岱纵声笑道：“我为什么要手下留情？你以为我是和你们戏耍的么？谁叫你们这三个娃娃不知天高地厚，胆敢抗不遵命，与我动手？现在后悔亦已迟了！”说话之间，又已向每人攻出三招，三三九招，每一招都是杀手！

铁凝生气道：“哥哥，你怎可向强盗求情？”铁铮迭遇险招，亦是心头火起，说道：“好，咱们与他拼了！”只妹俩双剑齐出，一柔一刚，一奇一正，配合得妙到毫巅，挡住了华宗岱的攻势。展伯承也使出了平生所学，奋勇向前。

华宗岱叫道：“好，这才打得痛快！”衣袖飘飘，在三柄宝剑团攻之下，掌劈、指戳、脚踢、袖拂，浑身上下，处处都见功夫，任凭三人合力攻他，他仍是攻多守少。

原来华宗岱是故作心狠手辣的姿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之心，否则怎能把他们三人的全副武功都引出来？

铁铮三人哪知道华宗岱是这番用意，只恐遭了他的毒手，都是尽展所学与他厮拼。三道剑光，交叉穿插，招招都是指向对方要害。华宗岱接连遇了几次险招，心头一凛，亦已不敢有丝毫大意。双方越斗越烈，只见剑光人影，混作一团，看得华剑虹目眩神迷，几乎喘不过气来。

铁铮身形疾起，蓦地凌空刺下，使出空空儿所传的刺穴功夫。他年纪尚轻，未曾练到空空儿那般一剑刺九穴的境界，但亦己可以在一招之间，刺对方七道大穴。华宗岱赞道：“好剑法！”刚刚挥袖拂歪他的剑点，展伯承己施展“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大打来，华宗岱用了个“卸”字诀，掌心一引一粘，刚化解了展伯承的掌力，铁凝的一招“玉女投梭”，又已指到了他背心的“风府穴”。

华宗岱初时只是“试招”，打到后来，兴会淋漓，在三人围攻之下，也不由得他不使出浑身本领。好在他的武功已练到收发随心的境界，虽然是认真较量，不敢让招，但却能点到即止，不至于误伤了对方。

不知不觉已厮杀了一顿饭的光景，铁铮等人的功夫差不多都已使了出来，华宗岱从化解他们的招数之中，不但对他们的剑法掌式了然于胸，连他们内功的门道，也大致摸了个“底”了。

华剑虹心中明白她父亲绝计不会伤害对方，但看他们打得如此激烈，也不禁心惊胆战，忍不住叫道：“爹，爹，你——”

华宗岱翟然一省，心里想道：“这三个娃娃功夫确是不弱，倘若我真要打胜他们的话，只怕也得在千招之外。但他们的功夫我都己见到了，又何必挫折他们？”

华宗岱默运玄功，使出了九分内力，双袖一挥，将三口宝剑荡开，跳出圈子，哈哈笑道：“对，打了这么多时候，咱们也可罢手啦！”

铁铮三人愕然止步，华宗岱笑道：“我胜不了你们，你们也胜不了我。这一场也算是平手吧。”

铁铮怀疑不定，道：“那么我们这辆车子，你是让不让走？”

华宗岱笑道：“既是打成平手，我还能与你们耍无赖、再纠缠吗？你们放心走吧，经过今日一战，黑道上的人物，大约也没有谁再敢对你们拦途截劫了。”

铁铮三人这才知道华宗岱确是并无恶意，而且手下留情了。原来他们都已打得相当疲倦，心中都是明白，再战下去，定然落败。华宗岱说“打成平手”，那只是给他们面子的。

这么一来，连铁凝对华宗岱也是大为感激。她稚气未消，想到什么，立即便说了出来：“华老前辈，我要多谢你，但我又要骂你！”

华宗岱故意问道：“这却为何？”

铁凝道：“我哥哥说得不错，一山还有一山高。你武功确实是比我们高明得多，我知道你是让我们的。不但如此，你还替我们赶跑了几个魔头。这不该多谢你吗？可是你又将我们作弄，害得我刚才心惊肉跳，生怕给你劫物伤人。这岂不是又应该骂你吗？”

华宗岱道：“多谢我不敢当，骂我也未免冤枉。我并非作弄你们，是有心和你们切磋武功的。”

铁铮道：“华老前辈用到切磋二字，我们更不敢当了。请问华老前辈府居何处？回山之后，我当禀明家父，答谢前辈。”

华宗岱笑道：“我是闲云野鹤之身，居无定所的。不敢劳烦令尊，日后

若有机缘，我自当到贵寨拜访。”

铁凝道：“华姐姐，你不是说愿意和我做朋友的吗？何必等待他日，不如现在就和我们同走，到我们那儿玩个十天半月吧？你可以和我哥哥切磋武功，让我也好学些本领。”

华剑虹面上一红，微笑说道：“多谢铁姑娘盛情，但我爹爹有事。”

铁凝道：“你爹爹有事，你一个人去不行吗？”

华宗岱忽道：“不好！”

铁凝嗔道：“什么不好？咱们既然化敌为友，难道你还不放心你的女儿和我们一起？”

华宗岱道：“不是的。有大队人马杀来了。”

话犹未了，果然听得人马驰骋之声，远远传来。华剑虹道：“你们快逃吧！”

铁铮道：“这辆车子所载过重，跑也跑得不快，一定会给追上的。”

华宗岱道：“也许未必就是来打你们主意的。且看看来的是哪一路人马？”心想若是来的绿林豪杰，有他出面打个招呼，并说明这是铁摩勒的财物，料想对方总得有点顾忌，不敢轻易动手。

议论未定，那队人马前锋已到，打着一面大旗，上面绣的是：“魏博节度使田”几个大字。

来的原来是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牙兵”，他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藩镇，手下有数千“牙兵”，是特别从军中精选的勇士组成的，等于皇帝的“羽林军”一般，而战斗力之强，甚至还胜过羽林军。也不知风声怎地泄露到他那儿，他也来参加“夺宝”，叫他的儿子田悦作为统带，把大队的牙兵开来。

说时迟，那时快，牙兵的前锋已到。数百铁骑散开，把华宗岱等人团团围住。一个军官喝道：“大胆强人，胆敢白日青天，公然运赃物过境，目中还有王法么？把这一众强徒都给我拿下了。”

官兵们早已听说这批“赃物”价值连城，若能截下，只要得到些许犒赏，也可以发笔横财了。因此听得长官一声令下，登时欢声雷动，争先恐后的上来夺宝拿人。

铁铮大怒道，“什么王法？分明是田承嗣这老混蛋，刮削民脂民膏，还嫌不够，见钱眼开，指使你们给他抢劫！你们却何苦为几个钱给他卖命？”

那军官道：“胡说八道，先把这小贼拿下！”铁铮大怒，拔剑斫翻了数人，但寡不敌众，仍然是给官兵团住。

混战中一个军官快马驰来，看了一眼，说道：“怪不得这几个小贼如此猖狂，原来是绿林盟主铁摩勒的门人子女。好，且待我来会会铁家剑法。”挥舞一条水磨钢鞭，就在马上，向铁铮劈头打下。

铁铮挥剑一迎，“铮”的一声，鞭剑相交，火花四溅，铁铮心道：“这人好大的力气，想不到田承嗣手下也有如此武功高强之人。”

其实铁铮的内力在这军官之上，只因他先后与卜仇天及华宗岱恶斗了两场，气力损耗不少，反而给那本领原是比不上他的军官稍稍占了上风。

展伯承、铁凝双剑齐上，铁凝最是刁钻，唰唰两剑，斩断那军官的马足，那军官也好生了得，就在马背上一个“鹞子翻身”跳了下来，脚未着地，水磨钢鞭已经打下，使的竟是“尉迟鞭”中一招最精妙的招数，名为“八方风雨会中州”，钢鞭打出，便似一圈圈波浪向前推开，居然把展、铁二人的两柄青钢剑都荡开了。

原来这个军官名叫尉迟俊，乃是羽林军副统领尉迟北的族弟，此人功名利禄之心甚重，他见魏博节度使是第一强藩，炙手可热，权压朝廷，因此，宁愿依附田承嗣，而不愿在朝为官。

展伯承道：“凝妹，别慌，我给你开路。”抢在前头，掩护铁凝，一招“巧破连环”，剑中夹掌，剑尖挑开了尉迟俊的钢鞭，掌力震翻了两个从侧翼袭来的武士。

铁凝道：“我才不慌呢。”使出迅捷无伦的剑法，唰唰两剑，也刺中了两个武士的穴道。她毕竟是个还未成年的女孩子，又从未有过对敌厮杀的经验，如今初次出道，就遭受这许多如狼似虎的官兵围攻，口中虽说不怕，其实却是胆怯的。不过，她倒并非畏惧官兵，而是不敢杀人，甚至连见血也有点儿害怕。故此她只是以剑刺穴，不愿过多杀伤。

尉迟俊给他们联剑杀退，可是他占了兵器的便宜，他的水磨钢鞭长一丈有多，展、铁二人的青钢剑不过三尺六寸，尉迟俊退到了他们剑所不及的距离，长鞭挥舞，打得他们只有招架之功。

众武士纷纷拥上，终于把他们与铁铮隔断，三个人分开了两堆厮杀。尉迟俊看到合围之后，又抽出身来，去对付铁铮。

铁凝跟辛芷姑所学的本领，是以剑招奇诡和轻功超妙见长的，但在重重围攻之中，她的轻功无从施展，而敌人所用的兵器，又多是长枪大戟之类的重兵器，时间一长，女孩子气力不足的弱点就露出来了。幸亏有展伯承在她旁边，奋不顾身的掩护她，才使她好几次转危为安。

铁凝心里暗暗感激，想道：“怪不得爹爹常夸赞他，可惜褚葆龄却是有眼无珠，把他抛弃。哼，要是我将来见着她，一定要骂她一顿，她怎可以这样伤了展大哥的心？”由于受到展伯承的勇气鼓舞，铁凝也渐渐镇定下来，虽然还是不敢杀人，见血己是不害怕了。

铁铮单独对付许多武士，其中还有一个本领高强的尉迟俊作他劲敌，处境比展伯承这边还见凶险。

华宗岱拉着女儿远远地躲在一个土地后面，一直袖手旁观，官兵忙于劫车、捕“盗”，也未曾注意到他们父女。

华剑虹埋怨道：“爹爹，要不是你试他们的武功，他们早已走得远了。这都是你连累他们的，你怎可置身事外？”

华宗岱微笑道：“虹儿，你是为了道义二字，还是为了那铁公子？”华剑虹嗔道：“爹爹，这个时候你还开玩笑？好，你不去我去！”

华宗岱一把拉着她，笑道：“别忙，时机未到！”华剑虹道：“你要等什么时机？”话犹未了，华宗岱忽地一跃而出，笑道：“虹儿跟我来，时机到了！”正是：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千军辟易夸豪杰　长夜筹谋访故交

此时魏博的“牙兵”已是全部杀到，“帅”字旗下一个全身披甲的将军，正在马上扬鞭，指着那辆装满珍宝的车子哈哈大笑。

华宗岱一跃而出，说道：“这是田承嗣的儿子，咱们擒贼先擒王！”华剑虹这才明白了父亲的用心。

要知魏博“牙兵”有数千之众，即使华宗岱武功多好，也绝不能杀退这数千“牙兵”，只有擒了他们的主帅，才有希望可以解围。

华宗岱带领女儿，闯入乱军之中，逢隙即钻，尽量避免交锋，倘若实在闯不过去，这才施展大摔碑手的功夫，把挡道的武士摔个头破血流。

田悦手下将士哗然大呼，说时迟，那时快，华宗岱已是突破他的第一道亲兵防线，杀到田悦马前距离不过十数步了。

阶说身边的一个军官蓦地一声大吼，跳下马来，喝道：“好猖狂的强盗，敢小觑我军中无人么？”

这军官用的兵器十分古怪，是个独脚铜人，打出来呼呼风响，是大铁锥家数，但铜人的手指，却又是指着对方穴道，好像那铜人也是活的，捏着两支点穴镢一般。大铁锥是重兵器，而点穴则要用灵巧的手法，如今这军官用的独脚铜人，却使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兵器性能，刚劲轻巧兼而有之。饶是华宗岱武学深湛，见多识广，也不禁暗地皱眉，心头一凛：“想不到田承嗣手下也居然有如此能人！”

华宗岱未知虚实，不敢硬接，身形一晃，闪过一边。那独脚铜人指东打西，倏地变了方向，来点华剑虹穴道。华宗岱衣袖一带，将女儿轻轻的带过一边。信手抢了武士的一支长矛，一招“苍龙出海”，疾的刺出，只听得“咔嚓”一声，铜屑飞溅，火花点点。华宗岱的矛头折断，铜人身上，也伤痕斑驳。原来就在这一瞬之间，这支长矛已在铜人身上戳了十七八下。

华宗岱试出对方的功力竟然与自己不相上下，不过对方却占了兵器的便宜。华宗岱心里想道：“要是我有判官笔在身，倒可以与他一斗。如今双手空空，且又是敌众我寡，要想胜他，可就难了。”

那官军喝道：“好功夫！”铜人一收即发，又是横扫过来。华宗岱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看看我的打穴功夫！”

蓦地将长矛拗断，拿了一小段矛头在手中一捏，把手一扬，那段矛头已化作十几块碎铁，华宗岱就以“天女散花”的手法，将铁碎撒出，当作了打穴的暗器，霎时间便似冰雹乱落，带着刺耳的啸声！

那军官见了华宗岱抖露的这手功夫，也不由得心头一震，急忙把独脚铜人，舞得个风雨不透，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但还是有两块碎铁，他未能打落，从他的头顶飞过去，将田悦跟前的两个卫士伤了。这两个卫士都是有护心镜的，但还是给碎铁击破，伤得血流满地。田悦吓得面如白纸，连忙纵马逃避。

那军官哼了一声，道：“你可是笔扫千军华宗岱么？”

华宗岱道：“你可是雪山老怪的弟子北宫横么？哼，哼，可惜了你这副身手，却做田承嗣的鹰犬！今日我是寡不敌众，有种的咱们约期再单打独斗一场。”

原来雪山老怪乃是三十年前与华宗岱师父齐名的一个介乎正邪之间的魔头，华宗岱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弟子，不过两人以前从未会过。待到见了对方

的功夫之后，才猜出对方的来头。

北宫横道：“ 我随时在节度使衙门候驾。 ”他如此说话，已是露出怯意，不敢爽快答应与华宗岱约个无人之处单打独斗。

华宗岱冷笑道：“ 谅你也不敢。虹儿，咱们走！ ”

北宫横心道，“ 华宗岱内功已臻化境，非我所及。看来只有求我师弟下山，才能胜得他了。 ”

原来北宫横师父己死，他师父只有一个儿子，年纪比他小几岁，但因自小就跟父亲练武，父亲传授儿子，当然特别用心，所以师弟的功夫要比他这个当师兄的高明得多。

北宫横不敢去追华宗岱，装作要去保护主帅，匆匆忙忙走开。华宗岱也带着女儿，再次杀出重围。

华剑虹道：“ 爹爹，擒不了田悦，咱们怎么办？ ”

华宗岱道：“ 把他们接应出来。 ”华剑虹道：“ 那一车财物呢？ ’那辆车子，此时已给田悦的手下驾走，正在大队骑兵保护之下，离开战场。但铁铮兄妹与展伯承三人还是陷在包围之下，也夫曾会合。

华宗岱叹口气道：“ 救人要紧，失了的财物以后再说吧。 ”他知道有北宫横在田悦身边，擒贼擒王的计划是行不通了，目前只有希望能杀出重围而已。

幸而北宫横不敢离开田悦。华宗岱杀开一条血路，先去接应铁铮。他知道女儿最关心的是铁铮，而且铁铮的处境在被困的三人之中也是最险。

尉迟俊在包围圈的最内一层，听得外围士卒的呼喊，知道了有敌人杀进。他是惯经阵仗的将军，立即指挥手下得力的武士结成方阵，增强防御，他本人仍是不慌不忙的对付铁铮。

铁铮激战了大半天，早已气力不加，尉迟俊一见有机可乘，立即便是一招杀手神鞭，霍地向铁铮卷去。他是意欲擒了铁铮，作为人质，再斗强敌。

眼看尉迟俊这一鞭有如狂风扫叶，就要卷着铁铮的身子，忽听得“ 呼 ”的一声，一团黑影端的似从天而降，恰恰替代了铁铮，被他的长鞭卷上。原来是华宗岱活擒了一名武士，抛掷进来，替铁铮解了这招。

尉迟俊被华宗岱这个恶作剧弄得啼笑皆非，又惊又恐，说时迟，那时快，他刚刚甩开了这个武士，只听得又是“ 呼 ”的一声，这回是华宗岱自己从众武士的头顶飞过，跳进内圈来了。

急切间尉迟俊哪里看得分明，只道敌人又是重施故技，将他的手下抛进来。尉迟俊骂了一声，回转鞭梢，想要避开，并侧袭铁铮。华宗岱怎容他避开？凌空一抓，已是把他的鞭梢抓住。

华宗岱大喝一声“ 撒手 ”，尉迟俊只觉虎口如割，果然应声便倒，长鞭脱手飞出。

尉迟俊手下忙着将他扶起，拥到他身边保护。华宗岱志在，救人，也无暇去伤害他。尉迟俊受伤，阵势已乱，华宗岱带着铁铮，从容杀出。

包围展伯承与铁凝的那队官兵，其中并无尉迟俊这般的高手，可是却有数十名披着重甲的“ 藤牌兵 ”在内。

田承嗣的“ 牙兵 ”是军中精锐，而这“ 藤牌兵 ”又是“ 牙兵 ”的精锐，身披的重甲，刀枪不入，一手持刀，一手舞牌，最适宜于阵地上要活捉俘虏的包围战，缺点则是身披重甲，跳跃不灵。

华剑虹与铁铮并肩杀进，碰着了藤牌兵，利剑刺在他们的身上，只听得

声响，那些藤牌兵丝毫无损，仍然一排排的推挤过来。

华宗岱道：“待我破他！”夺过了一支铁枪，唰唰几枪，每一枪都是刺着一个藤牌兵的膝盖，藤牌兵虽然披着重甲，却怎禁得住华宗岱的内家真力，膝盖关节部位被铁枪刺着，登时都站立不稳，跪倒地上。

藤牌兵是一排排向前推进的，只倒下了几个，立即便变成队友的绊脚石，登时阵形大乱，有许多藤牌兵收不住脚步，前面的给绊倒，后面也跟着倒了。

华宗岱冲开了一个缺口，不怎么费力已把展伯承与铁凝接应出来。

铁凝感激得很。说道：“华姐姐，多亏你们父女了，请你一定要做我的客人。”华剑虹道：“这本来是我们连累了你的，咱们同舟共济，理所应当。如今尚未冲出包围呢，还不能欢喜得大早了。我们是要到贵寨拜访的，脱险之后再谈吧。”

田悦手下的“牙兵”有数千之多，铁铮等人只是冲出了小包围圈，四周围还是敌人。不过数千人总不能在一个小地方挤压，杀出核心之后，可以供他们活动的范围则是较大了。

铁铮等人都已相当疲乏，要杀出去亦非易事。杀了出去，两条腿只怕也跑不过追兵的马匹。铁铮想到此层，说道：“咱们可得先找坐骑。”他们三人的坐骑都是素经训练的骏马，从前秦襄送与他们的父母的。

三人撮唇长啸，他们的坐骑听得主人呼唤，也发出嘶鸣呼应，原来田悦手下的一班武士，识得这是千金难买的三匹骏马，早已抢了去准备献给田悦。

但这三匹骏马只知服从主人，不肯陌生人骑的，那些武士骑不动它们，只好用蛮力牵着走，走得还不很远。它们听得主人呼唤，要跑回来，踢翻了两个武士。其他武士，连忙合力将它们制服。

就在此时，忽见军中分成两队，一队保护田悦离开，另一队却以北宫横为首，又向着他们所在之处杀来。

原来田悦见宝车已经夺获，此来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也不放心让手下押解宝车，是以率领一部分队伍先行回去，却吩咐北宫横率领剩下的牙兵捕“盗”。田悦来时带领了这许多牙兵，本来准备碰上大批“强盗”的，哪知和他们对敌的只是四个少年男女和一个大人，当然无须再用那么多人对付他们了。虽然华宗岱的武艺高强，也颇出他意料之外。

田悦离开之后，北宫横倒是少了一重顾忌，心里想道：“单打独斗，只怕我多半不是华宗岱的对手。趁此机会，将他除了也好。虽然难免为江湖好汉耻笑，但我这是奉命行事，大有藉口可以不遵江湖规矩。对，就是这个主意！”

华宗岱道：“你们先走，我来抵挡追兵。”铁凝年纪最小，激战了半天，比她哥哥更为疲乏，心中想道：“你倒说得容易，我可是连跑也跑不动了。”但她也是个倔强的姑娘，可不愿在人前示弱，当下，咬了咬牙，说道：“哥哥，咱们闯！咱们拼！”心想：“即使跑不动，也决不能叫人看轻了！”

心念未已，只见华宗岱有如饿虎擒羊，一个起落，扑翻了两个牙兵，夺过了他们手中的长矛。“呼呼”两声，两支长矛一齐掷出。普通暗器，最多不过在百步之内伤人，他这两支长矛，却直飞出半里之外，那儿正有一班武士在企图制服铁铮他们的三匹坐骑，这两支长矛掷得奇准，便似两道催命符似的，恰恰从两名武士的后心插入，前心穿出！

北宫横大怒，拍马赶来。华宗岱不慌不忙，转眼之间又夺了两支长枪两支大戟，长枪飞出，又杀了两名伏马的武士，另外那两支大戟则向着北宫横

飞去。北宫横挥舞铜人把两支大戟打断，可是他胯下的战马，一条腿亦已伤着，倒了下来。

北宫横飞身下马，来追华宗岱。大队骑兵，也跟着他冲杀过来。

那一班武士被杀了四人，余众纷纷躲避，铁铮他们的坐骑无人管束，登时向着主人，飞奔回来。

铁铮等三人得回坐骑，喜出望外。照铁铮的意思，本来还想等华家父女一同走的，华宗岱已是连连挥手，叫道：“快跑，快跑，避开驿道，日后我自会来寻找你们。”

铁铮一想，华宗岱身具绝世武功，不在他师父空空儿、父亲铁摩勒之下，凭他这身武功，料想可以保护女儿杀出重围。他们三人差不多都已筋疲力竭，留下来也帮不了他们父女什么忙，甚至反而会变成他们的累赘，倒不如听从华宗岱的主意，先杀出去。

铁铮道：“好，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华老前辈，后会有期！”他们的坐骑都是久经训练的战马，不须主人驱策；自会选择敌人比较稀疏的地方逃跑。

华宗岱也向着他们逃跑的方向杀出，不断夺取敌人的枪矛，刺杀追赶铁铮的骑兵。他们的坐骑跑得快，不多一会，已是跑出峡谷，摆脱了追兵。

铁铮等三人一口气跑了二三十里，天色已是入黑时分，这才策马缓行。又过了大半个时辰，月亮已经升起，却不见华宗岱和他的女儿踪迹。

铁凝嘀咕道：“怎地还不见他们？华老前辈不是叫咱们避开驿道的吗？他应该想得到咱们是抄这条小路的。咱们已经放慢坐骑等了这许多时候，以他们父女的轻功，照理也应该赶到了。”

铁铮道：“华老前辈说过日后才到咱们山寨来的，也许他突围之后，另走一条咱们不知道的小路去了。华老前辈神功绝世，想不至于不能脱险的。”话虽如此，心中也不免忐忑不安。

展伯承道：“咱们找个地方先歇歇吧，人不疲马也累了。”

铁凝笑道：“谁说人不疲？你不提起还好，你一提起，我可真是觉得又渴又饿了。饿还好受，大半天滴水不进，喉咙却似要冒出烟来一般，难过死了。”

铁铮道：“好，咱们今晚就在这座林子歇宿吧。”三人之中，他的内功较厚，但紧张一过，亦觉疲累不堪。

进了树林，他们先在一道山溪边停下，人和马喝了一顿清泉，精神稍稍恢复。

铁凝把头浸入水中，抹了一把脸，理好头发，笑道：“好舒服，好舒服！但现在不渴了，肚子可又饿啦。”

他们的运气还算不错，不久就捉到一只黄麖。展伯承是在山中长大的孩子，熟悉各种野果，又采摘了许多可以供人食用的野果。

回到原处，只见已经燃起一堆篝火，铁凝却在篝火旁边盘膝低头，打瞌睡的模样。

铁铮推了她一下，道：“傻丫头，你一个人怎么就可以睡着了？蛇来咬你怎么办？火烧着你怎么办？”

铁凝一下子就张开眼睛，道：“谁说我睡着了？我是在想事情呢！”

铁铮道：“哦，原来你会用心思、想事情，你想什么？”

铁凝道：“你别小看我，我正在盘算一条妙计呢。吃饱了才告诉你。”

三人把黄麇烤熟了分食，黄麇是野味中最好吃的一种，铁凝吃饱了肚子，抹抹嘴道：“ 可惜少了一点盐。 ”

铁铮笑道：“ 馋嘴的姑娘，你想的什么妙计，现在可以说了吧？ ”

铁凝却先叹了口气，说道：“ 咱们失了展大哥的财宝，山寨的粮饷也没着落了，咱们还好意思回去见爹爹吗？ ”

铁铮笑道：“ 你不必绕着弯儿说话了，我早知道你是想的这一件事啦。 ”铁凝道：“ 不错。咱们总得想个法儿把那一车珍宝夺回才好。 ”

铁铮道：“ 但咱们只有三个人呢，华家父女和咱们只是一面之交，即使能够找着他们，咱们也不好求外人相助。 ”

铁凝道：“ 求外人相助，那还有什么面子？当然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能力敌，难道不可以智取吗？ ”

展伯承道：“ 对，咱们先听听凝妹的妙计。 ”

铁凝道：“ 哥哥，你别作出笑话我的神气，这妙计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向一个人偷师的，她也是你佩服的一个人呢。 ”

铁铮道：“ 你越说越奇怪了。是什么人？难道他也有相同的遭遇？ ”

铁凝道：“ 你还记得爹爹说过的，段表婶的故事么？当年段表婶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义女，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一要勾吞路州，二要迫她嫁给自己的儿子，也正是今天领兵来劫咱们的那个田悦。后来段表婶偷进魏博节度署，夜盗金盒，那金盒是压在田承嗣枕头底下的，这才吓得田承嗣不敢胡作妄为。那次田悦非但未得娇妻，还失了聘礼，只好自叹晦气。 ”

铁凝所说的“ 段表婶 ”即是段克邪的妻子史若梅，她在薛家之时，芳名“ 红线 ”。“ 红线盗盒 ”的故事传播江湖，不但铁铮兄妹知道，展伯承也是早就听得父母说过的。

铁铮道：“ 哦，原来你是要师法段表婶的故智。但当年段表婶有段表叔帮她，而今日的田承嗣，帐下高手如云，也恐怕要胜过当年呢。好像那个使尉迟鞭法的军官，就是一个劲敌。 ”

铁铮还未知道北宫横比那尉迟俊更强十倍，因为当华宗岱与北宫横交手之时，他们三人都是陷在重围之中，未瞧见北宫横的本领。

铁凝道：“ 段表叔，表婶当年也不过十七八岁的少年，比咱们也大不了多少，咱们还比他们多一个人呢。他们敢干的咱们为什么不敢干？ ”

铁铮比妹妹稍微老成持重，但决非胆小。他的性情是一旦有了决断之后，即使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也要向前闯的。在他妹妹说话之时，他也早在心中反复思量过了。

最“ 稳当 ”的办法当然是先回山寨报讯，但伏牛山与魏博相隔千里之遥，山寨决不能调动大兵来攻魏傅。

铁铮心里想道：“ 爹爹与杜叔叔要在寨中坐镇，其他头目，本领还不如我们。我若回去报讯，爹爹也派不出能人相助，何必令他们操心？ ”

铁凝话声一落，展伯承被她激起了豪情，首先附和，说道：“ 好，铁家妹子，你敢去闯龙潭，我也何惧去探虎穴！ ”

铁凝道：“ 展大哥已赞同了，哥哥，你呢？ ”

铁铮筹思己熟，微笑说道：“ 你这条计策不是不可行，但也还要从长计议。 ”

铁凝道：“ 计议什么？ ”

铁铮笑道：“ 魏博的牙兵都是认识咱们的人，咱们总不能这样骑着马大

摇大摆地进城吧？我看先得有个歇脚的地方，把坐骑寄在那儿，咱们半夜再潜入魏博。还有田承嗣的节度署，我想最少也有几百间房屋，咱们也应该预先知道里面的地形和布置，否则盲摸盲撞，就只能凭运气了。”

这些都是铁凝未曾考虑到的，不觉一呆，硬着嘴道：“凭运气就凭运气，总胜于什么也不干。”

展伯承道：“铁兄弟想得这样周到，想必心中已经有数了。”

铁铮道：“我倒想起了两个人来。凝妹。这也是你提醒我的。”

铁凝得她哥哥一赞，才又欢喜起来说道：“是哪两个人？我还没想起呢。”

铁铮道：“段表婶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铁凝道：“哦，你是说聂姑姑？对啦，她的丈夫又正是咱们的师叔呢。可是他们夫妇乃是江湖游侠，行踪无定，你怎知道他们此刻是在哪儿？”

铁铮兄妹所说的这对夫妇乃是方辟符与聂隐娘。方辟符是磨镜老人的关门弟子，与铁摩勒同一师门，因此在辈分上是铁铮兄妹的师叔。聂隐娘和他家的渊源更深，她与段克邪的妻子史若梅是异姓姐妹，自小一起长大的。她的父亲聂锋本是朝廷大将，且曾在魏博节度使辖区之内做过镇守使，和田承嗣常有往来的。后来聂锋因事不能如朝廷之意，被削职为民（事详《龙凤宝钗录》），前两年亦已去世了。

聂隐娘嫁了方辟符之后，尽散家财，和父亲旧日在官场中的一班亲友都断绝了往来，夫妻俩双双行侠江湖。

铁铮说道：“方师叔和聂姑姑不比外人，咱们可以求他们相助。聂姑姑从前是时常在魏傅节度署中进出的，咱们不必劳烦她亲自出马，但至少也可以给咱们作一个指路人。”

铁凝摇了摇头，说道：“能够找得着他们，当然是最好不过。可是他们行踪无定，你怎知道他们如今身在何方？”

铁铮笑道：“我当然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提起他们了。他们就住在离魏博城不过五十里的一条村子里。离城不远，但地方却很偏僻，是一个山沟里的村子。”

铁凝道：“你说的可是二龙沟？”

铁铮道：“不错，方师叔的老家就是在二龙沟的。”

铁凝道：“这个我知道，但你怎知道他们准在家中？”

铁铮道：“南叔叔上月曾在潞州道上碰见他们，方师叔告诉他要回老家住三几个月的。南叔叔为了怕咱们路上失事，曾把这一条路上的可以信赖的几位爹爹的好朋友告诉我，第一个就是方师叔。我本来想告诉你的，这几日在路上心情紧张，就忘记说了。”

铁凝年纪虽小，心思却很灵敏，说道，“咦，这里面有点奇怪之处。”

铁铮道：“有什么奇怪？聂姑姑不愿和娘家那班亲戚往来，她父亲所留下的那间将军府她早已不要的了，她不是贪慕富贵的人，难道不能和丈夫住到山沟里吗？”

铁凝道：“不是这个意思。南叔叔不是要到江南劫漕运的吗？他为什么不拉方师叔和聂姑姑帮手？方师叔自幼父母双亡，为什么突然间又想到要回老家去住几个月？”

铁铮过后也曾想到这两个问题，但当时却因南夏雷行色匆匆，没有细问。当下说道：“南叔叔是绝不会骗咱们的，方师叔和聂姑姑与咱们就像一家人一般，更是绝对可以相信，他们回老家住必有缘故。先去见了他们，你再问

聂姑姑吧。”

铁凝笑道：“要是方师叔和聂姑姑也不能相信，天下就没有可信之人了。我当然信得过他们，我只不过好奇而已。好吧，那么咱们不必等华家父女了，明天早上就去。”

铁铮道：“不，现在就去。天亮了路上怕会碰到官兵，露了风声。你已经吃饱了肚子，该有精神了吧。”

铁凝笑道：“就是有点儿想打瞌睡，也好，我且撑着眼皮，待到了方师叔家里再睡，走就走吧！”

少年人有一股劲，说干就干，尽管十分瞌睡，一骑上马背，精神也就来了。好在这晚月色明亮，铁铮虽没去过二龙沟，却知道是在魏博城东五十里的一座山下，从他们现在的这个地点前往，则大约有七十里路。

当下铁铮在前引路，三人三骑，就朝着那个方向夜行。他们的坐骑都是久经训练的战马，夜间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也懂得自行避开凶险之处，选择合走的路，简直不须主人分神照料，而且比普通的马匹白天在平地上走还快得多。

有一座山作为目标，不至于迷失方向，他们是三更过后出发的，七八十里路程，天亮没多久便已到了。

他们找到了一个一早出来斫柴的樵子，问起了二龙沟方家，这樵子正好是自小熟识方辟符的，虽然觉得这三个少年来得有点奇怪，也还是给他们指了路向。

方家的屋子是泥砖所砌，外面围有一道仅仅高逾人头的矮墙，看得出是刚不久前粉刷过的。这座住宅比之富贵人家的青砖大屋当然差得很远，但在一个穷山沟里，却已有如鹤立鸡群。铁铮等人不必再问，已知道是方家了。看这情景，方辟符夫妇料想也在家中，而且要住一段较长的时间，否则他们不会多花工夫粉刷。

这道矮墙，铁铮他们要跳进去乃是易如反掌，但他们是小辈，可不能这样。

铁铮拍了会子门，里面无人答应。铁铮与展伯承道：“咱们好不好通名禀报？”要知铁铮颇懂江湖避忌，他是绿林盟主铁摩勒之子，由于父亲的关系，江湖上有许多人是知道他的。这地方虽然偏僻，也得提防隔墙有耳，泄露了风声。

话犹未了，忽觉微风飒然，墙内突有暗器袭来，铁铮吃了一惊，连忙使个“龙翔凤舞”的身法避开。

铁凝心中有气，说道：“方师叔，你怎么打起我来了。”把那暗器接下，却原来是两颗熟透了的龙眼。

大门打开，走出来的果然是方辟符，笑道：“你们这两个小鬼长得这么高了，叔叔都几乎认不得你们了呢。这位是——”

铁铮道：“他是展大哥。”方辟符道：“哦，知道了，进来吧。”

铁凝这才知道方辟符是用龙眼充作暗器，试出他们的家数的。聂隐娘与铁、段两家的交情在先，他们小时候与聂隐娘常在一起，方辟符出道在后，虽是他们的师叔，见面的次数却不多。一别五六年，小孩子长得快，也难怪方辟符不敢立即相认。

铁凝剥了壳，把两颗龙眼送人口中，笑道：“多谢方叔叔的龙眼，聂姑姑呢？”

方辟符道：“你聂姑姑还未起床。”其时已是日上三竿的时分，普通练武的人，习惯都是起得很早的，铁凝心里想道：“聂姑姑这个时候还未起床，难道是患了病？”可是刚刚踏进人家的门口，却不好就这样探问。

方辟符带他们进了屋子，叫道：“隐娘，你看是谁来了？”

聂隐娘刚好梳洗完毕，走了出来，笑道：“哪里来的这位标致姑娘？哦，原来是阿凝。走近来让姑姑瞧瞧，几年不见，你可把姑姑想死了。嗯，还有铮侄和展世兄，你们也长得这么高了，都变成了大人啦。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真是难得！”

铁铮兄妹小时候常与聂隐娘一起，尤其铁凝。更是常常跟在她的身边，十分稔熟，就像一家人一般。故此聂隐娘一见他们，就与铁凝先开玩笑。

铁凝仔细一瞧，只见聂隐娘面色焦黄，略带浮肿，腰躯粗大，腹部隆起，但双眼有神，神情也很愉快，却又不似有病的模样。

铁凝纳罕道：“聂姑姑，你可真是发福啦！”她记得聂隐娘从前是一副杨柳腰肢，十分苗条的。

聂隐娘“咕”的一笑，道：“是么？”她的一个侍女正端上茶来，这侍女是聂隐娘从前的手下女兵，与铁家兄妹也很熟的，听了铁凝那句话，更是笑得弯下了腰。

铁凝道：“咦，你们笑些什么？我说错话了？”那侍女道：“铁姑娘，你们多住两天，就可以吃上你姑姑的红蛋啦。”

铁凝这才知道原来聂隐娘不是发胖，而是怀孕，不禁也笑了起来，道：“我真是糊涂。姑姑，恭喜你啦。”

方辟符道：“我就是因为你姑姑有了喜，不能在江湖走动，我们才回老家住的。但你们却怎知道我们在这儿？”

铁铮道：“十多天之前，我们碰到南叔叔，南叔叔告诉我们的。”

方辟符道：“南夏雷要到江南去劫漕运，可惜你姑姑身子不便，可帮不上他的忙。你们是为了他的事来么？”

铁铮道：“不是。”心想：“聂姑姑是就要生产的了，可好不好告诉他呢？”铁铮虽然懂事，但也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大孩子，对妇女生产的事情，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他倒是怕聂隐娘为了他们的事操心，影响了腹中胎儿。

方辟符吃了一惊，道：“是山寨中出了事么？”聂隐娘笑道：“你不用顾忌，说吧，我即使帮不了你们的忙，也可以给你们出出主意。”

铁凝素来知道这位聂姑姑计智过人，是一位女中诸葛，平生也不知经历过多少风浪，决不至于临事慌张。她心里藏不住说话，便说出来道：“不是山寨有事，是我们遭了意外。我们有一车金银珠宝，给田承嗣的手下抢去了。”

聂隐娘道：“哦，有这样的事吗？你们哪儿来的这许多珠宝，又是怎样给田承嗣抢去的？”

铁铮简单他说了经过，铁凝便抢着说道：“姑姑身子不便，我们不敢劳烦姑姑与方师叔，只是来求姑姑指点的，我们想今晚进他的节度使衙门，但地方还不熟悉。”

聂隐娘笑道：“原来你们是师法你们段表婶的故智。勇气倒是可佩，但恐怕还要从长计议。田承嗣帐下颇有能人呢！”

铁凝道：“我们都想过了。只有这个办法可行，我们不怕危险。”

聂隐娘道：“好吧，少年人也应该多经一点风浪，今晚就让你们的师叔陪你们去吧。”

铁铮道：“不，方师叔应该留在家中照料姑姑。我们今日到来，一路上虽没遇见形迹可疑之人，但也不能不提防意外。万一有狗腿子到此搜查，有方师叔在家也好对付。”铁铮性格最似他的父亲，凡事都惯于先替别人设想。

聂隐娘笑道，“这真是一代胜于一代，辟符，你看他们这几个娃儿，比我们当年又强得多了。好吧，你们先吃点东西，让我给你们安排。”

铁凝见聂隐娘赞同她的意见，松了口气，笑道：“我们昨晚三更吃了一只黄麇，肚子倒不饿，只是想睡觉。”她精神一松下来，不觉连打呵欠。

聂隐娘道：“好，那你们就先去歇息。放开心事，好好睡吧，今晚没有精神可是不行的呢！”

这一觉直睡到黄昏时分，聂隐娘叫他们起来，吃过了晚饭，便给他们安排今晚的行事。

聂隐娘已经绘好了一张地图，说道：“我也已经有将近十年，未到过田承嗣的衙署了。不过相信里面的建筑虽有增加，大致不会有太多的变动。田承嗣从前是住在东面这间暖香阁的，他的儿子田悦则住在西面这座挹翠楼。你们不妨先到这两处地方试试，倘若能擒得他们父子任何一个，就不愁他们不还你们的珠宝了。”

聂隐娘接着道：“我知道你们都已练成了一身功夫，但田承嗣帐下，高手甚多，总之是要加倍小心才好。你们进了他的节度府之后，不要走在一起，三个人可以各走一个方向，一个去暖香阁，一个去挹翠楼，还有一个在这两地之间的假山上策应。这样有个好处，倘若有一处给发现了，淇他两处也可以出来扰敌，使得敌人风声鹤唳，不知你们来了多少人。你们就可以减少被围困的危险，必要时也可以多些逃脱的机会。”

聂隐娘思虑周详，许多铁铮他们想不到的细节，聂隐娘都一一加以指点。她把那张地图详加讲解之后，又拿出了三套衣裳，三个暗器囊，说道：“今晚有几分月色，你们都换上夜行衣吧。这暗器囊里除了有梅花针，铁莲子之类的暗器之外，还有火石，我是准备给你们必要的时候放火的。”

铁铮三人这才知道在他们睡觉的时候，聂隐娘已经给他们赶裁了三套夜行衣。聂隐娘不过比他们大十岁左右，却不但像他们的大姐姐，还简直像他们的慈母了，三人都是深深感激。

三人回房中换好了衣裳出来，已是二更时分，聂隐娘道：“地图由铁铮携带，你们两人把这张地图再看一遍，尽可能默记心中。进了衙署，你们要分开来走，就不能再看地图了。好了，你们可以走了，祝你们顺风。我在家中静候你们的佳音。”

三人出了方家，立即施展轻功，奔往魏博城。路上，铁铮说道：“聂姑姑真是替我们准备得十分周到，只是有一件事情，却有点出我意外。”铁凝道：“什么事情？”铁铮道：“方师叔不是说要护送咱们的吗？我以为还要费一番唇舌才能将他劝阻的，谁知聂姑姑和他都不再提此事了。”

铁凝笑道：“这不好吗？这就是表示聂姑姑已经放心得下咱们，所以她和方叔叔也就无须再和咱们客气了。”

铁凝哪里知道，就在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方辟符与聂隐娘正在家中提出这件事情。

原来他们夫妻早已商量定妥，由方辟符暗中保护他们，却不让他们知道，免得他们于心不安。

他们一出门，方辟符也立即换了夜行衣，并多戴了一张面具，因为他还

是要在家中住几个月的，恐防给人认出他的面貌。

此时他将要出门，但又放心不下妻子，欲行又止。正是：

仗义犯难出门去，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夜探重衙遭暗算　火焚节署伏高人

聂隐娘道：“ 你可以走了，再迟就赶不上他们啦。 ”方辟符道：“ 你刚才不是感到肚子有点痛吗？会不会就在今晚—— ”

聂隐娘笑道：“ 早已止痛了，不会有这么巧的。而且即使真是有事，你也帮不上我忙。 ”方辟符哑然失笑，说道：“ 我将要做第一任父亲，难免紧张一些。不知怎的，我的眼皮直跳，我担忧有别的意外发生。 ”

聂隐娘笑道：“ 男子汉大丈夫也信邪么？去吧，去吧，我会自己照料自己的。 ”其实方辟符也是早已下了决心去的，不过在这样情形下抛下待产的妻子，家中又没有一个得力的人照顾，总是难免有点牵挂。

方辟符下了山，走到了大路上，这时已是将近三更时分，忽见有三匹马从另一条岔路跑来，方辟符躲在一棵树后，让他们过去。朦胧的月色之中，隐约看见骑在马上的是三条大汉，都带着兵器。

方辟符心道：“ 这几个人不知是什么来历，他们穿的是便衣，该不至于是田承嗣派来的鹰爪孙吧？ ”

转瞬之间，这三匹快马已去得远了。但他们跑的却正是从山下经过的一条小路，方辟符忽地起了一个恐怖的念头，“ 倘若他们是去我的家里搜查，这可如何是好？ ”随即想道：“ 外人根本不知我的老家是在那儿，铁铮他们是昨晚夜间来的，风声也决不会就这么快泄漏出去。我何用瞎起疑心？ ”

方辟符虽然放心不下妻子独自在家，但他更重视江湖义气，心里又再想道：“ 铁铮兄妹还是初出道的大孩子，我不知道此事还可，如今知道此事而不暗中保护他们，倘若他们失陷在节度府中，叫我如何有面见我的铁师兄。 ”想至此处，只好把对妻子

的挂虑暂且搁在一旁，加快脚步，向前赶去。直到远远的瞧见铁铮等三人的影子，这才松了口气。

铁铮等人没有碰上那三骑快马，也不知道方辟符跟在他们后面。少年人都是一股急性子，只怕耽误了时候，恨不得插翼飞进魏博城。铁铮轻功最好，铁凝与展伯承差不多，但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一等的轻功了。五十里路程，一个更次便即赶到，到了魏博，三更刚过，正是夜行人活动最好的时间。

魏博城墙有二丈多高，城门也有卫卒看守。但却挡不住这三个轻功超卓的少年。进城之后，三人便直奔田承嗣的节度府。

根据聂隐娘那张地图的指示，他们从节度府后花园的西北角进入。田承嗣做了几十年节度使，号称当时天下的第一“ 强藩 ”，当真是富可敌国。只是这座后花园，便占地数亩，屋宇连云，园中树木，苍郁成林，有十数株参天大树，高出墙头。铁铮捏了一把碎泥，用内家真力，向一棵树上一洒，栖宿在树上的几只乌鸦，吓得惊飞起来。

这是比“ 投石问路 ”更好的法子，投石落地有声，守卫会知道是夜行人来到；碎泥洒落却是无声无息，他们听到的就只是乌鸦的叫声了。

从前人迷信乌鸦是“ 不祥 ”之鸟，附近巡逻的卫士赶了过来，看见乌鸦飞起，大叫倒霉，有一个神箭手索性发出连珠箭，把这几只乌鸦全部射落。咒道：“ 我还以为是夜行人来呢，倒吓了老子一跳。 ”这人的同伴笑道：“ 有谁敢潜入园中，除非他不想要命！ ”

那神箭手道：“ 你不知道昨天那些小贼本领都是十分厉害吗，我当时是在场亲眼见到的，几千牙兵，都捉不到他们一个。主公就是因为怕这几个小

贼前来报复，才叫咱们加强巡逻的。”

那同伴笑道：“如果我是贼人，我也不会这样笨，昨天刚闹了事，今天又来。最少我也要等到风头过后才来。这几日咱们会加强防卫，这个难道他们不会想到？”这一群巡逻的卫士，哪想得到，就在他们喧闹之时，铁铮他们早已从另一角翻过墙头，进了花园了。

按照他们原定的计划，铁铮往探东面的暖香阁，铁凝往探西面的挹翠楼，展伯承居中策应，他们是从西南进入，距离暖香阁较远，暖香阁是田承嗣的住处，料想守卫也可能较为严密，铁铮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要亲自去探较难的一路的。

三人分道扬镳，但展伯承却比较不能放心铁凝，所以他的任务虽是居中策应，但却暗中对铁凝照顾多些。他选择了一座离挹翠楼较近的假山躲藏。

园中处处都有假山、树木，铁凝仗着轻灵的身法，避过了穿梭来往的巡逻耳目，居然给她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挹翠楼前。

只见那座挹翠楼是在两块玲玫山石的中间，上面异草纷垂，把屋檐遮过。这时己是三更过后，楼中却有灯火透过纱窗，隐约可见翩翩舞影，可闻细细笙歌。

铁凝又喜又怒，心中想道：“好个祸国殃民的贼子，搜括了民脂民膏，半夜三更，兀自在这里荒淫逸乐！且叫他落在我的手上，吃点苦头！”此时铁凝已经跳上了挹翠楼侧边的那块玲球山石，石与楼齐，里面的情形更是看得清楚。

只见田悦手持金杯，醉态可掬的坐在当中，在他面前的是一队翩翩起舞的歌女。田悦眯着眼睛，乱打节拍，怪声叫好。身旁并无卫士，这正是下手的绝好时机。

如果是一个有经验的夜行人，一定会起疑心，“挹翠楼既是田说所居之处，岂能如此疏于防卫？”但铁凝却是个初出道的雏儿，一见田悦在这楼中，大喜之下，全无考虑。“嗖”的一声，立即施展“一鹤冲天”的轻功，从玲珑山石，扑上捐翠楼。同时一手三暗器，袖箭、飞蝗石、铁莲子，都朝着当中的田悦打去。

不料变生意外！铁凝的脚尖刚刚点着栏杆，那栏杆突然似纸扎般倒塌！连房间外面的那一层楼板也倏的裂开，发出了轰天般的一声巨响。而铁凝所发的袖箭、飞蝗石、铁莲子三般暗器，分明已是从窗口打了进去的，也似碰着了一堵无形的墙壁，叮叮叮三声响过，全都碰了回来。

原来这座挹翠楼乃是经过巧手工匠改建，装了机关的。改建的原因，就是由于当年段克邪与史若梅在节度府的那场大闹。田承嗣失了床头的金盒，过了许久，还是吓得坐卧不安，于是请来巧手匠人，将他们父子两人的住处；全都装上机关。

这座挹翠楼在卧房外面的一层楼房连着栏杆都是活动的，只要被任何东西一碰，就会栏杆倒塌，楼板翻开。只有从地下正中的楼梯上去，可以安然无事。而田悦卧房的窗口处又装有一层透明的白玉屏风，可以抵挡暗器。这座白玉屏风比梳妆用的镜还更薄、更透明。在黑暗里除非走近来摸，否则看不出来。由于这是“红线盗盒”事件之后所改建，所以连聂隐娘也丝毫不知其中秘密。

但铁凝还算是不幸中之幸了，要是她踏着楼板，坠下去就是水牢，那更不堪设想。如今她只是触着栏杆，栏杆倒塌，她虽因蓦地受惊，失足跌落地

上，但幸而她也十分机伶，一着地便立即打了个滚，没有给随她倒塌的巨木压着。

田悦大叫：“捉刺客，捉刺客！”其实无须叫喊，这一闹早已惊动了满园侍卫。假山石后，花树丛中，隐藏的卫士纷纷跳出。

铁凝一个打滚，避开了一口大斫刀，还未来得及跃起，又是两根长矛朝胸刺下，铁凝横剑当胸，可是她躺在地上，使不出力气，架不住长矛，眼看发着闪光的矛头，就要刺到她的咽喉。而四面八方的脚步声，又不知还有多少武士赶来！

铁凝正自心慌，忽听得一个使长矛的武士大叫一声，“卜通”倒地。另一个武士大吃一惊，长矛刺下去的力道骤然减弱，给铁凝一招“顺水推舟”，将他的矛头削断。原来是展伯承发出暗器救她，但因距离尚远，又是在黑暗之中，瞄准不易，只打中一个武士。

铁凝一跃而起，精神陡振。要知她的长处乃是在于超卓的轻功与奇诡的剑法，短处则在年纪小气力弱。躺在地上长处不能发挥，一跳了起来，几个普通的武士还焉能是她的对手？

铁凝唰的一剑，先刺翻了那使矛的武士，接着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又刺中了两个刚刚追来的武士的穴道，那两个武士也像两根木头似的“卜通”倒了。

一个使刀的武士叫道：“咦，是个小姑娘！”铁凝道：“小姑娘又怎么样？叫你知道我的厉害！”一剑刺去，那武士长刀挥了一道圆弧，居然解了她两招凌厉的剑招，叫道：“这么横的小姑娘还是少见。哥哥，快来。”

铁凝道：“叫你姐姐来我也不怕。”话犹未了，只听得一个人“哼”了一声道：“我道是谁？原来又是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丫头！你不是我的对手，快投降吧！”来的这个军官乃是尉迟俊。

铁凝怒道：“你的本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哥儿俩并肩上吧。”

她只道尉迟俊是那使刀的哥哥，那使刀的却笑道：“尉迟将军，这小妞儿想要斗我们兄弟，将军你也不在乎这个功劳，就让了我们吧！”铁凝这才注意又已来了一个军官，左手持刀，和说话这个军官长得一模一样。

敌方的三名高手业已聚拢，对铁凝采取了包围态势，铁凝这边，展伯承亦已如飞赶至，大叫道：“尉迟俊，你敢不敢单打独斗，与我再见个高低？”他知道尉迟俊是个颇为骄傲、很有身份的军官，便指名向他挑战，以便减少铁凝的强敌。

尉迟俊冷笑道：“你这小贼也懂得使用激将之计，也好，反正你们已是跑不了的，就让你输得心服吧！”

尉迟俊挥鞭迎战展伯承，一面吩咐那两兄弟道：“好，这小姑娘就交与你们了。你们可得小心点儿，要捉活的。”那两兄弟道：“尉迟将军你放心吧，决错不了。”于是五个人分成了两堆厮杀。

展伯承趁对方说话的当儿，倏的一招“明驼千里”，飞身扑上，剑锋直刺到尉迟俊的面门。尉迟俊使个“大弯腰、斜插柳”的身法，硬生生把身形一拧，恰似陀螺疾转，恰恰避开。展伯承如影随形，唰的一剑又刺到他背后的“风府穴”。尉迟俊叫道：“吓，来的好快！”反手一鞭，使出了“迎风扫柳”连环三鞭的绝技，这才堪堪把展伯承这一招凌厉的剑法解开。

鞭影翻飞，剑花错落，两人打得个难分难解。但尉迟俊失了一着先手，总是展伯承隐隐占一点上风。但这一点上风，不是高手却看不出来。尉迟俊

手下都知道长官的脾气，只怕上前相助反而给他见怪，乐得袖手旁观。

尉迟俊起初看不起展伯承，待到数十招过后，他还未能拉成平手，这才暗暗叫苦。但他骄傲惯了，可不好意思叫手下相助。原来展伯承昨日与尉迟俊交手之所以稍稍吃亏，那是因为他先已激战了一场的缘故，论起真实的本领，他身兼父母与褚遂三家之长，比尉迟俊却是要高出一筹。只可惜他临敌的经验尚差，要不然就不止稍占上风，而是应该在五十招之内便能取 胜的了。

展伯承这边稍占上风，铁凝那边的形势，却是颇为不妙。

与铁凝交手的这对兄弟，哥哥名叫石攻，弟弟名叫石错。论本领石家兄弟本来不及铁凝，可是他们却练有一套配合得妙到毫巅的古怪刀法，两兄弟联手，铁凝可就打不过他们了。

石家兄弟，哥哥用左手刀，弟弟用右手刀，彼此呼应，虚实相生，毫无破绽可寻。而且弟弟的右手刀也还罢了，哥哥的左手刀，路数和正常的刀法恰恰相反，铁凝招数虽妙，经验则比展伯承更差，又不习惯这路左手刀法，结果就只有招架的份儿。

幸而铁凝的轻功身法远在石家兄弟之上，一觉形势不妙，便使出了腾、挪、闪、展的小巧功夫，石家兄弟的快刀斫出了数十刀，却也还没有一刀所得着铁凝。往往看起来就要斫中了，还是给她闪开。

但石家兄弟乃是惯经阵仗的会家，一看出铁凝的长处和短处，刀法倏的又是一变。

石攻左手刀一起，自左至右，划了一道圆弧，石错的右手刀则自右至左，也划了一道圆弧。两道弧形合成了一个圆圈，登时把铁凝裹在当中。铁凝一口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几乎把吃奶的气力都使了出来，仍是不能突围。

石家兄弟双刀合壁，一个个刀光组成的圆圈就似波浪般层层推进，圈子越缩越小，铁凝应付得越来越是吃力。圈子一小，她的轻功身法也就无从施展了。

展伯承刚刚占了一点上风，看见铁凝形势危险，大为着急，要想冲过去与她联手。可是尉迟俊也非弱者，他的水磨鞭又是长兵器，挥舞起来，三丈方圆之内都在他的鞭势笼罩之下。尽管他的本领比展伯承稍有不如，但要拦阻展伯承却还足够有余。展伯承终是经验较差，一着急剑招便有疏乱，尉迟俊乘机抢回了先手，反客为主，杀得展伯承只有招架。

展伯承不但在为铁凝着急，同时还要为铁铮担忧。他们是说好了的，哪一个倘遇意外，其他两人就要赶来接应，即使计划不能实现，那也是先救人要紧。

如今铁凝在挹翠楼失事，他们与敌人厮杀也已有一炷香的时刻了。满园子人声鼎沸，铁铮所去的暖香阁，虽然与挹翠楼有一里多路的距离，也断无听不到这边厮杀之声的道理，而以铁铮的轻功本领，一里多路的距离转瞬即到，也应该早就赶回来救应了。

可是铁铮的踪迹还是杳然。一炷香的时刻过去了，铁凝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了，铁铮仍是未见回来。“难道他在暖香阁那边也出了事？”

展伯承想到的铁凝当然也想到了，她处于劣势，不见哥哥回来，自是比展伯承更要心慌，一个疏神，给石错唰的一刀，削落她头上的一支玉簪，幸而她还算闪躲得快，要不然天灵盖即使不被劈穿，至少也要削去一层头皮。

石错这一刀用意其实还是在吓她的，因为他要捉活的领功，非是迫不得

已，他还不愿意将铁凝杀死呢。一刀削落了铁凝玉簪了后，石错哈哈笑道：“小姑娘，别倔强了，快快投降！饶你一命，你跟田公子做一名女俘比你做女强盗要享福得多呢！”

铁凝柳眉倒竖，“呸”了一声道：“放屁，放屁！”一怒之下，反而没有那么慌了。拼着豁了性命，狠狠的对敌厮杀。

铁凝的剑法本来是第一流的剑法，尤以奇诡见长，一旦拼了性命，招招都是杀手。石家兄弟反而有了顾忌，十招之中，倒要用了七招防守。可是铁凝虽然暂时挽回颓势，究竟是气力不加，仍然冲不破石家兄弟双刀的封锁。石家兄弟打定了主意，只待耗尽了她的气力之后，不愁不手到拿来。

展伯承关心铁凝，精神分散，心慌意乱之中，给尉迟俊抽着一鞭，背脊火辣辣作痛。展伯承大怒，正要不顾一切，硬冲出去，忽听得有人鸣锣大叫道：“快来救火，快来捉贼！”

声音来自北方，不久南面又有人叫道：“不好，白虎堂那边也起火啦！”白虎堂是节度府中的军机重地，机密文件和节度使的印信都是放在那里的。众卫士大惊，登时乱成一片。

哪知骚动未已，东面又响起了锣声，有人大叫道：“暖香阁那边也起火啦！”暖香阁是田承嗣所居之处，众人更是心慌。

展、铁二人大喜，心中都是想道：“一定是铁铮到处点火，怪不得他迟迟未来。”敌人一慌，他们二人却是精神陡振了。

他们是在西面，转眼间东、南、北三处的火光都已经可以看见了。

尉迟俊大叫道：“不许慌乱，分一部分人去救火。这两个小贼还是不能让他们跑了！”

他这么一叫，即是要一部分人也来帮他“捉贼”。他正担忧独自战展伯承不下，此时正好抓着一个最好的藉口，可以叫部下帮忙。为了要拿下敌人才好全力救火，当然不必再顾江湖规矩，要人帮忙，也不致损伤他的面子了。

众武士一拥而上，展伯承长剑舞得风雨不透，暂时间还勉强可以支持，铁凝却是危险万分，急得大叫道：“哥哥，快来！”

话声未了，忽听得“叮”的一声，石错的钢刀正朝着铁凝劈落，蓦地里不知从哪里飞来一颗石子，把石错的钢刀打得飞上了半空。

石家兄弟的刀法本是互相配合的，弟弟钢刀脱手，哥哥的刀法未来得及变招，只是划了一道弧形，右边露出老大一个破绽。铁凝剑法何等敏捷，唰的一剑，就刺进他的右臂。铁凝前两天还是害怕见血的，此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招数唯恐不狠，却是一点也不知道害怕了。

石家兄弟一失刀，一受伤，双双逃跑，铁凝杀出重围，只听得众武士大叫道：“贼人在那一边，去捉贼呀，捉贼呀！”

铁凝抬眼望去，月色朦胧之下，只见在荷塘对岸的那座假山上，有一个黑衣人一声不响的只是向这边掷石。

附近已有七八个武士向他跑去，可是还未曾到得那座假山，已经全都给他的石子打中了穴道，一个个变成了滚地葫芦，“哎哟哟”之声不绝于耳。

铁凝大喜叫道：“哥哥，”那黑衣人还是没有回答。“呼呼”数声，几块石头飞了过来，把堵着铁凝的几个武士打翻，似是有意给她开道。

那座假山的距离至少也在三十丈开外，铁凝看不清楚那人的形貌，心中想道：“哥哥的内力虽然比我强得多，可是平日与他练习暗器，他似乎也还未有打到三十丈开外仍可伤人的本领？”心里开始有点怀疑不是哥哥。但反

正此人是来援救他们的，铁凝也就无须多所推究他是谁了。此时展伯承也正在突围，铁凝赶忙过去接应。

那人的石子改了方向，向尉迟俊那边打去，尉迟俊手下给他打翻了两个。尉迟俊大怒道：“躲在暗处冷箭伤人，算得什么好汉？有本事的出来与我较量较量。”话犹未了，“呼”的一颗石子已是打中他的手腕。尉迟俊也算了得，反手一挥，虽给石子打中，却没打着他的穴道。

可是他的手腕一阵酸麻，水磨钢鞭都几乎把握不牢，心中不由得大吃一惊，暗自想道：“一颗小小的石子从这么远打来，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力道，此人的本领看来乃是在我之上，偏偏北宫横又不在这儿，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先去救火吧。”

展伯承趁机抢攻，也杀伤了几个武士，尉迟俊手腕受创，架不住他的剑招，又害怕那黑衣人杀来，哪里还敢恋战？

展伯承杀了出来，与铁凝会合，两人一同向那座假山跑去。那黑衣人一面发石阻敌，一面也离开了那座假山，在前面给展、铁二人带路。

众武士虚声呐喊，可还不敢当真追去。此时东、南、北三处的火头都已越烧越大，满园子的人都向着起火之处跑去。黑衣人却钻入了花树丛中，专挑僻静的黑暗的角落逃走。

黑衣人与展、铁二人都是一身超卓的轻功，转眼间就把追兵甩在后面。黑衣人带领他们，跑到了一座假山背后，四顾无人，这才停下脚步。

铁凝已看出他不是哥哥，起初怀疑是华宗岱，但华宗岱身材颀长，却又与此人不像。正要动问，那人已回过头来问她道：“你哥哥呢？”

铁凝又惊又喜，说道：“方叔叔，原来是你！咦，你怎么可以抛下聂姑姑，让她独自在家？”

方辟符道：“我就是因为放心不下你们这几个小家伙呀！聂姑姑你不用担心，现在着紧的是要找你哥哥，他是不是到暖香阁去了？”话虽如此，其实方辟符也是十分牵挂家中待产的妻子，尤其是想起在路上碰见的那三骑怪客，更增忧虑。不过他不愿意两个小的也陪他担忧，所以没有告诉他们。

铁凝吃了一惊，说道：“那几处火不是你点的吗？你不是已经到过暖香阁了，怎么没见着我的哥哥？”

方辟符道：“不错，那几处火是我点的。但东面那一把火，我烧的可不是暖香阁，而是暖香阁附近的一幢房屋。那时我已经知道你们这边出事了，放火的目的只是想分散敌人，暖香阁守卫森严，犯不着去打草惊蛇。”

展伯承连忙问道：“这么说，当你在暖香阁附近点火的时候，暖香阁那边还没有闹起来？”

方辟符道：“那儿静悄悄的，不像是有夜行人去过的模样。”

铁凝大为着急，说道：“这可奇怪了，我哥哥若不是到暖香阁，却又去哪里了？我们说好了一出事，大家就要赶来会合的。哥哥现在都还未见踪迹，哎呀，一定是他不知在什么角落也出事了。”

方辟符安慰她道：“你先别着急，待我出去打探打探。你哥哥身具绝顶轻功，人又机警，想不至陷落敌人手里。”

铁凝道：“好，我同你一起去。”

方辟符道：“不，你们在这里等我。如今满园子都是敌人，人多去反而不便。这里地方僻静，你们耽着不要走动，非不得

已切莫动手。”铁凝拗不过方辟符，只好依从。

这时候那几处火头已经快要扑灭了，但园子里还是乱糟糟的，尤其是暖香阁那边，够得上可以向田承嗣请安的人，差不多都已去了。但人多势乱也有好处，方辟符仗着巧妙的身法，随着众人奔跑，倒也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田承嗣的手下经过一场大闹，都以为敌人已经逃跑了，谁都想不到他居然这么大胆，非但留在园中，而且还敢朝着人多处挤。

方辟符走近暖香阁，没有发现铁铮。他偷听那些卫士的谈话，也没有人说及暖香阁曾来过刺客，方辟符打探不出一个结果，心里也不禁有点儿忐忑不安了。

方辟符心里想道：“ 或许他是迷了路了。这园子大得很，却不知他躲在哪儿。 ”正自踌躇，忽听得有个声音喝道：“ 什么人？ ”旁边闪出一个军官，蓦地里一把向他抓下！

方辟符惯经大敌，毫不慌张，双掌一圈，使了一招“ 拨云见月 ”的“ 推手 ”，要把那人甩开，不料双掌一交，只觉一股大力推来，如牵似引，竟把他这一招推手破了。方辟符不由得脚步一个踉跄，差点儿跌倒，那军官也是晃了一晃，接连退了三少。

方辟符这才吃了一惊，心道：“ 田承嗣手下竟有如此高人，但愿铁铮不要碰上了他才好。 ”心念未已，那军官已是又扑过来，呼的一声，双掌齐发。

方辟符怒道：“ 你以为我当真怕了你么？ ”使出一招“ 云魔三舞 ”，双掌虚抱，接连翻了三个圆圈，只听得“ 啪、啪、啪 ”三声响过，两人竟是功力悉敌，谁都不能向前跳进一步。原来方辟符刚才那招“ 推手 ”未尽全力，是以稍稍吃亏。

这军官“ 噫 ”了一声，似乎也是颇为诧异。原来这军官不是别人，正是田承嗣帐下的第一高手北宫横。他与方辟符接连硬碰四掌，虽然并不吃亏，虎口已是感到有点儿火辣辣作痛。

方辟符亦自感到气血翻涌，但他察觉到对方己是微有怯意，立即又是一掌横扫过去，北宫横果然不敢硬接，向旁一闪，使了一招“ 拂云手 ”，如封似闭，用刚柔兼济的手法，化解对方的掌力。方辟符这一招正是要迫他闪开，不待对方还招，立即逃跑。他已知北宫横是个劲敌，若不将他摆脱，敌人一拥上来，只怕连自己也逃跑不了。

有几个武士不知厉害，跑来拦截，方辟符大喝一声，使出“ 大摔碑手 ”的功夫，一手一个，把两个武士抓了起来，向北宫横掷去。北宫横接下了这两个武士，方辟符已是逃进暗处，与北宫横的距离拉得远了。

北宫横气得哇哇大叫：“ 晦气，晦气，连一个小贼也抓不住！你们快给我满园大搜！ ”他虽然气怒交加，可是他身负保护田承嗣的重责，可还不敢离开这暖香阁，只能指挥手下去搜。

方辟符听得北宫横的说话，心中一动，暗自想道：“ 他说连一个小贼也抓不住，那么就一定是还有别的‘ 小贼 ’来过了，那是谁呢？倘是铁铮，那倒好了。 ”

此时已是五更时分，玉兔西沉，残星明灭，眼看就快要天亮了。方辟符暗自思忖：“ 天若一亮，铁凝他们可就不易躲藏了。我不打紧，可不能连累他们。看这情形，铁铮似乎还未落在敌人手中。我且与铁凝、伯承二人先出去再说。 ”

且说展伯承与铁凝躲在假山背后，他们遵守方辟符的吩咐，不敢走动。铁凝心里闷得慌，忍不住和展伯承悄悄说话，说的当然是有关她哥哥的话题，

不知方辟符能不能找着她哥哥。

展伯承一面安慰她，一面却又叹了口气，说道：“ 我外公的这批宝藏真是不祥之物，自从发现以来，就惹了不少灾殃，今日又还要咱们为它大吃苦头。 ”

铁凝何等聪明，一听就知道他是有感而发，笑道：“ 展大哥，你可是又想起了龄姐了？依我看罪过不在宝藏，灾殃都是贪心的人惹出来的。咱们今日虽然吃了苦头，但灾殃最后必是降在田承嗣身上。 ”

铁凝这话其实也是借题发挥，对褚葆龄勾结“ 外人 ”谋夺宝藏之事有所非议的。不过她知道展伯承十分偏袒褚葆龄，她不愿引起争论，是以没有点出褚葆龄的名字，只是说的田承嗣。

展怕承听出了她双关的说话，红着脸道：”凝妹说笑了，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思想别的事情？ ”

正说话间，忽听得有脚步声向他们这边走来，那两个人也正在说着话。

展伯承记着方辟符的吩咐，怕铁凝忍不着要动手，连忙将她拉进山洞。

只听得行先那个人道：“ 已经发现五名刺客了，一个也捉不到，明天可该咱们受罪了。 ”

另一个笑道：“ 你担忧什么，天塌下来也有长人顶呢。连北宫横都捉不到一个小贼，主公要降罪也还轮不到咱们承当。 ”

铁凝咬着展伯承的耳朵道：“ 他们所说的那个小贼莫非就是哥哥？但连方叔叔在内，也不过四人，却哪里来的五个刺客？咱们再留心听他们的说话。 ”

可是那两个人已不再说话了，而脚步声却越来越近。这假山的山洞是人工布置的，又浅又窄，两个人挤在洞中，不免肌肤相贴，气息相闻。

铁凝虽然不过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但也是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女孩儿家。展伯承有生以来，除了与褚葆龄之外，还从未曾与第二个女孩子这么亲近过。他想起从前与褚葆龄相处的情景，禁不住面红耳热，尽量把身体移开，不知不觉就发出了轻微的声响，正是：

情窦初开小儿女，怎堪耳鬓两厮磨？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几许少年称闯将　敢凭一剑斗魔头

那两个武士是节度府中有数的好手，也是江湖上的行家，一听得声响，立即察觉是有人躲在山洞，他们却毫不声张。待走到了适当的距离，这才蓦地把手一扬，发出了歹毒的暗器。

展、铁二人听得“蓬”的一声，突然间火光一亮，展伯承大吃一惊，连忙舞剑防身，先跳出来，只见山洞前面，有两具尸体，正是刚才说话的那两个武士，假山上的野草已经着火燃烧，岩石缝中插有一支黑漆的也是正在燃烧着的箭杆，展伯承懂得各种奇门暗器，认得这是可以发火的蛇焰箭。

铁凝亦已跟着跳了出来，看了一看，诧道：“这是怎么回事？你瞧，这两个人的天灵盖都穿了个洞，总不会是自己跌破的吧？但周围却又没人。”

展伯承抹了一额冷汗，说道：“这两个人用蛇焰箭射进山洞，想烧死咱们。幸亏有高人搭救，杀了他们。他们是给透骨钉射穿天灵盖而死的。大约是他们一出手便中了这位高人的暗器，所以蛇焰箭射歪了。”

铁凝道：“莫不是方师叔回来了？方师叔，你出来吧，别开我们的玩笑了。”

她没有叫来方辟符，却把在附近巡逻的卫士唤来了。不过，即使她不出声，那些巡逻看见这边的火光，也会赶来的。

展、铁二人因与方辟符有约，不敢离开此地，幸亏那几个巡逻的卫士武艺平平，不是他们对手，展、铁二人并不怎么费力，就点了这些人的穴道。而在大批武士尚未赶到之前，方辟符也先回来了。

铁凝怕方辟符见怪，连忙说道：“不是我们先出手引来敌人的。哥哥呢？”方辟符道：“还没找着，但据一些迹象推测，他大约不至于是落在敌人手中。咱们出去再说。”

方辟符还怕铁凝执拗要见了哥哥才走，铁凝却点头道：“是，我也这么猜想。有一位大有本领的高人暗地里帮助咱们呢，出去我再告诉你吧。”

他们三人展开绝顶轻功，那些卫士怎追得上他们，只有胡乱放箭。方辟符抓了一把石子，打倒了几个距离较近的弓箭手，后面的人连发箭也射不到他们了。

不一会三人已是越过围墙，出了节度府，到了路上，一口气再跑了十余里，这才缓下脚步，彼此交换消息。

方辟符听了铁凝所说的刚才之事，也是很感诧异，说道：“这么说来，确是有高人暗中相助了。只不知是谁？”

展伯承沉吟道：“莫非是笔扫千军华宗岱？”

方辟符吃了一惊，道：“你们怎么识得这位前辈高人的？”

展伯承与铁铮兄妹，昨日到了方家之后，因为实在太过疲倦，所以只说了珠主被田承嗣所劫之事，便睡觉去了。一直未有机会谈及华家父女，此时始得余暇补叙。

铁凝讲了结识华家父女的经过之后，说道：“我本来也疑心是华老前辈，可是想了一想，又觉得奇怪。若然是他，他救了我的哥哥，为何不与我见面？甚至连消息也不告诉一声？他的女儿和我已经是很要好的朋友，她还说将来要到爹爹的山寨，和我同住一些时候的呢。”

方辟符道：“这位老前辈行事怪僻，往往出人常理之外。也许他是另有原因，但愿铁铮是他救去的才好。”

铁凝忽地笑道：“方叔叔，你怎么也称华宗岱做老前辈？”

展伯承也问道：“方叔叔，听你的说话，你一定是知道华宗岱的来历了？”

方辟符道：“不错，我从前虽没见过华宗岱，但却稍微知道他一点来历。你们是刚在昨天见过他的，依你们看，他有多大年纪？”

铁凝道：“我看最多不过四十岁刚出头，她的女儿和我哥哥同年，也才不过是十六岁零几个月呢。”

方辟符笑道：“你看错了，他的女儿岁数是真的，但他的年纪决不止四十岁，依我估计，恐怕最少也靠近六旬。若论武林辈份，他与你爹爹的师门虽没渊源，却比你爹爹还长一辈。”

内功深湛之士不易衰老，六十岁的老人望之仍似壮年并非奇事。铁凝笑道：“咱们不必管他年纪，我只想知道他的来历。我一直在奇怪，他武功这么好，我爹爹却从没提过他的名字？”

方辟符道：“你们兄妹的师父也没提过他的名字吗？”

铁凝道：“没有。为何你特别提起我们的师父？”

方辟符道：“因为华宗岱与你们的师父有点小小的‘过节’。不，‘过节，二字还是用得不太恰当，只能说是在某一件事上，有点小小的关连，他们也始终没有见过面，动过手。”

铁凝笑道：“你越说我越糊涂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方辟符道：“这位华老前辈是隐居西域的一位异人，据说他的先祖本是中原望族、书香之家，国朝之初，因避战祸，举家迁移西域的。是以华宗岱秉承家学，文武全材。虽然久已作了‘化外之民’，仍然喜爱中原的儒冠儒服，总是一身书生打扮。

“西域与天竺接壤之处，有个灵鹫山，山上有个武功奇高的和尚，自号‘灵鹫上人’，在西域开创了灵鹫一派，广收门徒，不分僧俗。西域的武林人士，大都与灵鹫一派有点渊源。华宗岱也是灵鹫上人的方外知交。

“三十年前，华宗岱曾到过中原一次，在一次群雄聚会之中，彼此较量武功，他曾用一双判官笔连败十八名好手，因此得了个‘笔扫千军’的雅号。那时段克邪的父亲段珪璋段大侠刚出道未久，以六十四路飞龙剑法与他打成平手。两人惺惺相惜，遂行缔交，可惜华宗岱只是匆匆游了一次中原，又回西域。

“其后段大侠也曾两次到西域访他，都没见着。因为他只到过一次中原，而那次群雄聚会，又只是一流高手彼此切磋武功之会，亦即是私人交往的聚会，与绿林的英雄会不同，江湖上的一般人物是不知道的。过了三十年，当年聚会的前辈高手，死的死，散的散，更没人提起他的名字了。

“但你们兄妹的师父是知道有华宗岱这个人的。大约是距今十年前，你的师父辛芒姑因与灵鹫派结下冤仇，闹出了一件惊动武林的大事。你知道此事么？”

铁凝道：“我听爹爹说过，听说是灵鹫上人的一个徒弟得罪了我的师父，我师父把他杀了，后来灵鹫上人约我师父比武，又败在我师父的剑下。”

方辟符道：“那次的比武，是空空儿暗中助你师父才把灵鹫上人打败的，灵鹫上人输得很不服气，但格于武林规矩，不能再来挑衅。据说他曾想请华宗岱代他出这一口气？斗一斗你们兄妹的师父。空空儿得知这个消息，他是恨不得有高手与他比试的人，不待华宗岱找上门来，便先到他隐居之处挑战。可是却扑了个空，华宗岱又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从此销声匿息，也没有

在江湖上再露过面。有的人以为华宗岱是怕了空空儿，有的人以为灵鹫上人央求华宗岱替他报仇这个消息乃是假的。总之这件事就只是传了一阵，便云散烟消了。所以说还不能算是‘过节’。”

铁凝忽道：“方叔叔，你说起这件事来，我倒是觉得有点奇怪了。”

方辟符道：“什么奇怪？”

铁凝道：“我曾问过师父与灵鹫上人比剑之事，师父和师公空空儿都好似很不愿意谈及此事。师父还把我骂了一顿，说我不用心学武，爱管闲事呢。那晚我偷听师父和师公吵嘴，师公说：‘你心里不舒服，何必拿孩子出气。’师父说：‘我有什么不舒服的？我倒是怕你还在妒忌人家呢！’师公笑道：‘哪儿的话？我从前是不知道这重公案，才想去找那人比试的。看术他不敢和我比试，这才是有着心病呢。’我听了这么一段摸不着头脑的对话，怕给师父发觉，就不敢偷听下去了。

“方叔叔，你如今说了华宗岱的这段故事，我倒突然想起来了，师父师公说的那个人，会不会就是华宗岱呢？”

方辟符也是摸不着头脑，但已隐隐感到华宗岱与空空儿夫妇之间，恐怕存有什么秘密。当下笑道，“你师父说得不错，小孩子是不该多管大人的事。咱们还是快些赶回家吧，你聂姑姑等得心急了。”

铁凝噘着小嘴儿道：“师父打败灵鹫上人，师公吓走华宗岱。这对他们都是很光彩的事呀，我问问他们，又怎能算是多管闲事了？”不过，铁凝虽然不服气，但还是听从方辟符的话，加快脚步，重新施展轻功了。因为她也的确在记挂着她的聂姑姑。

这时已是曙色初开，东方既白。他们刚走上山坡，只剩下五六里的路程就可以到家了，忽然隐隐听得马蹄之声，方辟符一看面色大变，铁凝与展伯承也禁不住“啊呀”一声惊叫起来。

方辟符看见的正是他在路上碰见的那三个人，此时他们正在快马疾驰，翻过方家屋后的那个山岗。看这情形，只怕他们是已经到过方辟符家里的了。

展伯承喘着气道：“方叔叔，这三个人我都认得。其中有一个是杀我父母的仇人！”这三骑马此时已是走得无踪无影了。

方辟符大吃一惊道：“是窦元吗？”展伯承道：“不错。另外那两个人，一个是卜仇天，一个是帅万雄。这两个人是前天在路上要抢我们的宝车，和我们动过手的。”

这三个人都是本领高强，心狠手辣的黑道强人。方辟符从前虽没见过，却也知道他们的名头。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顾不及细问情由，连忙叫道：“快，快，快回去看！”铁凝与展伯承也吓得面无人色，只怕聂隐娘已遭毒手。

聂隐娘有没有遭了毒手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技，现在且先补述聂隐娘遇险之事。

且说聂隐娘在家中挑灯独坐，等到了将近五更时分，未见丈夫回来，肚子已是开始“阵痛”，这是临产的“征兆”。聂隐娘是第一次生育孩子，但关于产妇的常识她是早已向有经验的“隐婆”（接生妇）请教过的，知道“阵痛”是间歇性的，初时隔半个到一个时辰发作一次，渐渐越来越是时间缩短，到了频频作痛之时，那就是要分娩了。

第一次将要作母亲的人，心情总是难免又欢喜又害怕的，女中豪杰的聂隐娘也不例外。这时要准备的东西都已准备好了，聂隐娘心里想道：“现在

开始阵痛，大约可以等到辟符回来吧？但愿不是难产才好。”每个产妇都是同样心情，希望丈夫能在身边，至少也是留在家中照料，即使帮不上忙，也可以给她增加勇气。

聂隐娘为着“侠义”二字，要丈夫夜闯节度府，接应铁铮他们。此时她担着两重心事，独守窗前，每次听到竹梢风响，她都忍不住要张望一下。

正在她苦苦盼望丈夫回来的时候，忽听得马蹄声响。聂隐娘此时阵痛刚刚过去，她是个自小就与千军万马作伴的大行家，凝神一听，听出了来的乃是三骑快马。

聂隐娘惊疑不定，心里想道:“难道是他们夺了敌人的马匹，骑回来的？但为什么只是三匹马？难道有一人失陷在节度府中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马蹄声已在她门前停止，随即听得有人敲门叫道:“方辟符方大侠可在家吗？”是陌生人的声音。

聂隐娘的女仆是从前跟随她多年的女兵，“颇有胆识，亮了火把，从门缝张望出去，见是三个相貌凶恶的陌生人，便喝问道：“是什么人？干什么来的？”

那三人同声答道：“江湖上的朋友，江湖上的事情，见了方大侠我们自然会说。”

女仆道：“半夜三更，我们的主人不见客，有事明天来说。”

那三人哈哈大笑，一个说道:“方辟符，你也算得是江湖上的一个人物，怎的如此不明事理？我们是给你面子，才来以礼求见。我们也不是没来头的人，你怎可如此傲慢？难道当真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么？嘿，嘿，哼！哼！你不开门，难道我们就进不来了？”另一个道：“莫非方辟符不在家中？”第三个道：“不在家中，咱们也要进去一搜！”

其中一人拍门问道：“你主人究竟在不在家？”那女仆正要回答，忽听得聂隐娘的声音传了出来：“阿凤，开门让他们进来！”“远来是客，愚夫妇自当稍尽地主之谊。踌躇什么？请进来吧！”

原来聂隐娘已知道三人不怀好意，倘若给他们知道方辟符不在家中，只怕更要肆无忌惮。在这样情形下只有不能示弱。“请”他们进来了。

这几句话是聂隐娘强运真气，用上乘的内功，将声音远远送出去的，隔着几重房间，声音也并不特别提高，却就似在他们耳边说话一般。不过，这几句话却也说得甚是含糊，没有明言方辟符是否在家。尤其“稍尽地主”这一句话，更可以作正反两面的解释。

门外这三个大盗听了聂隐娘抖露的这手上乘内功，都不由得心头一震，面面相觑，各自思量：“方辟符夫妇果然名不虚传。聂隐娘一个妇道人家，也这么了得，方辟符只怕更厉害了。”“听这婆娘的言语，只怕屋中早已有了准备。他们两夫妇加上那三个小子，咱们三人能否取胜，可就难以预料了。”

这三个大盗初来之时，估计过双方实力，本来是认为很有把握的。但聂隐娘所显露的内功，却出乎他们的估计。而且屋中有何准备，他们不知。一时间倒是颇为踌躇，患得患失，不敢莽撞。

但这三人虽是各怀鬼胎，却又不甘在同伴面前示弱。踌躇片刻之后，其中一人悄声说道：“好坏进去看看，见机而作。”

其他两人领会了他的意思，心中想道：“不错，咱们是按江湖道的规矩以礼求见的。方辟符是个大侠身份，总不能一见面便打。咱们先进去看看，倘若方辟符是在家中，倘若察觉他们是有准备，那时再找个藉口告罪便是。”

三人主意既定，于是一同进去。

聂隐娘摆下了空城计，本欲将对方吓走的，不料这三个大盗都是老江湖，虽然心怀戒备，却没给她吓退。

聂隐娘早已点燃烛火，大马金刀的坐在客厅当中，见这三人进来，冷冷说道：“ 请恕我未曾出迎。三位朋友高姓大名？所来何事？ ”

这三人见聂隐娘宽袍大袖，小腹隆起，似是孕妇模样，不觉有点意外之感。同时又见她说话从容，神色自如，一时也不知她的深浅。

这三个大盗倒也不敢失礼，依次报了姓名。这三个名字乃是：卜仇天、帅万雄与窦元。

原来那日卜仇天、帅万雄与班氏兄弟给华宗岱赶跑之后，班氏兄弟因受了伤，带领喽啰，先回他们的山寨。卜仇天和帅万雄乃是独行大盗，失败之后，心有不甘，仍然藏在附近山头，窥探动静。

他们看到了铁铮等人被官军包围，也看到华宗岱掩护他们突围。但铁铮等三人马快，先脱了险；华宗岱父女杀出重围之后，却是向着不同方向走的。

卜仇天和帅万雄虽是有点嫌隙，但因遭遇相同，也早已言归于好了。当下就和帅万雄商议道：“ 你看见官军中使独脚铜人的那个军官么？这人就是从前横行西北的武林怪杰北宫横，不知怎的，却被田承嗣网罗到他的节度府了。 ”

帅万雄道：“ 不错。这北宫横的武功果然是好得出奇，华宗岱也不过和他打个平手。 ”其实两人交手之时，北宫横是稍稍吃亏的，但因是在千军万马之中，卜、帅二人又是在距离颇远的山上偷看，故此看得不很真切。而帅万雄也是顺着卜仇天的口气捧一捧他。

卜仇天道：“ 这北宫横和我倒有一点交情。咱们这次夺主不成，已是结怨于铁摩勒了。这三个小子回去一说，只怕铁摩勒要找咱们的麻烦。虽说咱们本来就拼着与铁摩勒作对，也不必就因此怕他，但他们那边能人众多，结上了这么一个厉害的仇家，总是祸患。

“ 依我之见，不如去投奔北宫横，暂且托庇于节度府。以后再见机行事，要是田承嗣待咱们好，咱们就给他效力。否则待避过了风头之后，咱们养成羽翼，索性连北宫横也拉出来，在绿林中自张一军，别树新帜。你看如何？ ”

帅万雄道：“ 好虽是好，但咱们空手去投奔人家，难免受人轻视。依我之见，一定要带点见面礼去才好。 ”

卜仇天笑道：“ 不错，我也正是这样心思。咱们捉这三个小子去作见面礼，顺便也可报了咱们今日一败之辱。 ”

这两人遂暗暗跟踪铁铮兄妹，铁铮他们马快，这两人当然是追不上。可是却给他们看见铁铮等人跑入那个山谷，而且给他们探听出是躲在方辟符的家中。

方辟符夫妇是江湖上闻名的游侠，卜、帅二人不敢轻举妄动，但又不甘心放弃这个计划，想去再找帮手，无巧不巧，在路上遇见自盘龙谷中铩羽而归的窦元。

窦元倒不想投靠田承嗣，但他暗中却另有一番打算，那批宝贝，他认为是属于窦家的，他意欲混入节度府，伺机盗回。于是三人一拍即合，联同行事。

这三人进了方家，既不见方辟符出来，也不见铁铮兄妹与展伯承，都是有点惊疑不定，恐防他们在暗中埋伏。卜仇天首先发话，说道：“ 方大侠呢？

我们是专诚来拜访他的。”说话之时。游目四顾，察看有无埋伏迹象。

聂隐娘虽然没有见过他们，但这三个人的名头，她却是听人说过的。不由得暗暗吃惊，暗自想道：“听说展元修夫妇就是死在这窦元手下的，卜仇天与帅万雄也是黑道上极为厉害的人物，我即使没有怀孕，只怕也打他们不过。”

但聂隐娘乃是女中诸葛，智勇双全，心内吃惊，神色不露，淡淡说道：“朋友们远道而来，先歇一歇。阿凤，给客人倒茶。”心想：“只有拖得一时算一时了。天亮之后，辟符他们也应该回来了。”

但这三个人也都是老江湖，哪能让聂隐娘拖延时候。帅万雄在门口一站，说道：“茶不用喝了，还是先请主人见面吧。”

聂隐娘道：“我也是主人啊。你们有什么话说给我听不行么？”

卜仇天怫然道：“方大侠是不在家中还是认为我们不配和他见面？”

对方越迫越紧，聂隐娘只好说道：“好，你们稍坐一会，我当家的马上就来！阿凤，你去请主人回来吧！”“他在村头一位朋友家中，用不到一盏茶时刻就会回来的。”后面这段话是有意说给对方听的，好叫对方有所顾忌。

聂隐娘支使女仆出去还有一层用意，那是准备万一要动手之时，可保全女仆的性命。

这女仆却是忠心耿耿，不愿在这样紧要的关头离开主人。

卜仇天欣然色喜，说道：“哦，原来方大侠当真是不在家。好吧，那也就不必去催他回来了。我们的事情很简单，只是想向你讨几个人。”

聂隐娘道：“什么人？我不懂得你们的意思。”

窦元打了一个哈哈，说道：“方夫人，咱们都是江湖道上的人物，不妨打开了天窗说亮话！我有两个晚辈，是铁摩勒的子女铁铮和铁凝，他们目无尊长，得罪了我，我要教训教训他们。还有一个仇人之子名叫展伯承，我也要与他算帐。这三个人我们已打听得十分清楚，是躲在你的家中。只要你把这三人交出来，我们绝不敢冒犯你们夫妇。”

聂隐娘冷冷一笑，说道：“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错，这三个人是到过我家，但他们早就已离开了。”

窦元“哼”了一声道：“我不相信。聂夫人，我劝你还是把这三个小子交出来的好！”

聂隐娘忍无可忍，倏地柳眉一竖，说道：“你不相信，又待怎样？哼！莫说他们确是走了，就是还在此地，我也不能就交与你们！”

窦元见她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倒是有点怀疑不定。卜仇天嘻嘻一笑，作好作坏他说道：“方夫人，我们说过，我们是绝不敢冒犯你的。但这三个小子，我们又是非抓到不可，怎么办呢？这样吧：既然是他们走了，就请夫人与我们带路，一同去抓这三个小子吧。”这话说得“客气”，其实，即是要把聂隐娘掳为人质。笑里藏刀，迫得更加紧了。

那女仆突然“呸”的一口，呻得个卜仇天满头满面，骂道：“你不见我们夫人大着肚子么？欺负孕妇，好不要脸！”卜仇天大怒，一掌拍出，就要取那女仆性命。

聂隐娘冷笑道：“好威风啊，好威风！”卜仇天自负是黑道上响　　的人物，给聂隐娘这么一说，倒不觉脸上一红，掌上减了几分劲力，“砰”的一声，把那女仆打下台阶，说道：“不错，你的奴婢，我不值得杀她。但方夫人，你可是成名人物，你不交人，可恕我姓卜的不客气了。”他知道了方

辟符不在家，又知道了聂隐娘怀孕，已是毫无所惧，咄咄迫人。

窦元却有点不好意思，心想：“欺负孕妇，传了出去，只怕坏了名头。”这回轮到他作好作坏地劝道：“卜兄慢来。看在方夫人怀孕的份上，不便走动，就让她留在家里吧。你看守着她，咱们两个去搜。”

卜仇天道：“对不住，方夫人，可要让你受点委屈了。”拔出判官笔，就要来点聂隐娘穴道。

窦元眉头一皱，但一想聂隐娘本领不凡，虽然怀孕，但只留一人看守，亦恐防有甚意外。点她穴道，虽会伤害她的胎儿。也顾不得了。因此，窦元虽觉得欺负孕妇不很光采，但也不加拦阻。

眼看卜仇天的笔尖就要点到聂隐娘身上，聂隐娘忽地叫道：“大哥，出来把他们杀了！”说话之时，呼的一掌把烛光打灭，同时避开了卜仇天的一笔，她虽然身子不便，要避开卜仇天的三五招还不很难。

窦元等三人本来就一直提心吊胆，疑有埋伏，突然听得聂隐娘这么一嚷，又听得房中似有声响，都不由得心中一凛，本能的往屋角一闪，先防敌人偷袭。就在这一刹那，黑暗中嗤嗤声响，聂隐娘已是撒出了一把梅花针。

窦元武功最高，听风辨器，舞起铁牌，滴水不进；卜仇天使的双笔，不易遮拦，但他机警得很，一觉不妙，立即一个“金鲤穿波”，穿出窗外。帅万雄却是动作较慢，一个筋斗没有避开，左臂上着了一枚梅花针。

帅万雄是个行家，臂上没有麻痒的感觉，知道梅花针无毒，一颗心才定了下来。可是这枚梅花针正射进他的“曲池穴”，他的一条左臂，己是转动不灵。黑夜之中，聂隐娘认穴如此之准，帅万雄也不由得不暗暗吃惊了。

卜仇天擦燃火石，只观聂隐娘已经关紧房门。卜仇天冷笑道：“方夫人，你藏在房中就躲得了么？”

聂隐娘一声不响，突然又是一把梅花针撒了出来，但这一次他们己是有了防备，窦元、卜仇天双掌齐出，以劈空掌力，荡开了那把梅花针。

窦元道：“帅大哥怎么样？”帅万雄面上一红，道：“没什么，只是臂上着了一支梅花针。”

窦元取出一块磁石，在他曲池穴一贴，将那支梅花针吸了出来，板着脸孔说道：“小心点儿，幸亏这不是死穴。”

帅万雄老羞成怒，提起了厚背斫山刀，贴着墙悄悄走过去，到了聂隐娘卧室门口，猛的一刀劈下，喝道：“臭婆娘，滚出来！”暗器打远不打近，他已冲到门口，无须顾忌。

哪知话声未了，帅万雄忽地脚底一滑，一刀劈出，身体重心又向前倾，立足不稳，竟然一跤滑倒。聂隐娘突然开了半扇门，唰的一剑刺出，帅万雄在地上拼命一个“滚地葫芦”，饶他打滚得快，肩头亦己给剑锋划伤一处，大刀亦已跌落，狼狈之极。原来聂隐娘是早有布置。在门口洒了香油的。

待到卜仇天也冲上去时，聂隐娘又早已退口卧房，关上房门了。卜仇天正要砸门，聂隐娘的暗器又打出来，这次不是梅花针而是透骨钉，透骨钉份量较重，卜仇天的劈空掌力不易打落，只好用判官笔招架。

聂隐娘躲在房中用暗器拒敌，卜仇天一时间倒是无法冲门。不久，天色已亮，帅万雄道：“窦大哥，你不赶快出手把那臭婆娘揪出来，方辟符他们一回来，更不易对付了。”

窦元倒是有点儿顾住身份，不大愿意和他们联手去制服一个孕妇的。但给帅万雄这么一说，他也不禁改了主意，心里想道：“不错，听说方辟符武

功比妻子更为厉害，他若回来，只怕我也没有把握胜他。看来也只有捉着他的妻子，才能迫他就范了。”于是窦元也不要面子，舞起铁牌，上去砸门。

窦元手舞铁牌，上去攻门，聂隐娘打出的暗器，纷纷给他磕落，转眼间已给他抢到了门口。窦元冷冷说道：“方夫人，你还是自己出来吧。揪你出来，可不好看！”

聂隐娘用了许多气力，忽地腹中剧痛，只觉胎儿似是在肚子里伸拳踢腿似的，痛得实在难以抵挡，不由得“哎哟”一声，倒在床上。

窦元听得她的叫声，倒是吃了一惊，心道：“闯进去莫要刚刚碰上，那可就倒一辈子的霉了！”

帅万雄给聂隐娘刺了一剑，气恨未消，说道：“窦大哥，你怕晦气，我不忌讳。哼，这臭婆娘多半是诈死，待我揪她出来！”他言出即行，果然一刀劈下，把房门劈开了一道裂缝！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厉声斥道：“你们三个狗贼，要不要脸！”

卜仇天守在门口，只觉劲风飒然，大吃一惊，连忙躲闪，只见一男一女已经进了屋子。身法快得真是难以形容。

窦元喝道：“什么人多管闲事？”把眼望去，此时东方既白，看得分明，只见来的上男一女都不过二十多岁年纪，男的眉宇之间英气迫人，女的长眉入鬓，容光焕发。

窦元一见不是方辟符，虽然惊奇于他们轻功超卓，倒也不怎样畏惧。哪知这少年出手快极，喝道：“我偏要管！”声还未了，唰的一剑，剑锋已指到他的咽喉。

窦元铁牌一磕，左手月牙钩便刺那少年的小腹，少年只是一飘一闪，窦元钩牌两式全都落空。那少年明晃晃的剑尖，仍是如影随形的紧迫着他。

窦元好不容易才解开这少年的一招，己是给他迫得离开房门三步。说时迟，那时快，那女子亦已来到，说道：“克邪，让我去照料隐娘姐姐，你把这三个狗贼杀了，暂且不要进来！”

原来来的这对夫妇正是段克邪与史若梅。

帅万雄刚刚抽出劈在房门的那一刀，歪眼盯着史若梅笑道：“小娘子，你进去做什么，不怕惹晦气吗？你还是走开吧，我可舍不得伤你！”

帅万雄尚未知道他们就是名震天下的夫妻双侠段克邪与史若梅，见史若梅美艳如花，竟然不知死活，心存调戏。

史若梅柳眉一耸，斥道：“滚开！”口中只说了两个字，手中的青钢剑已是闪电般的攻出了三招！

本来，论本领帅万雄虽然不及史若梅，也还可以抵挡三五十招，但因一时大意，不知对方来历，掉以轻心，给史若梅快如闪电的剑法攻得手忙脚乱，只挡了三招，己是招架不住。史若悔恨他轻薄，冷笑道：“瞎了你的狗眼！哼，你有眼无珠，废了也罢！”唰的一剑，剑光起处，血花飞溅，帅万雄的一颗眼珠已是给她挖了出来。

帅万雄倒在地下，痛得杀猪似地叫。史若梅无暇再去杀他，赶忙入房去看聂隐娘。

她们二人是自小一起长大的，情如姐妹，史若梅在这最危急的关头突然来到，聂隐娘自是喜出望外。可是她只叫了一声：“梅妹子！”却又禁不住腹中剧痛，“嘤”的一声，刚坐起重又躺下。

史若梅吃了一惊，道：“隐娘姐姐！你怎么啦？”聂隐娘晕红双颊，指

了指自己的肚子，低声说道：“没什么。你的侄儿恐怕就快出世了，你先帮忙我把这房门堵上。”
史若梅大喜道：“原来如此。好，你躺着，别动！”连忙关上房门，搬来一张长凳，挡着裂缝，叫道：“克邪，克邪！怎么你还未能将这几个臭贼打发么？杀了也好，赶跑也好，总之要快！”
此时卜仇天已加入战团，与窦元联手，以二敌一。窦元本领高强，卜仇天亦非庸手。段克邪在急切之间，还当真不容易将他们打败。
段克邪听得妻子催他，心中抱愧，应了一个“是”字，剑法倏的一变，施展出袁公剑法中一剑刺九穴的绝技，配合了他超卓的轻功，向敌人狠狠展开攻击！
这次史若梅接连叫了两声段克邪的名字，窦、卜二人听得分明，吃了一惊，窦元喝道：“你真的是段克邪么？”
段克邪笑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段克邪也不是什么奢拦人物，难道我还会假冒是他？”口中说话，剑法丝毫不缓，只听得叮叮　　之声，震耳欲聋，说话之间，段克邪已攻出了六六三十六剑，剑剑都是指向对方要害穴道，窦元竭尽平生本领，堪堪抵挡过去。卜仇天却接连遇了几次险招，最后一剑，段克邪的剑锋恰恰从他头顶削过，卜仇天只觉头皮一片沁凉，一蓬头发已似乱草般的给他剑锋削去，随风飞散。
段克邪年纪虽轻，但出道甚早，早已是江湖上成名侠客，这几年更是声威远播，与他师兄空空儿、表哥铁摩勒鼎足而立，并称“三大剑客”。论本领、论声名都远远超过方辟符。卜、窦等人对方辟符已是心存顾忌，如今碰上了段克邪焉得不惊？
帅万雄躲在屋角，刚刚裹好了伤，惊魂未定，听得段克邪的名字，又是一惊，连忙挣扎起来，撒腿便跑。
段克邪纵横江湖，罕逢对手，这次给窦、卜二人接了他的十数招，颇为惊诧，心道：“方大哥哪里招惹来的这两个强敌？哎呀，这两人本领如此高强，只怕聂大姐已是给他们伤了？”
段克邪挂念着聂隐娘的安危，又给妻子催促，心头一急，剑法越发凌厉。窦、卜二人虽是绿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但却怎比得上段克邪这等精妙的武功？转瞬间两人都已在他剑光笼罩之下！
其实这两人心中已是隐有怯意，段克邪倘若稍为放松一些，给他们逃跑的机会，他们早已逃了。如今他们在剑光笼罩之下，要想逃跑也难，只好再行硬拼。
窦元将铁牌舞得个风雨不透，兀自觉得冷气森森，寒光耀眼，段克邪那口明晃晃的剑尖，好像随时都可以破关而入，在他身上刺个透明的窟窿。
窦元吓得连忙叫道：“咱们是自己人，我与你的表哥铁摩勒有两代交情！”
段克邪喝道：“胡说八道。谁知你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我的铁大哥与你焉能有什么交情？”窦元道：“这是真的，你听我说……”话犹未了，史若梅在房中已在喊道：“克邪，别和他啰唆了！快快把贼人赶跑。聂姐姐不能让这两个人留在她的屋子里，你明白么？”
段克邪最听妻子的话，连忙应道：“是。我明白了！”
段克邪唰、唰、唰又是连环三剑，喝道：“你跑不跑？你再不跑，纵有三代交情，我这口剑也不能和你客气。”
卜仇天本领稍弱，急于逃跑，冒险抢攻，作为掩护，他的点穴手法颇也

了得，一招“ 双龙出海 ”，双笔交叉穿，点戳段克邪的四脉八穴。段克邪冷笑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看看我

的！ ” 剑光一闪，一招之内，连刺卜伊天九处穴道，而且剑锋还斜削窦元膝盖。

窦元大叫道：“ 你叫我跑，你也得让我跑啊！ ” 到了车死关头，连窦元这等骄傲的绿林大盗也只好不顾体面，说出来了。

话犹未了，卜仇天已是着了一剑，登、登、登的接连退出了六七步。段克邪哈哈一笑，剑势一收，闪开正面，说道：“ 不错，这我倒没有想到。好，你们现在可以跑了，快快给我滚吧！ ” 还幸亏他收剑得快，要不然卜仇天至少要有三处穴道给他刺着，那就不仅是轻伤了。正是：

剑气森森寒敌胆，少年英侠显奇能。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龙泉出匣逢强敌　荒谷驱车押宝来

窦元拉了卜仇天一把，匆匆而逃。段克邪插剑归鞘，连忙问道：“我把几个臭贼都轰出去了。聂大姐怎么样啦？是受了伤么？要不要我来帮忙？”此时聂隐娘已是即将分娩的时候，断断续续地发出呻吟之声。

史若梅笑道：“这是女人的事情，你们男人帮不了忙的。你快去把阿凤叫来吧。”段克邪听着史若梅带笑说话，放下了心，应了一个“是”字，便即叫道：“阿凤，阿凤！咦，阿凤到哪里去了？”

聂隐娘忍着疼痛说道：“她刚才给贼人打了一掌，你去看看，是不是在院子里晕倒了还未醒来？”

话犹未了，只听得彩凤的声音已在应道：“大小姐，我来啦。段公子，多亏你给我们赶跑了贼人。”彩凤是聂隐娘的贴身待女，与段克邪夫妇一向是熟悉的。她刚才给卜仇天一掌打下台阶，晕过去约有半炷香时刻，但因体格强健，在段克邪未到之前，早已醒了。

段克邪见她手上提一个大铜壶，冒着热腾腾的白气，不觉怔了一怔，说道：“你家小姐在叫你呢，你不用忙着给我冲茶。”彩凤噗嗤一笑道：“这是准备给小少爷洗身的，段公子，你快要有人叫你叔叔啦。”段克邪这才明白，原来他正巧赶上迎接聂隐娘的第一个孩子降生。

段克邪独自在客厅守候，心里有许多疑团，最急切想要知道的是：“方辟符到哪里去了？”可是那女仆正在忙着准备接生，段克邪当然不便向她发问。

朝阳已经射进屋子，聂隐娘尚在断断续续地呻吟，婴儿尚未出世。段克邪正在来回踱步，忽听得有三个人的脚步声匆匆跑来，段克邪心道：“难道是那三个贼人又回来了？”

心念未已，方辟符、铁凝、展伯承三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彼此都是又惊又喜。

双方都无暇细问情由．方辟符道：“对不住，我要先去看看你的聂大姐。隐娘，我回来了。你没事吧？”

忽听得“呜哇”一声，房中传出初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声！史若梅在里面欢喜得大叫道：“方大哥，你回来得正是时候。恭喜，恭喜，是个胖小子。你等一会儿，好，你可以进来啦！”

段克邪笑道：“这孩子在灾难中降生，将来一定是个好汉。阿凝、伯承，你们两人怎么也到这里来了？你们昨晚和方叔叔去了什么地方？”他们留在客厅，此时方有空暇叙话。

展伯承道：“此事说来话长。”段克邪道：“反正现在闲来没事，你就从头说起吧。”

展伯承道：“刚才我们看见三个贼人，骑马翻过屋后的山坡，那三个贼是不是给叔叔赶跑的？”

段克邪道：“不错，你认得他们？”

展伯承道：“其中有一个名叫窦元，正是杀害我父母的仇人。”

段克邪吃了一惊，说道：“我在江湖上也隐有所闻。听说你的父母死得不明不白，却想不到就是这姓窦的下的毒手。可惜我刚才不知，把他放走了。”

展伯承叹口气道：“可是我母亲却不许我报仇呢。”

段克邪诧道：“这却为何？”

展伯承从窦元杀害他父母之事说起，说到投奔褚家，在褚家发现外公的宝藏，窦元又来夺宝，诸遂力战而死等等事情。不过却略去了他与褚葆龄的一段私情不谈。末了说道：“追源祸始，都是窦元这厮干的勾当。我现在也不知这一深仇是报呢，还是不报？”

段克邪是知道王、窦、铁三家的恩怨纠纷的，心中想道：“想不到内情如此复杂，怪不得窦元说与我的摩勒表哥大有渊源了。”当下说道：“我以为上一代的恩怨可以撇开，但是非曲直则必须分个清楚。报不报仇，要看这窦元的今后行事而定，他若是在江湖上多行不义，你为什么不可杀他？”

段克邪着重他说出“要看窦元今后的行事”，那即是认为展伯承的外公、母亲与及褚遂等人，平生行事也有不是的地方，不能单怪窦元下手辣手，不过他没有明言罢了。

但段克邪这一番有原则性的回答却是十分明确，解除了展伯承心中的困惑。展伯承道：“多谢段叔叔的教言。凝妹，窦元夺宝以后的事情，你接着说吧。”他要腾出心思，思索段克邪的话语。

铁凝接着从他们兄妹与展伯承三人押运宝车说起，说到途中被动。华宗岱助他突围、宝车落在田承嗣的“牙兵”之手，直至昨晚夜闯节度府，铁铮失踪为止。说了差不多半个时辰，前因后果才算交代清楚。

聂隐娘产后疲倦，方辟符看过了孩子，不想她太劳神，遂让她睡觉，留下那女仆在房中照料。

方辟符与史若梅在卧房里也听得外面的谈话，此时走了出来，铁凝刚好告一段落。史若梅笑道：“原来你们这几个小鬼，是学我当年盗盒的行事。”铁凝红了脸道：“段婶，你当年一举成功，我们却是失败了。”

史若梅笑道：“这算得了什么？你们都不过是初次出道呢！哪有一出道便一帆风顺的道理？你们的段叔叔和我在江湖上也是曾经受过许多挫折的。”

方辟符谢过了段克邪，问道：“段贤弟，你们怎么来得这样凑巧？”

段克邪道：“我们去了一趟师陀国，回来之后，到霜姨家中请安，听说夏雷兄弟应扬州周寨主之请，助他劫漕运去了。我怕霜姨不放心，自告奋勇去助他一臂之力。若梅又听说你们已经回家，因此顺道来探访你们。想不到来得这么凑巧，刚好碰上那几个贼人。”

段克邪口中的“霜姨”即是南夏雷的母亲夏凌霜。夏凌霜的丈夫南霁云与段克邪的父亲段珪璋昔年同在睢阳死难，段克邪由夏凌霜抚养成人，所以他一向是把夏凌霜当作母亲的。这次他本来是想邀方辟符夫妻一同去帮忙南夏雷的，但聂隐娘刚刚生产，这话当然不好再提了。

方辟符道：“这么说，却是耽搁你们的行程了。”

段克邪道：“江南漕运使解京的贡银，听说是八月中经过扬州。还有差不多二十天呢，就是多耽搁几天，相信也赶得上的。”

史若梅笑道：“夏雷兄弟和铮侄凝侄都是一样的亲，事有缓急，既然我们刚好碰上，哪有袖手旁观之理？当然是先了结这件事情再去扬州的了。”

方辟符道：“铁铮昨晚失了踪，不知是否陷落节度府还是给人救去？未得他的消息，总是不能安心。还有那批珠宝运回山寨可作大用，如今给田承嗣强夺了去，也是令人不能甘心。”

史若梅道：“这两桩事情都着落在克邪身上好了。克邪，我给你三天期限，要你把珠宝取回，”把铁铮找着。你可能够？”

段克邪道：“向田承嗣要回珠宝这还容易，找回铁铮，可就得碰运气了。不过就是多花两天功夫，也是一定要找着他的，否则我哪有面目见我表哥？”

史若梅道：“好，那咱们就先办容易的，今天晚上，我和你再闯节度府。”

段克邪笑道：“想不到十年之后，旧事重演。好，今天晚上，你再来一次红线盗盒，我也再来一次寄柬留刀！”

刚说得一个“刀”字，段克邪忽地似是听到屋顶上有轻微的声响，段克邪喝道：“是谁？”陡然间只见白光一闪，竟然是一柄利刀从窗口飞进来！

“咔嚓”一声，刀锋陷入墙壁，刀柄兀自颤动不休。段克邪他们围在客厅当中说话，那柄飞刀所陷的墙壁在他们左方，距离一丈有多。来人显然不是有意伤人，而是飞刀示警。这在江湖道上是一种挑战的表示。

刀光一闪，段克邪即飞身跃起，但因飞刀不是对着他们的方向掷来，段克邪一把没有抄着。但虽然如此，以段克邪轻功的超卓，居然没有接着飞刀，那人出手之快，也就可想而知了。

段克邪大怒，登时拔剑出鞘，舞起一个剑花，便从窗口穿出。他舞剑防身，那是防备敌人再发暗器的，可是敌人却没有再发暗器。段克邪在屋顶望去，只见一条黑影，已是到屋后的山坡，淡得几乎看不见了。段克邪心头一凛，“这人轻功倒是不俗。”

史若梅、展伯承、铁凝等人相继追出。段克邪道：“不要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待我去把他揪回来！”

史若梅见来的只是一人，以段克邪轻功的超卓，武艺的高强，相信定然可以手到擒来，因此也就放心让段克邪独自去追了。

不料段克邪展开“八步赶蝉”的绝顶轻功，追了约一炷香时刻，虽然已见到那人的背影，但两人之间也还保持着十来丈的距离。

当世若论轻功之高，自是以段克邪的师兄空空儿第一。但段克邪近年进步神速，与师兄亦已相差不远。他追了一炷香时刻，还未追上那人，这是他自从出道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不觉暗暗诧异，当下扬声喝道：“是哪条线上的朋友，你既敢飞刀挑战，就请报上名来，咱们比划比划！”

那人一声不响，反而加快脚步，一味飞奔。段克邪争胜之心陡起，冷笑道：“好，我就先与你赛赛脚力，比比轻功。”

两人风驰电逐，不多一会，追进了一个山谷。段克邪心想：“难道他是有意将我引入绝谷，埋伏党羽，意图围攻？哼，即使如此，我也不怕。”

段克邪艺高胆大，他已准备好即有围攻，亦可脱身。毕竟是段克邪的轻功高明一些，此时已是追到那人身后，剑刺可及的范围了。

段克邪不愿在他背后袭击，喝道：“你逃跑不了的了，还不亮出兵刃，与我较量一场。”

那人倏的停下脚步，回过身来，一招“玄鸟划砂”，五指骈拢如刀，来削段克邪手腕，竟是意图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夺他宝剑！

段克邪身手何等矫捷，焉能让他得逞？剑尖一颤，唰的便是一招“乘龙引凤”，避招进招。那人跨上一步左拳右掌，掌势如刀，拳风虎虎，居然以攻为守的解了段克邪一招。

段克邪一剑刺空，便即收剑，打量那人。只见是个年约五十左右、儒生装束的汉子。双眼神光湛然，一看便知是个具有上乘内功的武林高手。

段克邪见他双手空空，正想也把宝剑纳入鞘中。不料那人倏的又扑过来，纵声笑道：“久闻段小侠美名，今日难得相逢，不必客气。请让我见识见识

你的天下第一的刺穴剑法！”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弯弓射雕”、“金鸡啄粟”、“龙顶夺珠”，连环三招，招招都是空手入白刃的上乘手法。

段克邪心中有气，喝道：“原来你是有意较量我的。好，我若是不能胜你，我终生不复使剑！”

那人笑道：“这又何必？”话犹未了，陡然间只见剑花朵朵，耀眼生缬，四面八方都是段克邪的影子。

那人赞道：“好，一剑刺九穴。袁公剑法，果然名不虚传！”说话之间，接连用了六七种身法，这才避开了段克邪的追击。

那人应付得十分吃力，赞的这个“好”字乃是衷心佩服。但段克邪一击不中，听了他的这个“好”字，却变成了刺耳的嘲讽，不由得面上热辣辣的，心里想道：“我若是用袁公剑法也胜不了他的一双肉掌，还有何面目行走江湖？”

段克邪本有惺惺相惜之意，见对方空手，不愿杀伤对方，所以初上来时，只用了六成本领。此时见这汉子实在了得，大话已然说了出来，只好抖擞精神，使尽本事，与对方决一雌雄。

段克邪轻功超卓，剑法一展，登时如影随形，将那人罩在剑光之内。那人以劈空掌力与腾、挪、闪、展的小巧身手，半守半攻，勉强又应付了二三十招。但任凭他使出浑身本领，也总是无法突围。

那人心中暗暗叫苦，悔不该一念轻敌。段克邪剑法越催越紧，激战中段克邪使到袁公剑法中的一招杀手绝招“龙飞九天”，剑光当真是矫若游龙，凌厉无比。眼看就要刺着，那人陡地一声大喝，声如霹雳，冒险进招，双指一弹，铮的一声，把段克邪的宝剑弹开。

那人跳出圈子，说道：“好高明的剑法！”话虽如此，心中实是暗暗得意。不料段克邪说出一句话来，登时把他的高兴化为乌有。

那人正在心中得意，忽听得段克邪淡淡说道：“多承你让了一招，我总算可以保得住这一把剑了。”

那人怔了一怔，但他毕竟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回想刚才弹开段克邪宝剑之时，那剑势是斜削而出，幸亏自己另一只手缩手得快，没有给他伤着。“但当真是因为闪避得快才没有给他伤着的么？”想至此处，连忙低头一看，只见衣袖上已被剑尖刺破了一个小孔。那人不由得满面通红。

那人固然是感到羞惭，殊不知段克邪却比他更为难过。要知段克邪用的是一把宝剑，对付敌人的一双肉掌，竭尽所能，也还要斗到五十招开外才能够侥幸胜了一招，而胜这一招也只不过是刺破对方的衣袖而已。段克邪自出江湖，罕逢敌手，少年气盛，当然觉得胜来极不光彩。

那人正要通报姓名，段克邪已抢先说道：“来，来，来！你我再来比过！”那人皱眉说道：“怎么，段小侠你已赢了一招，还要比么？”

段克邪道：“刚才我是占了兵器上的便宜，赢的一招不能算数。咱们再来公平比过。”

那人见段克邪如此好胜，不觉有点好笑，心道：“也好，我乐得趁此机会，试探你这一派武功的虚实，日后倘若与空空儿比武，心中也可以有个底儿。”当下笑了一笑，说道：“反正输一次是输，输两次也是输。段小侠既然雅兴不浅，我也乐得奉陪。”

段克邪舍剑用掌，十数招后，不由得心中暗暗叫苦。他本来早已看出这人是个内家高手，但却想不到他的功力还在自己的估计之上。

那人用的是一套“绵掌”功夫，掌法上倒没有什么特别新奇之处，但经他使出，却是每一掌都暗藏柔劲，段克邪攻出去的掌力，不但给他化解于无形，而且他掌心似乎还另有一股黏粘之力，十数招一过，段克邪的拳脚竟是渐渐施展不开。

段克邪心中一凛，连忙凝神静气，默连玄功，以金刚猛扑的掌力，破解对方的柔劲，形势似乎渐渐好了一些。但段克邪是全力以赴，大汗淋漓，而那人却似闲庭信步，衣袂飘飘，身法掌法潇洒之极。

正在斗到紧处，忽听得一个少女的声音笑道：“好呀，爹爹今日可是碰着了对手了！”声还未了，另一个少年的声音已在急促叫道：“段叔叔，段叔叔，喂！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了！”

段克邪蓦地一怔，就在此时，双掌已是给那人粘上。

此时，段克邪尚未知道此人是友是敌，双掌给他粘上，不由得大吃一惊，暗叫不妙。要知内功的较量，力强者胜，力弱者败，那是丝毫也不能取巧的。段克邪就是因为已经试探出对方功力胜他一筹，所以刚才比掌之时，使出全副轻功，一直不敢让对方粘上。

身具上乘内功的人遇到危险，本能的便会运功反击。段克邪双掌给他粘上，明知不敌，掌力也立即发了出去。哪知掌力发出，却似泥牛入海，既没碰到阻力，对方也无反应，就似大海把泥牛溶解一般。

段克邪更是吃惊，那人蓦地哈哈一笑，说道：“段小侠好功夫，咱们是不必再比试了。”双掌一松，段克邪却还禁不住在地上打了一个圈圈，才稳得住身形。

段克邪知道对方是有意让他一招，适可而止的。心里想道：“我刚才没有伤他，他现在没有伤我。彼此不必领情，倒是扯了个直。但我刚才是用宝剑胜他空手，若论真实功夫，毕竟是他在我之上。”

此时铁铮与那少女已经来到，段克邪见铁铮面如黄蜡，见那少女扶着他走来的，不觉又是大吃一惊，连忙问道：“铮侄，你怎么啦？受伤了？”

铁铮道：“我昨晚在田承嗣的节度府中受了暗算，险些送了性命，幸亏这位华老前辈救了我，现在已没事了。段叔叔，你又是怎么来到这儿，与华老前辈打起来的？”

段克邪恍然大悟，说道：“阁下想必是笔扫千军华宗岱吧？”

华宗岱笑道：“不敢。说起来，我这虚名还是多亏令尊给我榆扬的。不知段小侠可知此事？”

段克邪道：“三十年前，先父曾与华老前辈缔交。那时我虽然还没出世，但也曾听得鄙亲铁摩勒提及此事。不想今日得遇父执，请前辈受我一拜。”

华宗岱还了一礼，将他扶起，笑道：“段小侠名满江湖，我今得见故人之子，也是十分欣慰。江湖上是各自论交，段小侠不必客气。”

铁铮道：“段叔叔，这么说你是见过了凝妹与展大哥了？他们没事么？”

段克邪道：“他们都是安然无恙，今朝已经回到方叔叔家中了。华老前辈日前在路上拔刀相助你们，铁凝也已经对我说了。他们也猜测你昨晚是给华老前辈救走的，我也真是糊涂，其实早就应该想到是华老前辈的，却还和华老前辈动手。”

华宗岱笑道：“倘不如此，我怎能见识贵派神奇的刺穴剑法？”

段克邪也笑道：“我这次可真是班门弄斧了。华老前辈号称‘笔扫千军’，双笔点八脉的功夫天下无双，岂是我这点微末之技所能比拟？嗯，说起来我

倒也有点要怪华老前辈了。我的全副本领都给华老前辈迫了出来，华老前辈的双笔点穴功夫却还未曾施展。教我失了眼福，这不是有点不公平么？”

华宗岱笑道：“我已有许多年没用兵器了，这次双笔也未带在身边。不过，我刚才也很后悔未带双笔呢。说老实话，我当真还未料到段世兄剑法如此厉害，倘不是你剑下留情，我这双肉掌无论如何应付不来。”

其实，未携兵器，这只是华宗岱表面的理由，说老实话，他的看家本领是要留待与空空儿比武才肯用的。

段克邪随着华宗岱走进那间石屋。华宗岱道：“这里本来住的一户猎户，只有祖孙二人，老爷爷半个月前给猛虎咬死，孙儿不过十八岁，未能一人打猎。前几天恰巧我来此投宿，得知情形，我给了那孙儿一些银子，叫他到城里找点小买卖做，就当这间石屋暂时租给我住。这里地方偏僻，可是离魏博城却又不远，只有四十里路，真是方便极了。说不定我还要利用它招待贵宾呢。”段克邪不知他要招待什么“贵宾”，不便插口，遂转过话题，问铁铮昨晚出事的详情。

铁铮却说得十分简单，先道了一声“惭愧”，说道：“我昨晚是去探田承嗣所住的挹翠楼，还未曾进入，刚跳上围墙，就触动机关，着了毒箭。北宫横提着铜人，要来杀我，我心里一慌，要想拼命抵敌，一口气运不过来，就晕厥了。待到醒来，已是在这石屋之中了。这才知道是华老前辈救了我的性命。”

华宗岱接着说道：“我救了铁铮之后，见暖香阁那边火起，我暗里偷窥，看到方辟符已经来到，料想铁凝他们可以无妨。铁铮中的毒必须及时解放，我就无暇与他们相见了。

“今朝一早，我给铁铮换药之后，先进城一趟，这才赶到你们那儿。我本来是打算正式拜访，把铁铮的消息告诉方辟符的。但刚好听得段世兄正在那儿说及‘留刀寄柬’，我一时起了童心，故意和段世兄开开玩笑，引你出来。趁这机会，领教领教名满江湖的段小侠的功夫。”

华剑虹笑道：“爹爹，你开玩笑不打紧，却叫凝妹和方家的人等得心焦了。”

段克邪倒是有点诧异，心里想道：“事有轻重缓急，华老前辈当然是知道我们记挂铁铮，这才跑来报讯的。但他为何在报讯之前，先跑一趟魏博城？难道另外有更为紧要之事，不能押后么？”

华宗岱笑道：“我开了这么一个玩笑，是有点不大应该。但好在我可以将功赎罪。段世兄，我还想请你在这里住一天呢。”

段克邪道：“那么，我就先回去捎个信儿，免得他们挂虑。”

华宗岱笑道：“说不定今天这里还有一场好戏上演，我怕你错过机会。你若是明天回去，我还可以让你带点东西回去，叫方辟符他们惊喜一番！”

段克邪心中一动，说道：“我带铁铮回来，他们也一定会感到意外的惊喜了。难道还有什么东西胜得过带人回去么？”

华宗岱道：“当然任何宝贵的东西都比不过铁贤侄。但铁贤侄的伤大约还要我给他调理几天，明天恐怕他还不能随你回去呢。”

段克邪道：“那么，华老前辈要我带回去的是什么东西？”

华宗岱笑道：“段世克，你们最想要回来的是什么东西？”

段克邪恍然大悟，说道：“华老前辈，你是说那一车珍宝？但你却怎能在今天便要回来？”

华宗岱笑道：“不必我亲自去向田承嗣讨取，他自会给我送来！”

段克邪莫名其妙，道：“恕我愚昧，我实在是猜不透华老前辈的神机妙算，请老前辈给我揭开这个闷葫芦，免得我瞎猜了。”

华宗岱道：“这也不是什么神机妙算，只能说是一个偶然的侥幸。昨晚我救了铁铮之后，曾悄悄的到暖香阁那边打了个转，我是知道了方辟符已经到来，我这才放心带铁铮逃走的。”

段克邪道：“是。老前辈刚才已说过了。”

华宗岱道：“不错，但我还没有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从暖香阁附近经过、正巧遇上田悦在众武士围拥之下，遥遥观战，我躲在假山后面，我看得见他们，他们却看不见我。

“我看了方辟符的武功，我知道他是不必我帮助他的，但他们已给发现，众寡悬殊，方辟符武功虽高，要想活捉田悦，我看也是绝不可能。我既然恰遇上田悦，我当然不肯把他放过了。”

段克邪猜疑不定，心想：“难道华老前辈把田悦活捉了？可是他纵然本领高强，也绝不能把两个人带出节度府呀？”

华宗岱笑道：“我当然不能活捉田悦，但我因铁贤侄中的毒箭，却忽地触动灵机，何不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平生不用毒药暗器，但事有凑巧，这次我重履中原，临行之前与一位朋友告别，这位朋友是善于使毒的，谈及天下各种毒药暗器，他说他新近制炼的一种毒针，论毒性虽不是顶厉害，但却极为古怪。初着针时，毫无所觉，要过一个时辰之后，毒性方始显露。毒性一发，奇痒难当，要过七六四十九天，方始死亡。最合于惩戒恶人之用。我听他说得这么有趣，遂向他讨了几枚，连同解药，藏在身上，不想晚昨刚好派上用场。

“我躲在假山背后，悄悄的把毒针射出，距离十数丈外，好在未失准头，毒针射进了田悦肘尖的‘鼠突穴’，那是人身最易感觉麻痒的地方，一旦发作起来，比别的地方更为厉害。

“但当时由于我用的力度恰到好处，田悦这厮却是毫无知觉，我见他揉了一下手臂，大约他还以为是什么小虫叮了他一口呢。哈，哈！”

段克邪听得也不禁骇然，心中想道：“一枚份量极轻的梅花针，打到十丈开外，黑夜之中，认穴不差毫厘，且又要对方毫无知觉，这样高明的暗器功夫、只怕我的师兄也未能够这样恰到好处。”当下笑道：“痒比痛更难抵受，田悦这厮现在恐怕已在坐卧难安了。”

华宗岱笑道：“何止坐卧不安，这毒性一发作，他不满地打滚才怪。他是昨晚四更中的毒针，天一亮就要发作了。”

段克邪恍然大悟，说道：“华老前辈，你今朝一大清早进城，莫非就是向田承嗣送信？”

华宗岱道：“不错。我把信射入节度府中，告诉田承嗣，他若是还要他这个宝贝儿子的性命，就赶快将那一车珍宝拿来交换解药。信中附有地图，要他派人把那辆宝车给我送到这儿。我还告诉他，珠宝要原封不动交来，倘若少了一颗，我就少给一分解药。”

段克邪笑道：“痛快，痛快！田承嗣只有这一个宝贝儿子，一颗解药换一车珍宝，谅他不敢不依。”

话犹未了，已是隐隐听得车马之声，华宗岱笑道：“来得好快啊！”当下众人一同走出门外，只见尘沙滚滚，果然有一队官军押着一辆大车走进山

谷。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提着独脚铜人的军官，正是节度府中的第一高手北宫横。

华宗岱哈哈笑道：“ 北宫将军，难得，难得，咱们今日又会面了。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

北宫横道：“ 华宗岱，今日暂且让你得意，算你手段高强，我奉命来与你交换解药了。 ”

段克邪道：“ 华老前辈，且慢交换，待我与铮侄先看一看，看他们有否弄假。 ”

段克邪拉着铁铮，就要登车检查。车上本来有四个护送的军官，都是节度府中的出类拔萃之士，这次田承嗣被迫将已经到口的馒头又吐出来，连他们预定可以分得的一份赏赐也断送了，他们心中正在气愤，此时见段克邪大模大样的要来检查，焉肯顺从？

四个军官排列车前，明晃晃的刀枪剑戟一齐指着段、铁二人，为首的喝道：“ 解药未曾交出，你就要先来启封查看么？哪有这个规矩？ ”

段克邪冷冷说道：“ 你们懂不懂江湖规矩？这是你们来求交换，当然得让人家验货。老实说，我也相信田承嗣不过，非得查看不可，快快让开！ ”

铁铮满面病容，一看就知伤还未愈。段克邪也不过二十多岁的俊秀少年，这四个军官不知他的来历，哪里将他放在心上？

北宫横乃是奉命来交换解药的，本来不想节外生枝，误了正事，但转念一想，“ 这少年意态骄横，让手下挫挫他的威风也好。 ”北宫横也不知道段克邪是何许人，是以并不出声拦阻。

北宫横以为段克邪受到阻吓，定然不敢登车。哪知段克邪一手拉着铁铮，仍是若无其事就要从那四人中间硬挤过去！

就在这一瞬间，只听得一片金铁交鸣之声，空中刀枪飞舞，北宫横大吃一惊，定睛看时，只见口个人都已跌倒一丈开外，在地上爬不起来！

原来是段克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分筋错骨手法，把这四个人都打得变成了滚地葫芦。这四个人所持的刀枪剑戟，连段、铁二人的一根汗毛都未碰着，就脱手飞出去了！

北宫横身旁有个短小精悍的中年汉子，双目圆睁，骂道：“ 岂有此理？ ”一手就要扬起，北宫横连忙摇头示意——叫他不可鲁莽。

华宗岱道：“ 我收了你们交来的东西，解药自然给你。你们先要动粗，这可怪不得我这位小兄弟。 ”

北宫横打了个哈哈，说道：“ 这四人不知江湖规矩，华老莫怪，请这位小兄弟快快查看吧， ”他欲求解药，只好暂且忍气吞声。

段克邪道：“ 你急什么？田悦那厮一时也死不了。 ”扶着铁铮，慢条斯理地跨上大车，一个个箱子察看。

只见八个箱子仍是像原来的样子叠着，箱盖的朱漆封条也是完整如初，果然是原封不动。

铁铮打开了一个铁箱，说道：“ 这个箱子里装的都是金银珠宝，想来不至于弄假。就不知其他的箱子如何？段叔叔，你看要不要一个个箱子查验？ ”

段克邪明知田承嗣因要换他儿子的性命，绝不至于掉包弄假，而且原封不动，更是可以不必怀疑。但段克邪却要趁这机会；卖弄一下功夫，好震慑官军，免得他们在解药到手之后，又生歹念。

段克邪的师兄空空儿是天下第一神偷，段克邪自小跟他师兄，虽没干过

偷窃之事，也是这一方面的大行家，神偷的本事之一，就是善于鉴别珠宝并能从重量测知箱于装的是什么东西，例如金银珠宝因为体积小而比重大，假如里面换了一块石头，他只要一上手便能识破。

当下段克邪笑道：“不必这样麻烦，我只要每一个箱子拿一下就可以知道它是真是假了。”拿起了一个箱子，又笑道：“看他们等得心焦，我就同时查验两个吧。”左手又提起一个箱子。

这几个箱子可不是普通的箱子，而是盛满金银珠宝的大铁箱，即使只是空箱，也有百多斤重，盛满了金银珠宝，怕不有四五百斤？也即是说，段克邪提起两个箱子，双臂已有将近千斤之力。

仅仅如此，还不稀奇。就在一众官军瞠目而视之下，段克邪蓦地把两个大铁箱作个旋风急舞，抛上空中，又接下来，面不改容，而且是用金鸡独立之势，单足站在车把子上。刚才他举手击倒四个军官，已足令众人震惊，如今抛舞铁箱，又再显示了他的神力，更能惊世骇俗！

片刻之间，此上彼落，段克邪把八个大铁箱全都抛舞过了，这才一笑说道：“查验过了，并无作弊。华老前辈，你可以和他们交换了。”

一众官军目瞪口呆，这时才情不自禁的“啊”的一声叫了出来，也不知是喝彩还是惊呼。

可是在众人哗叫声中，却有一个冷峭的声音说道：“这小子倒是有几斤蛮力，可以吓吓无知之辈！”发话的就是刚才那个短小精悍的汉子。

段克邪把眼光射去，找寻这个说话之人。北宫横怕多生枝节，连忙说道：“华先生，解药可以给我了吧？”

华宗岱道：“好，段世兄，你把车子赶过来吧。这车子上的东西本来是我们的，给你们的节度使扣留了几天，这拉车的四匹马就要当作利息了，你们不反对吧？好，银货两讫，我就给你解药。”

北宫横听得一个“段”字，心头一凛，说道：“原来这位小兄弟姓段，未敢请教大名？”

华宗岱哈哈一笑，说道：“也许你曾听过他的名字，他就是段克邪，空空儿的师弟，铁摩勒的表亲。”

北宫横吃了一惊，心道：“原来是他，怪不得这么了得！”

段克邪贱喝一声，便即扬鞭赶马。那短小精悍的汉子忽地出头拦阻，叫道：“且慢！”

段克邪道：“怎么？”那汉子却向着华宗岱道：“我们怎知你的解药是真是假？”

华宗岱面色一变，冷笑说道：“华某平生说话，还从未有人疑过。你们既是不敢相信，那也就不必交换了。”

北宫横连忙说道，“华先生请别误会，华先生是武林高人，我们岂敢不信？只是我们的大帅却要有个交代，请恕冒昧，我倒有个办法，不知华先生是否认为可行？”

华宗岱道：“什么办法？”

北宫横道，“请令嫒随我们走一趟，我们这辆车子留在你们这儿。要是解药见效，立即便放令嫒回来。这公平吧？”

华宗岱勃然大怒，说道：“你们要想把我的女儿当作抵押吗？岂有此理！你把车子赶回去吧，不交换了！”

段克邪笑道：“华老前辈不必动怒，他们要抵押么？那就让我去作抵押

吧！嘿！嘿！却只怕田承嗣不敢见我！”

北宫横一看事要弄僵，只好忍着口气道：“我早已说过，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我们大帅的意思。既然华先生不愿俯允，那就由我一力担承吧。我当然信得过华先生。咱们现在就进行交换，并请华先生恕我失言之罪。”

华宗岱“哼”了一声，道：“这才像个人话。”于是段克服把那辆大车赶进院子，华宗岱也把一个瓶子拿了出来，说道：“瓶子里是三颗解药，每三天服一颗，便可断根。”

北宫横接过药瓶，交给一个军官，说道：“你们先回去，可要小心保护，失了唯你们是问！”那军官诺诺连声，率队便走，那四个受伤的军官当然也一同带走了。

可是北宫横和那短小精悍的汉子却没有走。华宗岱冷冷说道：“北宫将军还有何指教？”正是：

宝气珠光迷盗眼，一波未静一波生。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终须正气消邪气　岂只魔高道更高

北宫横道：“华先生，咱们也算得是不打不成相识了。只可惜两次交手，华先生都是匆匆来去，教在下未得尽睹所长。”

华宗岱剑眉一竖，说道：“北宫将军可是想作第三次交手么？好，反正华某闲着没事，奉陪就是！”

不料北宫横却道：“不，我这次只是意欲袖手旁观。”

华宗岱怔了一怔，道：“那么是谁赐教？”北宫横道：“是我师弟。”

那短小精悍的汉子亦已同时应声说道：“是我！素仰华先生绝世武功，我也想见识见识，不知华先生可肯指教么？”

这汉子不过三十多岁光景，但双目神光湛然，行家眼中，一看就知是个内家高手。华宗岱心头微凛，说道：“哦，你是北宫将军的师弟么？那么，雪山司空前辈是令尊还是令师？”

这汉子傲然说道：“正是家父。但华先生你可不必有什么顾忌，我与你比武，胜败我都不会告诉父亲。”

原来雪山老怪司空图乃是当今辈份最高的邪派大魔头，今年已有八十多岁了，但因一生隐居在大雪山上，足迹未出过玉门关，故此中原的武林人士，知道他的人极少。这汉子名叫司空猛，是司空图晚年所得，也是他独一无二的儿子，宠爱非常。故此司空猛虽是北宫横的师弟，但因得他父亲的衣钵真传，武功却是要比师兄高明。北宫横正是因为恐怕自己敌不过华宗岱，特地邀他来助阵的。恰巧他在今天赶到。

司空猛话虽如此，华宗岱却是不能不有所顾忌，心中想道：“雪山一派的武功极为邪恶，我虽然不惧，但一交上手。若不伤他，他必伤我，要想两全只怕不易做到。雪山老怪只此一子，我若重伤了他，雪山老怪岂肯与我干休？即使雪山老怪也未必能取我性命，但总是麻烦。更何况这小子不过三十出头，年纪与我差一大截，我与一个小辈较量，胜之不武，不胜为笑！”

华宗岱正在踌躇，段克邪忽地一声长笑说道：“你要与华老先生比武，辈份似乎有点不对，还是与我玩玩几招吧。你不是说我只有几斤蛮力，只可以吓吓凡夫俗子么？好，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不凡的本领，出奇的武功？”

段克邪的师父与雪山老怪同一辈份，而段克邪的年纪又比司空猛年轻得多，他出来迎战倒是最为合适不过。但司空猛却自高自大，冷笑说道：“你这小子也配与我比武么？”

段克邪冷冷说道：“配与不配，试过方知。你口出大言，好，我让你十招！”

司空猛大怒，喝道：“你这小子想是活得不耐烦啦，我三招便要送你性命！”声到人到，向段克邪一掌劈下。

这一掌打出，隐隐挟着风雷之声，段克邪心头微凛，“此人口出大言，果然是功力不凡！”不敢大意，使出上乘轻功，一个“金鲤穿波”，从他掌底穿过。

司空猛一掌劈空，也是心头一凛，“噫”了一声，迅即反手擒拿，双掌齐出。

这一招大擒拿手法更见凌厉，掌如刀，指如戟，段克邪上身的三处关节七个穴道都在他掌指擒拿之下。段克邪是个点穴的大行家，也不禁赞了个

“好”字！

司空猛使出这样厉害的擒拿手法，满以为段克邪躲得再快，也难逃分筋错骨之灾。哪知段克邪身法之快，更出乎他意料之外，一声笑道：“好厉害！没抓着！”身形只是一飘一闪，司空猛这一招大擒拿手又落了空。

司空猛又惊又怒，大步赶上，喝道：“往哪里逃？”段克邪笑道：“我说过让你十招，哪有逃跑之理！”身形一定，待待司空猛发招。

段克邪表面上谈笑自如，心中却已是暗暗戒惧。原来他刚才那一飘一闪，看来虽是闪得从容，实际则是展尽平生所学！

说时迟，那时快，司空猛第三招接续发出，前面两招虽然厉害，还远不及这一招的威力惊人。只见掌影千重，砂飞石走，掌力有如排山倒海，从四方八面攻来。当真是有万马奔腾之势，千军陷阵之威！华宗岱父女站在十数丈外，也自感到劲风扑面。

此时连华宗岱也不禁捏了一把冷汗，只恐段克邪有失，连忙走上两步，准备倘有意外，可以及时接应。

北宫横提着独脚铜人，监视着华宗岱的行动，笑道：“华先生，咱们说好了是袖手旁观的啊！”

话犹未了，只听得段克邪一声长啸，身形已是平地拔起，从千重掌影之中飞出！北宫横做梦也想不到他轻功造诣如此深湛超妙，情不自禁的也要赞了一声：“好功夫！”

段克邪这次是接连用了七种身法，最后才侥幸突围的，对方赞他，他却是不禁心中苦笑。

段克邪还未知道司空猛的掌力专伤奇经八脉：倘被打着，不死也成残废。华宗岱就是因为知道他的掌力的歹毒，才捏了一把冷汗的。

华剑虹看得有趣，说道：“你这矮汉不是说要在三招之内取人家性命的么？三招已经过去了！”

段克邪笑道：“三招是他说的，我说的是让他十招！来吧，还有六招可以任你施展呢！”

司空猛面红耳赤，喝道：“谁要你让，你为什么不敢当真与我较量？”

段克邪大笑道：“你打不着我，这是你自己本领不济，怎能说不是较量？”

华宗岱眉头一皱，心道：“段克邪怎么如此好胜，还要让足他十招？”不知段克邪却也有他自己的打算。段克邪试过了三招，已知对方的功力实胜于他，若然硬碰硬接，只怕未必接得了十招。但若只是闪躲，凭着自己绝顶的轻功，要避他十招，谅还可以做到。到了十招之后，他就大可以奚落对方，不必当真与对方较量了。

司空猛老羞成怒，心想反正已给对方让了三招，丢脸早已丢了，无论如何，非迫得对方还手不成。

司空猛喝道：“好，你要找死，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扑上前去，登时又展开了暴风雨般的攻击！

段克邪身法如电，对方攻得快，他闪得更快。华剑虹口中数着数目，转眼间段克邪又已避过了三招，华剑虹说到了个“六”字。

司空猛狂攻三招之后，稍缓一缓，段克邪也趁机会喘一口气。忽觉身上颇有寒气，真气的运转，也似乎稍感迟滞。原来司空猛的掌力专伤奇经八脉，段克邪连接六招，已是稍受侵害。幸而段克邪练的是童子功，内功根基极好，而且未曾给他真个打着，是以尚无大碍。

段克邪发觉情形不妙，方自吃惊，司空猛一个转身，掌劈指戳，攻势又发。段克邪元气损耗了一两分，这一两分之差，登时令他有力不从心之感。不论他避到那个方向，都感到对方狙击的力道。这点微妙的转变，华剑虹当然看不出来，还在兴高采烈的数着“七、八、九……”但她的父亲华宗岱却是看出来了，心中暗暗吃惊，想道：“雪山老怪之子，果然非同小可！我若与他交手，只怕也不容易胜他。”

可是段克邪虽然应付维艰，毕竟又避了三招，已经是第九招了。司空猛心中也是吃惊不小，他不知道段克邪最擅长的乃是轻功，心道：“这小子居然能避我九招，最后一招料想是不能伤他的了。他若还手，只怕我还未必能够敌他。”

尚有了招未发，就在此时，忽见一个女子疾奔而来，扬声说道：“克邪，你在和谁打架？”

来的正是段克邪的妻子史若梅，她在方家等了许久，不见丈夫回来，恐防有甚意外，故而出来寻找的。

段克邪笑道：“这位朋友要较量我的武功，看我能不能让他十招。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招了，你等一等。”

史若梅“噗哧”一笑，说道：“要人让到十招，这还充什么好汉？克邪，你也真是的，大家等你等得心焦，你却还有闲情逸致和人较量武功？既非高手，不比也罢！”

史若梅没有看到刚才动手的情形，她哪里知道，与她丈夫比试的这个司空猛。武功还在她丈夫之上。段克邪看似谈笑自如，其实已是筋疲力竭，最后这招能否安然避过，段克邪心中也没把握。幸亏司空猛亦有怯意，最后一招，不敢轻发。段克邪得了个喘息的机会，此时正在默运玄功，凝聚真力。

铁铮本来已在屋内躺着，华剑虹要他休息，不许他出来的；此时听得史若梅的声音，大喜之下，不顾一切，跑了出来，扬声叫道：“史姑姑，史姑姑！”

史若梅一见铁铮，更是喜出望外，连忙过去，拉着铁铮的手说道：“好了，你没事就好了。我们都在寻找你呢。咦，你的面色好像有点不对？”铁铮道：“失去的东西也要回来了。这位是华老前辈。”

华宗岱道：“史女侠，咱们等会再谈。段世兄，你的夫人等着你呢。你让了十招，就待我来吧！”他是个武学大行家，早看出了段克邪元气颇有损耗，十招之后，决敌不过对方，故而立即抓着这个藉口，使段克邪好趁此收篷。

司空猛猛烈地攻击了九招，气力亦是耗损不少，听得华宗岱此言，暗叫“不妙”。深怕华宗岱乘他之危，最后一招更是不敢轻发。

北宫横打的如意算盘本来是想让师弟敌住华宗岱，而自己则去夺回珍宝的。哪知平白里杀出一个段克邪，较量的结果，他的师弟似乎连段克邪也对付不了，他还如何敢去惹华宗岱？何况现在又来了一个史若梅，段、史夫妇双侠，江湖上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段克邪这么了得，他妻子料想也不会弱到哪里去。敌强己弱，形势分明，北宫横也不敢强横了。

司空猛青筋暴涨。盯着段克邪迟迟不敢发招，段克邪道：“你再不发招，我可没工夫奉陪啦！”

北宫横哈哈笑道：“切磋武功，适可而止，又不是真的较量。师弟，段少侠既是有事，咱们可别阻他夫妻相聚了。走吧！”形势不妙，他已打定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司空猛也正是要找个藉口自下台阶，听了师兄的话，便即说道：“好，青山绿水，后会有期。日后倘有机缘，我再向两位请教。”前据后恭，飞扬跋扈之气已是一扫而空。

段克邪哈哈一笑，说道：“不送，不送。请你们回去转告田承嗣，可别再打什么主意了。否则我要取他父子性命，易如反掌！”司空猛领教过他的轻功，不敢答话，跟上师兄，匆匆便走。

敌人去后，段克邪方始笑道：“好险，好险！倘若他发了那最后一招，我纵然可以躲闪过去，只怕也得小病一场。”对敌之时，他一直是神色自如，面不红，气不喘的，此时才见他大汗淋漓，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一副狼狈的模样，和刚才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原来司空猛的掌力能伤奇经八脉，刚才对敌之时，段克邪是以纯厚的内功强行忍住，教敌人摸不住他的深浅。此时敌人已去，他才默运玄功，把体内所受的阴寒之气发散出来。

众人相顾骇然，史若梅这才知道那司空猛的厉害，埋怨段克邪道：“谁叫你这么好胜的？好在没有受伤，否则更加不值了。”段克邪笑道：“我只能让他十招，倘若和他真个较量，只怕更不是他的对手。”

华剑虹道：“铮哥，你怎么不听话，又跑出来。你刚刚服了药，应该躺一躺的。”铁铮笑道：“我听得史姑姑来了，还怎能闷在屋子里头？”华剑虹道：“好，那么现在快回去吧。”

史若梅听她叫得亲热，心中已是明白几分，笑道：“铮侄，你几时结识的这个妹妹？”

铁铮面上一红，说道：“我以为凝妹已经告诉你了。这位华老前辈帮了我们许多忙，昨晚在田承嗣的节度府中了毒箭，也是多亏华老前辈救了我的性命。”

众人进了屋子，华宗岱说道：“铁铮中的毒还未曾拔清，须得我亲自照料，恐怕还要在这里静养几天，不能和你同回山寨。”

史著梅道：“田承嗣不知会不会再派人来？”华宗岱道：“他好容易才向我讨了解药，又给克邪吓了一吓，料他不敢再来惹事。何况他们也一定以为我们得了宝物，必然远走高飞，要找也不会到这儿来了。倒是你们可得赶快把这一车珍宝运回山寒，免得夜长梦多，又生意外。”

段、史二人知道华宗岱武功极为深湛，他们父女二人对铁铮又如此爱护，当然可以放心得下。

段克邪道：“这样也好，那么我们告辞了。”华宗岱道：“我一待铁铮治好了伤，便把他送回伏牛山，请你代我向铁寨主致意，叫他可以放心。”

段克邪笑道：“有华老前辈照料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铁寨主自小随着先父闯荡江湖，对华老前辈的大名，也是早已知道了的，他要是见着了华老前辈，更不知多高兴呢？但盼华老前辈早日到来。”

华宗岱若有所思，笑道：“好说，好说。铁摩勒得你父亲与磨镜老人的真传，是当今第一位英雄人物，我此次重履中原，本来也是想去拜会他的。”

段克邪夫妇上了大车，正要道别，华宗岱忽道：“段世兄，令师兄空空儿现在哪儿？”

段克邪道：“我的师兄师嫂在江湖上行踪无定，我也不知他们下落。华老前辈和他们可是相识？”

华宗岱道：“ 你的师嫂是否人称‘ 无情剑 ’ 的辛芷姑？” 段克邪道：“ 不错。 ”

华宗岱道：“ 你的师兄我是闻名已久，尚未会过。你的师嫂，三十年前，我倒是曾经见过的。 ”

段克邪道：“ 好，那么我倘若见着他们，我就和他们说说。我师兄最喜欢结识有本领的高人，想必乐意来与前辈相会。 ”

华宗岱沉吟片刻，说道：“ 还是不必在你师兄面前提起我的名字的好。倘有机缘碰上我们再行缔交，却不必特别麻烦你的师兄来找我了。现在天色不早，你们可以走了！ ”

段克邪并不知道华宗岱是曾经追求过辛芷姑的人，觉得他的说话有点奇怪，但大凡是高人异士，脾气多少是有点怪的，段克邪又急着回去，也就不再多问了。

段克邪赶车回到方家，已是午夜时分。方辟符、展伯承、铁凝等人都还未睡觉，正在等他，听得车马之声，连忙出来迎接。

铁凝喜出望外，尖声叫道：“ 段叔叔，你真是好本事，难怪你去了这许久，原来已经把珍宝夺回来了！ ”

段克邪笑道：“ 这是华宗岱给你们要回来的，你的哥哥也在那儿。 ” 铁凝道：“ 我哥哥为什么不跟你回来？ ”

段克邪道：“ 你别担心，他在那边有华姑娘照料，舒服得很呢。到屋子里说吧。 ”

段克邪说明原委之后，方辟符道：“ 我这里也是住不得了，既然得回了珠宝，明天咱们就一起走吧。 ”

段克邪喜道：“ 有你沿途照顾，我可以放心前往扬州了。我答应了夏姨，要去助南夏雷一臂之力。 ” 史若梅最关心聂隐娘，却道：“ 只不知隐娘姐姐刚刚在产后，可方便赶路？ ”

话犹未了，忽听得“ 呜哇 ” 一声，聂隐娘抱着婴儿，揭帘而出，笑道：“ 若梅，你也把我看得太娇弱了。跑路也许我还不能，坐上车子走那还不行么？乖乖，别哭，史姑姑疼你。 ”

史若梅接过婴孩，哄他止了哭声，笑道：“ 这孩子真有趣也真听话，他烁像认得我是把他接到人间来的。隐娘姐姐，养孩子的事情我可是全无经验，我只道你产后需要休养，既然你认为可以带得他走，那还是早早离开此地的好。 ”

聂隐娘道：“ 你这么喜欢孩子，那你赶快也养一个呀，要是一个女的，咱们就正好结成亲家。 ” 史若梅“ 啐 ” 了一口道：“ 做了母亲，还是说话毫不正经。 ”

一宿无话，第二日一早，大家分道扬镳，方辟符夫妇与展伯承、铁凝押运宝车前往伏牛山，段克邪、史若梅则联袂奔赶扬州。

车中铺了被褥，四面堆着八个大铁箱，正好作为屏障，间成一间卧房，可供聂隐娘母子安歇。方辟符担任驾车，展伯承与铁凝骑马在前头开路。

展、铁二人并辔而行，展伯承道：“ 凝妹，你不去看你的哥哥了么？ ” 铁凝笑道：“ 他有华姐姐照料，我去了反嫌多事了。 ”

铁凝笑了一笑，忽地又道：“ 展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 展怕承道：“ 什么秘密？ ” 铁凝道：“ 小时候，我偷听我爹和我妈商量，妈很想把南家的小阿姨要作媳妇，说是两人年纪相当，辈份差二辈也不打紧，但爹说还是

让孩子大了自己看上的好，想不到我哥哥现在果然自己看中了人了。”

铁凝所说的“南家小阿姨”，即是南霁云的女儿，南夏雷的妹妹南秋雷。南霁云与段珪璋同辈。比铁摩勒大一辈，岁数却大不到十年，又因他是过了三十岁才结婚的，他唯一的女儿南秋雷排行第三，前面有两个哥哥南夏雷与南春雷。今年才不过十八岁，仅仅比铁铮大一岁。唐代的婚姻制度并不如后世之严格讲究辈分，南弄云与段珪璋也只是朋友关系，而非亲戚，铁摩勒是段珪璋舅父的义子，与南家关系更疏，友情之好那是另外一回，南弄云生前也是以“小兄弟”称呼他的。故而铁铮的母亲曾有与南家论婚之议，并不觉得这是违背世俗之事。

展伯承心道：“凝妹说话就是欢喜夸张，这算得了什么秘密？”当下笑道：“你怎么知道你哥哥就是看中了人家？他今年已经十七岁了，结交一两个朋友，那也很平常呀！”

铁凝道：“你别以为我年纪小，不懂事。那日华姐姐定要与我哥哥较量，我已看出有几分‘阵上招亲’的意味了。还有后来，我每次和哥哥提起了华姐姐，我哥哥的神情就似你一般……”

展伯承道：“你怎么说呀说的，忽地扯到我的头上来了？似我什么？”

铁凝笑道：“就似我每次和你提起褚姐姐那样呀，你的神气不是又想提起又怕提起的模样么？嘿，嘿，也许你自己还不知道呢！”展伯承给她触动心事，黯然不语。

铁凝道：“是不是？我刚提起，你又着恼了。呀，展大哥，不是我说你，褚葆龄既是那么待你，你又何苦自寻烦恼？呀，还是小时候的好，小时候，你、我、哥哥。褚姐姐大家一同玩耍，你待我们都是一样，决不会有这许多烦恼！”

铁凝正是十五年华，对男女之情，说懂不懂，不懂又懂的年纪。既是“孩子”，又要充作“大人”。展伯承本来满肚皮烦恼的，听了她那孩子气的说话，不觉给她逗了笑来，说道：“我几时冷淡了你，我现在对你，不也是像小时候一样？”

铁凝道：“总是不及你的褚姐姐吧？”展伯承道：“凝妹，你不是劝我不要再提她么？为什么你又提了？你不懂的，我现在之所以关心葆龄姐姐，只是为了报她家对我之恩。好，说过今次，以后可别再提了。”

铁凝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睛滴溜溜一转，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说，过了一会，才“噗嗤”一笑，说道：“好吧，只要你不要提起她，我也不会故意来挑起你的烦恼了。”

展伯承一直把铁凝当做“小妹妹”看待，虽然觉得她有点孩子气，却也很感激她对自己的关心。但展伯承却哪里知道，这个“小妹妹”已是情窦初开，并非完全不懂事的小孩子了。她对展伯承起初是同情，到了后来，则已是有点“朦胧”的爱意了。

展、铁二人一路并辔同行，谈谈笑笑，倒是不感寂寞。这辆车子，由于载得过重，走得很慢，走了将近一个月，才到达伏牛山。但在铁凝心中，却觉得日子过得很快。

一路提心吊胆，幸得平安无事，回到了伏牛山，大家都松了口气。可是当他们进入山区，走了两日之后，又感到情形有点不对了。

他们本来预计会有巡山的喽兵迎接他们的，不料走了两天，却一个楼兵也没碰着。到了第三日，距离大寨只有四五十里了，山路越来越险，马车不

能再上，此时最好是有喽兵来给他们搬箱子，可是一路之上仍是静悄悄的杳无人影。

铁凝道：“咦，怎么还不见巡山的喽兵，上不去了，怎么办？”他们一共只有四人，铁凝年纪轻气力弱，聂隐娘则在产后刚刚复原，也不宜过于用力，要把八口大铁箱搬上高山，只靠方、展二人，那是决难办到之事。

方辟符道：“我在这里看守，你们上去看看。”似此情形，方辟符已知定有意外，心中惴惴不安。

展伯承与铁凝作伴，施展轻功，飞奔上山，到了山寨旧址，不由得叫声“苦也！”只见昔日连绵数里的山寨建筑，如今都已变成了一片瓦砾！

铁凝吓得六神无主，展伯承安慰她道：“纵有意外，以你爹爹的武功，也决不至于遭难的。咱们各处找找，看看还有没有人留下？”

话犹未了，忽听得有人叫道：“是小寨主回来了么？”铁凝应道：“是我和展伯承大哥！”

只见十数个人从树林里出来，走在最前头的一个人，三绺长须，背负药囊，正是铁摩勒最得力的助手，在武林中的辈份比铁摩勒还长一辈的“金剑青囊”杜百英。

铁凝连忙跑上前去，颤声问道：“杜公公，这是怎么回事，我爹爹呢？”

杜百英叹了口气，说道：“山寨是一个月前被官军攻破，一把火烧成了平地的。还幸伤亡不大，你爹爹已率领大伙儿逃出去了。”

铁凝稍稍放心，说道：“以前几次都平安度过，怎么这次却给官军攻破了？”

杜百英又叹了口气，说道：“今年咱们种的梯田失收，粮食困难。范阳、平野、庐龙三镇乘机合兵攻打山寨。本来也还可以据险固守的，却不料有一部份弟兄，是今年初新入伙的，在每天只能吃一顿稀饭的情形下，挨不住苦，又有几个头领受了敌人收买，竟然煽动这些挨不住苦的弟兄，叛变起来。一夜之间，几处险隘，同时失守，敌人在叛徒带路之下，长驱直入，你爹爹只好当机立断，放弃山寨。”

铁凝道：“我爹爹哪里去了？”

杜百英道：“你爹爹以前本来是和辛寨主在金鸡岭内的，八年前金鸡岭被官军攻破，才搬到伏牛山。但在这八年中，辛寨产的旧部又已在金鸡岭恢复了部分基业。这次你爹爹临走之前曾与我商量，我们商量好的计划是由你爹爹率众下山之后，便叫弟兄分散，陆续再回到金鸡岭去重建基业。但因路途遥远，他们是否已经到达了金鸡岭，现在还未接到消息。”

杜百英接着说道：“我与你爹爹各挑一副担子。你爹爹挑的是重担子，带领大队弟兄突围；我挑的是轻担子，和一小队弟兄留下来，照料受伤的伙伴。摩天崖下有个秘密的岩洞，可以容纳得数百人，我们就住在那儿，叛徒并不知道这个秘密。

“幸亏我们隐蔽得好，敌人几次搜索，都没发现。他们把山寨烧成平地之后，自身亦难立足，终于也撤走了。

“我们这一小队总共百人，其后陆续收容了三百多受伤的弟兄，现在已有了将近五百人。山洞里有点存粮，勉强可以支持，不够的就靠打猎和可吃的野草补充。受伤的弟兄大部亦已医好，今天我们正想下山觅食，想不到就遇见你们。嗯，阿凝，你不是与你哥哥同在一起的么？怎的却不见他？”

杜百英自谦挑的是“轻担子”，其实他们在山中留守，只怕比突围的弟

兄更为艰苦得多。

铁凝和展伯承看见杜百英鬓边添了许多白发，不禁热泪盈眶，说道："杜公公，你辛苦了！铮哥一时未能回来，此事慢慢再说，今天我们是和方师叔夫妇一同来的，还带了一点东西回来。"

杜百英喜出望外，说道："方大侠夫妇也来了么？在哪儿？你们又带了什么东西回来？"

铁凝道："好教杜公公得知，我们是带了展大哥外公的宝藏回来的，一共有八大箱珠宝呢！"说至此处，不禁叹口气道："可惜我们来迟了，要是早两个月能够运来，倒可以给山寨补充粮饷。"

杜百英大感意外，说道："怎么，你们把王伯通当年的宝藏寻获了？不迟，不迟，现在来的正是时候。好吧，现在先把方辟符夫妇接来，我再告诉你们我的计划。"

展伯承道："马车上不来，方大侠在黄蜂腰山坳，离此约有二十里。"

杜百英立即挑选了二十名体力较强的小伙子，和展、铁二人一同去接方辟符夫妇。

双方会合，方辟符与聂隐娘得知山寨遭劫的情形，十分难过。杜百英道："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咱们是杀不尽、烧不灭的，只要有人，就用不着丧气。"

这八个大铁箱每个有四百多斤，二十个小伙子，四个人合扛一个，走得还很吃力。剩下三个，杜百英、方辟符、展伯承一人拿起一个。杜百英老当益壮，健步如飞，走在前头。

杜百英老当益壮，功力弥深，不但展、铁二人自愧不如，连方辟符夫妇也是暗暗佩服。

进了岩洞，留在洞中养伤的弟兄见铁凝回来，还带来了七八大箱珠宝，都是围拢了来欢呼跳跃，七口八舌的探问外间情形。

喧闹了一阵，杜百英方得静下来与方辟符他们说话。

杜百英道："我们这里连一片茶叶都没有了，只好委屈方大侠喝喝开水啦。"

方辟符道："我不能与你们共同患难，已经十分惭愧。都是自己人，杜老前辈不必客气了。杜老前辈今后打算如何？若有需要晚辈效力之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杜百英道："你的铁师兄想来现在已到金鸡岭了，金鸡岭骤然增加了许多兄弟，一定也感困难，我打算把一部分珠宝先给他们送去，让他们变卖了也好购粮。

"另一部分珠宝，我打算叫人拿下山去秘密变卖，给有家室之累的弟兄作安家费用。摩勒这次和大伙儿前往金鸡岭，是分散了走的，有的早去，有的迟去，那些有家室之累的将是最后一批，恐怕现在未曾动身。那些人的名册住址，只有我知道，给他们送安家费和路上的盘缠，这件事情，只有由我带人去办。"

方辟符道："金鸡岭离此数千里之遥，要不要我帮忙护送？"

杜百英道："我的计划是这样，送去金鸡岭的珠宝，我分开来让一百个人携带，每人一个小袋，扮成逃荒的难民，相信可以瞒过官军耳目。而且分散了走，即使有一两人被捕，损失也很有限，胜于整车搬运。

"我倒是想请方大侠夫妇留在这里帮我们的忙。我要下山与弟兄联络，

总得十天半月才能回来。官军将山寨烧成平地之后，料想短期内不会再来，但也不能不防意外。方大侠若能替我担任留守之责，我就可以放心了。只是却要委屈你们夫妇住在寒窑，挨挨苦了。”

方辟符知他是有心照顾，不想令聂隐娘在产后带着未满月的婴儿再度奔波。但他既不能替代杜百英下山办事，虽然过意不去，也只好同意如此安排。

聂隐娘笑道：“让孩子自小多吃点苦，对他的将来会有好处。我就是因为出生在富贵人家，出生之后，要经受许多磨练，方才习惯江湖的生涯。”

杜百英点点头道：“这也说得是。阿凝，你和伯承又打算如何？是留在这里还是去找你父亲？”

按照展伯承的意图，他把外公的宝藏交到了山寨之后，已是了结一桩大事，以后就可以去找寻褚葆龄了，可是当着众人，他却不方便出口。

展伯承正自心思不定，铁凝已在说道：“我们在这儿帮不上什么大忙，我想我们还是去金鸡岭找我爹爹的好。”她一句“我们”，把展伯承也包括在内了。

杜百英点头道：“对，我也正是意欲如此安排。你们和那一百名携带珠宝的弟兄，可以各走各的，但既然是同一条路，倘有什么风吹草动，彼此也可以有个照应，凡事应当作最坏的打算，也应该作最好的安排，我是希望这一百名弟兄，都能安然到达，一个也没遭受损失的。”

杜百英这么一说，展怕承当然更不好意思提出异议了。

铁凝道：“我哥哥倘若回来，请杜公公告诉他一声，叫他务必邀请华家父女到金鸡岭来与我们相会。”

铁铮由华宗岱照料养伤之事，铁凝在上山的时候已经告诉了杜百英。杜百英说道：“好的。那位华老先生既是段大侠当年的好友，他若到来，我也自会替你爹爹促驾的。”

说至此处，杜百英忽似想起一件事情，说道：“我也有一件事情，要托你们代办。”铁凝道：“什么事情？”

杜百英道：“凝儿，你还记得那位绰号神箭手的吕叔叔吗？”

铁凝笑道：“你是说的吕鸿春叔叔吗？我怎么会不记得？他有个妹妹绰号金铃女侠吕鸿秋，吕家兄妹双侠和独孤宇、独孤莹兄妹双侠齐名，这两对兄妹互为婚嫁，吕鸿春娶了独孤莹，吕鸿秋嫁了独孤宇，传为武林佳话。你看我可记得不错吧？”

杜百英笑道：“一点不错，你这小妞儿对人家这些‘佳话’倒很是留心呢。哎呀，公公和你开开玩笑，你可别扯公公的须呀。现在公公可要和你们说正经的事了。”

铁凝停下了手，笑道：“谁叫你为老不尊，你说正经的事，我就不扯。”

杜百英说道：“在这山寨被烧之后，大约是在半个月之前，吕鸿春派了一个人来山寨送信，到得山下，他已知道山寨被毁之事，不敢上来。后来他好在碰到一个在山下开茶店的弟兄，这才把吕鸿春的那封信，转送到我的手中，但这封信却是写给你的爹爹的。”

铁凝道：“这封信说的什么？”

杜百英道：“信封里只有一张吕鸿春夫妻具名的请柬。”

铁凝道：“吕鸿春何事发此请柬？”

杜百英道：“就是有点奇怪。一般的请柬都会写明事由的，就是这封请柬不但没写事由，连个确实的日子也都没有告诉人家。”

方辟符诧道：“ 此话怎说？难道请宴的日期也可以模棱两可的吗？ ”
杜百英笑道：“ 我还是把这张请柬拿出来让你看看，你就明白了。 ”
原来请柬在“ 敬备薄酌候光 ”之后，有一行小字注道：“ 请吾兄在接获此柬之后，一个月内，光临寒舍一叙。 ”既然是一个月内任何一天都可以，这就与普通请柬定实日子的不同了。
方辟符沉吟道：“ 看来吕鸿春定是有甚事情，要与铁师兄商量。但他知道铁师兄事忙，所以只能希望铁师兄在一个月内到他家里。有事商谈之‘ 事 ’，与普通的婚葬嫁娶之事不同，无须
有一个固定的日子，只要铁师兄能来就行了。 ”
铁凝笑道：“ 吕鸿春之事，我倒可以猜得几分。 ”
杜百英道：“ 哦，你既知道，那就说吧。 ”
铁凝道：“ 这件事展大哥是局中人，展大哥，还是由你说吧。 ”
展怕承道：“ 凝妹，你猜想的可是为了独孤宇那件事么？ ”
铁凝道：“ 我想除了这件事，也没有别的事了。 ”
杜百英道：“ 独孤宇又出了什么事？你们别只打哑谜了，快快说吧。 ”
展伯承道：“ 独孤宇曾与潜伏在盘龙谷中的大盗刘振、刘芒父子联手，谋夺我外公的宝藏。那一晚我与褚公公曾和他们激战一场。 ”当下将这件事的经过简略的告诉了杜百英。至于刘芒私恋褚葆龄，褚遂因此与他们结仇等等，他就没有说了。
杜百英道：“ 这么说，吕鸿春敢情就是为了此事要向摩勒解释，免得他与独孤宇不和。奇怪，独孤宇和山寨的交情不薄！这次何以反去相助刘振谋夺你的外公的宝藏。 ”
方辟符道：“ 也说不定这本来就是独孤宇的意思，却叫他的妹夫出面，央求我的铁师兄来给两方作个调停。 ”
杜百英道：“ 不管是否因了此事，以你爹爹和吕鸿春的交情，他既有请柬到来，就不能置之不理。吕鸿春家住涿县槐树庄，你们这次正好路过。阿凝，你就代你爹爹去见一见这位吕叔叔吧。伯承，你年纪大些，较为懂事，此事又可能与你有关，你也正好陪你凝妹同去。 ”
展怕承不能推辞，当然只好答应下来，第二日一早，便与铁凝一同下山。临别之时，杜百英与聂隐娘自是免不了对他们有一番叮咛嘱咐，这也不必细表了。
这次他们不用押运珠宝，轻快得多。到了山下平地，铁凝笑道：“ 咱们的坐骑本是龙驹，这两个月来，为了要跟着大车，每天只能跑个一百几十里，想来也把它们闷得够受的了。今天我可要让它舒舒筋骨，尽情驰骋一番！ ”说罢，“ 唰 ”的扬空虚打一鞭，催得胯下坐骑，如飞奔跑。
展伯承经过来时旧路，想起去年曾在此处遇见铁铮兄妹，如今才不到一年光景，却已发生了许多意想不致的变化，思之不禁惘然。
铁凝发觉展伯承没有跟上，勒马回头，笑道：“ 展大哥，你又在想什么心事了？ ”
展伯承赶了上来，说道：“ 没什么，我不过不想跑得太快而已。杜公公不是吩咐过咱们，要咱们在路上照应那些携带珠宝的弟兄么？ ”
铁凝笑道：“ 他们昨晚早已下山，现在咱们还未赶过他们呢。而且，杜公公的意思是要咱们在前头开路，倘遇意外，比如说发现官军的话，就留下暗号，让他们知所趋避的。 ”

展伯承道：“咱们的马快，不怕赶不过他们。好吧，你既喜欢驰骋，我就陪你一程。”

铁凝却又改了主意，不再放马疾驰了。她若有所思似的，忽地对展伯承笑道：“你当真没有想什么心事么？我倒想起一桩旧事来了。”展伯承道：“什么旧事？”

铁凝道：“你记不记得，咱们去年就是在这里相遇的？当时我与哥哥邀你上山，你却行色匆匆，急着要赶去盘龙谷见你的褚姐姐，想不到今天你还是与我同行。”

展伯承道：“你不是说过不再与我提起她的？”铁凝笑道：“对不住，只提这一次。我知道你在你褚公公墓前许下誓愿，总要打听到你褚姐姐的下落，才能了却一件心愿，是么？”展伯承不能不承认道：“不错，但这也只是为了报答我褚公公对我的恩情。”

铁凝笑道：“我并没有说你是另有企图呀，你不必忙着辩解。展大哥，这次我给你找了这个差事，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展怕承怔了一怔道：“你说的什么意思？”铁凝道：“我不信你还不明白？吕鸿春是独孤宇的妹夫，独孤宇是刘芒父亲的好友，你不是疑心你的褚姐姐跟刘芒跑了的么？到了吕鸿春那儿，你就可以打听到确实的消息了。”

展伯承给她说中心事，颇是尴尬。铁凝一笑说道：“我虽然不齿龄姐所为，但她总是和咱们小时候一同玩耍的好朋友，我也但愿你早日了却这重心愿。好，走吧，我以后不再提了。”

两人马行迅速，第二日就赶过那班打扮成各式各样难民的山寨弟兄。不出杜百英所料，三镇的官兵，在烧了伏牛山的大寨之后，以为祸患已除，都已分别回防，另到他处“袭匪”去了。他们一路平安无事，第十二天就到了涿县。

展伯承问了槐树庄的路，知道再往西走，不过是五六十里路程，心里又是高兴，又觉紧张。铁凝说道：“吕鸿春约我爹爹一月为期，咱们总算及时赶到，未过期限。”

说话之间，忽见对面两骑快马风驰电逐的从他们身旁驰过，铁凝“咦”了一声，说道：“这是两个胡人。”展伯承想着自己的心事，不怎么留意，说道：“是么？”

铁凝道：“现在不过是凉秋九月，他们又披着狐裘，汉人不会如此的。还有他们的皮帽子和腰悬的月牙弯刀，这些都是胡人的服饰。”

早十多年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请回纥相助平乱，中国的北方随处都可见着胡兵。如今在长安、开封等地的胡人还是很多，但在内地带刀的胡人武士却是不多见了，所以铁凝感到有点奇怪。

走了一会，后面马铃声响，又是两个胡服武士的快马越过他们前头。铁凝道：“又不是刚才那两个人吗？咦，怎么今天碰到这许多胡狗？”

展伯承道：“胡人中也有好的，不要随便骂人。”那两个胡服武士似是隐约听得铁凝的骂语，回头瞧了瞧她。也许是因为见她不过是个小姑娘，也许是为了忙着赶路，倒没有生事。转眼之间，这两骑快马又是去得远了。他们走的是三岔路中的另一条路。

展伯承想起一事，说道：“段叔叔曾谈及他到过师陀国探访了楚大侠楚平原，可惜后来忙于别的事情，他只提了这么一句，就没有再说了。楚大侠是我爹爹生前的好朋友，我小时候见过他，我也很想念他的。”

铁凝道：“ 哦，你是因为碰见这些胡人就想起楚大侠来么？

但这几个胡人依我看都不是师陀国的人，未必能够从他们口中打听到楚大侠的消息，咱们还是赶紧到槐树庄先办正事吧。 ” 展怕承道：“ 当然是先到槐树庄，我不过因为想起这件事，随便和你说说而已。 ” 正是：胡骑又践中原土，异国英豪尚未回。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何来胡虏欺豪杰　岂有英雄惧寇仇

两人催马疾行，四五十里的路程，不久便即到了。吕家在涿县颇有名望，他们在路上已经打听清楚，门前是有一棵大槐树和两只石狮子为记的。

这时已是红日西斜，但距离黄昏，则还有一段时间。两人到了吕家门前，只见大门紧闭。

铁凝年纪虽小，但因自幼跟随师父，父亲又是绿林盟主，因此对江湖之事倒是有些见识，见此情形，不觉颇感蹊跷，“咦”了一声，说道：“天色未晚，怎的他们这样早便把大门关上了？”

展伯承也看出一件奇怪的事情，说道：“凝妹，你看这棵槐树，现在不过是凉秋九月，还未到树木凋零的季节，这棵槐树怎的便如此枝叶稀疏？几乎是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了。”

铁凝踏上檐阶，叫道：“展大哥，你快来看，这两只石狮子更奇怪了！”

只见门前这两只石狮子方向恰恰相反，一只狮子的头朝着大门，另一只狮子的头则朝着外面，显然是给人移动过的。这两只石狮每只没有千斤也有八百，铁凝道：“不知是谁作弄的这恶作剧，气力倒不小。”

展伯承也是颇感诧异，说道：“吕鸿春夫妻双侠，在江湖上的名气虽然比不上你的师公，你的爹爹和段叔叔这三对夫妻，但也很不小了，是谁敢在他的门前和他开这么一个玩笑？”

铁凝一时起了孩子气，说道：“我搬不动这石狮子，展大哥，你试试看。或许屋内主人还未知道这个恶作剧，那咱们倒可以替他掩盖了这个失掉面子的事情。”

展伯承本来不想逞能，但听她说得有理，便把这两只狮子搬回原状，铁凝在旁边也助了他一把力。可是在搬动石狮之时，又发现了一件更令人惊奇的事。两只狮子的头部都有裂痕，隐隐看出乃是掌印。

展伯承通晓各派武功，吃了一惊，说道：“这是大力金刚掌的功夫，功力很是不弱，吕鸿春可并不是以掌力著名的呀！”

铁凝道：“我只知道吕鸿春以神箭驰誉江湖，并未听说他也练过内家的金刚掌。而且即算他有此惊人掌力，也不会拿自己门前的石狮子试掌的。”

两人惊疑不定，展伯承道：“且别管它，见了吕鸿春再说。”于是铁凝上去拍门，拍了半天，还未有人开门。展伯承更是惊疑，悄声说道：“好不好从屋顶跳进去？”就在此时，忽听得里面似有脚步声响，但又过了一会，那两扇大门，方始打开。

展、铁二人江湖的经验虽然说不上如何丰富，也可以猜想得到：屋内的人必然是在门边停留了一下，从门缝里张望清楚，这才敢于开门的。否则就不会待了这许久才开门。他们心里都是不禁更有怀疑：“以吕鸿春夫妻的武功，白日青天，为什么还要如此防范森严，小心翼翼？”

两扇大门缓缓打开，走出一个中年美妇，正是吕鸿春的妻子独孤莹，只见她脂粉未施，鬓云不整，颜容憔悴，若有重忧，是似无心打扮。又见她衣裳鼓起，一看就知是内藏暗器，似乎是随时准备和敌人厮杀的模样。

独孤莹走了出来，仔细地打量了他们一番，说道：“你们是谁？来此作甚？”她是当铁凝五岁的时候见过铁凝的，如今铁凝已经是十五六岁的姑娘了，她只觉得这小姑娘很是眼熟，一时间却想不起就是铁摩勒的女儿。

铁凝笑道：“莹姑姑，不认得我了么？我是铁凝！”

独孤莹“啊呀”一声叫起来道：“你就是铁凝么？”有点惊喜交集的样子。

铁凝把那张请帖亮了出来，说道：“我是代我爹爹来的。”独孤莹见了请帖，确信她是铁凝，放下了心。但另外一桩心事却随之而来，令她更是愁眉不展。

独孤莹看了一看请帖说道：“怎的你爹爹不是与你同来？这位是你哥哥吧。”

铁凝道：“不是，他是展大哥。他爹爹展元修，莹姑姑你大约知道？”

独孤莹怔了一怔，展伯承之来，似乎颇出她的意外，说道：“哦，原来是展世兄。听说你父母亡故，请恕我们知道得迟，未来吊唁。”

铁凝说道：“伏牛山山寨被官军攻破，我爹爹到金鸡岭去了。这张请帖是在我爹爹走后才送到的，杜公公叫我们代我爹爹赴约，拜候吕叔叔，莹姑姑。”

独孤莹好生失望，不觉叹了口气，道：“真想不到你们那儿也出了事情，你爹爹竟不能来。”

展伯承有点疑惑，心想：“送信的人比我们先走半个月，按说也应该回来了，怎的她还不知道山寨被官军攻破之事？”他怎知道那送信的人在回途上给人杀了。

独孤莹定了定神，发觉自己忘了招呼他们，有点不好意思，说道：“难得你们到来，请进屋子里再说。”

展、铁二人跟她进去，偌大的屋子，却不见一个仆人，显得冷冷清清。吕家本是有点钱的人家，按说是应该雇有花匠与佣人的。

进了客厅，独孤莹招呼二人坐下，苦笑说道：“我的丫鬟都已走了，你们坐坐，我去冲一壶茶。”

铁凝忙道：“我们不渴，还是请吕叔叔出来，让我们先拜见吧。”

独孤莹迟疑片刻，吞吞吐吐他说道：“这个，嗯，你们可来得不大凑巧……”铁凝性急，问道：“吕叔叔不在家么？”独孤莹道：“在倒是在家的。可是。可是……”

铁凝惶惑道：“吕叔叔不愿意见我们么？”独孤莹道：“这怎么会？当然不是。不过，不过，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够见你们。”似乎是颇有难言之隐。

客厅东侧有一间半掩的厢房，对着窗口。铁凝说话之时，忽闻得一股氤氲的香气，定睛看时，只见有缕缕轻烟，从东边的窗户透进来。铁凝好奇心起，也顾不得礼貌不礼貌，便站到窗口去看。

这一看不由得铁凝吃了一惊，只见那间厢房当中有一具棺材，还有一张供桌，供桌上有个香炉插有三炷香，除了这两祥东西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那缭绕的香烟，就是从那间厢房中来的。

铁凝一惊之下，失声说道：“怎么？吕叔叔，他，他……”说犹未了。忽听得脚步声响，跟着是吕鸿春的声音，喘着气说道：“我侥幸还活着。是铁姑娘和展世兄来了么？”

独孤莹吃惊道：“你怎么就下床了？”连忙过去扶他。

铁凝松了口气，不觉失笑，心道：“莹姑姑没有带孝，死的当然不会是她的丈夫。我是瞎疑心了，可是这死的又是谁呢？”

铁凝回转过身，与展伯承一同上去行礼。只见吕鸿春面如金纸，显然是

在病中。

铁凝道：“ 吕叔叔玉体违和么？得的是什么病？请别客气，你还是进房躺着和我们说话吧。 ”

吕鸿春并没进去，却咳了一声，淡淡说道：“ 是给人打伤的！ ”

铁凝大惊道：“ 是什么人？ ”

吕鸿春道：“ 你们的说话我已经听见了，你的爹爹既不能来，你也就不必再问了。快走，快走！ ”

主人要把客人赶走，这是大出常理之事。展、铁二人呆了一呆，却不肯走。

吕鸿春埋怨妻子道：“ 你也真是的，既然知道铁摩勒不能来了，你还把他们请进来作甚？你想连累铁姑娘和展世兄么？ ”

铁凝颇有父风，听了吕鸿春的这番话，更不肯走了，说道：“ 吕叔叔有甚为难之事？我虽然年轻力薄，帮不了吕叔叔什么忙，却也不怕牵累。 ”

吕鸿春皱了皱眉，挥一挥手道：“ 不是我不想留你，老实告诉你吧，我有个大对头十分厉害，除非是你爹爹在此，方可对付。你们虽然不怕受累，我却怕你们冤枉送了性命，叫我怎对得住你的爹爹。 ”

铁凝性子一起，非得寻根究底不行，缠着问道：“ 叔叔的仇人是谁？什么时候来？你们不说，我们是不会走的！ ”

独孤莹心头一动，泫然说道：“ 鸿哥，仇人至早也要过了今晚子时才来，还有四个时辰呢。咱们虽然拼了一死，但死了也希望有人知道。难得铁姑娘恰巧到来，就让她替咱们捎个信儿给铁摩勒吧。 ”

吕鸿春叹了口气，说道：“ 好吧，那你就替我告诉他们吧。可是我可得有话在先，你们知道之后，便该立即走了。 ”

铁凝心里想道：“ 只要你肯告诉我，到时走不走就要由我了。 ”展伯承也是抱着同样心思，于是两人都答应下来。

独孤莹把丈夫扶回卧房，吕鸿春苦笑道：“ 咱们夫妻也恐怕只有四个时辰相聚了。你不必费神多照料我了，还是赶快把应该说的告诉铁姑娘吧。 ”

独孤莹心里辛酸，强自忍着眼泪，拿出了一些肉脯，说道：“ 请你们恕我不替你们弄饭了，就用一些肉脯权且充饥吧。 ”铁凝道：“ 莹姑姑你不必忙着给我打点了，请你就告诉我们吧。 ”

独孤莹定了一定心神，说道：“ 刚才你们已经看见厢房里那具棺材了？ ”铁凝道：“ 死的是谁？ ”独孤莹道：“ 说起来倒是展世兄的相识，他就是你在盘龙谷的邻居，曾经谋夺过你外公宝藏的那个刘振！ ”

展伯承大感意外，吃了一惊，说道：“ 刘振怎的死在这儿，他的儿子刘芒呢？ ”

独孤莹道：“ 刘芒本来也住在这儿的，前几天走了，他也还未知道他父亲的死讯。嗯，刘芒倒是曾和我们提及你的，他说他们父子是你褚公公痛恨的人，但他却称赞你很够朋友。 ”说至此处，歇了一歇，把眼睛望一望展伯承。

展伯承说道：“ 我相信刘芒不是坏人，虽然有点过节，但我是不冤恨他的。 ”

独孤莹放下了心，说道：“ 好，那我就不妨对你说了，这件祸事就是由于刘振父子谋夺你家的宝藏而惹出来的。 ”

展伯承吃了一惊，说道：“ 刘振是因伤重而死的么？ ”那晚夺宝之战，

刘振伤得极重，而在混战之中，展伯承也曾刺了他两剑，想起比事，心中不无歉意。

独孤莹摇了摇头，说道：“祸事是因夺宝而起，但刘振之死，却不是由于那次受伤。在谈起此事之前，我得先说一说来龙去脉。

“你们想必也曾怀疑，为什么我的哥哥会与刘振联手，谋夺展世兄外公的宝藏？

“我的哥哥有两个结义兄弟，一个是刘振，另一个是近几年来在绿林中独树一帜的夏侯英。刘振居长，夏侯英是二哥，我的哥哥排行最后。

“夏侯英是在上次绿林大会之后崛起的，他没有固定的山寨，却有一套很特殊的做法。他们这一股绿林好汉专门挑选几个藩镇的交界之处活动，由于藩镇的节度使与节度使之间，大家都是争权夺利，经常有互相冲突，甚至互相吞并之事发生，这就对于他们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哪一处地方有机可乘，他们就攻进那个地方，大掠富户、官仓之后，又立即搬走，叫各镇官兵难以捕捉。官方称他们为‘流寇’，提起夏侯英的名字，都感到头痛。这几年来他们的队伍发展得很快，虽然还不足与铁摩勒的大寨相比，但已凌驾其他各路绿林。”

夏侯英名义上仍然尊奉铁摩勒作绿林盟主，实际却非铁摩勒号令之所能及。铁凝也曾听得父亲提过他的名字，称赞他是绿林中的一位杰出人物。

独孤莹接着说道：“他们三人志同道合，颇有做一番大事的心意。他们认为铁寨主只是株守山寨，缺乏重整乾坤的壮志雄心，他们不赞成这种做法，因此要自己开创事业。但他们也并不是反对你的爹爹，他们是准备事业稍有基础之后，就与你的爹爹共商大计的。

“他们与你的爹爹做法不同，看法不同，我是见识低微，难以判断孰非孰是。我只想请铁姑娘把他们的心迹转告你的爹爹。”独孤莹为免铁摩勒对她的哥哥误会，所以先把夺宝的起因解释了一番。

这等策略上的大问题，当然更非铁凝这样一个小姑娘所能理解，当下，只能点头答应。

独孤莹继续说道：“夏侯英这支队伍流窜四方，经常也是在艰难困苦之中。他们前几年打听得王伯通的宝藏极可能在盘龙谷，因此，遂定下计策，叫刘振退出绿林，搬到盘龙谷居住，装作是金盆洗手，闭门封刀，实际则是要取这批宝藏。”

展伯承叹了口气，说道：“刘振父子倒是用心良苦，可惜他们没有和我早说，否则我就分他一半，也算不了什么。”

铁凝笑道：“你倒好心、大量，但你那褚爷爷可肯答应吗？”铁凝心里有点奇怪，“刘芒抢了他的龄姐，他却似乎一点也不恨刘芒，难道他对褚葆龄喜欢另一个人，当真是处之泰然了？”

独孤莹没心思与他谈论刘芒之事，继续说道：“我的哥哥虽然与刘振、夏侯英二人结义，但此事外人不知，我的哥哥也没有公开加入绿林，他在江湖上仍然是个游侠的身份。刘振搬到盘龙谷佯作隐居之后，我的哥哥就担任他与夏侯英两人之间的联络。

“这次我哥哥到了盘龙谷偷会刘振，恰巧刘振得了藏宝地图，我哥哥只好与他联手。不料夺宝不成，刘振父子都受了重伤。

“我哥哥护送他们出走，本来是要把他们送到夏侯英那儿的。但夏侯英行踪无定，只知他那一股在幽州、凉州接壤那一带活动，一来是路途遥远，

二来就是到了那一带，也未必便能碰上。

“此时江湖上已是传出风声，有谣言说刘振与褚遂成了儿女亲家，已分得了一半宝藏，刘振从前是江湖大盗，本来就有不少仇家，又加上这个谣言，于是就有人追踪他们了。”

展怕承心想：“这谣言大约是窦元传出去的，那晚刘振父子曾与我们联手对付窦元，这谣言虽然不符事实，但也不是全无根据。”

独孤莹接着说道：“我哥哥自忖没有把握保护刘振父子到夏侯英那儿，于是只好就近把刘振父子送到我们家里来。他说明原委，请我们收容刘振父子，让他们在我们家里秘密养伤。

“我哥哥因为此次夺宝之事，怕引起铁寨主的误会，是以求我夫妇出面，请你爹爹前来。那张请帖就是刘振父子到我们家中之后，第二天发出的。”

铁凝心想：“杜公公所料果然不差，但却没想到刘振父子是在他们家中养伤。”

独孤莹接着说道：“哥哥将刘振父子安顿在我们家中之后，他便单独去找夏侯英了。本来是说好一个月内回来的，但直到现在还未见他回来。

“刘振伤得很重，刘芒则伤得较轻，在我们家中调养了半个月多点，便痊愈了。刘芒见我哥哥迟迟未归，心里很急，于是他也赶去找夏侯英打探究竟。

“到了三天之前，刘振的伤也已好了七八分了，不料就在那天晚上，来了他的大仇家！”

展伯承问道：“刘振这大仇家是什么人？”

独孤莹道：“是一个我们看不出他的武功来历的蒙面人。

“大前天晚上，那个蒙面人突如其来，指名要见你的吕叔叔。我们不愿意让他进屋，就出去会他。当时以为是什么江湖上的朋友来借盘缠的，哪知完全不是这一回事。

“那蒙面人一开口就说：‘我已经知道刘振父子在你们家中养病，请你们将他交出来。’

“你的吕叔叔当然不肯承认。那蒙面人冷冷一笑，也不说话，却显露了两手惊人的武功。首先他以金刚掌力击裂了两只石狮子，跟着又在那大槐树身打了一掌。

“那天晚上，月色很好。掌击槐树之后，不过一会，只见树叶纷纷落下，有几片树叶飘到我们面前，看得清楚，树叶都已变了枯黄。”

展伯承家学渊源，懂得颇多正邪各派的武功，吃了一惊道：“这竟是一人所为么？这人的武功当真是深不可测了。”

铁凝道：“这人的掌力虽然厉害，也不见得怎么了不起，难道还能胜得过华宗岱和我的爹爹么？”

展伯承道：“话不是这么说，你要知道金刚掌是佛门的正派武功，源出少林，称为少林三大神功之一，是最刚猛的掌力；而打在槐树的那一掌，却是邪派中一种最阴毒的掌力，称为腐骨掌。这两种掌力，一正一邪，一刚一柔，以我爹爹的见闻之广，也从没听说过有一个人能够兼具这两种正邪掌力之长的。怪不得吕叔叔说是看不出他的武功来历了。”

独孤莹接着说道：“铁寨主当时倘若在此，想来不致输给他，但我们自问却是远远不如。

“那蒙面人显露了这两手功夫之后，又威胁我们道：‘你们愿意像槐树

还是像石狮子？倘若你们两样都不愿意的话，我劝你们还是快快的把刘振交出来！’他的意思很明白，他可以用金刚掌像击碎石狮一样的打裂我们的头颅，或者是用腐骨掌使我们深受内伤，像那棵槐树一样慢慢凋零，终于死亡！

“我们自问不是他的对手，但也决不能屈服于他的威胁，于是坚决地拒绝了他。

“我们正在准备和他动手，刘振忽然出来，说道：‘刘某现在这儿，要杀要剐，任随尊便。你可不能难为我的朋友！’

“你的吕叔叔当然不肯让那人把刘振捉去，于是他拦在刘振面前。不料就在此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展、铁二人虽然早已知道结局，但听她讲到紧张之处，仍是不禁提心吊胆，同声问道：“怎么样？”

独孤莹说道：“你的吕叔叔正要与那蒙面人动手，刘振突然叫：‘且慢！’只见他拔出佩刀，忽地一刀插进自己的心窝！”

展、铁二人吃了一惊，失声叫道：“刘振自杀？”他们只道刘振是给蒙面人打死的，这一下倒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独孤莹叹了口气，说道：“不错，那蒙面人武功太高，刘振知道决计躲避不了，他一来不愿连累我们，二来也不愿自己落在那人手上，多受折磨，故而自杀的。

“刘振一刀插进了自己的心窝，我们夫妇抢救已来不及。刘振临死之前，厉声说道：‘好汉作事一人当，你与我有仇，我如今把性命交你，总可以遂了你的心愿了。吕大侠与我不过是萍水之交，只因一念慈悲，让我在他家养伤的。其实他与我并无牵连，你可不能伤害于他。’他拼着最后一口气，说了这一段话，就死去了。”

展伯承听得毛骨悚然，心道：“刘振倒是很讲义气，却只怕那人未必就肯听他说话？”

果然独孤莹接着就说：“可惜刘振白白送了一条性命，那蒙面人却是不肯干休。

“这一边刘振刚刚断气，那一边这大魔头就哈哈笑道：‘一死就算了吗？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我不但要刘振的性命，更紧要的还要刘振巧取豪夺的那批宝藏。嘿，嘿，刘振死了，还有你们，宝藏何在，我可要追问你们啦！’

“我竭力分辩我们根本不知宝藏之事，那大魔头又狞笑道：‘你以为我会相信刘振的鬼话？刘振也决不是一个讲义气的人，他是深知我的手段毒辣，我已找上门来，他反正难逃一死，乐得临死也充个英雄。他这一死，不过是妄想我放过你们，并保全他那批宝藏罢了。嘿，嘿，我怎会上你们的当！’

“你的吕叔叔本来就因刘振之死义愤填胸，此时又受他诬捏，哪里还能忍受？我们夫妇终于还是和那大魔头交上了手。

“说来惭愧，我们以二敌一，却不过三十招，你的吕叔叔便着了那人一掌。你的吕叔叔本来是拼了一死的，不料那人却不杀他，一掌击中，便即退开，哈哈笑道：‘吕鸿春，你着了我的腐骨掌，只有我的独门解药才能活命，我给你三天期限，三天之后再来！’”

展伯承心里想道：“这魔头所用的方法和华老前辈迫田承嗣交出宝藏的方法倒是如出一辙。但一正一邪，一是实有其事，一是轻言谣言，这其间可就大不相同了。”

独孤莹接着说道：“那魔头不但拿你吕叔叔的性命来作威胁，还准备有

更毒辣的手段呢。他临走之时，声言三天之后再来，到时就要着落在我们身上，取得那批宝藏，否则的话。他就要把我们全家上下，大大小小，全都杀光！却让你吕叔叔独自一人苟延残喘，变成废人。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多受数十天的无穷苦痛！”

展伯承听得毛骨悚然，心道：“这魔头的手段可又比华老前辈毒辣得多了。”当下忍不住就愤然说道：“岂有此理，这简直是欺人太甚，我们就是豁了性命，也非得和他一拼不可。”

吕鸿春坐了起来，说道：“千万不可，你们一定要在午夜之前离开。”

独孤莹道：“是啊，我们已是拼着与那魔头同归于尽的了。赔上你们两条性命，于事无补，反而失了可以给我们报讯的人。”

吕鸿春又再加重语气说道：“那魔头的武功实在厉害，依我看来，当今之世，恐怕也只有铁凝的爹爹才能与他抵敌。我就是因为怕他滥杀无辜，这才把家人遣散的，怎能再连累你们？我只求铁姑娘把我们的死讯带给铁寨主，请他打听出这魔头是谁，告诉我的妹夫，我就感激不尽了。我也不敢强求铁寨主给我们报仇。”

展伯承还想说话，铁凝悄悄向他打了一个眼色，说道：“既然如此，但愿吕叔叔、莹姑姑吉人天相，遇难呈祥，我们告辞了。”

独孤莹送他们出去，看他们踏上了马，这才关上大门。

展伯承出了村口，就勒住马络，说道：“凝妹，我可不能见死不救。不如你回去向你爹爹报讯，我去助他们夫妇一臂之力。”

铁凝笑道：“要去咱们当然是一同回去。那魔头虽然厉害，但咱们联手也不见得就不能抵挡一阵，再加上莹姑姑，说不定还可以将他杀退呢！”

展伯承沉吟道：“总是留下一个人的好。”

铁凝佯怒道：“就只许你充当好汉么？展大哥，你别害怕，你我二人联手，我相信总胜得过吕鸿春的。不见得就准要丧命。”

铁凝定要和他作伴，展伯承拗不过她，只好和她回去。两人将坐骑放在山坡，就悄悄的重到吕家门前，爬上那棵槐树。正是：

初生之犊不畏虎，要将锐气折魔头。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有胆识夸小豪杰　 无情剑在大魔头

这天晚上，天色阴沉，月光暗淡，展、铁二人躲在树上，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仍未见有风吹草动，正自提心吊胆，展怕承眼利，忽地发现远处现出一个黑点。

展伯承悄声说道：“ 来了，来了！赶快准备。 ” 铁凝大为紧张，掌心里握了一把梅花针，只待那人来到门前，就发梅花针射他双目。即使不能将他射瞎，但给他一个下马威，也是好的。

那黑点越来越大，转眼之间，已清清楚楚的现出身形，展伯承心道 :“ 这人轻功竟也这么了得，看来还在凝妹之上。倘若不幸战败，只怕要想逃脱也难。 ” 展伯承倒并非胆怯，而是关心铁凝之故。他是希望在迫不得已时，铁凝能够仗着超卓的轻功，独自逃生的。

心念未已，那黑影又近了许多，铁凝忽地悄声说道：“ 咦，不对，是个女人！ ”

这棵大槐树虽然树叶稀疏，但因夜色朦胧，展、铁二人又并非身躯粗壮的大人，躲在树干背后，也是很不容易发觉。那黑衣女子匆匆而来，似乎急于会见屋子里的主人，到了门前，片刻也不停留，就越过墙头，跳进去了。

来人既然不是独孤莹说的那个 “ 大魔头 ”，铁凝那一把梅花针当然也就没有发出。展伯承见这女子跳过墙头的时候，中途要用手掌一按墙壁，才能腾身翻过，已知她轻功虽然不弱，但气力却不是怎么充足，所以跳不了那么高，非得用手帮助一下不行。心里想道：“ 这女子即使是吕家的敌人，料想独孤莹也还可以应付。 ”

铁凝在展怕承耳边小声说道：“ 奇怪，这女子的轻功身法和师父教给我的竟是一模一样！我在怀疑，莫非是我那个未曾见过面的师姐来了？ ”

铁凝的师父辛芷姑本来有三个弟子，二徒弟史朝英已死，铁凝是她最宠爱的关门弟子，还有一个大徒弟龙成香，早已嫁给冀东大豪穆安之子穆康为妻，年龄比铁凝长一倍有多。这个大师姐铁凝是从未见过的，她怕认错了人，故而不敢冒昧出声。

展承伯道：“ 估计现在已过子时，那魔头不知什么时候才来，不如你进去看看是不是你的师姐？ ”

铁凝道：“ 不好，吕鸿春发觉我们未走，又要赶我们了。 ” 展伯承道：“ 你师姐一定见识多些，认了师姐，咱们也可以合计合计。 ” 铁凝也很想会一会这一位未曾见过面的师姐，可是又怕吕鸿春赶她，心中踌躇未决。

就在此时，忽听得一声长啸，啸声未歇，一个蒙面人已到了树下，来势之速，更胜于刚才那个女子。

铁凝恐防打错了人，正想看清楚对方是男是女，那人已到了树下，蓦地抬头喝道：“ 什么人躲在树上，快给我滚下来！ ”

铁凝一听是男子的口音，一把梅花针便撒了下去。陡然间只见金光闪烁，也未见那人扬掌，这一把梅花针已是反射上来。幸喜展、铁二人的轻功都很了得，梅花针一撒，他们也立即腾身而起，从树顶上跳下去，数十口金针都插在树上。

那蒙面人哈哈笑道：“ 我只道吕鸿春请来了什么样有本领的人物，却原来是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儿。 ”

话犹未了，展伯承已在半空中一个翻身，使出 “ 鹏搏九霄 ” 的身法一剑

刺下。那人“咦”了一声，道：“小小的年纪，居然会使五禽身法，也算难得了。展元修是你何人？”

蒙面人口中说话，劈空掌同时发出。展伯承急降之势给他掌力一阻，这一剑便失了准头。那人抢先一步，占了展伯承将要降落的位置，想趁展伯承脚未着地，便用擒拿手法抓他脚踝。他所在的位置算得非常之准，恰恰是在展伯承的背后，此时展伯承离地不过丈许，在半空中已是难以再次翻身，改变方向。

好在铁凝轻功了得，后发先至。那蒙面人正以守株待兔之势要抓展伯承；另一边铁凝已以“黄雀捕蝉”的身法在半空中抖起一朵剑花，向他刺下。

这蒙面人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听背后金刃劈风之声，已知铁凝是要刺他脊梁的“天柱穴”，这是人身十二死穴之一，这蒙面人虽然练有闭穴的功夫，也不敢让她刺中。百忙中只好身形略闪，挥袖拍出，铁凝一剑刺着他的衣袖，只听得“嗤”的一声，那人的衣袖不过穿了一个小孔，铁凝的剑尖却似刺中一种十分坚韧的东西，剑锋也给反弹回来，要不是收势得快，险险就要斫伤自己的额角。

双方都是只争瞬息之机，蒙面人那么一闪，展伯承脚尖已是着地，挥剑横斩那人肋胁。那蒙面人喝声：“好剑法！”陡然间已是步换身形，中指一弹，“铮”的一声，恰恰弹中展伯承的剑脊，同时又挥袖拂开了铁凝的一剑。

展伯承虎口隐隐发热，吃了一惊，心道：“这蒙面人的功力看来不在华老前辈之下。”他可并不怯惧，立即又再挥剑猛攻。

那人见展伯承的长剑并未给他弹得脱手，也是似乎颇感意外。笑道：“你们这两个小娃娃倒是有点来历，我本来是非成名的人物不斗的，今天就破一破例，让你们试试几招吧。”

这蒙面汉子口气极大，武功也的确超卓不凡，他只凭着一双肉掌，掌劈指戳，对付展、铁二人的两把利剑，也不过是十来招，便迫得展伯承与铁凝只有招架之功。但展伯承剑法的狠辣与铁凝剑法的奇诡，都是武林罕见的上乘剑法，那蒙面人也不敢小觑。

蒙面人使出大力金刚掌的劲道，一掌迫退了展伯承，却向铁凝笑道：“你这女娃子是谁人门下？快说出来，以免自误！”铁凝道：“你管我是谁人门下，你想要杀害我的吕叔叔，我就要与你拼过。”

蒙面人哈哈一笑，说道：“你不说我也猜得着你的来历。你的剑法有几招是段家的飞龙剑法，段珪璋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另外就只有一个铁摩勒懂得飞龙剑法，你一定是铁摩勒的女儿！”但他也只是看出了铁凝的飞龙剑法，却看不出她本门师父辛芷姑所授的剑法。

铁凝道：“是又怎样？你怕了我的爹爹你就快快滚开！”

那蒙面人大笑道：“我正是要把你的爹爹引来，挫挫他的威风。好吧，你既是铁摩勒的女儿，我可以收你作我的弟子。你拜师之后，你就可以知道我的武功胜于你的爹爹了。”

铁凝骂道：“放屁。莫说你的武功决计胜不过我的爹爹，就是胜得过又怎么样？武林高手都死绝了，我也不能拜你这样的邪派魔头为师。”

那蒙面人又大笑道：“你爹爹是强盗头子，和我其实也差不多。有人说他是大侠，也有人说他是魔头。正邪之际，本就难明。”

铁凝道：“那要看说他是魔头的是什么人？像你这样的坏人，当然要骂我的爹爹了。”

那蒙面人面色一沉，道：“小小年纪，倒是伶牙利齿！你这样倔强，不怕死么？”

铁凝道：“怕死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恭候大驾了。看剑！”展伯承一退即上，两人都是拼了性命与强敌恶战。

那蒙面人老羞成怒，冷笑说道：“好，你不肯做我的徒弟，我偏要你做我的徒弟。”他双掌分敌二人，对付展伯承用的是金刚掌力；对付铁凝则是一套极为古怪的擒拿手法。也幸而他只是意欲活捉铁凝，铁凝仗着轻灵的身法，居然又闪过了他的十来招。

但那蒙面人武功委实太高，时间稍长，展、铁二人更是难以抵挡。正当铁凝岌岌可危的时候，吕家的大门打开，走出了两个中年妇人。一个是独孤莹，另一个则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子。

独孤莹叫道：“你们两人退下，我来会他！”

铁凝当然不肯退下，那蒙面汉子也不容她脱身，不过，却暂时不施杀手，只是以凌厉的掌势把展、铁二人的身形罩住。

蒙面人胜券在握，意态悠闲他说道：“吕夫人，你要代丈夫来会我么？我早已有言在先，现在也不用多说了，你把那批宝藏交出，我就给你解药，换你丈夫一命。”

独孤莹道：“宝藏没有，要命倒有两条！但你只能杀我夫妇二人，却不能欺负这两个孩子。”

蒙面人狞笑道：“这是两件事情，不必牵在一起。你放心，我不会杀这女娃儿的，我还要收她做徒弟呢。只要你交不出宝藏，我可就要先取你的性命了。”

独孤莹豁了性命，拔剑就刺过去。蒙面人哈哈一笑，横掌如刀，一掌便劈过来。独孤莹一剑刺空，只觉头皮一片沁凉，那人的手掌几乎是贴着她的头皮平削过去，赛于利刃，竟把她的头发削去了一大半，青丝如乱草，随着掌风飞散，登时把一个长发覆额的独孤莹变作了个尼姑。这还是那蒙面人意在宝藏，故而先给独孤莹一个厉害瞧瞧，而不是想马上取她性命的。

三人之中，展伯承武功最高，见势不妙，连忙从侧面猛攻，以解独孤莹之危。却不料这么一来，铁凝失了联手的相互照顾，又给了蒙面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那蒙面人倏地一个“移形换位”，又到了铁凝面前，再施擒拿手法，抓她的琵琶骨。

与独孤莹一同出来的那个女子忽地叫道：“休得伤我师妹！”声到人到，抖起了三朵剑花，闪电般的连袭那蒙面人上中下三路。

蒙面人虽然不懂，可是也不能不分出精神，先解她这招凌厉的剑法，只听得“铮、铮、铮”三声连珠声响，黑衣女子连退三步，但铁凝之危亦已解了。

那黑衣女子松了口气，说道：“你是铁凝师妹吧？我是龙成香。我是你的师姐！”原来龙成香是看出了铁凝的本门剑法，这才冒险来救她的。

龙成香年纪比铁凝大一倍有多，使的虽然是同一剑法，威力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独孤莹本领稍弱，但亦非庸手，她之所以被蒙面人一招削去头发，固然是由于对方武功委实太强，另一方面也由于她心绪不宁，因此应付不了对方那突如其来的古怪手法。

如今她与龙、展、铁共是四人联手，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当然那蒙面人的武功还是远远胜于他们的任何一人，但他们四人联手，四方照应，蒙面人

要想伤其中的一个，可也不那么容易了。

独孤莹起初很为铁凝担心，恐怕她不自量力，遭了对方毒手。待到联手斗了一会，独孤莹发觉展、铁二人年纪虽小，本领却似乎比她还要高强，这才放下了心，暗暗叫声“惭愧”。

独孤莹放下了心，精神陡振，四人配合得宜，有攻有守，差不多与那蒙面人打成了平手。

那蒙面人以一双肉掌对付四柄长剑，稍占一点上风。但他必须用劈空掌力震歪剑点，所耗的气力却要比这四人为多，虽然他内力深厚，但久战下去，势必占不到便宜。

独孤莹看到了这一点，希望更增，心里想道：“说不定今晚就可以杀退强敌，度过难关。只要这魔头不敢再来，我的丈夫就有活命的机会。我可以向金剑青囊杜百英求医，不见得就非要这魔头的解药不可。”

独孤莹正自逐渐增加希望，却不料她的丈夫吕鸿春忽然在这个时候出来。

吕鸿春受腐骨掌所伤，倘无解药，十天之后，肌肉筋骨便要逐渐腐烂而亡。但这种毒伤虽然厉害，却是慢性毒伤。吕鸿春中毒不过三天，还保有两三成功力。

吕鸿春也是像她妻子一样，因为不知展、铁二人的实力，恐怕敌手太强，连累了两个无辜的孩子，故而出来助阵。他一副义侠心肠，本来就准备今晚与敌人拼一个死的。

独孤莹夫妻情重，分外关心。本来打得好好的，见丈夫抱病出来，大惊之下，不由得就乱了章法，连忙叫道：“鸿哥，我们对付得了，你快快回去。”

吕鸿春既已出来，哪里还肯回去。何况这时还是那蒙面人占着上风，独孤莹他们尚未扳成平手。吕鸿春刚刚出来，看不出胜负的转机所在，只道妻子是空言安慰，骗他回去。

吕鸿春沉声说道：“莹妹，咱们不是说好了吗？生则同生，死则同死！但好坏也得与敌人一拼！”说罢立即张弓搭箭，“嗖”的一前，向那蒙面人射去。

吕鸿春号称“神箭手”，别样本领不怎么样高强，箭法却是十分了得。这一箭对准了那蒙面人的咽喉射去，当真是又狠又准。

那蒙面人本来可以用劈空掌力将箭打落，但他在四柄长剑围攻之下，倘若腾出掌来，应付暗器，定然要受利剑之伤。这情形正等于一个天平，蒙面人所在的一边稍重一些，但只要在另一边加上一颗小小的石子，就能胜过他。

说时迟，那时快，那枝利箭已是射到他的喉头，蒙面人急中生智，忽地一张口将箭尖咬住。

蒙面人把短箭吐出，冷笑说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你敢情是活得不耐烦啦！”这枝短箭从他口中吐出，胜于腕力所发，恰好与吕鸿春射来的第二枝箭碰个正着“嚓”的一声，两枝箭都倒飞出去。

吕鸿春本来是要发三枝连珠箭的，发了两枝，气力不加，第三枝箭尚未拉满弓弦，已给飞回来的这两枝箭射中，登时抛了铁弓，“卜通”跌倒。幸而这两枝箭在中途曾互相碰击，吕鸿春所发的后一技箭力道全已消失，只靠蒙面人所吹的前一枝箭将它“顶”了回去，射到了吕鸿春身上，已成强弩之末，伤得不重。

独孤莹夫妻情重，分外关心，一见丈夫出来，已是心惊，此时又听得吕

春鸿跌倒的声音，剑法更乱。

这蒙面人何等厉害，见机即乘，有隙即钻，一声喝道：“撒手！”独孤莹只觉虎口一麻，已给蒙面人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将她的长剑夺了过去。

蒙面人打开了一个缺口，纵声大笑，手握剑柄一抖，那柄青钢剑断为两截，蒙面人震臂一抛，加上了一记劈空掌，两截宝剑变作了他的信手拈来的暗器，分别向展伯承与龙成香射去。

展怕承横剑一磕，吃不消那人的一掷之力，半截断剑虽然磕落，自身却也不由自己的接连退出了六七步，才勉强稳得住身形。龙成香内力不及展怕承，不敢硬碰，只好施展轻功跃避，饶是她跳跃得快，也给断剑的刀尖触着，在她手臂上刺穿少许，衣袖上登时便似缀上了几朵桃花。

蒙面人迫退了独孤莹与展怕承，又伤了龙成香，大笑声中，身形一掠，已如饥鹰逐兔般的扑到了铁凝身前，哈哈笑道：“女娃儿往哪里跑，乖乖的跟我做徒弟吧！”

笑声未已，忽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峻峭之极他说道：“什么东西，胆敢欺负我的徒弟？”人还未见，声音却是如在他的耳边斥责一般。这是上乘的“传音入密”的内功。

蒙面人心头一凛：“怪不得吕鸿春敢于抗不遵命，原来他还埋伏有这样一位高手。天下有本领的女人寥寥可数，难道是妙慧神尼来了。”

蒙面人极为自负，他倒也不是害怕妙慧神尼，但既有高手出头，他抓向铁凝的一招就暂时收手，以免欺负弱小之讥。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黄衣妇人已经来到，打扮得十分古怪，似是道姑又梳有高髻，背插拂尘，腰悬长剑。看来不过 40 多岁模样。妙慧神尼是武林中最老的一辈，至少也应在七十开外，服饰不同，年纪不对，那么这妇人当然不是妙慧神尼了。

铁凝跑到那女人前面，一副撒娇的神气说道：“师父，这厮伤了龙姐姐，又要迫我作他徒弟。你老人家一定要给我们出这口气！”

江湖上具有第一流武功的女人寥寥可数，这蒙面人猛地想起一人，心头一凛，失声说道：“你可是无情剑辛芷姑么？”

这蒙面人本来并不知道辛芷姑与铁凝的师徒关系，但空空儿是辛芷姑的丈夫，他却是知道的。他之所以心头一凛，倒不是害怕辛芷姑，而是害怕空空儿再加上辛芷姑。

蒙面人心里想道：“空空儿与辛芷姑是中原武林之中出了名的难惹的人物，他们成为夫妇之后，更加如虎添翼，谁也不敢去碰他们。想不到铁摩勒的女儿，竟是他们的徒弟？糟糕，这一回，我和他们夫妇的冤仇可是结定的了！”

心念未已，果然便见辛芷姑亮剑出鞘，冷冷说道：“哦，原来阁下要抢我的徒弟么？嘿，嘿，那也无妨。我虽然号称无情剑，但只要阁下胜得过我这口剑，我也可以情商。”

蒙面人见辛芷姑单身一人，胆气复壮，心想：“只要空空儿不是与她同来，单打独斗，我又何须惧她？”蒙面人知道辛芷姑的行事是睚眦必报，这场恶斗要避也避不开的了，便道：“我并不知道这小姑娘是你的徒弟，你既然把她当作宝贝，君子不夺人之所好，我又何必与你争她？”

铁凝冷笑道：“你是什么君子？你分明是怕了我的师父。师父，他刚才凶得很呢，你可不能因他讲了好话，就饶他。”

蒙面人打了一个哈哈，说道：“辛芷姑，我虽然不想和你争夺徒弟，但难得今日在此碰上，我倒也想领教领教你的剑法。”他主动向辛芷姑挑战，等于是间接答复了铁凝的讥嘲。

辛芷姑道：“成香，你伤得如何？”龙成香道：“没什么，只是一点轻伤，师父放心。”

辛芷姑道：“好，凝儿，你给师姐裹伤，退后一些。”吩咐了徒弟之后，这才转过身来，盯着那蒙面人道：“算你运道不错，我的徒弟只是受了轻伤，我平生是一报还一报的，你怎么样伤了我的徒弟，我就怎么样伤你。所以你今晚可以不必担扰丧命了。”

蒙面人这才知道辛芷姑中途查问徒弟伤势的用意，不由得勃然大怒，喝道：“辛芷姑，你太过目中无人了。好吧，咱们就认真一斗，你有本领，你杀了我，我伤了你，你也别怨！”

辛芷姑冷冷说道：“说完没有？看剑！”剑光一闪，倏的便直指蒙面人的心窝！

同样的剑法在辛芷姑手中使出，比之龙成香、铁凝又不知厉害了多少，蒙面人“噫”了一声，脚未离地，身子已似游鱼般的滑出一丈开外，辛芷姑那么迅捷的剑法居然给他避开，可是也不过只差半寸未曾追上而已，剑锋上的寒意那人却已感觉到了。

辛芷姑一剑刺空，第二剑第三剑连环而至，当真是前招未收，后招续发，宛如剥茧抽丝，绵绵不绝，中间连个稍微换招的间歇都没有！蒙面人喝道：“无情剑果然名不虚传！但却也未伤得了我。来而无往非礼也，接掌！”

就在他说这几句话的时间，辛芷姑已是连攻七剑，最后一剑“嗤”的一声刺穿了他的衣襟，但依然是未伤及他的毫发。

蒙面人说到一个“掌”字，身形骤起，双掌俨如张弓搭箭，左掌以泰山压顶之势径劈下来，右掌则骈指如戟，又如利箭一般射出，直指辛芷姑的面门，指尖所指之处，竟是对准她的双目！

辛芷姑一生闯荡江湖，会的高手不知多少，却也未曾见过似他这样凶狠而又怪异的掌法。而且还不仅是招数的凶狠而已，他双掌所发的掌力，竟也是一刚一柔，截然不同！辛芷姑只识得他左掌发的是金刚掌力，至于右掌所发的略带腥风的阴柔掌力，她却不知道这是腐骨掌了。

辛芷姑恐防他是毒掌，不敢给他沾上。此时辛芷姑剑已刺出，回剑防守已来不及了。好个辛芷姑，在这危机瞬息之间，显出了超妙卓绝的轻功，身形一沉一纵，使出了“燕子钻云”的身法，便似长了翅膀一般，在半空中一个倒翻，斜掠出三丈开外！

蒙面人喝道：“往哪里走？”辛芷姑冷笑道：“且看是谁要逃？”衣袂风飘，手中又多了一柄拂尘，一尘一剑，凌空击卜。拂尘罩着他的顶门，剑锋自上而下，刺他双目。辛芷姑恨他刚才双指挖目，几近欺负的毒招，故此有意用剑代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辛芷姑的“尘剑双绝”功夫，也是武林独步的奇招，蒙面人一个“阴阳双撞掌”劈出，意欲以掌力荡开对方兵刃，哪知辛芷姑来得太快，剑锋受震，倏地反弹，便刺到了蒙面人腋下的“期门穴”。

蒙面人大吃一惊，身形陡然一缩，算是他闪避得宜，堪堪的避开了辛芷姑的这一招杀手。

双方各避一招，算来仍是各不输亏。辛芷姑双手同使两般兵器，也是一

刚一柔，这才与那蒙面人的双掌打成了旗鼓相当的局面。虽是旗鼓相当，辛芷姑己是不由得暗暗叫声“惭愧！”

辛芷姑越打越是惊疑，这还不仅仅是为了那蒙面人武功太高之故，而是辛芷姑根本就摸不透他的来历。

要知空空儿乃是武林中见闻最广博的一个，辛芷姑会过的高手也不少，他们二人成婚之后，彼此交换见闻，纵然还不能说是对武林中的任何门派任何高手都了如指掌，但碰到第一流的高手，至少也可以摸到他一点底子，如今辛芷姑与这蒙面人动手已过百招，非但不知他是谁，而且连他的家数也未曾看出，只觉他的武功怪异，兼有正邪两派之长，却又与各大门派的家数全不相同。这是辛芷姑从未碰过的怪人怪事，怎不令她暗暗惊疑。

辛芷姑心里想道：“这人武功如此之高，却为什么还要蒙着脸孔，不敢见人？他在害怕什么呢？”

江湖上的“蒙面贼”，一般都只是二三流的角色，真正有本领有身份的高手，不论是正是邪，行事都是明来明去，决不会遮遮掩掩，藏头蒙面的。

辛芷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凝神应敌，不知不觉过了半个时辰，斗到了三百招开外。

在这半个时辰之中，双方兔起鹘落，互争先手，当真是招招透着凶险，处处隐伏杀机！两人虽然一直是旗鼓相当，但辛芷姑却无形中占了两个便宜，一个是那蒙面人先与龙成香等四人斗了一场，真力已是颇有耗损；再者他毕竟是凭一双肉掌应付辛芷姑的两般兵器，这一晚又是月色朦胧，虽然不至于看不见东西，但单靠目力，却是不能解拆辛芷姑那闪电般的剑法，而必须加上听风辨器的本领才行。这也就是说那蒙面人必须心。眼、耳、步、手都得用上，处处留神，所用的精神当然是比辛芷姑耗得多了。有这两个原因，所以时间越长对辛芷姑越是有利。

但虽然如此，辛芷姑斗到三百招开外，兀自占不到丝毫便宜，也不由得暗暗心慌。辛芷姑是个极为好胜的人，她已经夸下海口，定然要为徒弟报一剑之仇，照样伤那蒙面人的，倘若不能兑现，如何落得了台？

辛芷菇一急之下，使出险招，拂尘一引，横剑平削出去，蒙面人只道她使的是达摩剑法中的“横江飞渡”，立即先发制人，反手拿她手腕。哪知辛芷姑的剑法似是实非，方到中途，剑势忽变，正正向对方所避的方位削去，蒙面人大吃一惊，幸他武功精湛，变招迅速，脚跟一旋，左掌骈了中食二指，反点辛芷姑肩后的“凤眼穴”，辛芷姑剑势疾转，以攻对攻，双方短兵相接，形势险恶之极！

且说旁观的独孤莹、龙成香、铁凝诸人，凝神观看这场恶战，心中的惶恐焦虑，只有比局中人更甚。辛芷姑已经略占上风，只不过担心伤不着对方，失了自己的面子而已。他们却担心辛芷姑万一战败，只怕吕鸿春夫妇就难以活命了。

铁凝甚是精灵，她一面观战一面苦苦思索怎样可以助师父一把。她当然知道自己的本领与对方相差太远，倘要使用武功的话。那是帮不了师父什么忙的，师父的脾气，也决不容她帮忙。是以只能智取，不能力敌。

场中斗得最紧张的时候，铁凝忽地想到一个吓唬对方的办法，悄悄的拾起地上的几片槐叶。吹一口气，树叶飞扬，发出了轻微的沙沙声响。

蒙面人听风辨器的本领极是高明，这轻微的沙沙声响声在他的耳中，却给他当作了夜行人的声息。

铁凝悄悄地吹出树叶，随时发出惊喜交集的声调叫道：“ 师公，你来了么？我们在这里，你出来吧！ ”

这正是铁凝聪明之处，她不用抛石之法，而用口吹树叶，目的就是要那蒙面人相信来的是空空儿。要知空空儿的轻功天下第一，他若到来，是不应发出常人可以听得见的声响的。

空空儿夫妇一向形影不离，这蒙面人是早就听人说过的了。今晚辛芷姑单独到来，他已疑心空空儿只怕随后就要跟着到的，所以一直都是有点惴惴不安。

正因为他早有疑心，故此一听得那极轻微的沙沙声响，果然便以为是空空儿偷偷来了。

此时双方正在短兵相接，形势最凶险的时候，蒙面人一听得铁凝叫出“ 师公 ”二字证实了他的怀疑，这一惊自是非同小可！

高手比斗，所争不过瞬息之机。蒙面人陡然一惊，辛芷姑已是闪电般的乘虚而入，只听得“ 嗤 ”的一声，饶是那蒙面人躲闪得快，那块蒙面巾也给辛芷姑的剑尖挑开，左颊也给剑锋划过，破了一道三寸多长的伤痕。蒙面人大吼一声，转身便逃。

月色虽然暗淡，但当那蒙面巾给挑开之际，辛芷姑亦已见着了他的庐山真面，虽不容她仔细看清面貌，但这人高额鹰鼻，只一看就知他决计不是汉人了。

辛芷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正因为这人是个胡人，所以他在与汉人交手之时，不愿意让对方看见他的面目。

那一刹那，铁凝也看见了这人的面目，不禁“ 咦 ”了一声。

展伯承道：“ 这蒙面汉子不就是咱们日间所见的那四个胡人之一吗？ ”

铁凝道：“ 是呀，你也认出来了？这四个人贼眉贼眼，我早已感觉他们不是好人了，当时你还替他们辩护呢。 ”

展伯承笑道：“ 我又没有先知之明，当时他们是向南走的，我怎知道他们之中有了个又会回来，而且就是要来伤害吕叔叔的大魔头？ ”铁凝道：“ 另外三个胡人不知哪里去了？幸亏他们今晚来的只是一人。 ”

辛芷姑插剑归鞘，想起刚才搏斗的凶险情形，犹有余悸，心想：“ 要不是铁凝这鬼丫头故弄玄虚，吓他一下，只怕鹿死谁手，还真难料！另外那三个胡人本领不知如何？倘若都是和这个人一样，他们再来，我可就难以抵敌了。 ”

独孤莹夫妇上前道谢，铁凝也向师父贺喜。辛芷姑瞪眼道：“ 贺喜什么？我本来要在他的手臂上照着你师姐的伤痕划他一剑的，如今却只能在他脸上留下一道疤了。这还是我出道三十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失手呢！ ”

铁凝笑道：“ 不管伤他哪里，这魔头总是折在你老人家手下了。师父，你还何必生气？ ”

辛芷姑“ 哼 ”了一声道：“ 你知道我生的是什么气？我是生你的气，你这丫头刚才弄鬼作怪，你当我不知道么？这次念你是出于爱师之诚，不责罚你，下次不许！ ”

辛芷姑和她丈夫空空儿是同样的脾气，不论胜败，都要只凭自己的本领的，故此心里虽然也有几分赞赏铁凝的“ 鬼聪明 ”，口头上却不能不责备她几句。铁凝知道师父的脾气，装作委委屈屈的样子，答了一个“ 是 ”字。

众人回到吕家的客厅坐定，此时已是天光大白了。辛芷姑朝吕鸿春的脸

上一看，说道：“ 吕庄主，你是受了伤么？ ” 吕鸿春道：“ 不错，正是三天之前给那魔头的毒掌打伤的。据说他这毒掌名为腐骨掌，只有他的独门解药才能救治。 ”

辛芷姑道：“ 什么腐骨掌？我不信就有那么厉害，非他的解药不可！ ”

独孤莹大喜道：“ 辛女侠，你这么说，你一定是另有解药了。请你救鸿春一命。 ”

辛芷姑道：“ 我是不懂治病救人的，但我相信少林寺方丈秘制的小还丹能解此毒。 ”

少林寺所在的嵩山离此千里之地，吕鸿春夫妇大失所望，心里想道：“ 我若是能到嵩山求医，就不如上伏牛山求金剑青囊杜百英了。 ”

辛芷姑笑道：“ 你是嫌远水救不了近火么？不用担扰，少林寺的方丈，我虽然不能马上请来，但他的小还丹，我的身上却有。 ”

吕鸿春夫妇又惊又喜，说道：“ 杯渡禅师竟肯把他秘制的小还丹送给你们么？当今之世，也只怕只有贤伉俪才够这个面子了。 ” 原来少林寺的方丈杯渡禅师平生崖岸自高，向来是不与江湖人物来往的。

辛芷姑笑道：“ 哪里是他心甘情愿送的？是空空儿和杯渡禅师赌赛，要盗他的小还丹，杯渡禅师限他三日为期，空空儿第二天晚上，就偷到手了。不过，经此一来，这老方丈倒是和空空儿交了朋友。 ”

独孤莹仍是担忧，说道：“ 只不知小还丹能不能解腐骨掌之毒？ ”

辛芷姑道：“ 杯渡禅师曾夸口他的小还丹能解百毒，又能固本培原。要是不见效的话，我就去少林寺摘他招牌。 ”

吕鸿春服了小还丹之后，便回卧室静坐运功，帮助药力运行；独孤莹向众人告了个 “ 罪 ”，陪丈夫进去，一旁照料。

铁凝这才得有机会与师父师姐叙话。铁凝问道：“ 师父、师姐，你们怎会来的？难道是早已知道有今晚之事么？ ” 据铁凝所知，她的师父与吕鸿春不过是泛泛之交，所以有点奇怪。

辛芷姑道：“ 你师姐来这里寻她妹妹，我是放心不下，所以也跟着来了，嗯，对了。展贤侄，听说你在褚遂家中住了大半年，或许这件事情你也知道一二。成香，你先把你妹妹的事情告诉他们吧。 ”

原来龙成香的妹妹龙成芳就是展伯承从前在刘家曾见过的那个女子。

龙成香的丈夫穆康与刘芒乃是表兄弟，两家比邻而居，龙成芳、刘芒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不过未曾订亲而已。后来刘芒跟了父亲闯荡江湖，投身绿林，两家音信隔绝。

龙成香叹了口气，说道：“ 我的妹妹与刘芒隔别多年，对他仍是念念不忘，我本来要将她另许人家的，她总是不允，我也没有办法。不知怎的，今年春间，给她打听到刘家是在盘龙谷隐居，她就瞒着我私自去找刘芒了。不久，南夏雷有事前往扬州，经过我家，我曾托他顺道到盘龙谷一行，打听我妹妹的消息。如今已经三个多月过去了，我的妹妹尚未回家，南夏雷也没有派人送来消息。 ”

说至此处，龙成香显得有点尴尬的神气向展伯承问道：“ 我曾听得一些风言风语，说是刘芒在盘龙谷中与褚遂的孙女儿过从甚密，两人早已是私订鸳盟了。不知此事是真是假？ ” 正是：

自来情海多风浪，姐妹关心怎不惊。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岂惜芳馨遗远者　只伤夜气奈重楼

展伯承更是尴尬，含糊说道：“他们的事情我也不大清楚。但就我在褚家所见，‘过从甚密，这四个字，却是说不上的。”

铁凝“噗嗤”一笑，说道：“展大哥，你又何必为他们隐瞒？你外公那张藏宝图，不就是褚葆龄偷偷拿去献给刘芒的吧？嘿，嘿，只要心心相印，又何须过从甚密？”

辛芷姑笑道：“小小年纪，你又懂得什么叫做心心相印了？”

龙成香叹口气道：“刘振父子到褚家夺宝之事，我也已经知道了。不管刘芒是否移情别恋，总之我的妹妹是给他害苦了。就我来说，我倒是愿意刘芒早日另订鸳盟，好让我的妹妹死了这条心的。”原来龙成香最希望的是妹妹能够嫁给南夏雷。

龙成香继续说道：“我一直得不到妹妹的消息，很是放心不下。后来夏侯英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信，我才知道刘振父子在吕大侠家中养伤。夏侯英说是恐防有人与刘振为难，因为我们和刘家是亲戚，所以通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去探望他，并助他一臂之力。我也希望能够从刘芒这儿，查得到我妹妹的下落，因此我就匆匆来了。”

夏侯英是刘振的结义兄弟，展伯承听说龙成香接到了夏侯英的书信，已知独孤宇也已到了夏侯英那儿了。

辛芷姑道：“我和你的师公是五天前从幽州经过，碰见夏侯英的一个手下。我本不认识刘振，但我放心不下成香，因此也就来了。本来我是要你师公和我一同来的，但他却说要到魏博去找另外一个人，我和他就只好分道扬镳了。他以为不管是什么人与刘振为难，我总可以应付得了。哪知昨晚来的那个胡人，却是这么厉害！”

展伯承道：“我在离开盘龙谷的前一天，曾在刘家碰见令妹，后来南夏雷叔叔又恰好赶到，不过其时刘家父子早已离家了。令妹听说刘芒受了伤，立即便去追他，看来是没有追上，要不然她不会不来此地探病的。”

龙成香道：“南夏雷又去了哪儿？”

展伯承道：“听说南叔叔是去扬州助一位绿林朋友劫夺官银。”

龙成香又叹口气道：“这么说来，我又得再费许多心力去寻找我的妹妹了。嗯，铁师妹，你又是怎样来到这儿的，现在该轮到你说了。”

铁凝若有所思的神气，忽地向辛芷姑问道：“师公到魏博找的是谁？”

辛芷姑道：“你师公临走匆匆，他忘了告诉我，我也没有问他。”

铁凝觉得有点奇怪，心里想道：“师父一向对师公管得很严，师公要找的什么人，她怎会不问他的？问一个人的名字，只需开口便是，当时即使他忙，开一开口，也并不费事呀。”

展伯承道：“空空前辈是到魏博去么？两个月前，我们曾从那里经过。我们走的时候，铁挣还留在那儿，不过，现在也恐怕已经离开了。”

辛芷姑道：“对啦，听说你们在魏博遇上田承嗣的牙兵，是么？铁铮又为什么留在那儿？”

铁凝心念一动，说道：“我们不但在魏博碰上官军，还碰上一位身具绝世武功的高人呢。”

辛芷姑微笑道：“这个人是谁？居然能够令铁摩勒的女儿也佩服他？”颇似有点不以为然的神气。说罢，心中也忽地一动，想道：“难道当真就是

那人？”

铁凝道：“ 那人还说是认识你的呢。 ”当下将遇见华宗岱的经过，以及在魏博的这一段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辛芷姑。

辛芷姑又惊又喜，心想：“ 怪道空空儿要往魏博，原来果然是他。 ”

铁凝道：“ 哥哥那晚在田承嗣的节度府中了毒箭，就是亏得华宗岱救了他的。我们走的时候，哥哥因为余毒未曾拔清，故此留在山中养伤，由华家父女照料他。师父，我还忘了告诉你呢，那位华姐姐待我哥哥十分之好。 ”

辛芷姑微笑道：“ 是么，那位华姑娘好不好看？ ”

铁凝道：“ 长得花朵似的，我瞧她九成对我哥哥有意思。 ”

辛芷姑笑道：“ 你这鬼丫头倒是人小鬼大，专门注意这些事情，‘ 十分之好 ’，‘ 九成有意 ’，倘若真是如此，那倒真是十分之好了。 ”

铁凝又道：“ 这位华老前辈可有点怪，他说认识你，又说想会见师公。但我们和他分手的时候，他又叮嘱我不要在师公面前提起他的名字。不知什么缘故？ ”

辛芷姑道：“ 怎知他是什么缘故。不过这人的脾气是有点怪的，或许他与你师公有甚过节，未曾化解吧？ ”

其实辛芷姑是知道缘由的，不过不方便和小辈说而已。原来华宗岱是她少年时候的朋友，对她十分倾慕，而且曾经向她求过婚的，但因辛芷姑心上只有空空儿，没有答允他的求婚，后来两人就没有见面了。

辛芷姑早年性情乖僻，除了空空儿之外，算得上是她的朋友的，就只有华宗岱一人了，所以她虽然没有答允华宗岱的求婚，但失掉了这样一位朋友，也不无感到有点惋惜。过了几年，辛芷姑听说华宗岱结了婚，这才放下一重心事，对从前这段事情，也就渐渐淡忘了。

空空儿起初并不知道他们这段事情，不过他与华宗岱则是彼此闻名的。华宗岱与西域灵山派的灵鹫上人颇有交情，空空儿、辛芷姑则与灵鹫上人结有梁子（事缘《龙凤宝钗缘》）。不知怎的，武林中忽地无中生有，传出风声，说是灵鹫上人要请华宗岱出马，报他被空空儿所辱之仇。

空空儿早就想找华宗岱比一次武，听得风声，便独自找上门去，却不料华宗岱避而不见，叫空空儿扑了个空。后来空空儿继续找他几次，也都没有见着。过后不久，空空儿与辛芷姑也成婚了。

空空儿是天下第一神偷，所交的朋友品流复杂。在他结婚之后，江湖上一个多嘴的朋友无意中向他透露出华宗岱的几句说话，说是华宗岱并非不知道空空儿要找他比武，也并非怕空空儿才躲避他，而是因为他当时知道空空儿即将与辛芷姑成婚，为了不想令辛芷姑伤心，才不愿与空空儿比武的。这话可以解释为华宗岱仍然爱着辛芷姑，怕伤了空空儿以致令辛芷姑伤心。空空儿听了，当然极不高兴。对华宗岱过去曾向他妻子求过婚的这件事情还在其次，最忍受不了的，是空空儿平生眼高于顶，他认为华宗岱说这样的话是小视他的武功，非要找他的晦气不可。

空空儿也曾因此与妻子吵了一场，经过辛芷姑的解释，这才言归于好。不过也多少在心中留下一点疙瘩了。经过那场吵架之后，他们夫妻就绝对避免提起华宗岱的名字。

这次空空儿说要去魏博找一个人，而又没有说出这个人的名字，辛芷姑当时已有猜疑，现在听得铁凝一说，更证实了她的猜疑：空空儿是听到华宗岱曾在魏博出现的消息，才赶去魏博找他的。

辛芷姑心里想道："华宗岱这次重履中原，不知为的什么？听凝儿所说，显然他还没有忘记我，但愿他们两人不要碰上才好。否则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总是令我难堪。"又想道："原来华宗岱的女儿都是这么大了，但愿她与铁铮真的相好，两家徒弟成亲，这段过节说不定也就可以不解自解了。"

铁凝说道："我们临走之时，曾与华家父女相约，只待我哥哥伤好，就请他们送我哥哥回状牛山山寨的。那时我们还未知道山寨已被官军攻破。如今已差不多有两个月了，想来我的哥哥早已伤好，他们也应该早已离开魏博了。"说至此处，歇了一歇，接着笑道："不知师公是到魏博找谁？可惜时间不对，若是去早一些时候，师公就可以见着他们了。"

辛芷姑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想道："只要他们不碰上就好，以后可以慢慢设法化解。"

此时朝阳已出，是第二天的白天了。辛芷姑道："凝儿，你们打算上哪儿？"

铁凝道："我和展大哥想去金鸡岭找我爹爹。伏牛山山寨被官军攻破之后，爹爹和山寨里的人又回到金鸡岭辛寨主原来的老地方了。师父，你呢？和我们一同去金鸡岭好不好？我的爹爹、妈妈很是想念你们。"

辛芷姑道："我是想去会会你的爹娘的，不过，我要先到魏博一行，然后和你的师公一同去。"原来辛芷姑虽然料想华宗岱已经离开魏博，但总还是放心不下，恐防有甚意外，心中想道："万一他们碰上，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必须我去及时阻止。"为了这个缘故，因此，她要先往魏博，见着了空空儿她才能够安心。

铁凝道："师姐，你呢？你是富家少奶奶的身份，大约不方便到我们的山寨吧？"

龙成香面上一红，说道："我们和江湖豪客也是常有来往的，我倒不是避忌这个。不过，我还未曾我着我的妹妹，恐怕还不能去作你的客人。我是想往扬州一行，希望能够见着南夏雷，说不定可以打听我妹妹的消息。"

龙成香始终是想南夏雷做她妹夫，虽然在南夏雷那儿要想打听她妹妹的消息，这希望十分渺茫，但她还是想去见南夏雷一次。

辛芷姑道："不知那小还丹灵效如何？只要吕鸿春无事，咱们也就可以走了。凝儿，你去看一看。"

铁凝正要进去，忽听得脚步声响，吕鸿春夫妇已经走出来了。

独孤莹喜孜孜他说道："这小还丹真是灵效无比，鸿春的毒已经解了。"

吕鸿春上前向辛芷姑道谢。辛芷姑道："不必客气，小还丹是空空儿偷来的，我不过借花献佛而已。好，你既然无事，那我们可要走了。"

独孤莹道："先吃点东西吧，我们也要走呢。"

辛芷姑道："不必客气，我们在路上吃吧。"

独孤莹道："家里有现成的面，不用费什么工夫的。"

铁凝笑道："那我就不和莹姑姑客气了。对啦，你们昨晚的那个肉脯很好吃，用肉脯送面就行，无须再弄菜了。"铁凝与展伯承昨晚只吃了少量东西，闹了一晚，委实也感到有点肚饿。

吃面之时，铁凝问吕鸿春夫妇计划上哪儿，独孤莹道："我们想到幽州去投夏侯英，我哥哥在他那儿。"铁凝笑道："这么说，你们也终于要投身绿林了。"

吕鸿春苦笑道："有什么办法，这里是不能再住了。"他们夫妇是怕那

魔头再来寻仇，迫得举家远避，托庇于夏侯英，心里可还有点不大愿意。

独孤莹道：“夏侯英是我哥哥义兄，所以我们必须到他那儿。这次我哥哥助刘家夺宝之事，请你在你爹爹面前代他善言解释。夏侯英的心意也请你一并代为转达了。”独孤莹担忧铁摩勒可能对她哥哥有所误会，是以不厌其烦，将昨晚提过的话，对铁凝又再重说一遍。

铁凝道：“莹姑姑放心，我爹爹并非量窄的人，他也称赞过夏侯英是个绿林豪杰的。”

说话之间，忽然隐隐听得马蹄之声，正是向着他们这条村子而来。辛芷姑面色凝重，“咦”了一声，说道：“来的有四五骑之多，从蹄声听得出都是骏马，莫非是昨晚那个胡人又邀他的同伴来了？”

辛芷姑本来是个极其骄傲的人，但昨晚与那胡人一战，胜得甚为侥幸，过后也自是忐忑不安。铁凝在路上碰见的共是四个胡人。辛芷姑只怕其他三个胡人，倘若也是一般本领，会同而来，那就不是她所能应付的了。

那几匹马来得好快，初时蹄声还只是隐约可闻，待得辛芷姑刚刚说了几句话，蹄声已是到门前了。

辛芷姑虽然忐忑不安，却也不肯示弱，说道：“好，他们既然找上门来，咱们就出去迎接他们吧。”辛芷姑估计一下实力，双方人数都差不多。当然，倘若对方来的都是一流好手，他们这边自是必败无疑！但若来人的武功是参差不齐的话，谁胜谁负，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铁凝等人都跟着辛芷姑出去，到了门外，刚好碰上那几个人。辛芷姑抬头一看，不禁又“咦”了一声，只见一马当先的竟是个十分美貌的胡女。

辛芷姑正自觉得这胡女似曾相识，只听得展伯承已在叫道：“来的不是宇文姑姑么？”

那胡女“啊呀”一声，跳下马来，说道：“哦，你不是展家的小承子么？这么高了！这位是辛老前辈吧？别来多年了！”

原来这个胡女乃是师陀国的宇文虹霓。当年她因为误会楚平原是她杀父仇人，曾到中原追踪觅迹，有一次在伏牛山上中了桃花瘴之毒，幸亏展伯承与褚葆龄将她救回家中，在褚遂的故居，做过客人的，故此她和展伯承最熟。其他诸人，辛芷姑与铁凝也曾与她见过一面，吕鸿春夫妇则是初次相会。

辛芷姑大感惊奇，心道：“听说宇文虹霓早已做了师陀国的女王，今非昔比，怎的她会抛开宝座，重履中原？”

展怕承道：“你还认得铁凝么？凝妹的爹爹铁摩勒和段克邪是表兄弟。”段克邪和楚平原是手足之交，也是中原武林人物之中宇文虹霓比较熟悉的一位，故此展伯承说出段克邪的名字，提醒她的记忆。

宇文虹霓握着铁凝的手笑道：“都变了漂亮的大姑娘了，要不是你说，我还当真不敢相认呢。”

展伯承道：“宇文姑姑，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听说你已经做女王了，可是真的？”

宇文虹霓道：“哦，你们在中原也听到我的消息么？不过我这次却不是以女王的身份来的，你们别给我张扬出去。”

宇文虹霓行色匆匆的样子，跟着说道：“能够碰见你们，这真是巧极了。展兄弟，我正要向你打听，你可曾见过你的楚叔叔么？”

展伯承道：“你是说楚平原叔叔么？怎么，他不在师陀国了？我还想向你打听他呢。”

铁凝忍不住好奇，说道：“宇文……嗯，我不知该称你宇文姑姑还是称你楚婶婶？”她不方便宜言相问，却故意绕了个弯儿，探问宇文虹霓是否已经和楚平原成了夫妻。

宇文虹霓面上一红，说道：“随便你喜欢哪一个称呼。我，我这次是来找他回去的。”

她这么一说，等于是告诉大家，她和楚平原早已成婚，众人更加觉得奇怪了。铁凝心想：“难道她是和楚平原吵架了？”众人虽然都感奇怪，但与她的交情不深，也不好意思探听人家夫妻的私事。而且她一副行色匆匆的样子，看来也不想在此地多作逗留，跟随她的那四个武士都还未曾下马。

铁凝道：“楚叔叔的消息我们毫无所知，段叔叔则是我们最近见过的。”

宇文虹霓道：“对啦，我也正想问你，段克邪在哪儿？”

铁凝道：“他与史姑姑两个月前到扬州去了，此时大约还在扬州。你可以找扬州的淮南帮帮主周同打听打听。”

宇文虹霓谢过铁凝，正要上马，却忽地如有所见，脸上现出诧异的神情，手按马鞍，却没有腾身上马。

铁凝发现她是注意着那棵槐树，心中一动，想道：“莫非她也发现了令这棵槐树凋枯的腐骨掌功夫？师陀国是西域一个小国，她是师陀国的女王，对西域各国的高手，她当然会比我们清楚，说不定她知道那四个胡人的来历？”

跟从宇文虹霓的那四个武士，此时也在马背上叽叽咕咕的谈论，铁凝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但看他们有的指着那棵凋枯的槐树，有的指着那两只被击裂的石狮，显然也是在谈论着这桩事情。

铁凝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宇文虹霓问道：“这是谁干的事情？”

铁凝道：“我昨日在路上碰见四个胡人，这桩事情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鹰鼻汉子干的。”

宇文虹霓“啊呀”一声，说道：“原来他们果然是从这条路经过。”

铁凝道：“他们是些什么人？”

宇文虹霓道：“你说的那个汉子是回纥数一数二的高手，名叫泰洛。另外那三个人也是横行西域的成名人物，其中有一个母亲是汉人的名叫丘必大，武功与泰洛不相上下，我正要追踪他们。那个泰洛为什么在这里闹事的？”

铁凝简单的讲了原由，便即问道：“你为什么要追踪他们？”

宇文虹霓道：“因为这四个人都是意欲对你的楚叔叔有所不利。他们在中原出现，想必是已知你楚叔叔的行踪，故而联手追他。他们追踪你的楚叔叔，我就必须追踪他们！对不住，这件事我无暇细说了。待我找着了你的楚叔叔，我们再到伏牛山拜会你的爹爹吧！”

铁凝道：“我爹爹在金鸡岭，楚叔叔知道那个地方的。祝你早日找着他。”

宇文虹霓说了一声：“后会有期！”便与那四个武士疾驰而去，他们的坐骑也都是追风逐电的良驹。

辛芷姑笑道：“有宇文虹霓他们‘以胡制胡’，倒是间接助了咱们一臂之力。吕庄主，你也不用担心那个魔头再来找你的麻烦了。”

铁凝却道：“宇文虹霓的人未必打得过他们吧？”

辛芷姑道：“宇文虹霓的剑术自成一家，空空儿曾见过她的功夫，据说与她的丈夫楚平原不相上下。她那四个随从，据我看来，个个眼神充足，在

长途跋涉之余，都没丝毫疲态，也可以看得出都是内功有根底的人。他们既然敢去追那四个胡人，想来也不至于相差太远。”楚平原早已是中原武林的第一流高手，当年是与段克邪齐名，并称武林中后起的“双秀”的。

铁凝听了道：“这么说来，我倒不必为他们担心了。”辛芷姑笑道：“你是我的徒弟，脾气却更似你的师公，爱抱不平，爱管闲事。你有工夫去替外人担忧，我倒是怕你们路上出事呢，你还是先小心自己吧。”辛芷姑最疼爱这个关门徒弟，其辞若有憾焉，其实却深喜之。

铁凝笑道：“宇文虹霓虽然做了外国的女王，但她是楚平原叔叔的妻子，那也就不能算是外人了。师父放心，从伏牛山去金鸡岭，至此地已是过了一半路程了。前一半路程我们都没出事，后一半路程接近金鸡岭，更不会出事了。再说，师父你的功夫，我也学到了几成，也不会让别人那么容易就欺负得了的。”

辛芷姑笑道：“你算是夸自己呢还是夸师父呢？好在这里都是自己人，要不然就教人笑话了。但愿你们不出事就好，但不可太骄傲了。”

辛芷姑端起师父的身份，说了徒弟一顿，心里却很得意：“凝儿这点脾气倒是和我少年时候一模一样，骄傲虽然不好，但不畏强敌的精神却是好的。”

当下各人分道扬镳，辛芷姑去魏博会夫，龙成香往扬州寻妹，吕鸿春夫妇到幽州去投夏侯英，铁凝则与展伯承到金鸡岭去见父亲。

按下其他各人不表，只表铁凝与展伯承这路。

他们已经了结了槐树庄吕家的这桩事情，从此可以专心赶路。他们的坐骑是秦襄昔年所赠的宝马，脚程迅速，三天工夫，走了一千多里，果然一路没有出事。至此他们已走了全程的四分之三。

铁凝道：“照这样走法，最多还有四天，咱们就可以到金鸡岭了，今晚还是找一间客店好好睡一晚吧。前两晚咱们忙着赶路，错过宿头，在林中野宿，我睡得很不舒服。”

展伯承对她像哥哥对妹妹一般爱护，当然表示同意。于是在日落之前，便到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家客店投宿。他们照过去一样，以兄妹相称，要了两间相邻的房间。

铁凝在展怕承房间里和他一同吃过晚饭，谈了一会，天色已晚。展伯承道：“你连日疲劳，未得好睡，今晚早些安歇吧。”铁凝正想过自己的房间，忽听得外面有吵闹的声音。

说话的人腔调很怪，每个宇音听得清楚，但却十分生硬，南腔北调混在一起，阴阳怪气，刺耳非常。

只听得“乒”的一声，这个人似乎是拍着柜台骂道：“老子有的是银子，你敢不让我投宿！”

掌柜的声音说道：“客官见谅，生意上门，我若然还有房间，哪有把财神爷推出去的道理，委实是已经客满了。”

那人道：“我不管你客满不满，镇上只有你这家客店，我踏了进门，就是要住定的了！客满你也得腾一间房子给我。否则，哼、哼，惹得老子动了火，我把你的客人全赶出去！”

展伯承动了打抱不平之心，说道：“这个恶客也真是太过蛮不讲理了！我倒想等着他来赶我。”

铁凝忽道：“展大哥，你听这个人的口音，敢情是个胡人？”

展伯承正要开门出去看看，那个掌柜已先来拍他的房门。

展伯承还道是那恶客要来闹事，猛的把门拉开，掌柜一个踉跄，险险跌倒。展伯承看见是掌柜，连忙将他扶稳，向他道歉。

大堂上点有油灯，门一拉开。那恶客的面貌也见着了。铁凝抬头一看，先是怔了一怔，她以为是胡人的，但这恶客却是汉人武士的装束。额不高，鼻不勾，相貌也是汉人的样子，但却似在哪儿见过似的。

这恶客身躯高大，腰上挂着一口长刀，跨开两腿，站在大堂中间，凶神恶煞的模样瞅着掌柜。正因为他是带着刀而又相貌凶恶，所以其他房间的客人，听了他的话虽然生气，却都只敢在门缝里偷望，谁都不敢开门出去惹他。

那掌柜的进了展伯承的房间，打恭作揖他说道：“请客官帮个忙，你们是兄妹，同住一间房间不打紧，让出一间房给我招待这位贵客吧。”

展伯承面上一红，说道：“不行，不行！”那掌柜的又再打恭作揖道：“客官，你行行好吧，救我一救！”说至此处，压低了声音说道：“你瞧那位客官的凶样，简直是可以把我吃掉的神气！”

展伯承不便对这掌柜说明他们是假的兄妹，十分为难。铁凝则按捺不住，发作起来了。

铁凝大声说道：“恶人我见过不少，你怕他，我不怕他！他发恶这房子我就偏不让给他，看他能够把我怎么样？莫不成当真把我吃了？”说话之时，铁凝已经打开房门，站了出来。铁凝在房间里说话的时候，那恶客已听得出她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孩子，一个小姑娘竟有如此胆量，不禁令他好生诧异。此时铁凝站了出来，那恶客看清楚了她的相貌，怔了一怔，忽地跨上两步，面向铁凝，发出嘿嘿的冷笑。

铁凝怒道：“你笑什么？你待怎样？”展伯承怕铁凝吃亏，跟了出来，站在她的旁边。

那恶客瞪着眼睛，向展、铁二人直上直下地打量了片刻，忽地“哼”了一声，冷笑说道：“原来又是你这个野丫头。哼，前几日在路上出口伤人的是你不是？这笔帐我还未曾与你算呢！”

铁凝听了这话，这才蓦地想起，原来这个恶客就是那日他们在路上所遇见的四个胡人之一。只因这个胡人面貌颇似汉人，穿的又是汉人的衣裳，所以刚才在黯淡的灯光之下，铁凝认不出是他。

铁凝心中一动，想道：“这厮想必就是宇文虹霓所说的那个母亲是汉人的丘必大。”当下冷笑说道：“不错，那日把你们骂作胡狗的就是我，我一看就知你们不是好人，所以才骂你的。如今看来，我是的确没有骂错了！”

这个恶客果然是回纥国中的第三名高手丘必大，给铁凝一骂，气得哇哇大叫，喝道：“臭丫头，你是谁家女儿？我不屑杀你，说出你父母的名字来吧！”

铁凝道：“俗语说‘狗仗人势’，你的主人是谁？说出你主人的名字来吧！”针锋相对，气得丘必大更是七窍生烟。

丘必大本来是想查出铁凝的来历之后，然后折磨她的。此时给她骂得七窍生烟，不由得恶念陡生，喝道：“好个刁嘴的臭丫头，那日我无暇理会你，今日你撞在我的手上，非叫你知道厉害不可！哼，哼，到了我的手中，怕你不吐出你父母的名字？”原来他早已看出铁凝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儿，他不但要折磨铁凝，还要加害她的父母，免除后患。

铁凝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人家怎么骂她，她也这么骂回人家，冷笑道：

“丘必大，看在你母亲是汉人的份上，我倒也不想杀你。但你若是总是狗性不改，你的狗爪子我非斩断不可！”

丘必大正要扑将过来，听得此言，不觉又是一怔，心道：“这臭丫头怎能知道我的姓名来历？”

可是丘必大虽然吃了一惊，动作却没有因此缓慢，要想杀害铁凝之心反而是更加强了。须知丘必大之所以换上汉人服饰，为的就是不想给人看出他是胡人。如今铁凝不但知道他是胡人，还识破他的来历，他还怎能放过铁凝？

铁凝揭了丘必大的底细，正自骂得得意，陡然间只觉劲风扑面，丘必大已是一掌打来。铁凝本也准备好他打来的，却想不到来得如此之快，招架已来不及，百忙中一个“风刮落花”的身法，斜闪三步，丘必大的手指只差一寸距离，就要抓着她的琵琶骨。

可是铁凝虽然闪开，受了他的掌力一震，却也不禁一个踉跄，险险跌倒。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电光石火之间，丘必大正要跨上一步，展伯承已是一声大喝，五指如钩，疾抓他的虎口。

展伯承这套小擒拿手法是跟诸遂学的，每一招都是毒辣异常的伤残手法。丘必大的武功虽然比他高得多，但在近身肉搏之时，许多上乘的武功都用不上，只能像市井之徒打架一样，与展伯承扭打。

双方电光石火的拆了三招，近身缠斗的小擒拿手法是展伯承高明一些，双方滚作一团，展伯承拿着他的手腕。

展伯承正想用力拗断他的手臂，哪知不用力还好，内力一发，陡然间只觉得对方身上也生了一股抗力，本来是他拿着对方的虎口的，一受了对方的反弹力，反而是他的虎口隐隐作痛了。原来丘必大练的是一种邪派的护体神功，受了外力，立即生出反应，展伯承功力既不如他，当然就要吃亏了。

丘必大双臂一振，一个翻身，转而把展伯承压在下面。但此时铁凝已是稳了身形，拔出宝剑，唰的一剑，直刺丘必大背心的“大椎穴”。

这“大椎穴”是人身十二死穴之一，丘必大虽有护体神功，也不敢让利剑刺中。一觉背后金刃劈风之声，连忙滚开，却把展伯承翻了上来，喝道：“你刺！”

铁凝的剑法快到极点，倏的剑锋一转，又指到了丘必大的背后。丘必大脚步未稳，挥袖一拂，只听得“嗤”的一声，接着“　”的一声，丘必大的衣袖给削去了一截，但铁凝的宝剑却给他的袖子拍落。

展伯承疾忙跳起，亦已拔出剑来，上前冲刺，丘必大双臂一掀，接着连环飞脚，双臂掀翻两张桌子，双脚也踢起两张桌子，四张桌子都向着展伯承打去，展伯承难以上前，急忙闪避。

那掌柜的吓得躲在房中颤声叫道：“你们行行好、行行好，别毁了我的这爿小店。”

铁凝拾起宝剑，正要上前助阵，展伯承刚好退到她的身边，忽地将她一拉，说道：“咱们应采上计！”古语有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展伯承这句话即是叫铁凝快跑，但为了面子，所以绕个弯儿说个“走”字。这人本领太强，铁凝自忖不是他的对手，也就不敢再恋战了。当下作势向前扑击，口中说道：“不错，是要采用上计！”身子却倏的一个倒纵，从前进改为后退，与展伯承出了店门。

丘必大虽是半个汉人，却听不懂这句绕了个弯的汉人成语，他掷出了四张桌子，冷笑道：“我倒要看你们有什么上计！”心想：“两个小娃几打不

过我，难道还能有什么计谋？”

话犹未了，只见展、铁二人已经跑了出去，丘必大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展、铁二人正要到马厩去取坐骑，这间小客店所附设的马厩，是一间茅房，在客店后面。他们刚要绕过一道墙壁，忽听得“轰隆”一声，墙壁洞穿，丘必大钻了出来，喝道：“往哪里跑？”

原来丘必大在店内被满地翻倒的桌椅阻住去路，倘若是跟在他们后面，从大门追出，恐防追赶不上，一时性起，索性用硬功撞穿墙壁，来个半途堵截。他是算准了他们要到马厩取马的，撞穿的是后墙，一出去就恰好是马厩的前面。

铁凝道：“好，跑不了只好再打！你当姑娘就是怕了你么？”不待丘必大跑来，一剑先刺过去。她是意欲先发制人，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丘必大大喝道：“撒剑！”左手一勾，右掌拍出，这一招“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拿捏时候，使得恰到好处，满以为这一下铁凝的宝剑非给他夺了出手不可，哪知铁凝因为刚才已经领教过他的功夫，这次根本就不是打算和他硬碰的。她这一招剑法指东打西，实中套虚，丘必大一掌拍出，铁凝的剑锋已经倏的转了个方向，绕到他的侧面去了。

铁凝叫道：“大哥，快去抢马！”口中说话，剑势丝毫不缓，侧面刺他胁下的“愈气穴”。

丘必大暴跳如雷，脚跟一旋，双掌齐发，只得“轰隆”一声，那茅草搭盖的马厩塌了半边，可是铁凝极为机灵，她用的是穿花扑蝶的游身剑法，早已避开正面，丘必大的掌力并未打到她的身上。铁凝的功夫虽是与对方差得甚远，但她身法轻灵，剑招奇诡，在十招八招之内，却是有把握可以应付过去的。

本来只要铁凝能够对付十招，展伯承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到马厩取马，他们的坐骑是日行千里的名驹，一上马背，丘必大就追他们不上了。可是展伯承见敌人的攻势如此凶猛，却怎敢抛下铁凝？

丘必大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向铁凝一击不中，回过身来，恰好迎上了展伯承。铁凝道：“唉，大哥，你怎么不听我的话？”话犹未了，陡然间只见刀光耀眼，金铁交鸣，丘必大也已拔出刀来，就在铁凝说那一句话的时间，双方的刀剑已经接连碰击了七下。

这闪电般的七招刀剑交击之中，丘必大接连用了劈、斫、牵引、黏绞、击、刺六种手法，展伯承虽然也是所学甚杂，邪正兼通，但武学造诣，毕竟不如对方深厚，双方刀剑第七次交击之时，展伯承的长剑给对方一翻一绞，险险脱手。丘必大喝声：“着！”第八刀横腰截斩。

这一刀名为“夜战八方”，刀光闪闪，把展伯承前后左右的退路全都封闭，丘必大满以为展伯承非中刀不可，哪知展伯承还有家传的五禽身法未曾施展，在这危险绝伦之际，身躯平地拔起，在半空中一个翻身，宛如大雁展翅，丘必大的月牙弯刀恰恰从他的脚底削过。

丘必大吃了一惊，喝道：“你是展元修的什么人？”原来展元修少年时候曾到过西域，连败西域十三名高手，丘必大当年也是他手下败将之一。

说时迟，那时快，铁凝早已是一招“玉女投梭”，剑走偏锋，冒险攻敌，来解展伯承之危。展伯承一个筋斗翻了下来，立即冲上去与铁凝联手。展伯承虽然得免受伤，心里也不由得暗暗叫声：“好险！”，刚才他那一跃，倘

若稍迟片刻，或者跳得稍低几寸的话，脚踝就有给利刀斩断的危险。

铁凝笑道：“你这胡狗说出我展大哥父亲的名字，是想要攀亲道故么？”丘必大大怒道：“好呀，原来你是展元修的儿子，那你们两个都休想活了！”

铁凝正要反唇相稽，丘必大已经展开疾风暴雨般的快刀刀法，把他们的身形罩住。展伯承的本领虽然不逊于他父亲年少之时，但丘必大的武学修练却要比败给他父亲的当年多了二十年的功力，是以展伯承虽有铁凝联手，仍是不免处在下风。

幸而展、铁二人都是出自名门所授，尤其铁凝所使的那一套辛芷姑衣钵真传的剑法，更是奇诡绝伦，丘必大见都没有见过。丘必大虽然仗着深厚的功力占了上风，却也不敢太过轻敌冒进。但虽然如此，展、铁二人在过了三十招之后，也是越来越感到吃力了。

展伯承几次奋力冲刺，都给丘必大刀光圈住，突不了围。展伯承说道：“凝妹，你走吧，走得一个是一个。”

铁凝本来有点后悔：“早知这胡狗如此厉害，我也不去招惹他了。”但听得展伯承此话，却忽地精神抖擞，说道：“跑不了咱们就一起和他拼了，胜败也还未知呢。哪有我独自先跑的道理？”她下了决心死战，一连几招奇诡绝伦的剑法，迫得丘必大也不能不小心招架。

丘必大怒道：“你们还想跑么？一个也跑不了！”刀光霍霍展开，越迫越紧。圈子渐渐缩小，铁凝的剑法也渐渐感到施展不开了。

转眼已是斗了将近五十招，丘必大还未能伤得一人，亦是颇感意外，心道：“我倘若收拾不了这两个乳臭未干的丫头小子，叫泰洛知道了岂不笑话？”原来他在回纥国中与泰洛齐名，但真实的本领却是泰洛胜他一筹。也正因此，他总不愿意给泰洛比下去，这次他们两人分头办事，两人之间也是互抢功劳，明争暗斗的。

丘必大一怒之下，全力施为，铁凝气力不支，五十招过后，气喘吁吁，剑法散乱，眼看就要伤在对方刀下。展伯承虽还可以勉强支持，亦已颓势毕现。

正在紧急之际，忽听得马铃声响，铁凝心道：“糟了，这个胡狗已难应付，再来一个，如何得了？”她只道来的是丘必大的同伴。心念未已，却忽听得那人“咦”了一声，马蹄声戛然而止，那人叫道：“可是展伯承兄弟么？这位小姑娘是谁？”

展伯承百忙中抽眼一看，大声叫道：“楚叔叔，快来帮我。她是铁凝。”原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宇文虹霓所要找寻的楚平原。他离国七年，展伯承年纪较大，他又在楚家住过，所以还隐约认得。至于铁凝，他从前只见过两次，那时铁凝还是个拖着鼻涕的黄毛丫头，如今长成了十五岁的漂亮姑娘，他已不认得了，不过他却看得出铁凝的剑法是辛芷姑这一派真传。

楚平原听说是铁摩勒的女儿，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登时如箭离弦，来不及下马，就从马背上飞身而起，以泰山压顶之势，一刀向丘必大劈下。

丘必大还了一招“横架金梁”，虎口隐隐作痛退了三步，喝道：“好呀，楚平原，我正要找你！”

丘必大是汉人服饰，楚平原与他交手之后，才认出是他。冷笑说道：“你们在师陀国与我为难，我已经避到中原来了，你们还不肯放过我吗？好吧，那咱们就较量较量吧。”正是：

本是一心求避祸，谁知山水又相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情窦初开怜玉女　杀机潜伏遇强人

丘必大硬着头皮，说道，“ 好吧，我不怕你们以多为胜。 ” 楚平原哈哈一笑，说道：“ 伯承、铁凝，你们两人退下，站得远些，免得吓坏这厮。好啦，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 ”

丘必大吃他一顿排揎，老羞成怒，一声怒吼，猛扑过来。楚平原兀立如山，动也不动，待他刀光罩到，这才以刀对刀，把雁翎刀划了一道圆圈，迎上前去。

丘必大刀法迅捷无比，眨眼间已是连斫七刀，而且每一招都是式中套式，七刀七招，变出了二十一种刀法。但说也奇怪，楚平原只是持刀划了一个圆圈，便似铁壁铜墙，把对方这七招二十一式，全都挡在墙外。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过后，丘必大的月牙弯刀已损了三个缺口。

丘必大大吃一惊，原来楚平原在师陀国虽有勇武之名，但西域各国的高手，并未深知他的本领。尤其是丘必大，自恃是回纥大国数一数二的高手，更是一直未曾将楚平原放在眼内，以为一个小国的王夫，充其量是能够骑马射箭而已，能有多大本领？所以这次他们四人同来，到了中原之后，就是他倡议要分开来各自追踪的。

这次他们四个人分成三路，泰洛一路，另外两个胡人结伴同行，作为一路，丘必大满以为自己足可以对付得了楚平原，所以也是单独一路。

不料今晚果然在这里意外的单独碰上，更出乎丘必大意外的是：楚平原的武功远远超出他的估计。只是交手的第一招，他就试出了楚平原的功力在他之上。

不过丘必大虽是心惊，仍未气馁。他还有一项看家本领未曾使出。楚平原一招得手，立即反攻，丘必大忽地手舞足蹈，使出来的招数，似乎全不成章法。

楚平原心道：“ 这倒似从中原的醉八仙拳法中化出来的刀法，我也不可太小觑他了。 ” 当下将雁翎刀使得呼呼风响，力贯刀尖，意欲把他的月牙刀先削断了再说。

丘必大的刀法初时使的是刚猛一路，此时一变而为 “ 杨柳轻飏 ” 似的阴柔招数，避免与楚平原硬碰硬斫。楚平原是个武学大行家，一看就知他是在刀法之中暗含着点穴的招数。

以剑刺穴，在武林中比较多人会使，刀是主要用来劈斫的，用刀刺穴，那就很少见了。尤其厉害的是丘必大所用的刀乃是一把特制的月牙弯刀，刀尖刺穴之时，有时便似 “ 拐弯 ” 刺到一般，与普通的剑尖刺穴之法，完全不同。这种弯刀刺穴的怪招，连见多识广的楚平原也是第一次见到。

楚平原虽不畏惧，也得小心应付，心里想：“ 此人刀法自成一家，放在中原武林之中，也算得是一流高手了。听说回纥还有一个名叫泰洛的大魔头，武功比他更高，这次也有同来，倘若碰上，倒是更要小心对付了。 ” 楚平原在未摸清丘必大刀法的路数之前，改用 “ 以守为攻 ” 的战术，一柄雁翎刀遮拦得风雨不透，叫对方的月牙弯刀根本近不了身，纵有刀尖刺穴的绝技，亦是无从施展。

这间客房附设的马厩，刚才被丘必大的掌力震塌半边，幸而马厩是用茅草搭盖的，厩中的马匹，并无受到伤害。但被震塌的棚顶所压，也在群马嘶鸣。

铁凝关心他们的坐骑，但又舍不得不看下去，便叫展伯承道：“展大哥，你把咱们的坐骑牵出来吧，别让它们压坏了。”

丘必大见展伯承进入马厩，心中暗暗惊恐，生怕他下辣手伤了自己的坐骑，那时要想逃跑也跑不成。心念未已，只见展伯承已把棚顶抬起，并将厩中的马匹全都放了出来。展伯承是侠义心肠，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伤害别人的坐骑。

丘必大自知自己无胜望，见坐骑无恙，正想逃跑。楚平原陡地喝道：“姓丘的，你不是要与我决个雌雄的么？好，你也尝尝我的快刀滋味！”

楚平原口中说话，手上的刀法已是倏然一变，转守为攻！只见闪电惊飙，刀光如雪，快得难以形容！丘必大本以快刀见长，想不到楚平原的刀法比他还快几倍！这一惊非同小可。此时他招架亦感艰难，哪里还能仔细认穴，施展他的弯刀刺穴之技。

楚平原一口气斫出了六六三十六刀，斫到最后一刀，丘必大忽觉头皮一凉，吓得心胆俱裂，连忙一个“鹞子翻身”，倒纵出三丈开外，一摸头皮，并无血迹，但一大片头发却已被楚平原利刀削去，变成了半个光头。

楚平原喝道：“念在你是受人差遣，奉命而来，这次姑且饶你，下次再给我碰上，我就不和你客气了。”丘必大不敢驳嘴，连忙上马飞逃。

展伯承与铁凝上前与楚平原见过了礼，楚平原道：“你们怎地惹上了这厮的！”铁凝笑道：“我们前几天才见过宇文姑姑呢。不，应该说是楚婶婶了。这厮的来历，就是楚婶婶告诉我们的。不过，这次我们和他动手，却不是为了楚婶婶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在路上曾骂过他。”

楚平原听说他们曾见到宇文虹霓，心里又惊又喜，无暇细问经过，便道：“你是在哪里见着你的宇文姑姑的？”

铁凝道：“我是在槐树庄吕鸿春叔叔那儿碰上楚婶婶的，她也正在找寻你呢！我不知道她上哪儿，但我知道她是去追踪那个泰洛，向南走的。”

楚平原诧道：“她不认识吕鸿春，怎的会到槐树庄？还有，你怎知道她是去追踪泰洛的？”

铁凝道：“是泰洛先到槐树庄闹事的，想是她早已发现泰洛的行踪，一路追踪，那天早上，经过槐树庄，恰巧碰上我们。”

当下，将槐树庄之事简单地告诉了楚平原。

楚平原听得又是欢喜，又是担忧。原来他这次离开师陀国，是由于一个迫不得已的情由。

宇文虹霓是师陀国前王的侄女，师陀被回纥所灭，后来宇文虹霓趁各国纷纷起来反抗回纥的时机，发动民众，这才把异族统治赶跑的。因为师陀国前王并无子女，民众爱戴宇文虹霓，遂拥她为师陀国的女王。

师陀国的继承习俗是“先男后女”，国王死了，如果没有太子，女儿也可继位。但宇文虹霓是侄女，却又隔了一层。只因全国百姓感激她复国的功劳，一致拥她为王，她的一班堂兄弟们才不敢反对。

不过，师陀国的习俗虽可容许有个女王，但对于种族的歧视还是有的。后来宇文虹霓“下嫁”了楚平原，楚平原以王夫的身份在师陀国，就给了那些反对宇文虹霓的人一个挑拨百姓的机会了。

这些反对宇文虹霓的人，包括有宇文虹霓的堂兄弟和他们的党羽，还有回纥派来的密使暗中鼓动他们。

这些人在百姓中散播流言，说楚平原是汉人，有篡夺师陀国大权的企图。

即使他不敢公然“夫篡妻位”，但将来由他的儿子继位为王，师陀国也就等于是汉人的“附庸国”了。

这些流言很能说动一些百姓，不过因为宇文虹霓的威信甚高，国人不愿推翻她，反对派也就暂时闹不起来，但师陀国中，对楚平原的流言蜚语却是越来越多，而且内乱的危机也开始萌芽了。

楚平原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个情况，才毅然离开师陀国的。在他的意思是想保全宇文虹霓的王位，避免师陀国复陷于回纥之手，同时也消弭了内乱的危机。

但想不到的是，他离开了师陀国，他的妻子竟也舍弃王位，来“万里寻夫”！

楚平原对于宇文虹霓以夫妻情义为重，不惜抛弃王位，万里寻夫，十分感动。但也不禁为妻子暗暗担心，心里想道：“丘必大武功已然如此了得，泰洛是回纥第一高手，其厉害更是可想而知！虹霓怕我遭受他们的伤害，前去追赶他们，只怕反而遭了他们毒手！”

铁凝道：“段叔叔和南夏雷都在扬州，要是楚婶婶到了扬州，也会有个照应的。此地离山寨不过三日路程，楚叔叔，你——”

楚平原说道：“从槐树庄到扬州也还有数千里的路程，我总是放心不下，怕你婶婶中途出事。我先去扬州一趟，也好会会克邪，待到扬州回来，我再到金鸡岭拜访你的爹爹吧！”

展、铁二人当然不便留他，但楚平原正想上马，却忽然地想起一事，说道：“伯承，我前几天碰见一个人，也该对你说说。”展伯承怔了一怔，心想自己对江湖上的好汉相识无多，与楚平原共同相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不觉有点纳罕。

楚平原笑道：“你想不到是谁么？她是你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我记得你们还是以姐弟相称的呢！”展伯承这才恍然大悟，惊喜交集地问道：“你是说褚、褚——”

楚平原道：“不错，正是褚姑娘。三天之前，我在凉州路上，碰见了她。她告诉我，她是到凉州来找一位世伯的。当时我就问她为什么不是和你同在一起，她说你已经离开她家，也不知你是到哪里去。我看她的神情有点冷淡，好像不大愿意提起你的样子，你们是吵了架么？”楚平原在褚家住的时候，早已知道褚遂有意将孙女儿许配与展伯承，所以在他的心目之中，也早已是将他们二人当作一对小情人看待的。

展伯承面上一红，说道：“并没吵架，这个，这个——”褚遂之死，说来话长。展伯承一来是见楚平原行色匆匆，难以细说，二来也不知该当如何解释才是。

幸喜楚平原急于赶路，也就没有再问下去，只是笑了一笑，说道：“没有吵架就好。”展伯承道：“她现在还在凉州么？”楚平原道：“她说她没有找着那位世怕，将来准备到扬州一趟。说不定我还可以在扬州见着她呢！你要托我捎什么话给她么？”展伯承道：“多谢楚叔叔。见了她就代我问候一声吧，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带给她。”其实他要说的话太多了，但却怎好意思托楚平原去说？

楚平原去了之后，展伯承不觉呆呆的想。铁凝冷笑道：“你挂念她，她却在念着别人呢！”

铁凝接着冷笑道：“她对楚叔叔说是到凉州投奔一位世伯，你想想，她

在凉州有什么世伯？”

展伯承无可奈何他说道：“我知道她是去找寻刘芒。凉州的夏侯英与刘芒的父亲是八拜之交，她一定是以为刘家父子在夏侯英那儿，所以才去凉州的。”

铁凝道：“她在凉州找不着刘芒，又要到扬州去，说来也还是为的刘芒。她希望从南夏雷那条线索，打听到一点消息。展大哥，你想想，她的心上只有刘芒，根本就没有你，你却何苦为她神魂颠倒，如痴如呆？……”铁凝十分为展伯承感到不值，她还没有学会成年人的那套虚伪，说话之间，对自己的感情丝毫也不加掩饰。

展伯承苦笑道：“凝妹，你说得我太难堪了。我、我不是这个心事。”铁凝道：“哦，那又是什么心事？”

展伯承道：“褚爷爷临死之时，再三的嘱咐我一定要把她找回来的。”歇了一歇，又叹口气道：“她还未知道爷爷已死，她们祖孙吵翻之后，她一气离家，在这世上，她感到可以依靠的也就只有刘芒了。她不去找他又去找谁？”

铁凝倒也不是怎么深恨褚葆龄的，只因她这几个月来与展伯承朝夕相处，不知不觉的由怜生爱，故而总是为展伯承感到不值。听了展伯承的这番话，铁凝心中之气平了一些，转而觉得褚葆龄孤苦伶仃，处境也是实在令人可怜，于是说道：“展大哥，你既然这样体贴她，又这样挂念她，那么你到扬州去找她吧，我一个人可以回山寨的。”她说的是真心话，但说话的口气却不能一时间就改变过来，听在展伯承的耳中，倒觉得她似是有点负气了。

展伯承笑道：“你年纪比她更小，她是我的姐姐，你是我的妹妹，我怎能为了要去找她就把你丢下不管？当然应该先送你回山寨！”

铁凝道：“你的好心肠留着去讨好你的褚姐姐吧，我不用你来照顾。”话虽如此，心中已是感到一股甜意，觉得展伯承并没有因为褚葆龄的缘故而冷落了她。

展伯承笑道：“你不要我照顾我也要照顾你的，谁叫咱们是以兄妹相称的呢？我对褚姐姐和对你都是一样，但求心之所安。”

展伯承说的也是真心话，他是把铁凝当作小妹妹看，并没有想到什么男女私情的。但这几句话在铁凝听来却又另有会意，不禁脸上一红，说道：“好啦，你既然要送我回去，那就走吧。”此时，天也差不多亮了。

展伯承道：“别忙，咱们还有一件事情，未曾了结呢。”

铁凝怔了一怔，道：“什么事情未曾了结？”展伯承笑道：“你忘了么，咱们的房饭钱还未付呢。”

铁凝哈哈一笑，说道：“不错，咱们打坏了这店主人的许多东西，也该赔偿给他才是。”

那店主人惊魂未定，躲在展伯承的房间里还未敢出来，见他们二人推门而入，又是吓了一跳，展伯承笑道：“没事了，那恶贼早已给我们赶跑了。这是我们的房饭钱，另外十两银子是打坏了你们的东西，赔给你的。”店主人因祸得福，大喜道谢。展、铁二人已是出了店门，上马走了。

一路上展伯承担着心事，郁郁不乐。他虽然决定了先送铁凝回金鸡岭，可是心里也总还是记挂着褚葆龄。心中想道：“刘振被害，刘芒不知下落，这都是为了褚家的宝藏之故。江湖上贪财之辈，想打这批宝藏主意的为数不少，其中消息灵通的或者知道我已经把宝藏运了出去，早已交给了铁叔叔山

寨的弟兄了，但决不是尽人皆知。褚姐姐是与这批宝藏有关系的人，那些不知道真情实况的人，很可能去找她为难。她一个单身女子，在江湖上飘荡，倘若发生意外，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叫我如何对得住死去的褚爷爷呢？”“但我也不能丢开凝妹不管，只好先到了金鸡岭再说了。”

展伯承心急如焚，只是想着早日赶到金鸡岭，然后才好抽身去找褚葆龄，于是一路马不停蹄，匆匆赶路。铁凝知道他的心事，也没有心情逗他说笑了。

两人快马疾驰，清晨上骼，到了中午时分，已经跑了二百余里，正想找个地方歇息，忽见前头也有两骑快马跑来，铁凝“咦”了一声，叫道：“展大哥你看，来的不是辛叔叔和盖叔叔么？”

那两个汉子也在叫道：“是铁姑娘和展世兄么？哈，我们正在找你！”两边同时勒住了坐骑，四人下马相见。

来的这两个人正是辛天雄和盖天豪。辛天雄是金鸡岭原来的寨主，盖天豪从前是前任绿林盟主牟世杰的副手，自从他叛了牟世杰之后，就一直跟随着铁摩勒，和辛天雄一起，成为了铁摩勒的左右手了。辛、盖二人武功相若，脾气相同，到什么地方都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

铁凝喜出望外，说道：“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的？”

辛天雄道：“伏牛山来的人，已经有几个到山寨了，你们要在中途到槐树庄代你爹爹赴吕鸿春之约的事，我们也知道了。你爹爹放心不下，特地叫我们接应你们的。”

铁凝笑道：“爹爹总还是把我当作孩子看待，这也不放心，那也不放心，倒叫两位叔叔为我奔波了。”

辛天雄笑道：“也不完全是为了你的缘故，伏牛山来的一百名弟兄，身上都携有珠宝，也需要我们的人沿途接应啊。”

铁凝道：“我绕路到槐树庄之后，就和他们断了联络，不知他们路上可曾出事？”

辛天雄道：“已有十多人到了山寨，带来的消息是一路之上并没碰到大队官兵，他们都是扮作难民的，料想不会出事，我们也有人往前头照应了。”

盖天豪道：“槐树庄是怎么回事？你爹爹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才叫我们来接应你的。”

铁凝道：“这件事内情复杂，不过现在总算是应付过去了。路上我再与你们详细说吧。”

盖天豪却有点急于知道的样子，仍然问道：“你爹爹猜想吕鸿春可能是碰上劲敌，对么？”

铁凝道：“不错，而且碰到的劲敌我相信你们一定意想不到。”

盖天豪道：“是什么人？”铁凝道：“是从回纥来的胡人。”

盖天豪吃了一惊道：“是胡人？嗯，我倒要向你们打听一桩事情。你们一路前来，可听到有关楚平原的消息么？听说他已到中原来了？”

铁凝笑道：“要是你们早来一天，还可以碰上他呢。怎么，爹爹也已听到楚叔叔的消息了？”

盖天豪道：“是这样的：我的妹妹两个月前派人给我送来一个讯息，说是楚平原在师陀的处境甚是不妙，可能离开师陀，重回中土，并说他们奚族也可能遭遇危难。我很想去探望她，只是山寨这两个月来也正是艰苦的时候，我不能丢下不管。”原来盖天豪的妹妹盖天仙是奚族王子卓木伦的王妃，奚族与师陀接壤，故此楚平原在师陀国的情形，盖天仙自是知道的，不过她托

人带信，却不能说得那么详细了。

铁凝道：“楚叔叔与楚婶婶我都先后见过了，这些事说来话长，咱们边走边说吧。”

辛天雄道：“山寨如今已是粗安。楚平原夫妻相率离国，师陀定是有事，师陀有事，奚族恐将波及。有我送铁姑娘回去也可以了，你若要去探访令妹，趁早去吧。”

盖天豪道：“既然如此，请你回山向铁寨主代我禀告一声，我先走了。”

展伯承跟着忽地也道：“凝妹，你跟辛叔叔回山，我也想在此地向你们告辞了。”

辛天雄道：“怎么你也要走？这儿离山寨不过三数日路程，为什么不去见见你的铁叔叔？上次你从伏牛山下经过，没有上山，铁叔叔知道了，对你十分挂念。这次他听说你和阿凝一同回来，极是高兴，还特别嘱咐我们要将你接上山呢，你怎可不去见他？”

展伯承说道：“我本来应该去拜谒铁叔叔的，可是，可是我有件紧要的事情，须得到扬州一趟，只得请辛寨主在铁叔叔面前给我告罪一声了。”

辛天雄道：“有什么了不起的紧要之事？是为了去帮助周寨主劫夺漕运么？我这里虽然还没有得到消息，但依漕运的日期推断，他们应该是早已劫过了。”

展伯承讷讷说道：“我还要去拜访一位朋友，请你回复铁叔叔，我一定会回来拜谒他的。”

辛天雄是个爽直的汉子，觉得展伯承的“理由”很不充分，眉头一皱，便想说服他，铁凝已笑着说道：“辛叔叔，你别阻拦他了。他的这位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当真是有事情等着会他，我本来早就要他赶去的，他却一定要送我回山，现在可不能再强留他了。”

辛天雄哈哈笑道：“我忘了你们已是出了道的少年英雄了，你们也都交上了新朋友啦。好吧，你们既然不愿说给我听，我也就不问你们了。”

江湖上的禁忌之一是避免打听别人的秘密，辛天雄虽然和铁凝如家人一般，但与展伯承却较疏一层，他又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既然有铁凝代展伯承说话，他也就不想再问下去了。

铁凝笑道：“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回到山寨，我会告诉你的。好吧，展大哥，你走吧！”说话之时，向展伯承使了一个眼色，暗示可以为他砌辞掩饰，同时也暗示自己完全体谅他的心意。

话虽如此，铁凝毕竟是难免心有怅触，说到一个“走”字，不觉眼角湿润，眼眶也红了。展伯承也自有点难过，但却只道铁凝是与他相处日久，难舍兄妹之情，压根儿未想到铁凝是已经开始懂得男女之情的小姑娘了。

展伯承与铁凝握手道别，只觉她的手心冰冷，手指微颤。展伯承道：“好，凝妹，我走啦，你自己多多保重。迟则一年，少则半载，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你的铮哥若回来了，你也替我代为致意吧。”

铁凝道：“是，我知道。咱们都是只求心之所安。你走吧！”“心之所安”这一句话是她借用展伯承说过的话，她突然插了这么一句，辛天雄听不懂，展伯承却是懂的。

展伯承懂得这句话的由来，但却不懂得铁凝说这句话的含意。为什么她在握手道别之时，突然插上这么一句，重复自己说过的话？展伯承所求的‘心之所安”，是对褚葆龄而言的，铁凝所求的“心之所安”，又是指的什么呢？

这一瞬间，展伯承不觉有点茫然，隐隐感到他一向“熟悉”的铁凝——一个天真而又顽皮的女孩子，在这瞬间，似乎突然变得不是那么“简单”了，变成了一个他所捉摸不透，已经“长大”了的小姑娘了。

辛天雄是个粗豪汉子，当然更不懂得铁凝的心事，不觉笑道：“真是个小孩子，你的展大哥又不是一去就不回来，你怎么哭起来了？”铁凝满面通红，抽出手来，辫子一甩，说道：“谁说我哭了？好吧，展大哥，你去吧！”

展伯承一声“珍重”，跨上马背，独自南行。和铁凝在一起的日子，不觉得怎么，离开了铁凝，就不禁觉得旅途寂寞，颇有凄清的况味了。

一路上展伯承思潮起伏，想到临别之时铁凝的奇异神情，心里很是有点不安，从铁凝说过的一些话又想到了褚葆龄，“龄姐与刘芒两相爱慕，这是我早已知道的了。我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决计不及刘芒，这个当然也是事实。但凝妹说她心中‘只有’刘芒，这却恐怕未必。她要到扬州去，这件事她本来可以不必告诉楚叔叔的，楚叔叔和我以及山寨中各人的交情她是知道的，莫非她是有意让楚叔叔把这消息透露出来，好让我知道？”

自从褚家那场惨变之后，展伯承总觉得褚遂的祖孙不和，“祸因”乃是由他而起，因之他对褚葆龄也总是感到有点内疚于心，希望得到褚葆龄的谅解。尽管他对他的“龄姐”己不再存有夫妻之望。

展伯承怅怅惘惘，一路南行，侥幸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这一日到了长江边。扬州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大城市，渡江之后，以他这匹坐骑的脚力，只需一天工夫就可以赶到了。

却不料天有不测之风云，这一天他本来想在黄昏之前赶得上渡江的，只差十余里就可以抵达渡口，天上突然刮起大风，转眼间天黑沉沉，大雨倾盆而降。到了江边，展伯承已淋得似个落汤鸡模样。这还不打紧，长江上的大小船只都已躲进安全的港湾避风，一眼望去，但见浩浩长江，波翻浪涌，哪里还能找到一只渡船？

幸而渡口附近有几个竹棚，这是临江的人家搭盖，在平常的日子好让来往的客商歇脚，兼做一点小买卖的。

展伯承走进一个竹棚，只见里面黑压压的坐满了人，当中烧着一堆火，这些人正在围着烤火，还有几匹马也系在竹棚里。展伯承已经有了一些江湖经验，一听这些人说话的口音南腔北调，而每个人的身上都是胀鼓鼓的，显然是藏有兵刃。从这些迹象看来，这些人也显然是三山五岳的好汉。展伯承心里想道：“不知是哪个帮会的还是哪一处黑道上的人物？来历未明，少惹为佳。”

可是他不想招惹人家，人家却来和他打招呼了。有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好像是代表众人来欢迎他似的，笑嘻嘻地道：“小兄弟，你这匹坐骑不错啊！你是打哪儿来的？”

展伯承胡乱答道：“昨日从登州来，不巧遇上了这场大风雨。”那人道：“渡江不成，今晚只能在这里过夜了。天冷得很，你来烤烤火吧。”说罢，伸手与展伯承一握，表示亲热。

展伯承心道：“这人倒还和气。”哪知双手一握，只觉对方五指就似五只铁钳一般，展伯承这才知道对方是假借握手为名，实是考较他的功夫。展伯承心中生气，却不说话，暗中一运真力，登时把手掌也变成了一块铁板似的，那人“哎哟”一声，松开手指，笑道：“小兄弟功夫不错啊！来烤火吧。”

展伯承心里想道：“管他是什么人，既来之，则安之。”外面雨暴风狂，

展伯承除了进竹棚避雨之外，也别无他法，当下便道：“好，烤火就烤火。”

那些人见展伯承露了这手功夫，都是有点诧异。须知展伯承不过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他这手功夫虽然未必胜得过在座的每一个人，但也教他们大感意外了。人人都在注意着他，本来嘈嘈杂杂的说话声音，也突然停止了。

语声一停，展伯承却听到了“哼哼唧唧”的声音，却原来有一个汉子躺在火堆旁边，臂上裹着绷带，血水还在沁出，胸衣也一片殷红，显然是受了相当重的伤。刚才因为众人围着火堆，所以展伯承没有瞧见。

这些人让出一个空位，招呼展伯承坐下，展伯承也不客气，脱下湿透的外衣，便来烤火。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道：“小兄弟，你饿了吧，吃一块烤肉，我这里还有好酒。”这人提起一条烤熟了的羊腿，自己先撕了一块送人口中，接着又拿起一个葫芦，也是自己先喝了一口，才递给展伯承。这是江湖上一种避嫌的表示，表示酒肉之中并没下毒。那人笑道：“小兄弟，你再客气，那就不够朋友了。”

展伯承心想：“这些人看来路道不正，总是小心为上。”他不怕下毒，却怕喝醉，当下只接过羊腿，说道：“我不会喝酒。”

竹棚里有看棚的人烧的热茶，展伯承喝了两碗热茶，吃了半条羊腿，身体暖和不少。但他对这班人怀着戒心，还是不愿意和他们搭话。

这些人初时对他很为注意，渐渐也看出了他是个初出道的雏儿，也就不怎么理他了。那个受伤的汉子换过药后，好了一些，开始注意到展伯承那匹坐骑，不觉赞道：“好一匹骏马！”坐在他旁边的一个汉子笑道：“比你今日遇上的那匹胭脂马如何？”受伤的汉子骂了一句粗话，道：“你别挖苦我啦！”有几个汉子起哄道：“喂，这件事情我们还未知道，说来听听。”

忽听得外面有人接声说道：“你们闹些什么？”只见有几条挂着腰刀的大汉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个形貌粗豪的虬髯汉子。

竹棚里的那些人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说道：“大哥，你来啦！”虬髯汉子脱下斗篷，立即有人接了过去，替他烘干。展伯承见这班人对这虬髯汉子如此恭敬，料想一定是他们的首领。

那虬髯汉子“哼”了一声，道：“丁老四，你怎么受伤了？是谁将你打伤的？你有没有亮出我的万儿？”

那受伤汉子讷讷说道：“大哥，小弟、小弟是实在惭愧，损了你的体面。”虬髯汉子道：“究竟是谁打伤你的，说！”

受伤那汉子满面通红，旁边一人替他说道：“是一个大姑娘将他打伤的。”虬髯汉子皱眉道：“丁老四，你是不是老毛病发作了，瞧见人家大姑娘长得标致，就去调戏人家？”

受伤那汉子连忙分辩道：“不，我是见她骑的马很好，想夺来孝敬大哥的。”虬髯汉子道：“就只这样么？”那受伤的汉子道：“在拦劫的时候，也说了几句开玩笑的说话。”

虬髯汉子“哼”了一声道：“这就怪不得人家下的辣手了。我不是早就告诫过你的吗？你要玩尽可玩窑子里的姑娘，江湖上的女子可是不能调戏的。你想想，人家一个单身女子，倘不，是有几分本领，怎敢行走江湖？”

旁边那人道：“可是那小娘儿也实在太过狠辣了，老四才不过说了两句不大正经的话儿，她就砍了老四两刀。老四已经倒下地了，她还纵马踏过他的背脊。”

虬髯汉子黑起了脸孔，说道：“你们打不过人家，也就怪不得人家狠辣

了。不过，你们可曾亮出我的万儿没有？”

受伤那汉子道：“我就是在亮出了大哥的万儿之后，那小妖女才再补一刀，又纵马践踏我的。”

虬髯汉子勃然变色，说道：“江湖上一言不合，拔刀相向，那也是常有的事。她本领高过你，把你杀了，我不怪她。最不该的是你已经亮出了我的万儿，她还要将你凌辱，这就不是践踏你，而是践踏我了。真正岂有此理！”

那受伤的汉子趁势在火上浇油，说道：“是呀，我最气不过的就是这一件事。这小妖女也委实是太过目中无人了！大哥威震南北，他竟敢连大哥也看不起！”

虬髯汉子“哼”了一声道：“这小妖女是向哪一条路走的？走了多久了？”那受伤的汉子道：“我是今日午间在江边碰上这妖女的，她把我伤后，就渡江去了。”

虬髯汉子道：“好，待我明日渡江，一定要打听出她是谁家女儿，将她捉来，让老四你也照样砍她两刀！”旁边一个汉子笑道：“老四才舍不得斫她呢，大哥，你干脆赏给她做老婆吧！”众人轰然大笑。

展伯承在旁边听得心头七上八落，暗自想道：“这大哥骄妄自大，纵容手下，看来也不是什么正派的绿林英雄。但那个少女是谁呢？哎呀，莫非就是我的龄姐？”

褚葆龄生性倔强，容不得别人欺侮；她的家传刀法，又是出手定必伤残的狠辣刀法，而且褚葆龄又正是要渡江到扬州去的。展伯承越想越觉得这少女定然是她。恨不得能够插翼飞过长江，找着他的“龄姐”，给她通风报讯，叫她加意提防。

展伯承心念未己，那“大哥”的目光忽然注视到了他的身上，说道：“这小伙子是什么人？”展伯承不卑不亢地答道：“我是过路的客人，没法渡江，来避雨的。”

刚才招呼他的那个汉子说道：“这位小兄弟本领很是不错，我见他浑身湿透，招呼他坐在一起烤火的。”

虬髯汉子道：“他们买卖人家搭的这个竹棚本来是招呼来往客人的，谁都可以来得，我不过问一声罢了。小伙子，你别多心。”展伯承淡淡说道：“好，多谢你们让我在这里歇脚了。”

那“大哥”目不转睛的观看展伯承那匹马，跟他来的一个汉子望风承旨，笑道：“小伙子，你的本领错不错我不知道，你这匹坐骑倒是真的很不错啊！”说罢，就过去抚摸这匹马，偏偏这匹马性子很烈，不肯受他抚摸，扬蹄就踢，那汉子一闪闪开，说道：“这匹马倒是欺生，恐怕只有我们大哥能够降伏得它。”

展伯承走过去道：“你别再逛它了，这匹马是只认得主人的。”那汉子冷冷说道：“是么？我倒想让它换个主人呢！喂，你这匹马卖不卖的？我给你一百两银子！”

展伯承摇头道：“不卖，一千两银子也不卖！”

那汉子冷冷道：“名马宝剑，要有本事的英雄才配使用，你这小子骑了这样一匹骏马走路，恐怕还会给你招惹祸殃呢！你不怕人家抢吗？老实说，我给银子与你买马，还是为了你的好呢！”

展伯承道：“多谢好心，我虽然没甚本事，更不是什么英雄。但倘若有谁要抢我的坐骑，那倒不妨试试。”

那汉子变了面色“哼”了一声，说道：“听说你这小子本事不错，我就来试试。来，来，来！看你接得我的几招？”

那“大哥”眉头一皱，似是想要出声禁止，但却终于没有出声。原来这个汉子乃是他的第二名助手，精干“五行拳”，但他连打三拳，都给展伯承化解开去。那“大哥”颇感意外，有心看看展伯承的武功深浅如何，因此就让他们打下去了。

那汉子拳风虎虎，展伯承给他打得火起，使出了家传的“五禽掌法”，配合了褚遂所授的“七十二把擒拿手”，一步不让，索性和他抢攻。

那汉子冷笑道：“你这小子要拼命吗？”一招“双龙出海”，拳捣展伯承两胁，展伯承识得他这五行拳术，便从“艮”抢到“离”方，一记“铁琵琶手”，手背向外一挥，迅如闪电的掴那汉子面门，那汉子身形一闪，闪是闪开了，但脸庞给掌风刮过，也有点感到火辣辣的滋味，还幸没有给真的掴着门面，要不然就更丢人了。

那汉子大怒，横掌来切展伯承右臂，左拳突出，变成“时底看锤”，展伯承见他来势凶猛，也是不敢轻敌，当下用了一招“绵掌”，卸了他几分掌力，左手双指暗暗指他的穴道，那汉子见机得快，拳头一抵掌心，便即变招，双方各自退了一步。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一个带着几分稚气的声音说道：“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孩子，好不要脸！”

原来在展伯承与那汉子正打得激烈的时候，又进来了两个少年，小的那个看来只有十六七岁年纪，身材瘦小，相貌清秀，要不是他一身武士装束，只看相貌，倒像是个女子。这句话就是他说的。

大的那个约有二十岁模样，相貌却很威武。看了一眼，说道：“三弟，你别多事。人家比你高明多呢！”小的那个说道：“不错。这个汉子九成打不过这个少年的，是用不着我打抱不平了。”

竹棚里的那些人本来是全神注意展伯承与他们的同伴打架的，所以这两个少年进来，他们也没理会。但听了这些刺耳的笑话，却不能不对这两个少年注目了。正是：

少年豪杰风云会，掀起长江浪拍天。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诡计沉舟谋好汉　轻功绝技渡长江

刚才暴雨之时，竹棚也有雨水渗人。此时外面的风雨早已止了，竹棚里还是一片泥泞。展怕承的气力虽然不及对方，但他有独门轻功，又跟褚遂练过近身扭打的擒拿手法，在烂地上和那人打架，却是大大占了便宜。

激战中那汉子用了一招“黑虎偷心”，斗大的拳头向展怕承胸口猛击过去，意欲以力取胜。展伯承见他来势凶猛，左拳变掌，向内一圈，右臂一滚一拧，用“鹤膊手”消他来势。那汉子的手臂给他一压，气力发不出来，正要缩回拳头，展伯承已把他右臂圈住，趁势一带，左拳疾发如风，一个“攒拳”，自右臂的勾手圈中直攒上来，冲打那汉子的“太阳穴”。

“太阳穴”是人身要害之处，那汉子焉敢给他打中？但此时他被展伯承的擒拿手圈住，要闪避亦己闪避不开，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肩头一转，不让展伯承打中他的头部。

展伯承此时已经稳操胜算，不想伤他，化拳为掌，在他肩头一推，喝声：“去吧！”这一推也还未尽全力，但那汉子身体早已失了重心，这时就是一个普通人推他，他也会跌倒的。

只听得“蓬”的一声，那汉子跌了个“仰八叉”，水牛般的身躯变作了滚地葫芦，在泥泞中舞手扎脚地打滚，形状十分狼狈！

那个相貌清秀的少年笑得弯了腰，拍掌笑道：“恶狗吃屎，乌龟爬地，以大欺小，丢尽面子！”

展伯承手下留情，那个“大哥”是看得出来的，但这汉子凶横惯了，摔了这跤却是老羞成怒，怎禁得这少年又来讥笑，他一爬了起来，猛地就是大吼一声，向那少年扑去，喝道：“你这小子，也敢嘲笑老子！好，我就以大欺小，又怎么样？吃我一拳！”他吃了大亏，不敢去招惹展伯承，却拿这少年出气。他们这边的自己人都觉得有点不成话了。

眼看这汉子的一拳就要打到这少年身上，那“大哥”正要出声喝止，只听得又是“蓬”的一声，被击中的不是少年，却是那条大汉。这一次跌得更重，竟然自己爬不起来，要同伴将他拉起了。

年纪较大的那个少年一直没有作声，此时方始骂道：“你这人当真是岂有此理！是我打你的，你不服气可以和我打过。”小的那个笑道：“哥哥，你应该让我打他的。”原来刚才是大的那个用闪电般的手法拗折那人手腕，将他击倒的。但因手法太快，这一帮十居其九，都还未曾看得清楚，要不是他自己说出来，那些人还不知道是哥哥打的还是弟弟打的呢！

这个汉子乃是这一帮人中的第四把好手，如今只是一个照面，便给这少年击倒，这一帮人连他的手法都还未曾看得清楚，无不相顾骇然。

那个“大哥”则是心里明白，他的手下是因为给展伯承先摔了一跤，气昏了头，这才给那少年以可乘之机，将他击倒的。不过，虽然如此，这少年能够在举手投足之间，便将他的一个得力手下击倒，这份功夫也确实是不大寻常了。

这“大哥”心里想道：“小的这个本领如何尚未知道，但只要这两个大的联手斗我，我也就未必胜得过他们了。我是一帮之主，胜之不武，不胜为笑，我当然不能轻易与他们动手，但也不能让他们太得意了。”

当下这“大哥”哈哈一笑，说道：“不打不成相识，老三起来，向这两位相公赔个礼，交个朋友吧！”那大汉给拗折了手臼，急切间却是爬不起来。

只见这“大哥”一步步地走过去，地上本来甚多泥泞，但他走过之后，却是一个脚印也没留下。展伯承与那两个少年也不禁暗暗吃惊。

那大汉满身污泥浊水，“大哥”似是怕弄脏了手，只伸出两个指头，在他的背心一勾，就轻轻的将这大汉抓了起来，连他身上的衣裳也没弄破。就似他的指头上有股粘力把大汉粘起一般。这条大汉水牛般的身躯，大哥只凭两指之力，便将他抓起，显然也是具有上乘的内功，所以才能够将真力运用得这般如意。

“大哥”替这汉子驳了脱臼，这汉子在“大哥”命令之下，满面羞惭，只好向展伯承与那两个少年都赔了个礼。

展伯承见对方以礼求和，心中之气也就平下了。“大哥”笑道：“天气寒冷，大家都来烤烤火吧。对不住，我可要先睡觉了。”这“大哥”身为一帮之主，当然是熟识江湖避忌，所以并没有问他们的来历。

此时已是三更时分，这一帮人推出轮流值夜的人，也就各自睡了。那两个少年与展伯承坐在一起，小的那个问道：“这位大哥，你的本领很好啊，你贵姓？”

展伯承道：“我这点三脚猫的功夫叫两位见笑了。我姓王。”他不愿吐出真名实姓，故而用了母亲的姓氏。

这少年怔了一怔，道：“你姓王？嗯，你这手五禽掌法是——”他的哥哥轻轻碰了他一下，这少年便突然停口，却用疑惑的目光望着展伯承，展伯承道：“小时候胡乱跟人学的，我也不知是什么掌法，两位贵姓？”

那“大哥”席地而睡，本来是鼾声呼呼的，此时忽地静了片刻，翻了个身，才重新打起鼾来。

展伯承心中一动，想道：“莫非他是假装熟睡，却在暗中偷听我们说话？”

要知“五禽掌法”乃是展家的家传绝学，倘若是熟悉武林人事的大行家，知道展伯承会使“五禽掌法”的话，那就一定猜得到他是展家子弟。

展伯承给这少年一口道破他的掌法来历，不禁吃了一惊，心道：“看来他不过是与我一般年纪，我爹爹纵横江湖之时，他恐怕还在娘胎，奇怪，他却怎能知道我的家传掌法？”

但展伯承虽是心中疑惑，对这两个少年他却并不提防。这两个少年刚才为他打抱不平，而且看来他们也不像是有什么江湖经验的奸猾之徒，尤其这个小的更是一片稚气未消。展伯承可以断定这两个少年决不会对他存有歹意。

展伯承要提防的是这一帮人，发觉这个“大哥”似是装着熟睡之后，心里想道：“此人武艺高强，他以前虽然没有见过五禽掌法，但听这少年说了出来，料想他会知道来历。”但随即又想：“我与他无冤无仇，刚才虽然与他手下打了一架，但他已表示过毫不在乎了。即使他知道了我的来历，料想也不会与我为难吧？”

展伯承心里有点不安，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也向那两个少年请问姓名。

年长的那个说道：“我们姓夏，是两兄弟，到扬州投亲的。我叫夏春，我的弟弟叫夏秋。”

展伯承心道：“夏春夏秋，这两个名字倒是取得特别。”

那相貌清秀的弟弟笑道：“你姓王，我们就姓夏。你到哪儿？”

展伯承怔了一怔，觉得对方这一句话很是奇怪，猛地心头一跳，如有所悟，暗自想道：“我是用我母亲的姓氏，莫非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少年是向

我暗示，他们用的也是母亲姓氏？但他们却为何要向我这样暗示？”

展伯承猜想不透，便道：“我也正是要去扬州。”

那弟弟道：“这么说，咱们就正好作伴了。”

哥哥笑道：“这位王大哥打了一架，已经很疲倦了，你就让人家睡一觉吧。”

弟弟道：“好，王大哥，咱们也轮流睡觉吧。”看来他们两兄弟对这一帮人也是有所提防。

一宿无话，第二日一早起来，是个晴朗的天气。

展伯承和这帮人走到了江边，只见已有十多条大大小小的船只在那里等候，舟子都站在船头，向那“大哥”行了参见帮主的大礼。展伯承这才知道这些船只都是属于这帮人的。

那两个少年与展伯承走在一起，展伯承道：“咱们另外找渡船去。”他是悄悄说的，但那“大哥”耳朵很尖，却听见了。

那“大哥”哈哈笑道：“这一带江边的渡船都给我们封了，你要另找船只也是找不到的。咱们相识一场，也说得上是个朋友了，你不用客气，就搭我的船吧。”

展伯承见这“大哥”说得豪爽，心里想道：“他若是有心害我，他们这么多人，昨晚就可以动手。”他也是急于渡江去找他的“龄姐”，当下就接受了那“大哥”的邀请。

那两个少年交换了一个眼色，哥哥说道：“好，多谢帮主盛情，我们也不客气了。”其实这帮主刚才是向着展伯承说话，还未曾邀请他们的。

那“大哥”在这情形之下，当然不便撇开这两个少年。他不露声色的哈哈笑道：“好，我最喜欢爽快的人，大家都上我这条船吧。”心里却是想道：“这是你们自己送死，可怪不得我了。”

他们上的是帮主的“座船”，比普通的渡船大许多，展伯承和那帮主的坐骑关在后舱，前舱坐人。除了展伯承与这两个少年之外，还有那个“大哥”和他的五六个手下，昨晚与展伯承打架的那个汉子也在其内。

天色很好，但江面有风，波涛依然不小。船到中流，那“大哥”忽地向着那两个少年笑道：“你们会游水么？”相貌威武的哥哥剑眉一轩，说道：“会怎么样？不会又怎么样？”

那“大哥”笑道：“没怎么样，不过随便问你们一声。俗语说行船走马三分险，会游水总比不会好些！”

展伯承隐隐感到不妙，心道：“怎的他却没有问我。”心念未已，不料那“大哥”就来问他了。

那“大哥”道：“咱们总算是不打不成相识了，你姓甚名谁可以但然相告了吧？”

展伯承道：“我姓王，昨晚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么？”

那“大哥”哈哈笑道：“小兄弟，这你就不够朋友了。真人面前何必再说假话？你爹爹是展元修，对不对？”

展伯承早已料到他会识破自己的来历，当下也就但然答道：“不错，但我用我外公的姓氏，也不算是犯了什么罪吧？”

那“大哥”哈哈一笑，说道：“你喜欢用什么姓氏，这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但你可知道我是谁？”

展伯承道：“不敢请问帮主姓名。”

那“ 大哥 ”道：“ 我姓沙名铁山，这是我的二弟仇敖，这是我的三弟鲍泰。你们昨晚已经会过的了。 ”鲍泰就是昨晚与展伯承打架的那个汉子。当沙铁山自报姓名的时候，夏氏兄弟交换了一个眼色，却不说话。

展伯承拱了拱手，道：“ 幸会，幸会。不知沙帮主有何指教？ ”沙铁山道：“ 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我正是有件事情要与你说个清楚。嘿，嘿，你现在知道了我的姓名，可识得我的来历了吧？ ”

这沙铁山一副狂傲的气态，好像他的大名是普天下之人都应知道似的。展伯承心中有气，淡淡说道：“ 请恕我孤陋寡闻，我是初次听得帮主的大名。沙帮主究竟在江湖上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我是一概不知。 ”

沙铁山又是哈哈一笑，说道：“ 那么我再说一个人的名字，你一定是应该知道的了？ ”展伯承道：“ 谁？ ”沙铁山道：“ 铁牌手窦元！ ”

沙铁山提起了杀害展伯承父母的大仇人，展伯承不由得面色一变，说道：“ 窦元么？他烧变了灰我也认得！请问沙帮主与这窦元是什么关系？ ”

沙铁山皮笑肉不笑地道：“ 窦元是我拜把兄弟。更说得明白些，我是这些人的‘ 大哥 ’，窦元又是我的‘ 大哥 ’。哈，小兄弟，你怎么神色不对呀！ ”

展伯承霍的站了起来，说道：“ 好，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姓窦的是我杀父仇人，沙帮主，你待把我怎样？ ”

沙铁山道：“ 这就正是我要和你说的事情了，你令我好生为难，放你走吧，对不起我的‘ 大哥 ’，将你擒去送给他吧，又害了你一条性命。这样吧，你自己跳下江去，赌赌你的运气。说不定你会碰上有人救你，我拿你的坐骑献给大哥，也可以有个交代了。至于你们两位（他指一指夏氏兄弟），对不住，你们与他一起，也只好同样对待了。 ”他轻描淡写的道来，好像是与展伯承商量的神气，又好像迫人投江，对他来说，是一件极之寻常的事！

展伯承大怒道：“ 好，有本领你把我扔下江去！ ”沙铁山道：“ 唉，我本来不想落个以大欺小的骂名，你一定要迫我动手，那也没有办法了！ ”竟似是受了委屈似的，说罢就一掌向展伯承推去！

展伯承精通擒拿手法，见他一掌打来，喝声：“ 来得好！ ”右掌一圈，左掌穿出，强扭对方手腕。昨晚他把鲍泰的手臂拗得脱臼，就是用的这路手法。

但沙铁山岂是鲍泰可比，同一路的手法施之于沙铁山身上，却是毫无用处。只听得“ 噗 ”的一声，展伯承五指如钩，已把沙铁山的手腕扭住，沙铁山猛的一振臂，一条臂膊，登时就似变成一根铁棒一般，展伯承莫说不能将他拗折，自己五根指头反而火辣辣的作痛，若不是他也有相当功力，只怕是他的指头，先要折断。

说时迟，那时快，沙铁山的左掌已是扑面打来，展伯承横掌一扫，迅即一沉一带，要想化解对方的掌力，哪知沙铁山的手心意似有一股粘黏之劲，牢牢将他的手掌吸住。

沙铁山喝道：“ 下去！ ”用力要把展伯承推下长江，展伯承退了两步，也拼了全力顶住。只听得轧轧作响，原来他用千斤坠的重身法定住身形，船板己给他踏得陷入几分。幸而这是沙铁山的座船，船板是用七寸厚的坚实木材造的，这才不至于给展伯承踩裂。

展伯承扭住沙铁山的一条手臂不敢放松，另一掌又要硬接他的掌力，几乎连吃奶的气力都使了出来，虽然不至于便给他推下长江，但也是岌岌可危了。

当沙铁山向展伯承动手的时候，仇敖、鲍泰二人则在监视着那对兄弟。鲍泰龇牙咧嘴作了一个奸笑，向那弟弟低声说道：“你肯依从我，我可以替你求情，否则就要把你抛下江心喂鱼了。”原来鲍泰乃是色中饿鬼，他早已看出这个相貌清秀的少年是个女子。

这女子给他识破本来面目，又羞又恼，喝道：“放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啪”的就打了鲍泰一记耳光。

鲍泰叫道：“臭丫头，不识抬举！”双臂箕张，恃着蛮力，便要拦腰抱她。

年纪较大的那个少年陡地一声大喝，“呼”的一拳捣出，监视他的这个仇敖是这帮人中的第二把好手，用了一招“天王托塔”，托这少年的拳头。他这一招乃是攻守两用的招数，只要一托住对方的拳头，就可以使出“借力打力”的功夫叫对方跌倒。

哪知这少年的拳力有如金刚猛扑，仇敖的手掌碰着他的拳头，只能化解他的几分力道，自己反给冲开两步。少年这一拳余力未尽，又打着了鲍泰的后腰，鲍泰的本领还不及仇敖，给这少年一拳打了个四脚朝天。

年纪较长的这个少年一拳击倒了鲍泰，便不再理会鲍泰，却向沙铁山这边击来，剑眉一轩，沉声喝道：“姓沙的，你也知道我是谁么？”

沙铁山昨晚见过这个少年的功夫，知道他的本领只有在展伯承之上，决不在展伯承之下，当下只好放松了展伯承，反手一掌，先格开这个少年。

双掌相交，“蓬”的一声，少年退了两步，沙铁山也不禁晃了一晃。沙铁山赞道：“好功夫，你是谁家子弟？”

这少年双目圆睁，朗声说道：“沙铁山，你可还记得十五年前睢阳之事？当时你曾放冷箭射伤何人？”

沙铁山道：“哦！敢情你就是南霁云的儿子，要为你爹爹报一箭之仇来了？”

这少年道：“不错，今日陌路相逢，我南春雷就是要为爹爹报这一箭之仇！”

原来南春雷的爹爹就是从前与段珪章并称“两大游侠”的南霁云。十五年前他们协助唐朝名将张巡死守睢阳，一同殉难的。

而沙铁山则是当年为安禄山效力的那个大魔头羊牧劳的最小一个徒弟。当时羊牧劳与南霁云在乱军之中厮杀，沙铁山那时的本领还够不上去帮忙师父，但他却在乱军中从背后偷放冷箭，射伤了南霁云。其后南霁云力战而死，虽说主因是由于众寡不敌，但中了这支冷箭，却也不无关系。

过后数年，羊牧劳被铁摩勒所杀，沙铁山因为是羊牧劳的关门弟子，尚未出师，留在师父家中。他把羊牧劳的武学秘本一股脑儿卷逃，销声匿息了几乎十年，练成了师父生前的绝技——七步追魂掌，这才出山的。但他自忖绝技虽成，尚非炉火纯青，恐怕不是铁摩勒的对手，故而不敢在北五省立足，改到江南来开创帮派，成为了长江一霸。他的经历与铁牌手窦元大致相同，两人在黑道崛起之后，遂深相接纳。沙铁山奉窦元为“大哥”，准备在江南另树一帜，与身在北方的绿林盟主铁摩勒相抗。

南春雷则是与妹妹南秋雷准备到扬州找他的哥哥南夏雷的。南春雷自小听母亲说过爹爹的故事，“沙铁山”这个名字他是牢牢记得的。沙铁山自报姓名，他就知道这是当年射伤他父亲的那个仇人。

南春雷口中说话，掌底却是毫不放松，沙铁山力敌南、展二人，左支右

绌。仇敖拔出了厚背斫山刀，喝道：“ 好大胆的小子，竟敢向帮主寻仇，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 挥刀来劈南春雷，南春雷一声冷笑，倏地转身，也拔出了家传宝刀。

双刀相磕，火星飞溅。仇敖练的是外家硬功，一身气力，但却占不到南春雷的便宜，双刀碰击之下，他的厚背砍山刀反而缺了一口，不禁吃了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南春雷已是一个 “ 凤凰夺窝 ” 反客为主，欺身进刀。

仇敖使了个 “ 横云断峰 ” 的招数，但却是封闭不住，只听得 “ 哨 ” 的一声，他的砍山刀又缺了一口，南春雷的刀尖堪堪就要插到他的胸膛。沙铁山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反手一掌，迫得南春雷侧身闪避，这才解了仇敖之危。

展伯承趁此时机，亦已拔剑出鞘，平胸刺出。沙铁山所长的是掌上功夫，仍然不用兵刃。展伯承一口气刺出了三招九式，

他的剑法继承父母衣钵，兼有正邪两派之长，招招凌厉。但沙铁山的“ 七步追魂掌 ” 更是了得，就在这瞬息之间，他也接连变换了七种掌式，当真是移步换掌，奇妙无穷，把展伯承的剑招尽都破解。

这一来就变成了展伯承、南春雷二人台斗沙铁山与仇敖的局面。仇敖是帮中第二把好手，武功虽然还是比不上展、南二人，但相差也不太远。双方强弱搭配均匀，恰恰打成平手。

另一边南春雷的妹妹南秋雷则已陷入了群盗的包围。群盗以鲍泰为首，四五个人打她一个。鲍泰是帮中第四把好手，其他那几个人武功亦非泛泛，南秋雷展开了轻灵迅捷的剑法，兀自不能突围。

沙铁山这条 “ 座船 ” 虽是比普通渡船大许多，只这前舱的舱面就比得上富贵人家的大厅，但究竟还是地方有限，不能与平地旷野相比。南春雷想过去接应她，乘机打倒几个较弱的敌人，但却又受阻于沙铁山。沙铁山可以移步换掌，身手矫捷之极，南春雷每走出一步，沙铁山就总是拦在他的前面。

敌众我寡，倘若再打下去，当然是南春雷这边要大大吃亏。但在这大船上一场乒乒乓乓的乱打，大船虽然坚固，也不能不左倾右侧，摇摆不定。更加以长江颇有风浪，大船失了重心，在风浪中抛上抛下，颠簸得也更厉害了。

沙铁山心里想道：“ 糟糕，倘若不能很快将他们抛下江去，我这条座船只怕也有在长江倾覆之险。 ”

南家兄妹和展伯承都是不通水性的，在风浪颠簸之中，都觉胸口作闷，南秋雷更忍不住几乎就要呕吐。

正在他们岌岌可危之际，远处江面忽然发现一条小船。风帆疾驶，向他们这边划来。船头上站着一个相貌非常古怪的人。

这个人脑袋很大，身躯却不到五尺高，看来已有四五十岁年纪，长的却是一副 “ 孩儿脸 ”，就像一个 “ 大头娃娃 ”！

天下有这样异相的只有一人，沙铁山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一见这只小船驶来，船头上站着这样一个 “ 大头娃娃 ”，不由得大吃一惊，心道：“ 怎的碰上了这个魔星？不知他是否周同的客人？但愿他不是来与我为难的才好！ ”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 “ 大头娃娃 ” 已在哈哈笑道：“ 陆地上的厮杀我见得多，水上的打斗我还没试过。嘿，嘿，倒也打得不错啊！喂，你们是些什么人？为的什么打架？ ”

南春雷惊喜交集，连忙大声叫道：“ 空空前辈，是我，南春雷！展大哥也在这儿。展大哥的父亲就是展元修展大侠。我们被水寇围困啦！水寇的头

子就是当年射伤我爹爹的那个沙铁山！”

原来这个“大头娃娃”不是别人，正是空空儿，他和南家是两代交情，南春雷小时候和他曾经见过好几次的。

空空儿是一个最喜欢闹事的人，尤其喜欢作弄强横的恶霸，平时他是没事也要找事来管的。他未曾在水上打过架，看见这条大船上有人厮杀，早已跃跃欲试了，如今听说是他的世侄遭受沙铁山这股水寇围攻，他焉有不管之理？

空空儿立即哈哈笑道：“小南，别慌，我就来啦！哈哈，我道是谁，原来是羊牧劳这老贼的贼徒弟，当年我和羊老贼打过半架，未曾尽兴，他就跑了。可惜铁摩勒杀了他，要不然我还要约他打一场的，嘿，嘿，听说你已练成了你贼师父的七步追魂掌，这没有打完的半架，我就找你这贼小子来顶替你那死鬼贼师父吧！”

沙铁山虽然没有会过空空儿，但空空儿与他师父曾经稍稍作过较量之事他是知道的，那一架虽然没有打完，其实已是他的师父打输了的。试想连他的师父当年见了空空儿都要望风而逃，他如何敢“奉陪”空空儿打这半架。

此时空空儿那条小船与他的这条大船距离已不到半里路的江面，空空儿轻功盖世，倘若给他更接近一些，他一定能够跳上船来。而且即使在江上能够避开，上了岸也一定要给他追上的。

沙铁山吓得心惊胆战，但人急智生，蓦地想道：“对啦，他说在水上未打过架，他一定不通水性！”当下立即叫道：“水手向上游划，老二、老三，你们都跟我来！”他喊完话，“卜通”的就跳下江中。

沙铁山一跳下水，其他的人跟着也跳下去了。空空儿见此情形，摇头说道：“扫兴，扫兴。这些不成气候的王八羔子，敢情是给我吓破了胆？一个个宁愿做水鬼也不敢陪我打架！”他只道沙铁山这帮人跳水是怕了他。

话犹未了，他这条小船忽地震荡起来，江中风浪虽然不小，但也不至于这样激烈震荡的。小船的舟子叫道：“不好，这班水鬼是来凿咱们的船了！”空空儿凝神一听，果然在波涛澎湃之中，隐隐听得斧凿伐木之声。

原来沙铁山自知他们这帮人决计打不过空空儿，因此想到了这个“以已之长攻彼之短”的绝招，他们都是精通水性的水寇，最差的一个在水底也可以潜伏半炷香的时刻才用换气。只要能把空空儿的小船弄沉，空空儿不通水性，那么即使他有天大的本领，也只能任由他们摆布了。

空空儿大怒道：“岂有此理，不敢明刀亮斫，却来施展这等下流手段！当真是下三滥的臭贼。”

突然“嗖”的一支短箭，从水底射上，但却不是射空空儿，而是射那舟子。原来这人是想把这舟子射死，小船无人把舵，空空儿就更要束手无策了。

幸而这舟子很是机灵，一见水上有人冒出头来，就赶快的伏在舱中，“嗖”的一箭，钉在船舱的板壁上。

空空儿大怒，站出船头，遥遥的向着那打着漩涡的江心一掌劈下，只听得“轰隆”一声，水柱涌起一丈多高。那个发暗箭的人刚刚把一个脑袋缩入水中，给空空儿的劈空掌力一压，登时气绝，尸体浮了起来。

空空儿大叫道：“谁要发暗器的冲着我来吧！”可是这些人见空空儿如此厉害，哪里还敢再冒出头，他们躲在船底下只是加紧凿船，到必须换气之时，也要游出一段水面，估计已出了空空儿的劈空掌力之外，这才敢冒头换气。

空空儿扶起那个舟子，说道：“ 我来给你抵挡暗器，你赶快划，得追上那条大船！ ”

沙铁山等人弃船下水之后，船上的水手听从他的指示，把这条大船划到上游水流湍急的地方，然后也都弃船而逃。

展伯承等人究竟是经验不够，待到发觉，要想制止之时，水手都已逃上岸了。展伯承与南家兄妹都没有在逆流中驾驶船只的本领，只好眼睁睁的看着这条大船陷入漩涡，团团打转，幸而是条大船，倘是小船，早已在风浪中沉没了。

沙铁山打的如意算盘是先把空空儿这条小船弄沉，除掉心腹大患，然后回去对付展伯承他们。沙铁山这条“ 座船 ”非有几个水手不能驾驶，展伯承与南氏兄妹即使会驾船，只有三个人也是无济于事。如今这条船已是陷在漩涡之中打转，完全符合了沙铁山的安排，沙铁山这伙人就专心去对付空空儿的这条小船了。

这条小船上只有一个舟子，这舟子在空空儿掩护之下，出尽了吃奶的气力划向上游。可是逆流而上，甚是艰难，沙铁山这一伙人又是一直跟着小船，在船底大施斧凿，当然也就更影响了它前进的速度。

小船正在前进，与那大船的距离还有数十丈之遥，只听得水声汩汩，船底己是给沙铁山他们凿穿了几个洞，江水侵入了船舱。随着裂口的扩大，灌进的江水越来越多，小船一寸一寸的向下沉，向下沉，空空儿的膝盖都已着水了。

空空儿好生后悔，心道：“ 我称雄一世，想不到今日竟受制于一班水鬼。早知如此，我也应该学点水上的本领。 ”

眼看不用多久，小船就要倾覆，但小船与大船的距离又接近了一些，不过，也还有二三十丈之遥，空空儿还是跳不过去。

空空儿忽地人急智生，突然“ 轰 ”的一掌打碎了船舱板壁，拾起了几块木板，脚尖一点船头，倏地凌空而起！

沙铁山等人想不到他有此一招，惊诧无比。心中都是想道“ 饶他轻功再好，总不能跳过这么辽阔的江面。好，他自己掉下江心喂鱼，倒省了我们一番气力。可是，倘若他能够脱险，这可就真是后患无穷了。 ”

沙铁山浮出半个头，睁大眼睛望去，只见空空儿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眼看就要掉下江心，空空儿忽然抛下一块木板，木板在浪花中打个滚，但空空儿的脚尖还是不偏不倚的踏着了它。空空儿脚尖一碰木板，身形登时又向上腾起，虽然没有第一次跳得这么远，但也掠出了数丈，空空儿又抛下第二块木板，于是他一连抛了四次，刚好把手中的木板抛完，他已跳到了大船之上。

船上的人与江中的人都看得呆了。武林中达摩“ 一苇渡江 ”的传说只是一个几近神话的传说而已，如今空空儿的掷板渡江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到了的。南春雷等人见空空儿上了船，这一喜非同小可，但空空儿脱险之后，却是恼怒非常。他险些做了落汤鸡，心里是越想越气。正是：

鱼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欲知后事如何？清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娥眉善妒须挥剑　旧侣重逢作解铃

空空儿越想越气，站出船头骂道：“沙铁山你这兔崽子来呀！来把这条船也弄沉吧！哼，哼，你弄不死我，我可要抽你的筋，剥你的皮！”

沙铁山当然知道自己的“座船”，他这条“座船”比空空儿那条小船大不止十倍，整条船都是用坚实的上等木材造的，船底有七寸多厚。要想在水底下把它凿穿，谈何容易？而且这条大船又正是在水流湍急之处，他们虽然精通水性，也不能在漩涡之中潜伏的。

空空儿手段的狠辣，在江湖上是早已出名了的，沙铁山听得空空儿要抽他的筋，剥他的皮，吓得心惊胆战。

此时远处江面又现出几只帆船的影子，沙铁山只恐是和他作对的另一帮水寇，心里想道：“趁空空儿现在被困船上，我还是趁早上岸溜了吧。”他怕这几只帆船来到，一把空空儿接了上岸，那时就连逃命只怕也来不及了。

沙铁山、仇敖、鲍泰等人上了岸，岸上有那批先过了江的他们的帮众，沙铁山要了一匹坐骑，说道：“大伙儿快跑，若给空空儿追上岸来，咱们都不得了！”身为帮主的沙铁山都这么害怕，他的手下当然更不用说了，刹那间跑得干干净净。

空空儿恨恨说道：“好，看你跑得多远，上了岸我一个个和你算帐！”这时江面刮起了风波浪更大，连这条大船都摇摆不定了。空空儿自满腔怒火，却无本领驾船上岸。

空空儿原来那条小船已经沉没，那舟子抱了一块木板游来，爬上了这条大船，立即在腰间解下一个海螺角，呜呜地吹了起来。

空空儿道：“哦，你是在招唤那几只帆船吗？你是哪一帮的，帮主何人？”空空儿是江湖上的大行家，一见他的这番举动，早已知他是帮会中人。

那舟子屈了半膝说道：“小的隶属扬州海河帮，帮主周同。今日有幸接得你老人家的大驾，不知你老人家能否抽个空到扬州一趟，让敝帮上下也得一瞻大侠的丰采。”

空空儿最怕别人客套，便将这舟子扶了起来，说道：“你刚才为我尽力划船，我还未曾多谢你呢。周帮主我也是早已闻名了的，将来我自会去拜访他。”

南春雷道：“有一位叫南夏雷的人是否在你们那儿？”那舟子道：“南大侠正是在我们那儿。两个月前我们劫朝廷漕运，就是多亏南大侠帮的大忙。你是——”南春雷说道：“我是他的弟弟。”

舟子笑道，“啊，这真是巧遇了。你们去找哥哥，我正可以给你们带路。这位展少侠也是往扬州的吧？相请不如偶遇，请展少侠务必赏光，今晚同赴敝帮的接风宴。”

这舟子从南春雷刚才的说话中已经知道展伯承的来历，心中极是高兴，暗自想道：“这姓展的年纪虽轻，也是一把好手。他与窦元有杀父之仇，一定非帮忙我们不可。”

展伯承道：“我正是想去拜会贵帮主与南大哥。”其实展伯承的真正目的是去找南夏雷，好打听刘芒和他“龄姐”的消息，但南夏雷既是在周同那儿，他当然也是要去拜会周同的了。

舟子道：“这条船是沙铁山的座船，三位怎的会搭上这条船

的？”展伯承道：“我们上了这条船，才知道他是沙铁山。”舟子哈哈

笑道：“ 你们三位年少英雄，胆子可真是不小啊！ ”

空空儿道：“ 你的胆子也很不小啊，今日我找了几只渡船，他们都不敢渡我过江，问他们是甚么原因，他们也不敢说。如今我才知道，敢情是沙铁山今日渡江，早已下了封船令了。只有你敢渡过，你不怕得罪沙铁山，给你们帮中惹上麻烦么？ ”

舟子笑道：“ 沙铁山本来就是和我们海河帮作对的。起初是我们的势力比他大，如今他和铁牌手窦元合伙，我们可就有点敌不过他啦。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老人家生得异相，小的虽然不敢请问你老姓名，也已知道你老人家是谁啦！ ”

空空儿哈哈大笑道：“ 原来如此，你正是恨不得我和沙铁山打上一架的。话说回来，沙铁山这小子实在不是东西，这个忙我是一定要帮你们的。 ”

展伯承是又惊又喜，他本来只是想到扬州打听他的“ 龄姐 ”下落，想不到他的杀父仇人也在江南，说不定就可以在扬州碰上。

说话之间，那几只帆船已到，果然是海河帮的。这舟子是帮中的小头目，命令那几只帆船的水手都上了这条大船，把这条大船撑出急流，稳稳的向对岸驶去。

空空儿与展伯承的父母都颇有渊源，但却没有到他家，展伯承与他是初次相见。那舟子走去把舵之后，展伯承上前与空空儿重新见过小辈拜见长辈之礼。

空空儿道：“ 你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展贤侄，听说你在几个月前曾与铁铮、铁凝两兄妹经过魏博，和魏博牙兵打了一仗，是么？ ”

展伯承道：“ 不错。原来这件事空空前辈也知道了。 ”空空儿“ 唔 ”了一声道：“ 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你们在魏博可曾见过一个名叫华宗岱的人？ ”

展伯承道：“ 我们正是幸亏碰上了这位华老前辈，得他帮忙不少。对啦，华老前辈还曾向我们提起你老人家的名字，说是很想和你老人家一见呢。 ”

空空儿淡淡说道：“ 是么？你可知道他现在哪儿？ ”

展伯承道：“ 我和铁凝离开魏博的时候，铁铮因为受了点伤，他们父女留在魏博照料铁铮。这是三个月前的事情，现在他们是否还在魏博，我就不知道了。 ”

南氏兄妹听展伯承说及铁铮，十分注意，南春雷立即问道：“ 怎么铁铮受伤了？这位华老前辈是甚么人，我好像没听说过铁家有这样一位亲友，怎的他却会来照料铁铮？ ”南秋雷则问道：“ 哦，这位华老前辈还有个女儿么，多大年纪，漂不漂亮？ ”

原来南铁两家，交情极厚，南秋雷的母亲曾有意把女儿许配与铁铮的，只因两人年纪还小，而铁铮那时也还在空空儿门下学艺，未曾出师，是以尚未正式提出婚姻之议。但两家都有此意图，空空儿身为铁铮师父，却是知道了的。

展伯承却是一点也不知道，心想：“ 女孩儿家总是喜欢打听别家的姑娘漂不漂亮，凝妹如此，这位南姑娘也是如此。 ”当下笑了一笑，说道：“ 这位华姑娘和你倒是一般年纪，也和你一般漂亮。 ”

南秋雷面红过耳，好像着恼的样子说道：“ 展大哥，你怎么扯到我的头上来了，我怎能比得上人家？ ”展伯承与南秋雷毕竟是相识未久，给她一说，很是不好意思，心道：“ 原来这位姑娘是不能说笑的。我赞她漂亮，她却反而恼我，这真是从何说起？ ”

空空儿笑道：“ 南侄女，你不用着恼，我这个徒弟，我会管他的。铁铮和华家父女是怎么遇上的，展贤侄，你说来听听。 ”

南秋雷面上红得更厉害了，她一顿足，扭转了头，说道：“ 我何曾着恼了，空空伯伯，你管不管你的徒弟，关我甚么事？ ” 空空儿笑道：“ 好，你现在骂我，只怕你将来要求我呢。 ”

展伯承莫名奇妙，但空空儿既然命他报告在魏博的经过，他只好原原本本他说了出来。最后说道：“ 这位华老前辈与我们虽然非亲非故，人倒是很热心的。段叔叔曾到他们父女临时的居处探过铁铮，听说他们对铁铮照料得十分周到呢。空空前辈，你和华老前辈是老朋友吧？他也许是看在你的份上，才对铁铮特别照顾的。 ”

空空儿涩声说道：“ 唔，不错，我和华宗岱也算得是老朋友了。 ” 脸上虽带笑容，说得却是很不自然。

原来空空儿是一个十分好胜的人，许久以前，他已经想与华宗岱一较高下的了。自从他知道了华宗岱少年时候，曾经追求过他的妻子之后，更添了几分妒意，立心非把华宗岱折辱一次不可。

他听得华宗岱曾在魏博出现的消息之后，曾经到过魏博查访华宗岱的下落，但却没有找着，他猜想华宗岱这次重履中原，一定是想会一会中原豪杰。

中原豪杰当然是以铁摩勒为首，但铁摩勒在伏牛山的山寨已被官军攻破，铁摩勒转移到甚么地方，在江湖上还是一个秘密，连空空儿都未知道的，料想华宗岱即使要去找铁摩勒，也必须过一些时候，等待铁摩勒安营立寨，重树旗帜之时。

另一处最可能会见中原豪杰的地方就是扬州了。扬州的周舵主两个月前因要劫夺朝廷漕运，邀请了长江南北，甚至远及幽燕的许多豪杰前来相助，劫了漕运之后，又因窦元这一帮人要与周同在江南争霸，周同邀来的帮手固然十九未散，而窦元也邀来了许多三山五岳的好汉。江南的武林正酝酿着巨大的风暴。空空儿本来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因此特地赶来扬州，希望在扬州能够碰上华宗岱，即使见不着华宗岱，也可以赶上这场热闹。

如今他从展伯承口中听到了华宗岱的消息，不觉又担了一重心事，暗自想道：“ 倘若我的徒弟当真是爱上了华宗岱的女儿，这可令我为难了。我与南霁云是生死如一的交情，我又知道了南夫人有把女儿许配与铁铮之意，我怎能不成全她这件好事？ ” 又再想道：“ 听展伯承所说，华宗岱倒也有几分侠气，他救了铁铮，不管是何用心，对我也总是有点情义。好吧，我只与他比试一场，最好能把他吓跑就算，却也不必令他太难堪了。 ”

展伯承与南氏兄妹根本不知道空空儿与华宗岱之间有这么一段恩怨，听他说与华宗岱是“ 老朋友 ”，但脸上现出的却又似是不悦的神情，都是不觉暗暗纳罕。

说话之间，大船已经泊岸，众人都上了岸，空空儿道：“ 好，我现在要去追沙铁山这小子算帐了。秋雷，你这小丫头不必烦恼，一切都有着你的空空伯伯呢！ ”

沙铁山这帮人已走了半个时辰，一路上留有马蹄痕迹，空空儿展开绝顶轻功，跟着蹄印追去，转眼间没了踪迹。充当舟子的那个海河帮头目说道：“ 空空大侠真是当世奇人，但愿他把沙铁山手到擒来，斩断窦元的一条臂膊！ ”

南春雷笑道：“ 三妹，空空伯伯对你倒是特别关心呢。 ” 南秋雷杏面飞

霞，说道：“ 空空伯伯虽然武功绝世，说话却是疯疯癫癫的，莫名其妙。 ”她是要在展伯承面前，掩饰她的窘态。

她这么一说，展伯承心里倒是明白了几分，但他这时正是心中有事，一方面他是记挂着他的“ 龄姐 ”，一方面他又要准备碰上他的杀父仇人，也就无心去管南秋雷的闲事了。

上岸之后，海河帮的那个小头目找来了三匹坐骑，给他自己和南氏兄妹乘坐。这三匹坐骑虽然比不上展伯承那匹骏马，却也颇是不凡。他们一路马不停蹄，估计在天黑之前，可以赶到扬州。

展伯承记挂着褚葆龄之事，跑了一程，忍不住问那小头目道：“ 听说昨日发生一件奇事，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打伤了沙铁山的一个得力手下，你可知道这件事么？ ”那小头目道：“ 知道。我们帮中还有人曾经目击呢。 ”展伯承道：“ 这女子是甚么样的一个人？ ”

那小头目笑道：“ 这女子姓甚名谁，我们不知。但却知道她是二十岁左右年纪，穿着一身红色的衣裳，骑着一匹枣红色的健马。展公子，你问起这个女子，敢情你知道她？ ”

展伯承道：“ 昨日我在那竹棚避雨，听得沙铁山的手下说起这件事情，据说他们是想抢她那匹马才打起来的。江湖上有本领的年轻女子不多，所以我问你一问。 ”

南秋雷道：“ 这也不见得。铁凝的年纪不是更小吗，要是她在这儿，未必就会输给那个女子。嘿，嘿，打伤沙铁山一个手下又有何难？ ”

展伯承道：“ 南姑娘请恕我不会说话。我的意思并非是说女子比不上男子，南姑娘你的本领就是江湖上许多豪杰比不上的。不过我见闻有限，对有本领的年轻女子却是知道不多，所以忍不住好奇要问一问了。 ”

南春雷笑道：“ 三妹，人家称赞了你，这你可该舒服了吧？ ”展伯承心里想道：”这个南姑娘夸赞凝妹，她和凝妹倒也是一样的好胜。 ”

那小头目也笑道：“ 我没有见过那红衣女子，不过听说她的刀法非常狠辣，给她砍伤的那个人是沙铁山手下坐第四把交椅的头目，不过一个照面就把他砍了两刀。这女子一身红衣，骑着红马，倒是和她的那个火辣辣的脾气很配合呢。 ”

展伯承虽然没有问出甚么，但听这小头目所描述的这个“ 红衣女子 ”却显然不是他的“ 龄姐 ”了。

展伯承心里想道：“ 褚家并没有枣红色的马，龄姐也并非特别喜欢红色，我就从未见她着过红色的衣裳。而且他们所说的这个红衣女子，年纪也似乎要比龄姐大些。 ”他断定这个“ 红衣女子 ”多半不是褚葆龄，心里很是失望。

这小头目接着说道：“ 据报这红衣女子，昨日也是向扬州去的。说不定我们今晚回到总舵之后，可以打听到她的消息。 ”

展伯承心想：“ 既是一个不相干的人，知不知道也都罢了。 ”想到千里追踪，到头来他的“ 龄姐 ”仍是杳无音讯，又因南秋雷的说话而想起铁凝，“ 铁凝此刻不知是否也在挂念着我？ ”旧侣难寻，新知远隔，恩念及此，不觉怅怅惘惘。

又走了一程，忽见前面一骑快马疾驰而来，那小头目“ 咦 ”了一声说道：“ 刚说曹操，曹操便到。这个女子一定就是打伤沙铁山手下的那个女子了。 ”原来骑在马背上的是个妙龄女郎，一身红色衣裳，坐骑也正是枣红色的骏马。

南秋雷道：“ 她这匹枣红马果然神骏不凡，恐怕比得上展大哥这匹白龙

驹呢，怪不得沙铁山的手下要抢她的坐骑。”

转眼间，那红衣女子已是越来越近，人和马都看得很清楚了。展伯承抬头一看，吃了一惊，心道：“原来是她，我怎么没有想到？”

原来这个红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去年在盘龙谷刘芒家中与展伯承曾经打过一架的那个龙成芳。

龙成芳看见了展伯承，“哼”了一声，“唰”的虚打一鞭，那匹枣红马便从他们中间冲了过去。这一鞭几乎打着展伯承，南秋雷是骑着马跟着展伯承的，也几乎给鞭梢碰着。南秋雷大怒，一鞭就打过去。但那红衣女子的马快，早已跑过去了。

南春雷诧道：“这女子好横，也不喝声让道就横冲直闯，敢情她是把我们当作沙铁山的手下了？”

南秋雷道：“可惜我那一鞭没有打着她，我倒想看看她是怎样了得？”

南春雷笑道：“展大哥都没发脾气呢，你又何必动怒？”南春雷已看出红衣女子的那股骠劲是冲着展伯承发的。展伯承在这瞬间转了几个念头，想道：“尽管她对我敌意未消，但她总是刘芒的朋友，我应该告诉她趋吉避凶。”

此时那红衣女子已把他们远远抛开后面，展怕承忽地拨转马头，南秋雷怔了一怔，道：“展大哥，你干什么？”展伯承道：“我去和她说几句话！”他怕追不上龙成芳，已是无暇与南氏兄妹细说了。

展伯承的白龙驹比那匹枣红马跑得更快，一口气跑出十多里路，终于追上了龙成芳。

龙成芳“霍”的勒住马头，怒目而视，厉声说道：“你追我做什么，是不是要和我再打一架？”

展伯承也不禁给她激起了一点火气，但他还是强行抑制下来，说道：“龙姑娘，你别误会，我只是想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龙成芳似乎有点感到意外，冷冷说道：“什么事情？”

展伯承道：“你是不是打伤了沙铁山一个手下？”

龙成芳道：“不错，我昨日是曾打伤一个强盗，却不知他甚么铜山铁山，你待怎么样？”

展伯承道：“龙姑娘，你心平气和一点好不好？你以为我是他们一伙吗，我是来给你报讯的！”

龙成芳也知道展伯承决不会是那些强盗的同伙，有点不好意思，神色便好了一些，说道：“报什么讯？”

展伯承道：“沙铁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他是江南一霸，恐怕会向你寻仇。”

龙成芳道：“哦，你倒是一片好心，多谢你了。幸好用不着你替我担心。”

展伯承道：“龙姑娘，我知道你武艺高强，可是这沙铁山也委实不可轻敌，我是曾经和他交过手的，他的七步追魂掌很是厉害，说老实话，倘若单打独斗我是打不过他的。”展伯承去年在刘芒家中与龙成芳交手，结果是不相上下。他说这话的意思，即是暗示给龙成芳知道，沙铁山的武功在她之上。

龙成芳哼了一声，意殊不屑。展伯承又再说道：“依我之见，要嘛你就趁早离开江南，免得和沙铁山那帮人碰上。”

龙成芳冷笑道：“你倒很会替别人出主意呀，要是我不愿意离开呢？”

展怕承忍受她的讥笑，说道：“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必须留在江南，但你若要留在江南的话，我想冒昧代周舵主请你，南夏雷在他那儿，

你是认识的。你若是住在他们那个地方，沙铁山就决不敢来惹你了。”

龙成芳柳眉一竖，说道：“你倒真是热心，居然想到要请南夏雷来保护我了。对不住，我不领情。嘿嘿，你怕沙铁山是你的事，我龙成芳岂能让他吓跑？”

展怕承尴尬之极，憋着一肚子气说道：“好，那就算我多管闲事了。告辞！”龙成芳忽地叫道：“且慢！”

展伯承满肚皮没好气，勒住马道：“龙姑娘有何指教？”

龙成芳笑道：“我虽然不领你的情，你的好意我还是感激的。咱们去年打过一架，今又承你把我当作朋友看待，可是你我还未曾通名呢。他们叫你展大哥，你是姓展的吗？”

展伯承听得她好言相向，胸中之气平了好些，说道：“龙姑娘的芳名我已经听得南大侠说过了。我是姓展，贱名‘伯承’二字，叔伯的伯，承继的承。”

龙成芳又笑了一笑，说道：“那日在刘芒家中，你说褚葆龄是你姐姐，我还以为你真的是她弟弟呢。原来只是异姓姐弟。”

展伯承面上一红，说道：“褚遂褚老前辈是我外公生前最好的朋友，我一向是叫他公公的，他的孙女儿也就如同我姐姐一般了。龙姑娘还有什么话么？”

龙成芳瞧了他这副神气，心里想道：“看来人言不假，这小子对褚葆龄只怕不仅仅是姐弟之情。”原来她自从那次与展伯承交手之后，早已打听出他的来历，此刻她是有意把展伯承留住，心中另有企图的。当下龙成芳又笑了一笑，说道：“你只是为了给我通风报讯才追上来和我说话的么？我却以为你应该还有别的话和我说呢！”

龙成芳这一句话正说中了他的心事，原来展伯承的确是想向龙成芳打听刘芒的消息的，但后来因为龙成芳的态度很不友善，他一气之下，就不想再问龙成芳了。

展伯承道：“龙姑娘你既然这样问我，那我也就不妨说了。我只道你是刘芒的朋友，我和刘芒从前虽然有点过节，但也早已化敌为友了。实不相瞒，我此来江南，就是想打听他的消息，龙姑娘你可知道？”

龙成芳道：“你这话只怕也还有点不老实吧？你只想知道刘芒的消息吗？”

展怕承面红过耳，但他听得龙成芳话中有话，却也只好忍受她的嘲笑，说道：“如果龙姑娘还有褚姐姐的消息，那就请龙姑娘一并告知。”

龙成芳道：“刘芒的消息我不知道，但褚葆龄的消息我却是知道一二。不过我现在可不能告诉你，你若是相信我的话，请你今晚三更与我相会。”

展伯承吃了一惊，道，“为什么？”

龙成芳笑道：“我已经说过现在不能告诉你的了。你不必问我原因，也不能将这约会告诉任何人。总之你信得过我，你今晚就来，我绝不至于陷害你的。到时自然有人告诉你关于你的龄姐的消息。”

展怕承惊疑不定，心里想道：“约会是在今晚三更，还有许多时候让我仔细思量，且先问个清楚，去不去到时再说。”于是说道：“不知姑娘约会的地点是在何处？”

龙成芳道：“你今晚是准备住在海河帮周舵主那儿吧？”展伯承道：“不错。”龙成芳道：“从海河帮的总舵出来，沿着江边的路一直回北走，三十

里左右，你可以看见一座靠山面江的白塔，这就是你我今晚约会之处。记着，不可泄漏出去。”

展伯承道：“多谢姑娘，知道了。”龙成芳“格格”一笑，说道：“来不来随你的便。好，我先走啦。”唰唰两鞭，枣红马绝尘而去。

展伯承一片茫然，拨转马头，赶回去与南氏兄妹会合。南秋雷笑道：“展大哥，你又说不认识这个女子，却怎的又跑去找她说话。”

展伯承面上一红，说道：“起初以为不认识的，后来见了面才想起来。”南秋雷道：“她是谁？”南春雷道：“秋妹，你怎么总是爱管闲事？”南秋雷道：“问问有什么打紧？难得遇上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女侠，岂可不知道她的姓名？”言语中大有嘲笑展伯承之意。

展伯承笑道：“说起来恐怕你们也早已知道的了，她还是你们大哥的朋友呢。我只见过她一面，她的名字也还是南大哥告诉我的，她就是龙成香的妹妹龙成芳。”

南秋雷怔了一怔，不觉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龙成芳。果然名不虚传，刁蛮得紧。幸亏我的大哥没有，没有……”说至此处，南春雷瞪了她一眼，南秋雷格格的笑个不休，就没有再说下去了。原来她的母亲夏凌霜与龙成芳的姐夫穆康是早相识了的。

夏凌霜曾经几次带了长子南夏雷到过穆家，但南春雷、南秋雷却未去过。好几年前，龙成芳的姐姐曾有意将妹妹许给南夏雷，只因龙成芳一心痴恋刘芒，而南夏雷也不是怎么欢喜龙成芳，这婚议才胎死腹中，没有正式央媒提议。不过这件事情南夏雷却是知道的。南秋雷暗示妹妹，不许她说出此事，则是因为他误会了展伯承，他以为展伯承看上了龙成芳。

展伯承也知自己刚才的举动引起了他们兄妹的误会，但也无意辩解了。当下一行人快马加鞭，将近黄昏的时分赶到了周同的住宅。

这是一座堡垒式的住宅，在扬州城外数里之地的郊区，既是周同的住家，同时也作为海河帮的总舵的。他们来到，周同与南夏雷都出来迎接。

周同正在用人之际，见一下子来了三位少年英雄，十分欢喜。南春雷、南秋雷因为有着他们哥哥的关系，与周同比较上算得是“自己人”，展伯承与周同则是初次相会，并无渊源，故而周同也对他特别以客礼相待。双方行过见面礼后，周同便将他们请进内厅。

南夏雷笑道：“展兄弟，自从去年一别之后，你倒是在江湖上闯出了万儿了。我以为你已经和铁铮兄妹去投奔他们的爹爹了，却怎的你独自一人又来到了扬州？”

展伯承道：“铁伯伯的伏牛山山寨已被官军攻破，他们转移到金鸡岭去了。我想打听一位朋友的下落，这才到扬州来的。不知段叔叔还在这里么？”

南夏雷道：“克邪夫妻到别处去了，不过他们还要回来的。你要找哪一位朋友？”

展伯承不好意思说出褚葆龄的名字，说道，“我想打听刘芒的消息。他爹爹死了，我受槐树庄庄主吕鸿春之托，给他报个讯儿。”

南夏雷诧道：“刘振的本领也很不错啊，怎么死的？”

展伯承道：“他是死在从回纥来的一个大魔头手里的，这魔头名叫泰洛，听说是回纥数一数二的高手。”当下将槐树庄之事一一告诉了南夏雷，南夏雷虽然与刘振交情不深，也颇激起义愤，说道：“回纥的武士敢到中原逞能，我若是碰上泰洛，我也要斗他一斗。”

说了几句闲话，南夏雷又道：“今日在你之前，已有人向我打听过刘芒的消息了，可是我对刘芒的下落却是毫无所知。”随着笑道：“展兄弟，可惜你来迟了半天，要不然倒可以见着那个人。你猜猜那个人是谁？”

展伯承心中一动，正想说道，南秋雷已先笑着说道：“是龙家二姐么？展大哥早已与她见过面了。”

南夏雷道：“哦，原来你们已经在路上见过了。怎么样，那样龙二姑娘可还在生你的气么？”

南秋雷道：“龙二姑娘的脾气的确是大得可以，不过大哥你

可不用担心，展大哥并没有和她吵架，还单独去找她说话了呢。”

南夏雷道。“是么？那就用不着我给你们调解了。”

南秋雷笑了一笑，说道：“大哥，你为什么不把她留下？妈说她的武功很好，要是你把她留下，我倒可以向她请教请教呢，她要找的那个刘芒又是她的什么人？”

南夏雷道：“刘芒是她旧日的邻居，在绿林中也算是一位少年豪杰，她听得我说不知刘芒的消息，立即便走了。想必是赶着到第二个地方打听吧。”

南秋雷笑道：“哦，这么说来，她和这刘芒的交情也是很不错的了。”她心中有一句话没说出来的是：“哥哥，幸亏你没有和她订亲。”

南夏雷瞅她一眼道：“我怎么知道，你管他们这些闲事做什么？”南秋雷伸伸舌头，把那句几乎想说的话吞了回去。

周同给他们摆下了接风宴，席上周同说了他们月前劫夺漕运的得意事，展伯承也谈了他们与沙铁山遭遇的经过。周同听说空空儿与沙铁山结了梁子，十分欢喜。席散之时，早已天黑了。周同说道：“你们一路奔波，早点安歇吧。”

展伯承被安置与南春雷同住一间房间，待二更时分，南春雷已经睡着，展伯承则是心事如潮。

去不去赴龙成芳之约呢？展伯承心里想道：“龙成芳虽然脾气大些，却也并非坏人，她没有理由要骗我去上当。我踏破铁鞋，就是为了寻觅龄姐，如今既然有了一个可以打听得她消息的机会，岂可错过？但这位龙二姑娘为什么要故作神秘呢？”

展伯承虽然满腹疑云，但毕竟还是下了决心一去探个究竟。于是他悄悄起来，换了一身黑色的夜行衣，正要出去，心中忽又想道：“南春雷倘若半夜醒来，见我不在，会不会闹出笑话？要不要告诉他呢？但龙成芳又不许我告诉第三个人的。”

展伯承正自踌躇，南春雷忽地一声咳嗽，坐了起来，似笑非笑他说道：“展兄，你换了夜行衣要去哪儿？”

展伯承面红耳热，讷讷说道：“我去会一位朋友，天明之前，就回来的。南二哥，你、你给我遮瞒些儿，我，我不想惊动大家。”

南春雷见他行踪如此诡秘，颇为诧异，笑道：“会的什么朋友？如果不方便告诉我，那就别说。”

南春雷这么一说，展伯承倒是不好意思不告诉他了，“就是日间相遇的那位龙姑娘，她，她有点事情要见一见我。”

南春雷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气，笑道：“哦，原来如此。那么展兄你快去吧，小弟一定替你遮瞒。”展伯承知他有所误会，却也无法解释了。

展伯承悄悄的从窗口出去，他一身上好的轻功，海河帮总舵虽然有守夜

之人，却只是防备敌人从外面进来，却没想到有自己人从里面出去。

展伯承悄悄的溜出了海河帮的总舵，便依照龙成芳的指点，沿着江边的小路，向北直走，一路走一路想道：“她说到了约会之地，自有人告诉我龄姐的消息，却不知那是谁人？”

展伯承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路，果然看见山脚下有一座白塔。这时正好是三更时分，这晚月色明亮，远远望去，隐约可见两条黑影，耳边也隐隐听得金铁交击的声音。

展伯承吃了一惊，心道：“她约我在这里相会，却怎的有人在这里厮杀？”连忙三步并作两步，跑近去看，这一看更是令他吃惊非小。却原来在白塔下面厮杀的那两个女子，一个是龙成芳，另一个就是褚葆龄！

展伯承呆了一呆，失声叫道：“龄姐，你，你怎么和龙姑娘打起来了？”褚葆龄“哼”了一声，并不答话。

龙成芳却是哈哈一笑，说道：“我没有骗你吧，我让你亲自见到你的龄姐，这不是只比告诉你的消息更好吗？”她与展伯承说话之后，立即挥刀架住褚葆龄的青钢剑，又向褚葆龄说道：“褚姑娘，我知道你的爷爷早已将你许与这个姓展的了，如今他来找你回去，你打算怎么样？你若跟他回去，你我之间的仇怨就一笔勾消，咱们也不用再打了。”

原来龙成芳是昨日午间在暴风雨未来之前渡过长江的，渡江之后，碰上了风雨，她到一间客店投宿，无巧不巧，褚葆龄比她先来，恰巧也是住在那间客店。

她们两人以前没有会过，但龙成芳是早已知道褚葆龄和刘芒的关系的，褚葆龄却不知道她是谁。

客店中只有她们两个年轻女子，彼此又都看出对方是江湖人物，很自然的便交谈起来。龙成芳一听了她的名字，便知她是自己的情敌。

龙成芳不愿在客店里与褚葆龄吵闹，当时没有发作。待到将近天亮时分，她才跑到褚葆龄的房中，褚葆龄给她惊醒，问她来作什么，她一言不发，拿出了一把匕首，将预先写好的一张纸，“啪”的一下用匕首插在桌上，这才冷冷说道：“不知羞耻的贱人，你自己看去！”这一张纸上写的除了辱骂她的辞句之外，就是约她在今晚三更到此一战的。

褚葆龄气得非同小可，当时就要和她动手，但龙成芳却已跑了。她的马快，褚葆龄追不上她。过后褚葆龄看了她的留柬，这才知道其中缘故，当然就接受了她的挑战。

但龙成芳虽然任性刁蛮，却非恃强作恶的这类坏人。她由于忍不住心头之气，向褚葆龄挑战，但在当面寄刀留柬之后，心中却又不禁感到一片茫然。

“今晚之会，我该如何对付褚葆龄呢？”龙成芳独自一人的时候，就不禁自思自想了：“我总不能将她一刀杀掉，那么将她打一顿，骂一场，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不错，打她一顿是可以稍泄我心头之气，但打了又如何？刘芒若是知道此事，岂不是更要同情她了？”

龙成芳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处置”褚葆龄的好办法，直到她在路上巧遇展伯承之时，才想到了一个她自以为是“两全其美”的办法，这就是利用展伯承去“缠”褚葆龄，她以为展伯承还是痴恋着褚葆龄的，只要褚葆龄给他缠着脱不了身，那么褚葆龄也就不再能成为她与刘芒之间的障碍了。龙成芳认为这是“釜底抽薪”之计。

龙成芳自以为打的如意算盘，却不知褚葆龄与展伯承之间也有误会，褚

葆龄看见了展伯承，怒气更增。
　　她想起了刘芒来她家盗宝那晚，是展伯承助她爷爷将她缚起来的。她串通刘芒盗宝之事，也只有展伯承知道，那么不问可知，当然也是展伯承把这消息告诉她爷爷的了。
　　褚葆龄比龙成芳深沉一些，但性情更为倔强。她平白受了龙成芳一场侮辱，心中已是怒气难消，此时又听得展伯承是龙成芳约来的，这一把无名火就更加越烧越旺了。
　　龙成芳正在问她还要不要再打下去，话犹未了，褚葆龄已是唰唰两剑，疾下杀手，这两剑辛辣无比，龙成芳冷不及防，几乎给她刺中。
　　龙成芳大怒道：“ 我与你好意商量，你当我怕你不成？ ” 褚葆龄紧咬银牙，一言不发，又是一剑。龙成芳举刀相迎，力度用得稍弱，褚葆龄剑锋一偏，“ 嗤 ” 的一声，刺穿了龙成芳的衣襟。
　　龙成芳怒道：“ 好呀，你既然不肯罢休，那么咱们就真个较量较量！ ” 瞬息之间，还了七刀，刀法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奇幻之极，原来龙成芳也是用剑的，只因那次在刘芒家中，她被南夏雷空手夺了她的剑，一怒之下，就发誓以后除非胜得过南夏雷，否则就不再用剑。但她虽然舍剑用刀，原来的剑法已然化到刀法上来。她原来的剑法是辛芷姑这一派的嫡传，奇诡无比，化成刀法，自成一路，更难捉摸。
　　但褚葆龄也非弱者，她的爷爷是江湖大盗，武功属于狠辣一路，讲究出手就要伤人的。褚遂毕生心血所创的武功都传给了孙女，此是褚葆龄杀得性起，尽管她也并非就想取了龙成分的性命，但却是一招一式，都毫不留情。
　　这两人认真地打了起来，招招凶除，看得展伯承心惊肉跳，连忙叫道：“ 龄姐，别打啦！龙姑娘，请你也让一步吧！ ”
　　褚葆龄冷笑道：“ 展伯承，你也上吧，你害得我已经够惨了，还有脸来叫我龄姐吗？我爷爷教过你武功，你尽可以用来对付我，来呀，来呀！ ”
　　她口中说话，手底毫不放松，就在这一句话的时间，已向龙成芳连攻七剑。
　　龙成芳大怒道：“ 展伯承，要嘛你就姐弟两人都来打我，要嘛你就给我滚开！别在这里啰唆！，哼，哼，我为什么要让她一步？ ”
　　展伯承两面不讨好，顿足说道：“ 这，这真是从哪儿说起？龄姐，我知道你还在气我，但你听我说一句话好不好？ ”
　　说话之间，只听得“　　”的一声，褚葆龄已横剑扫去，一式“ 凤凰展翅 ”，剑锋朝着龙成芳的手臂斜削下来。龙成芳待她剑锋堪堪削到，一拧身还了一招“ 覆雨翻云 ”，刀锋由下而上，径截褚葆龄的手腕，这一招好不厉害，褚葆龄急急变招，剑锋从斜削变为下拖，双方刀剑相交，“　　”的一声，火花四溅。
　　她们两人都不理会展伯承，招数是越来越凶，越出越险，哪一方稍有不慎，只怕就要血染黄砂。
　　展伯承忽地叫道：“ 龄姐，你知不知道，爷爷已经死啦！他有话要我和你说，你看在爷爷的份上，和我一同回去在爷爷坟前上一炷香吧！ ”
　　褚葆龄自从那晚从家中私逃出来之后，只道刘芒在她爷爷刀下，一定是不死必伤，她并不知道后半夜窦元插手的事情，根本就没有想到她的爷爷会死。这大半年来她在江湖流浪，因为是个单身女子的缘故，不便与江湖人物厮混，故此刘芒的消息与她爷爷的消息，她是两皆不知。不过，她虽说是心

中怨恨爷爷，但骨肉之情还是有的。她也曾每每为了这一场家庭的惨变，深感骨肉分离，往往午夜梦回，心伤泪咽。

此际她突然听到爷爷逝世的消息，当真是有如晴天霹雳，登时把她震得几乎发了昏，“爷爷是怎么死的呢？是给刘芒父子误杀的么？”迫切间她又来不及细问展伯承，六神无主之际，剑法也就登时散乱了！正是：

青梅竹马难相谅，噩耗传来倍自伤。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同仇敌忾前嫌释　报怨惩凶怪侠来

龙成芳正在全神激斗，展伯承说些什么，她根本听而不闻，此时她正在使到一招“樵夫问路”，收势不及，依然一刀斩去。

褚葆龄剑法散乱，门户大开，眼看这一刀就要插入她的胸膛，忽听得“　”的一声，却原来是展伯承插入她们的中间，拔剑出鞘，替褚葆龄挡了一刀。

龙成芳余怒未消，喝道：“好呀，你们姐弟二人就并肩子上吧！哼，哼，褚葆龄你倒是很有办法啊，使得两个男人都甘心为你拼命！”

展伯承架着她的柳叶刀，忍不着也有了几分怒气，说道：“龙姑娘，我的龄姐正听到伤心的消息，你怎能还在排揎人家？”

龙成芳瞿然省觉，这才想到褚葆龄刚才剑法的散乱来得太过突然，决不是因为打不过自己以至如此的。

龙成芳心里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口头却不肯认错，说道：“你说什么，我根本就不明白。”

褚葆龄又是伤心，又是羞恼，此时她哪还有心情恋战，只是想在爷爷坟前痛哭一场。这刹那间，她又蓦地想起爷爷在逼迫与她展伯承之事，心里自思：“我爷爷死了，我是要回去的。但我不能与伯承一同回去。爷爷，请恕你的孙女儿不孝，不能遵从你的遗命。”展伯承还在架住龙成芳的柳叶刀，褚葆龄则已是转身便跑。

她还未跑到路口，忽听得有人喝道：“站住，好个大胆的女贼，还想跑么？”随即又听得有人笑道：“沙帮主，不是这个，是那边那个使柳叶刀的女子。咦，和她同在一起的是姓展的那个小子吗？怎的却似乎是在和她打架呢？”

展伯承听得这些人的说话，不由得大吃一惊，回头望去，只见拦着褚葆龄的不是别人，正是沙铁山和他的副手仇敖。说话的则是另一个头目。

原来这个地方已是沙铁山这帮人的势力范围，龙成芳来这儿与褚葆龄约会，早已给他手下发觉，回去报讯，故而沙铁山带人赶来，要为他那受伤的头目报仇。说话的这个小头目是那日在场之人，认得龙成芳。

仇敖哈哈笑道：“这不正好吗？本来要捉一个的，却可以捉到三个了，这个女子也很不错呀。大哥，你意思如何？”

沙铁山笑道：“不错，姓展的这小子也是咱们的仇人，这女子不是姓展的一路就是那女贼一路，你要捉她，我许你就是。”

褚葆龄神智将近昏迷，但这些人说要捉她，她还是知道的，不由得勃然大怒，仇敖一上，她马上就是一剑刺去。

仇敖用的是一柄厚背砍山刀，刀重力沉，横刀一拍，把褚葆龄的青钢剑荡开，伸手就要抓她。褚葆龄的剑锋划了半道弧形，回剑划他虎口。仇敖想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几乎给她刺着。仇敖只得舍掌用刀，不过几招，见褚葆龄剑法散乱，又来抓她。不料眼看就要得手，见褚葆龄突然又有一招绝妙的剑法，杀得他几乎措手不及，只好又再缩手回刀，先行招架。仇敖大为诧异，心中想道：“这女子的剑法怎好时好时坏，是何道理？”

原来褚葆龄是因为刚刚受了重大的刺激，是以剑法不能维护正常的水准。但学武之人，保卫自己乃是出于本能，这就是她每到临危之际，能够使出绝好剑法的道理。不过仇敖是他们帮中仅次于帮主沙铁山的好手，本领亦自不凡，褚葆龄若在平时与他较量，大约也只是打个平手而已。

但此际褚葆龄神智未宁，可就大大吃亏了。虽然她临危解了几招，毕竟是难以持久，不过数招，又是险象环生了。

且说展伯承一见是沙铁山带了人来，截住了他的“龄姐”，这一惊端的是非同小可。此时，他哪还有心情与龙成芳说话，连忙抽出剑来，赶上去解他“龄姐”之危。

展伯承来得正是合时，唰唰两剑，将仇敖迫退，使得仇敖不能不全神应付他。沙铁山手下的两个大头目上前助战，以三敌二，褚葆龄仍然不能闯过。

忽听得沙铁山旁边有个人涩声说道：“原来又是这个小子，这小子倒是真好管闲事呀！”声音生硬，不似中原口音。

展伯承抬头一看，却原来是那个曾用腐骨掌打伤了吕鸿春的大魔头，回纥数一数二的高手泰洛。展伯承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但事已如斯，也只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沙铁山道：“泰洛先生认得这个小子？”泰洛“唔”了一声，说道：“这小子还不配作我敌手，但帮主若要我拿他，我也可以效劳。”

沙铁山笑道，“割鸡焉用牛刀？几个后生小辈，怎敢有劳泰洛先生的贵手？就请先生瞧瞧热闹吧。”原来泰洛追踪楚平原来到江南，他和沙铁山是本相识的，故此沙铁山遂用卑辞厚礼将他请来，目的是想用他来对付空空儿的。

沙铁山这次带来的手下，只有仇敖勉强算得是一流好手。他以为只是要捉拿龙成芳一人，当然用不着兴师动众，带了泰洛同来，也不过是防备神出鬼没的空空儿而已。此际仇敖已和展伯承交上了手，沙铁山恐防手下丢他的脸，叫泰洛笑话，于是遂亲自上去捉拿龙成芳。

龙成芳正自打不定主意要不要去助褚葆龄，此时见沙铁山向她走来，她并不知道沙铁山的厉害，冷笑说道：“你就是什么沙铁山吗？你做的什么帮主？不知管束部下，居然还敢到此向我叫阵？哼，哼，看来你们只是一群江湖上的下三滥，绝非什么正派的帮会。”

沙铁山怔了一怔，随即哈哈笑道：“不知死活的丫头，竟然教训起我来了。你可知道我老沙不爱女色，绝不惜玉怜香，你碰到我的手上，多少是要吃点苦头的了。嘿，嘿，你有眼无珠，就叫你尝点江湖上下三滥的本领吧。”

沙铁山虽说是不喜女色，但却语气轻薄，龙成芳气得柳眉倒竖，斥道：“放你的屁，管你铜山铁山，也要把你砍倒！”剑诀一领，将师传的剑法化到刀法上来，一刀便朝沙铁山的胸膛砍去。武学有云：“刀走白，剑走黑。”使刀的本来是明刀亮砍的。但像她这样第一刀便砍对方的胸膛，总是一种蔑视敌人的态度。

沙铁山又好气又好笑，冷笑道：“只怕你砍我不倒！”双掌一圈，使出一招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便要把龙成芳的柳叶刀夺下。

刀劈胸膛本来是只顾攻不顾守的招数，如果是在武学上有深湛造诣的人，绝不会在未知对方虚实之前便用这种轻妄躁进的招数的。所以沙铁山以为龙成芳不过是个初出道的雏儿，只须一个照面，定能夺她兵刃。

哪知龙成芳的刀法奇诡绝伦，她是胆大心细，故意引敌人来夺刀的。说时尽，那时快，沙铁山刚刚出手，龙成芳的刀法已是倏然一变，从沙铁山意想不到的方位劈来。沙铁山吃了一惊，只觉寒风扑面，龙成芳一刀从他颊旁削过，险些将他的耳朵割掉。

龙成芳这一刀本来是要削他的天灵盖的，一刀劈空，暗暗叫声：“可惜。”

她哪里知道沙铁山精通“七步追魂掌”的绝技，本领实是远远在她之上。

沙铁山以“移步换掌”的本领避开她这一刀，也是不敢太过轻敌。他的“移步换掌”乃是每移动一步，便转换一种掌法，等闲之辈，在他的七步七掌之内必然丧命，故此又号称“七步追魂掌。”

沙铁山一个“移步换掌”，左掌是绵掌功夫，右掌是金刚掌力，一刚一柔，配合得恰到好处。龙成芳的刀锋给他金刚掌力荡开，他的左掌已以绵掌手法来抓她兵刃。

幸而龙成芳身法轻灵，百忙中用个“风刮叶花”的式子，一飘一闪，躲过对方的擒拿，柳叶刀迅即撤回反截敌腕。沙铁山绵掌用的是一股柔劲，把手一招，在距离刀口三寸之处轻轻收回，掌心所发的粘黏之劲把柳叶刀引出外门，连指头都没给刀锋碰着。两无伤损。

沙铁山一招落空，后招续发，移步换掌，式式不同，越来越狠。不过十来招，已是把龙成芳迫得手忙脚乱。这还幸亏是龙成芳的刀法变化奇诡，已得辛芷姑这一脉的真传。沙铁山从来没有见过这路刀法，一时摸不着底细，未敢大胆进攻，要不然龙成芳更难抵敌。

展伯承这边以二敌三，却是颇占上风。他见龙成芳那边危急，连忙加紧攻敌，刺伤一个头目，迫他退出战团。此时褚葆龄在激战中亦已恢复了清醒，剑法使来，中规中矩。

展伯承松了口气，低声说道：“龄姐，咱们必须与龙姑娘同舟共济，意气之争，搁下再说。我去助她一臂之力，你多留神点儿。”

褚葆龄道：“你尽管去，我才不稀罕你呢。”说话之中虽然还是带有意气，但总算是肯与展伯承说话了。她的脸上也并无愠怒之色，说了这两句话。便不再理睬展伯承，自顾自的全神御敌。

展伯承心里想道：“现在还不是解释误会的时候，龄姐武功不在这仇敖之下，她以一敌二，纵然稍稍吃亏，也总可以支持半个时辰。龙姑娘那边却是需人相助，刻不容缓了。”

展伯承来得恰是时候，沙铁山正自以金刚掌力迫得龙成芳刀法散乱，左手骈指如戟，便来点她穴道。展伯承喝声：“住手！”唰的一剑刺去，这一剑也是刺他穴道。

这一剑是攻敌之所必救，沙铁山只得移步换掌，先行迎击展伯承。龙成芳刀法何等迅疾，一脱险境立即便是一招“彩凤旋窝”，刀光霍霍，向沙铁山下三路横扫过去。

沙铁山大怒道：“好呀，你这小子侥幸逃了一次性命，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叫你们一个都活不成！”猛地里双掌齐发，掌法变幻不定，既似攻向展伯承，又似攻向龙成芳。

展伯承腾身一跃，将五禽掌法化到剑法上来，一招“大鹏展翅”拦斩敌人右腕；龙成芳也使出一招杀手绝招，刀锋斜掠，指东打西，倏地倒卷上来，横截沙铁山左腕腕脉。这两人的剑法刀法都是一等一的精妙招数，虽然功力还是比不上沙铁山，但沙铁山要想取胜，已是大为不易，更不用说可以把他们毙于掌底了。

沙铁山战他们二人不下，心中颇为焦躁。泰洛在旁边袖手旁观，不时的大声赞好。原来他这次来到中原，正想趁此机会窥探中原的各派武功，沙铁山的“七步追魂掌”，龙成芳的刀剑两用的招数，展伯承的“五禽掌法”等等，都是在中原各成一家的武功，尽管这些人的本领都比不上泰洛，但他们

的武功却是有可以供给泰洛观摩的价值，故此他宁愿袖手旁观，好看个仔细。同时这也是他自高身价的做法，他要等待沙铁山必须请他出手的时候，他才出手。他在旁边喝彩也并不是单独向沙铁山喝彩的，有时碰到了展伯承或龙成芳有一招精妙的招数，他也喝彩。

泰洛的喝彩声令得沙铁山更感刺耳，心中想道：“我若是连一个黄毛丫头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都收拾不了，这面子往哪里搁去？”于是把平生所学都使了出来，“七步追魂掌”循环反复，变化无穷，一招狠过一招，终于取得了优势，把龙、展二人的身形都笼罩在他的掌影之下。不过，他也不过是开始抢得了一些上风而已，要想取胜，还是不易。

另一边褚葆龄的情形也是差不多一样。不过龙、展这边是以二敌一处在下风，她则是以一敌二，感到吃力。因为她的本领和仇敖差不多是旗鼓相当，仇敖这边加上一个在江湖上勉强算得是二流手的头目，就要稍稍胜过她了。

双方正在激战之中，一时还未能分出胜负。忽见又有两个人来到，当先的那个汉子哈哈大笑道：“沙帮主，好武功！只是你与两个初出道的后生晚辈比武，不是太失身份了么？他们都是我的小友，有何事情得罪贵帮，让我代接吧！”

来的这两个人是南夏雷、南春雷兄弟。南夏雷虽然年纪也并不大，但他十五六岁便已出道，在江湖上闯荡已将近十年，这十年来江猢上小一辈的英雄，数了段克邪便是他了，故而他的身份倒是与沙铁山相当。

他们是怎样会来的呢？原来在展伯承走后，南春雷越想越觉得不妥。他起初以为是展伯承和龙成芳有什么私情，半夜偷去幽会。但后来一想龙成芳即使要约展伯承幽会，也不必在他初到海河帮的第一天晚上，在半夜三更将他从海河帮的总舵拉出来。

而且日间展、龙二人在路上相逢的情形也不似是一对情侣。他又想到龙成芳是沙铁山这帮人的仇人，展伯承也是刚刚在两天之前才和沙铁山打了一架的。南春雷一面觉得此事颇为离奇，一面又为他们二人担忧，于是就悄悄的去告诉他的哥哥。

南夏雷听了弟弟的报告，也是深感事有蹊跷。他和龙家穆家乃是世交，龙成芳的姐姐又是拜托他在江湖上照料她的妹妹的，虽然他与龙成芳因有论婚不成之事，各怀心病，但倘若龙成芳在他所在之地出了什么事情，他却怎能向龙、穆二家交代？是以也在知道展伯承出走之后，便与弟弟随后赶来，要看一看龙、展二人之约究竟是怎么回事，即使惹恼了龙成芳也顾不得了。

南夏雷很担心碰上尴尬的场面，惹恼了龙成芳，却想不到会碰上沙铁山本人。沙铁山是与海河帮的舵主周同作对的，明争暗斗，已非一日，只不过未发生正面的冲突而已。南夏雷是周同的好朋友，平时敌意已深，此时对面的碰上，冲突决难避免。故此南夏雷索性将事情揽到自己的身上，按照江湖的规矩，指名向沙铁山挑战。

沙铁山当然也不肯示弱，当下哈哈一笑，说道：“这个红衣女子伤了我手下的一个弟兄，姓展这小子则是我窦大哥的仇人，老实说我是要把男的捉去，把女的照样斫上两刀的。如今南大侠出头，请问这笔帐怎么算法？”

南夏雷冷笑道：“谁是谁非，暂且不论。我既然代他们出头，这笔帐你向我讨好了。只要你胜得了我，你将我捉去也好，斫我两刀也好，都由得你！”

沙铁山道：“好，南大侠是爽炔人，咱们就这样办吧。不过，我可得有言在先，咱们固然是胜者为强，但在胜负未判之前，这里的人都不许走！好，

你们先行罢手，待我与南大侠一决雌雄！”

龙成芳与展伯承已经退下，那一边仇敖恐他们上来夹攻，听得了帮主的命令，也便趁势收蓬了。

褚葆龄不愿与展伯承、龙成芳同在一起，“哼”了一声，说道：“你们结的什么私仇，与我有何相干？”不理沙铁山的命令便要硬闯过去，仇敖自忖拦不住她与展伯承，只好向泰洛求助。

泰洛昂首向天，淡淡说道：“你只管执行你们帮主的命令，有我在此，怕些什么？”仇敖得到泰洛的支持，登时神气不同，横刀在路口一站，喝道：“不许走！”

褚葆龄不知泰洛的厉害，依然向前走去，眼看就要与仇敖发生冲突，展伯承大吃一惊，连忙赶上，说道：“龄姐慢走，我有话要和你说。爷爷的事情我还未曾告诉你呢。”

“爷爷是怎样死的？”这疑问正是搁在褚葆龄心上的一块石头。“是给我气死的呢？还是因为那晚受了刘家父子的误伤？”褚葆龄所能想到的只是这两个原因，但不论是哪一样，对她都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倘是为了前者，褚葆龄当然感到罪孽深重，但若是为了后者，刘芒变作了她的仇人，则她更是不知如何自处了。

展伯承的这句话正触及她最最关心之事，她本来是对展伯承的误会甚深，所以才要离开的，此时却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了。

褚葆龄颤声说道：“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爷爷是、是几时死的？”她不敢直问死因，绕了个儿弯来问。展伯承道：“就在你离家的那天晚上。”

褚葆龄的一颗心猛地一沉，就在她离家的那天晚上，那么岂不是给刘芒父子所伤的了？

褚葆龄禁不住唰的一下面色变得如同白纸，“是、是给人杀死的吗？”“是受了重伤，不幸毙命的。”展伯承答。

褚葆龄咬了咬牙，眼泪夺眶而出，不敢往下再问。展伯承道：“你不想知道是谁杀你爷爷的吗？”

褚葆龄忍不住叫道：“你，你不要说了！”展伯承道：“不，我一定要告诉你，凶手乃是窦元！”

褚葆龄怔了一怔，道：“什么，你，你说的是谁？”展伯承道：“铁牌手窦元！”

这刹那间，褚葆龄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地，虽然仍是伤心，却已“轻松”多了。“铁牌手窦元？这个人不就正是杀你父母的仇人吗？”褚葆龄一直没有向展伯承透露过她曾因偷听而得知这个秘密，此时不知不觉他说了出来。

展伯承道：“不错，窦元是我的仇人，也是你的仇人！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沙铁山乃是窦元的把弟！”

仇敖狞笑道：“原来你们这两个小子是我们龙头大哥的仇人！哈哈，这可正是歪打正着！好呀，你这小妖女刚才还敢说这里的事，与你无关？”

沙铁山喝道：“仇二弟，不可坏了规矩，待我与南大侠决了胜负，再处置他们！”仇敖抱刀一立，说道：“不错，反正他们亦已是插翅难逃了！”

褚葆龄大怒道：“好，我本来要走的，现在偏不走了！”

展伯承正是要想她留下来才急于告诉她这件事的。要知若按江湖规矩，还有一线之机，可望南夏雷胜得过沙铁山，然后再联手合斗泰洛。否则此时

若走，就决闯不过泰洛这关。

南夏雷道：“好啦，可以赐教了吧？”沙铁山的“七步追魂掌”以迅、猛、狠、变见长，利于先发制人，见南夏雷招呼他进招，正合心意，口中还在慢条斯理他说道：“南大侠远来是客，主当让客，此乃是江湖的规矩……”南夏雷喝道：“谁要你让？少说废话，动手！”沙铁山仍在说道：“这，这怎么成？沙某比南大侠也痴长几岁。”

南夏雷大不耐烦，喝道：“你究竟想不想动手？”话犹未了，沙铁山陡地喝了一声“好”，一掌就向南夏雷劈来，发掌之后，这才急速说道：“南大侠既然定要客气，沙某只好有僭了！”

众人只道他还有几句“客套”话要说的，哪知他一下子就动起手来，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原来他是有意慢条斯理的说些客套话儿，使南夏雷放松戒备的。

好个南夏雷在他突袭之下，毫不慌张，眼看他这一掌堪堪就要打到，南夏雷手腕一翻，把刀一挥，其疾如电，“金雕展翅”，立即反削沙铁山的右臂。这一招拿捏时候，恰到好处，沙铁山倘不立时缩手，那就是两败俱伤之局。但南夏雷给他击了一掌最多受伤，沙铁山若给斫中，一条手臂可就得与身体分家

沙铁山怎肯舍了手臂与他硬拼？但他也并不缩手，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他掌势一变，倏的划了一道圆弧，脚步已是随着南夏雷刀锋所指的方向转了一个圈，南夏雷的刀锋就差了那么三寸削不着他，而他掌心已是迅即捏了一个“印诀”，向南夏雷左臂“印”下。

两人动作都是快如闪电，沙铁山是“移步换掌”，南夏雷则以“乱披风”的快刀御敌，转眼间，沙铁山三移步、三换掌，三掌之中套了连环二十一式。南夏雷也斫出了六六三十六刀。刀掌争雄，哪一方稍有不慎，立即便有性命之忧，可是在三步三掌二十一式对了三十六刀之间彼此都是连对方的衣角都没沾着。

众人看得目眩神摇，连泰洛也不禁赞了个“好”字。沙铁山皮笑肉不笑的“哼”了一声道：“南家快刀，果然名不虚传。但要想斫着我么，只怕也还未必能够。”南夏雷冷笑道：“七步追魂掌虽然厉害，也不见得就能当真追人家的魂魄。”

沙铁山的功力本来稍高一筹，但因他先与龙、展二人打了一场，此时与南夏雷却恰恰是旗鼓相当，谁都沾不了谁的便宜。

沙、南二人越斗越烈，招数也越来越险，两边的人都捏着一把冷汗。泰洛想要上去替换沙铁山，可是沙铁山未曾发言请他，他却又不愿自失身份。

不知不觉天色已白，沙、铁二人已斗了三百招有多，双方都是大汗淋漓，气喘可闻，泰洛怕他们两败俱伤，忍不住说道：“沙帮主，你歇一歇，待我来会会这位南大侠如何？你已经打了两场了。”

沙铁山此时稍微占得一点上风，心里踌躇不定。他不想在泰洛面前示弱，但自己没有必胜的把握，也是有点害怕两败俱伤。

沙铁山还未曾回答，就在此时，忽听得一声长啸，远远传来，初起之时，似在数里之外，转瞬之间，就似到了身旁在耳边发啸一般，人人都是心头一震。

陡然之间，只听得空空儿的声音哈哈笑道：“沙铁山，这回可找到了，你还往哪里跑？”

沙铁山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与南夏雷的武功本来相差极微，如今骤然受惊，登时就着了南夏雷一刀，幸而还不是伤着要害，只是在他的臂膊上划了一道五寸多长的伤口。

空空儿之来快得难以形容，笑声未绝，倏然间已现在沙铁山面前，“啪”的一掌，打了他一记清脆玲珑的耳光！

但空空儿只是打了他一记耳光，却没有再下杀手。只听得空空儿骂道：“晦气，晦气，受了伤的狗我空空儿是不能杀的，这次只好便宜你了。”

沙铁山想不到他受了南夏雷一刀，却换回来一条性命，连忙抱头鼠窜。不过空空儿这记耳光虽然不打算伤他，却也打得他面上开了花。

空空儿倏然出现之时，泰洛可并不知道他不想杀沙铁山，泰洛本来就是沙铁山请他来专为对付空空儿的，当然立即便冲上去，恰好在沙铁山吃了一记耳光之后与空空儿交上了手。

泰洛一掌打出，他练的是“腐骨掌”功夫，掌心蕴毒，空空儿则觉得掌心微微一麻，也晃了一晃。

空空儿纵声笑道：“我正感到无人可作对手，太过扫兴。你来得正好，我可以过过瘾了。你虽然练的是邪门毒掌，功力倒也不弱，还勉强算得是有资格可以陪我玩玩的人！好，再来，再来！看看你的毒掌能不能伤我？”

泰洛听得空空儿说是不怕毒掌，心里大大吃了一惊。但他此次来到中原，早就扬言要与中原高手一较短长，而沙铁山这次以卑辞厚礼请他助阵，又是特别声明要他对付空空儿的。倘若他给空空儿照面一招便即吓退，传出去岂非笑话？泰洛心想：“或者空空儿只是虚声恫吓，未必他就当真不怕毒掌。”

空空儿笑道：“怎么，你敢不敢来？我先让你三招！”泰洛硬起头皮，一咬牙根，狠声说道：“谁要你让！”说话之间，一招“拂柳分花”使出，柔中带刚，半攻半守。空空儿身形一晃，泰洛扑了个空。空空儿笑道：“我既说让招，就不会还击你。你无须顾忌，尽可全力攻我，不必分神防守。”

泰洛心道：“你如此骄狂，我乐得占占便宜。”他比空空儿高出一个头，双掌一合，蓦地就向空空儿的灵盖劈下来，空空儿叫道：“哎呀，不好了！”却在这电光石火之间，一矮躯，倏地从泰洛肘底穿过，反手抛出一个荷包，说道：“老子正在闹穷，借你几两银子使用，你别见怪。”原来空空儿从他身边溜过之时，一时技痒，顺手牵羊，偷了他的钱包，掏光了里面的银钱，这才还他。

泰洛身上的钱包只是装些零用钱，损失不大，但这面子却丢不起。最气人的是，空空儿还了他的钱包，又走到了他的面前，向他嘻皮笑脸。

泰洛大吼一声，掌脚齐施，拳是“黑虎偷心”，脚是“金龙摆尾”，他的拳法不算稀奇，脚法却是有独到之处，双脚连环飞起，竟高过空空儿的头顶，脚跟倒蹴空空儿两边额角的“太阳穴”。这一招用得极为凶险，只因空空儿有言在先不还击他，他才敢用的。

空空儿赞道：“这一招还算不错！”一溜烟似的从平地拔起，泰洛的脚尖只碰着他的裤管，本想踢他的脚骨却没踢着。只听得“蓬”的一声，一只长靴掉了地来，原来空空儿给他脚尖沾着，一生了气就扯脱他的靴子。

空空儿哈哈笑道：“我和你玩耍玩耍，不能算是还击。好，现在三招已过，该轮到你来接招了。快快穿上靴子吧。”

泰洛满面通红，穿了靴子喝道：“你只用轻功躲避，这有什么意思？你敢不敢与我一较真章？”话中之意即是邀他硬拼掌力。空空儿笑道：“我有

什么不敢？”声到人到，立即向他发掌！正是：

妙手空空施绝技，笑谈弹指戏魔头。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虎斗龙争骇众目　萍因絮果感双心

只听得“蓬蓬”数声，瞬息之间，两人已对了七掌，泰洛只觉得胸口如着巨锤，气血翻涌，大大吃了一惊，心中想道：“我只道空空儿的轻功是天下无双，内功却未必胜我，不料连内功也似乎胜我一筹。这样不停的硬拼下去，只怕他受的毒未曾发作，我已是吃不消了。”想至此处，一个“金鲤穿波”，倒纵出去，但身形仍是不能立稳，脚尖一着地，就不由自己地转了几圈，这是因为他接连受了空空儿七重掌力的缘故。

空空儿没有立即进击，却哈哈笑道：“怎么样，有点吃不消了吧？不要紧，我可以让你喘息一会。好不容易才找得一个可以勉强一打的对手，我还未曾尽兴呢，你非得陪我打下去不可！”

空空儿趁这间歇，也在默运玄功，化解所受之毒。待泰洛站稳了脚步，这才重又上去，笑道：“你和我打上架，这就由不得你了，我高兴打到几时就打到几时，你还有什么功夫，尽量使出来吧！”

刚才他们所对的七掌七式，虽是快得难以形容，但每一掌式却又清楚利落，叫人人看得分明。众人看得目眩神摇，此时心神稍定，方才禁不住喝起彩来。

喝彩声忽被马蹄声扰乱，原来是沙铁山这一伙人趁着大家都在全神贯注的时候，突然都上马跑了。沙铁山起初是寄望于

泰洛能够胜得了空空儿，如今却是唯恐空空儿收拾了泰洛之后，又来打他。

泰洛又气又惊，气者是沙铁山临危弃友，惊者是空空儿像猫戏老鼠一样，即是他要认输，空空儿也不肯放过他。

眼看空空儿又已一掌劈来，泰洛顾不得面子，在地上一个打滚，扬起了两把沙。空空儿道：“这是什么打法？”上去便揪泰洛，泰洛手肘支地，立即腾起，在间不容发之际，避开了空空儿一招。

空空儿道：“咦，你这身法倒是有点特别，对啦，把你所会的武功都使出来，这才过瘾。”众人定睛看时，只见泰洛高大的身躯，却似一株风中柳，摇摇晃晃，所出的招数，也似杂乱无章，有时又忽地跳起几尺高。展伯承等人看了一看，才从他这看似杂乱无章的打法之中，看出了一点奥妙。

原来他这身法近乎中原武学的“醉八仙”拳术，但比“醉八仙”还要复杂得多。他这样打法有个好处，可以避免连续不断的与空空儿对掌，到实在避不开的时候，这才硬接一下。泰洛的用意在希望争取时间，等空空儿所中的毒发作。

南夏雷是看出泰洛的用意，有点担心，说道：“空空前辈，周舵主听说你来扬州，渴欲见你。不必再戏耍这厮了吧？早早打发了他，咱们好一同去见周舵主。”泰洛改变了打法，虽然好些，但他之所以能够支持这许多时候，也还是由于空空儿未尽全力之故。南夏雷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当然看得出来。

空空儿笑道：“你急什么，要见周同，哪一个时候不可以见？要找个可以一打的对手，可就难了。我还要借他的毒掌试试我的功力呢！”

泰洛怪招百出，空空儿也越打越快，渐渐连南夏雷也看不清楚他们的身法招数了。过了一会，只见空空儿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笼罩如雾。原来是空空儿运用上乘内功，将身体吸收进去的毒，都化作了汗水，蒸发出来。

众人看得目眩神摇，心中都是想道：“空空儿的轻功果然是盖世无双，

但却也未免太自负了。”正看到紧张之处，忽听得空空儿喝道：“何方高人，敢问来意？”

空空儿是决不会胡乱用“高人”二字的，众人吃了一惊，只见场中已多了一个外人。是个三绺长须的青袍汉子，这汉子接声笑道，“好，果真是世所罕见的功夫，教华某大开眼界了！”展伯承大喜道：“华老前辈，你来了！”原来这个人是华宗岱。

空空儿几次要找华宗岱比武都没找着，却想不到突然会在此地想逢，但空空儿天生异相，华宗岱却是一看就知道他是谁了。

泰洛与华宗岱都是塞外的成名人物，彼此相识。泰洛正苦于无法脱身，见他到来，大喜说道：“华大侠，你可知道此人是谁？此人就是曾经扬言要找你比武的那个空空儿，你来得正好，可要下场和空空儿玩玩么？”

华宗岱笑道：“我老了，可没有这样的豪兴了。还是让我站在一边享享眼福吧。”泰洛大为着急，只好放下面子哀求华宗岱道：“华大侠，你就卖卖交情，帮帮我吧！”华宗岱拢了双手，淡淡说道：“台下看戏不好过台上唱戏么？我为什么要帮你？”

空空儿蓦地一声长笑，双掌齐飞，将秦洛摔了个筋斗，说道：“我有了更好的对手，不要你，滚罢！”秦洛如遇大赦，连忙飞逃。

空空儿身形一晃，到了华宗岱面前，冷冷说道：“你不想找我打架，我可要找你打架。总之这出戏你是不唱不成！”

华宗岱也是个极其骄傲的人，过去他避免与空空儿比武，只不过是为了顾全与辛芷姑的情份而已。此时他见空空儿咄咄迫人，亦自不禁心头火起，当下说道：“这么说来，你是一定要迫我上台陪你唱这出戏的了。不过，我今日却不想占你的便宜。”

空空儿歪斜着眼睛傲然说道：“你能占我什么便宜？”

华宗岱道：“你与秦洛已打了一场，我等你养好气力再说。”

空空儿道：“笑话，我打秦洛费什么气力？你瞧瞧我可有丝毫中毒的迹象？”空空儿所受之毒都已化作汗水蒸发，的确是毫未中毒。但他流汗逾斗，衣衫尽湿，就似落汤鸡一般，情形也着实是有几分狼狈。说是完全没有消耗真力，那却是不确的。

华宗岱瞧他一眼，忍不住笑道：“人贵有自知之明。不错，你是未曾中毒，但总是差了点劲吧？要打就打个痛快，我何必占你便宜？”

空空儿大怒道：“你敢小觑我？差点劲又怎么样？你以为我要胜你就非用全力不可么？”

华宗岱最恨别人看不起他，这一下登时变了面色，说道：“空空儿，你当我怕你不成？但你须依我一事，我今日才与你比。”

空空儿道：“何事？快说！”华宗岱道：“由你划出道儿，你必须选择一个对你有利的比武办法，否则我决不比。因为这样才算是扯了个直，谁都不占谁的便宜！”

空空儿急于要和他比武，心想：“我若随便划个道儿，他必然不答应。也罢，他也算得是武林中顶尖儿的人物，总得给他几分面子。”

空空儿想了一想，说道：“好吧，你不是说要陪我登台唱戏吗？咱们就把这座白塔当作戏台，我与你上塔顶比武！”

这座塔有七层，下面大，上面小，从地面到塔顶十八丈高，塔顶上若容两人比武，已没有多少回旋余地。莫说给对方打中，只怕有一步行差踏错，

也会失足跌了下来。

华宗岱胸中之气这才消散，笑着点头道：“好，这样就公平了！”要知空空儿的轻功天下第一，在塔顶比武，当然是空空儿占了便宜。

展伯承大惊道：“切磋武功，事属寻常。但两位老前辈都是自己人，何必如此认真？”

空空儿哈哈笑道：“你这小娃儿懂得什么，不认真还何必比武？好，姓华的，请吧！”

只见空空儿身形一起，俨如一鹤冲天，左脚脚尖在第三层的檐角一点，右脚脚尖落下之时，已到了塔的第五层。第三次身形拔起，落下之时，已站在白塔的最上一层的琉璃瓦面了。因他身法太快，下面的人根本就看不清他曾换脚步，简直就以“飞”上去似的。

这座塔每一层有二丈多高，华宗岱却不能一跃就上到第三层，他也不能只用脚尖之力就连续施展“一鹤冲天”的轻功，他是用手攀檐角一层层的翻上去的，虽然也很迅速，但比起空空儿的绝顶轻功，却是差了一筹了。

空空儿道：“你外号‘笔扫千军’，我要领教领教你的笔法！”

华宗岱笑道：“这是江湖上的朋友给我脸上贴金，我哪能当此盛誉？不过你一定要我献拙，我就请你指点指点吧！你的袁公剑法，一剑能刺九穴，我也是久仰的了。你可也不要吝惜看家本领啊！”

空空儿哈哈笑道：“大家都不用客套了，真本领正该向行家来使！”华宗岱说道：“好，那就请拔剑赐招吧。”因为他们有言在先，是空空儿划的“道儿”，按规矩让空空儿先行出招。

空空儿笑道：“你这话就说得有点外行了，袁公剑法并不是就一定非用剑不可的。好，接招！袁公剑法来！”

原来空空儿近年来在剑法是精益求精，已经能够把袁公刺穴剑法化到掌法与指法上来，只见他手捏剑诀，骈指如刃，蓦地向华宗岱戳去，果然是一招极上乘的刺穴剑法，而且因为他是以指代剑，掌力也可尽量发挥，比单纯用剑，厉害多了。

华宗岱心头一凛，想道：“幸亏我试过铁铮的功夫，也摸到了一点袁公剑法的底细，要不然只怕还真不容易对付呢。”在这电光石火之间，空空儿掌指兼施，掌劈胸膛，指戳穴道，掌力雄浑也还罢了，那指法更是变幻得出奇，一招之间，遍袭了华宗岱的九处大穴。

华宗岱哈哈笑道：“好功夫，佩服，佩服！”笑声中双笔交叉穿插，也是在电光石火之间，遍袭空空儿的奇经八脉，笔长指短，在兵器上他还略占便宜。空空儿的掌力摇撼不动他，华宗岱的笔法身法丝毫不乱。空空儿反而给他迫得不能近身。空空儿也不禁好生佩服，赞道：“笔扫千军，果然是名不虚传！”

两人互相佩服，但搏斗得却是越来越见凶险！空空儿使出盖世无双的轻功，以己以长，攻敌之短。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有好几次还从塔边掠过，看来就似要失足坠下一般，但却突然从华宗岱意想不到的方位攻到。

塔顶乃是琉璃瓦面，溜滑非常，本来就很难立足得稳，空空儿又百计千方，使出各种险招，要把华宗岱引到边缘，将他挤下高塔。这一场恶斗的惊险绝伦当真是言语难以形容。展伯承等人在塔底下翘首而观，人人都是捏着一把冷汗，几乎喘不过气。

华宗岱使出毕生本领，步步小心的沉着应付，不为对方所诱。但空空儿

以肉掌来使袁公剑法，有许多是他新创的招数，是华宗岱未曾摸到底细的。华宗岱为了竭力化解他的凌厉攻势，尽管步步小心，好几次也给他险险迫到了塔边。

但华宗岱号称“笔扫千军”，也当真是“盛名之下无虚士！”他的双笔点八脉的功夫，与空空儿的一招刺九穴的本领正是旗鼓相当，难分高下。若论功力，华宗岱还略胜一筹，但若论轻功，则又是空空儿高明少许。不过空空儿战意旺盛，出手全采攻势，在旁人看来，则是华宗岱似乎略处下风，惊险更甚！

激战中空空儿身形一晃，从塔边绕过，用“梅花落地”一式，倏地一个盘旋，掌托笔身，双指疾点华宗岱膝盖的“环跳穴”与腿肚的“伏兔穴”，这一招使得奇险无比。

华宗岱在这样情形之下，心中想道：“我不伤他，他必伤我！”电光石火之间，无暇考虑，立即力贯笔尖，手腕一沉，往前疾插！这一沉乃是要摆脱空空儿的掌抓，这一插则是要把空空儿迫开，避免与他近身缠斗。

空空儿这一招使得太险，笔长指短，在华宗岱全力还击之下，却是吃了点亏。饶是他立即飘身闪开，只听得“嗤”的一声，衣袖已是给华宗岱戳穿一个小孔。

但与此同时，紧接着“哗啦”声响，华宗岱却踏碎了一片琉璃瓦。原来他以全力还击，脚步稍微踏重了一些。

华宗岱只道他这一招全力反击，空空儿托不着他的判官笔，少不免要受点伤，甚至丧命亦未可料。哪知仅仅是戳破他的衣袖，心里十分佩服，说道：“就算是我输了一招，可以罢休了吧？”

华宗岱一来是为了惺惺相惜，二来也委实是有点害怕两败俱伤，所以想趁机收篷，彼此都可保全面子。但他却不应“说错”了一句话，他说“就算是我输了一招”，在空空儿听来，这话的意思就变成了“我并没有输招，输招的是你”了。以空空儿这等极端好胜的人听来，心里焉能服帖？这句话的效果非但不能解开结子，反而无异是给空空儿火上加油！

空空儿大怒道：“你不用气我，你没有输招，难道我就输了给你么？说什么今日也要见个真章，分出胜负！”说话之间，已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以快速无伦的手法，掌劈指戳，接连向华宗岱攻了十七八招，华宗岱想要另说“好话”挽回，亦已难以分神说话了。

其实刚才这招，他们一个戳破衣袖，一个踏碎瓦片，以高手比武的规矩严格而论，彼此都是输了一招，还不能算是比出短长来的。

华宗岱虽则没有空空儿那么好胜，却也是十分自负的人，空空儿要分出“真章”，他亦自不禁心头火起，心道：“我好意让他两分，他却当我怕他了。好，他既苦苦相迫，我就挫挫他的威风！”

两人再度交锋，双方都把平生所学尽都使出。从塔底下望上去，只见半空中重重叠叠都是空空儿的影子，重重人影之中，两道银蛇盘旋飞舞，那是华宗岱的判官双笔正在使出“笔扫千军”的威力。塔顶四面倾斜，有两个人在上面打斗，其实已是无甚回旋的余地，但从下面看上去，人人却又感觉似有千军万马在上面追逐一般。

过了一会，空空儿的头上又冒出了热腾腾的白气，大汗淋漓。原来他因为与泰洛斗了一场，当时曾耗了几分真力迫出体中之毒，此时已渐渐有点气力不加之感了。他与泰洛相斗时的流汗是挥发毒气，而现在则是真正给华宗

岱在激战中迫得他大汗如雨的。

华宗岱在空空儿狂攻之下，接连遇了好几次险招，虽然解拆得宜应付过去，心里也吃惊不小，暗自想道：“ 若不是他先打了一场，只怕我还当真打不过他呢。 ”

空空儿屡攻不下，气喘心跳，亦自暗暗吃惊，心里想道：“ 在这塔顶打斗，我已占了一重便宜，犹自如此，倘在平地上与他比武，我即使未曾打过一场，只怕也未必胜得过他。 ”

但他们虽然是衷心的佩服了对方，却因双方都早已把话说满了，谁都不肯先行罢手示弱，只好继续苦斗下去。此时形势，表面是空空儿占了七成攻势，实际是华宗岱稍得上风。但也不容易就分胜负。

这两大高手在塔顶上笔掌争雄，塔脚下的一班少年看得惊心动魄！展伯承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不知怎样才能使这两位老前辈罢手？不错，这是百世难逢的“ 眼福 ”，但这两位老前辈不论是哪一个受了伤，都非展伯承所愿。

南春雷悄声问道：“ 展大哥，这位华老前辈就是你说的那位曾救了铁铮的武林异人么？轶铮不是跟着他养伤的么？他还有个女儿呢？何以都不见来？ ”

展伯承心中一动，连忙叫道：“ 空空前辈，请看在华老前辈曾救过你徒弟的情份，罢手了吧？ ”

空空儿未曾答话，华宗岱却“ 哼 ”了一声，说道：“ 不必把徒弟的事情扯到师父身上。我救铁铮是我和他的缘份，无须师父领情。 ”

展伯承是一番好意，但仓猝之间，说话未经考虑，却是犯了华宗岱之忌。此时他正占上风，若然罢手，岂非是承认了展伯承的说法，要空空儿领他的情，让他一手？

空空儿好胜得紧，处在下风，更是不能罢手，立即冷冷应道：“ 不错，这一架是非打完不可，待分出了胜负，我再向你磕头道谢都行！ ”

空空儿与华宗岱心中其实也在暗暗叫苦，两人成了骑虎难下之势，华宗岱虽然稍占上风，打到最后，只怕也还是个两败俱伤。

正在两人都在叫苦而又不肯罢休之际，忽地又见一人如飞而来，轻功竟似与空空儿相差不远，直到这人来到了白塔脚下，众人才看得清楚是个背插佛尘，腰悬长剑，装束像个道姑的中年妇人。

展怕承喜出望外，叫道：“ 辛老前辈，你来得正好！ ”

辛芷姑无暇理会展伯承，身法一收，马上喝道：“ 争这闲气，有甚来由？都给我住手，哼，空空儿，你听不听话？ ”

空空儿一生是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最怕老婆。展伯承的话他可以不听，但辛芷姑的话，他却是不能不听的。不过，因为他略处下风，心中还是稍稍有点踌躇。

空空儿是害怕此时罢手，等于向华宗岱认输，但虽然有点踌躇，招数亦已不知不觉的缓了。

空空儿咬一咬牙，为了要听老婆的话，迫于无奈，正想认输，他张大了嘴巴，面红耳赤，话未曾说得出口，华宗岱却忽地先叫了声“ 哎哟 ”，从塔边一个倒栽葱跌了下去。

原来华宗岱是因为看见辛芷姑来到，卖她的面子，有意让招，故作“ 自行失足 ”的。他在少年时候，曾与辛芷姑有过一段交情，虽然后来各自婚配。两人也隔别了相近十年，但这段交情还是彼此忘怀不了，却也早已净化了。

不错，这些年来，他也盼望与辛芷姑有日重逢，互相话旧。但在他的心中，却只是把辛芷姑当作一个少年时候的知己，除此别无杂念。因此，此次他与空空儿斗，为的其实还不是那段陈年往事，而是由于两人都好胜，为争了一口气，这才打得难以罢休的。那段陈年往事，最多只能说是一个导火线而已。

华宗岱心里想的是：“我此时已是稍占上风，以芷姑的武学造诣，当能看得出来。我便让空空儿胜了这场，表面是给他面子，实则是给芷姑面子，成全她的丈夫是天下无敌之名，岂非两全其美？何况空空儿的本领，实在也是在我之上，我趁他气衰力竭之际，即使打败了他胜得也不光彩。”华宗岱就是在这复杂的心情之下，自行“失足”的。

空空儿不料他有此一着，蓦地一怔，叫道：“你这算是什么？”

话声未了，忽地有件意外之事突然发生。华宗岱的轻功不如空空儿之炉火纯青，他一个“倒栽葱”跌了下去，在半空中必须翻转一个筋斗减弱下坠之势，这样才能使得足尖着地，不致受伤。就在他半空中倒翻筋斗之时，忽听得急促的暗器破空之声，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飞来了两颗石子，竟是第一流高手的暗器打穴功夫！

华宗岱正在倒翻筋斗，非但无法躲避，想接暗器也不可能。好个空空儿，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施展绝顶轻功，一跃而下，接了第一颗石子，就在半空反手打出，将第二颗石子也打落了，他跟在华宗岱后面跳下，却比华宗岱先落下地。

空空儿接了第一颗石子，虎口竟然感到有点发麻，而他打落的第二颗石子，也并没有撞得远飞，而是直线跌落的。这足以显出发石偷袭之人，功力亦是非同小可。

空空儿大怒道：“躲在暗处，暗箭伤人，算得什么好汉？哼，你要躲也躲不了，非把你揪出来不可！”

空空儿听声辨向，身法如电，扑向离塔脚不远的一个土丘，果然那土丘后面，跳出了一个人来。

这人的长相也很奇特，身形像竹篙，头颅却大如笆斗，满头乱发，色泽枯黄，看来像个病夫，但一双大眼，却是炯炯有神。

这人见空空儿向他扑来，居然毫无惧色，反而迎了上去，冷冷说道：“空空儿，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

空空儿大怒道：“什么东西，敢在我面前说嘴！”双掌一分，左掌如刀，劈那汉子头颅，右掌横指如乾，又点他胁下的“愈气穴”。空空儿一来怒他偷施暗算，二来恼他出言不逊，故而刚一照面，便是掌劈指戳的杀手绝招。

那人也是用双掌对付他的双掌，“劈挂捶”往下一捣，迅即一招“横架金梁”，另一掌硬接空空儿的掌力。

双掌相交，“蓬”的一声，空空儿竟给他的掌力反推出去，点穴那招，也给他的猛掌直捣，硬生生的碰回去了。

空空儿大吃一惊，心道：“哪里钻出来的这个家伙，难道他竟然还强过华宗岱么，我与他对掌，居然会感到吃力。”

其实，这人的功力虽是不凡，但要与华宗岱相比、还是颇有不如，即使空空儿的内力也要比他稍胜一筹的。但空空儿太过好胜，却忘记了他在恶战华宗岱之后，早已强弩之末了。

这汉子说他不害怕空空儿，这是假的。就因为他既害怕空空儿，也害怕华宗岱，所以才想趁“鹬蚌相争”，来收“渔翁之利”。他躲在暗处，偷放

暗器，本是想先杀华宗岱，后杀空空儿，却没想到空空儿会救他的“敌人”，教他的计划成为泡影。

不过此时他却的确是不害怕空空儿了，他害怕的是辛芷姑上来帮手。心里想道：“好坏先打他一顿，杀不了他，也要使他重伤。那时再逃也还不迟。”

空空儿暗暗叫苦，但他有生以来，从未曾要过人帮忙的，即使是夫妻之亲，他也不愿意出声向妻子求援，免得在人前示弱。幸而他虽是强普之未，轻功却还有原来六七成功夫，一见不妙，就和那人绕身游斗，那人要打中他亦非易事。在旁人看来，空空儿身手矫捷，好像还是他完全占了攻势似的。

华宗岱当然也是恼恨这人向他暗算的，不过他见空空儿已经和这人打了起来，他当然也就不便再过去了。

华宗岱走到辛芷姑面前，抱拳一礼，说道：“贤伉俪名闻江湖，华某忝属故人，亦感光彩。只是适才无意冒犯了尊夫，还请你代为向尊夫告罪。请恕华某失陪了。”说完便走。

辛芷姑茫然说道：“是啊，好几十年没有见面了。你、你就要走了么？”要知她与华宗岱那段交谊虽然是日子不长，后来两人又因性情不很相投，难于相处，而默然分手。但华宗岱毕竟是第一个闯进她少女心扉的人，对于这位故人，她还是时常怀念的，但却想不到在这样的情形下重逢。

华宗岱抑制下心头的激动，淡淡说道：“我不想打扰你们了，我还是走的好。”辛芷姑想起空空儿的脾气，也怕会引她丈夫的猜疑，便默不作声了。

可是辛芷姑默不作声，空空儿却在大声嚷道：“华宗岱，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呢？不行啊，不行！”

华宗岱怔了一怔，冷冷说道：“我已认了输了，你还要怎样？”

空空儿叫道：“不对，不对！你没有输，怎么可以认输的？我正要和你说明白这件事情，你待我一会吧，待我打发了这个臭贼，咱们再切磋切磋武功。”

华宗岱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想道：“也不曾见过天下如此好胜之人了！”于是仰天大笑道：“不管是谁赢谁输，我可没有雅兴奉陪你了！”

华宗岱却怎知道，空空儿另是有一种心思，并非要和他再打一架的。空空儿嗜武成狂，他所说的“切磋”，是指谈论武学的“切磋”，而非施拳动脚的“切磋”。他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武学的大行家，而且又是旗鼓相当的华宗岱，哪里还把私人的芥蒂放在心上？又哪里肯舍得这样一位“武学同好”一走了之？另外，他虽然极之好胜，但却又是光明磊落的汉子，他自己明白今日自己其实是输给了华宗岱的，他又怎肯占华宗岱的便宜要他认输？空空儿一生游戏人间，唯独在武学上最为认真，赢就是赢，输就是输，因此他非得和华宗岱讲个清楚不可。

可是他这么情急叫嚷，说话分了分神，那个黄发汉子，登时转守为攻，“蓬”的一声又打了他一掌。空空儿大怒道：“好呀，你这臭贼我非打发你不可！”话虽如此，这人的武功却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尤其在空空儿已是强弩之末之际，别说“打发”，要应付也得用尽心神，空空儿只得认真对付，顾不得与华宗岱分解了。

华宗岱和辛芷姑都不知道那人的武功如此高强，只当空空儿是在拿他玩耍，因此都没有留心在意。要知以空空儿的武功，普天之下，能够与他打成平手的也只不过有限几人，他们又怎想得到空空儿会败在这人手里？尽管空空儿已经激战了半天。

华宗岱怕空空儿纠缠不清，说了这几句话，匆匆便走。展伯承急忙追上去叫道：“ 华老前辈，华老伯，铁铮哥哥呢？他怎么样了？ ”

华宗岱笑道：“ 他好得很，你等一会儿，就可以见着他了。 ” 展伯承又惊又喜，说道：“ 他也来了？ ” 但华宗岱口中说话，脚步并不停留，早已去得远了。他最后说的一句话还是用传音入密的内功传过来的。

南夏雷叹道：“ 这位老前辈的武功当真是非同小可！他和空空伯伯激斗了半天，依然还是步履如飞。 ”

南春雷道：“ 父亲如此了得，女儿想亦不弱，却不知那位华姑娘来了没有？嗯，要是铁铮和她都一齐来了，咱们可就真，真热闹啦！ ” 南春雷有点担心他妹妹的婚事，但却不便在展伯承和辛芷姑的面前说出来。

辛芷姑皱皱眉头，说道：“ 空空儿，你听见了没有？你的徒弟也来到扬州了。你就不想去找他？赶快打发这臭贼吧，别再戏耍了。 ”

话犹未了，忽听得空空儿闷哼一声，一跃数丈，落地之时，竟然立足不稳，在地上打了一个滚，这才翻身坐起。

原来空空儿刚才因为说话分了心神，给那汉子抢了先手。着着进迫。空空儿实在气力不加，禁不着对方的掌力，只好跳开躲避，摔了一跤。

辛芷姑大惊，连忙跑去照料。那个汉子伤不着空空儿，又见辛芷姑追来，也不敢再去追击空空儿，便即跑了。

空空儿盘膝坐在地上，众人都已来到他的身边，不敢说话。过了半晌，只见空空儿面色渐转红润，张开了眼睛。原来他正在以深厚的内功，调匀气息，恢复疲劳。

辛芷姑见他张开了眼睛，连忙说道：“ 你怎么啦，可是受伤了？ ”

空空儿一跃而起，说道：“ 笑话，笑话！这臭贼怎么伤得了我？哼，哼，这臭贼胆敢乘人之危，我非找他算帐不可！ ”

辛芷姑劝道：“ 要找他算帐，也不忙在一时，你就歇两天吧。 ”

空空儿双眼一翻，说道：“ 什么话，你以为我现在就打不过他了？何须用得着歇两天？ ”

辛芷姑板起脸孔说道：“ 我不许你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子，你听不听话？ ”

空空儿道：“ 唔，你也说得对，找这臭贼算帐，不必忙在一时，我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怎能忘了？ ”

辛芷姑道：“ 对啦，还是先回去拜访周同，请他帮忙打听铁铮的消息吧。” 不料空空儿却摇一摇头，说道：“ 这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 ” 跟着便似自言自语他说道：“ 仇人可以慢一步算帐，好朋友可不能失之交臂。对啦，我应该马上去追华宗岱去！ ”

辛芷菇面色一沉，说道：“ 你还要胡闹？ ” 空空儿道：“ 你放心，我不是去找他打架，我是去与他切磋武功，我还要向他道歉呢！ ” 他好像生怕辛芷姑要把他拖住，说了便跑，空空儿的轻功天下第一，虽然在激战之后，跑起来还是疾如奔马，有谁追得上他？

辛芷姑甚是尴尬，她的丈夫要去会她旧日几乎将是情人的朋友，她既阻拦不住，也就不便再跟踪前往了。好在空空儿说过不再与华宗岱比武，辛芷姑倒可以放下一重心事。

辛芷姑也摇了摇头，说道：“ 他的脾气真是越老越像小孩子了。好啦，不必理他，咱们谈咱们的。南贤侄，你怎么来的，令堂可好？ ” 辛芷姑和南

家兄弟的母亲夏凌霜是在江湖上齐名的女侠，尤其在她嫁了空空儿之后，两家的交情更是特别要好，所以她见了南夏雷与南春雷这两兄弟，就不免要和他们叙叙家常了。

褚葆龄道：“ 这里没有我的事了，我可要走啦。 ” 她对龙成芳的气还未过，又因爷爷之死而大是伤心，因此就不愿多留，只想到一个无人之处大哭一场。

展伯承可就感到为难了，他听说铁铮已经来到扬州，当然很想和铁铮会面。但他又舍不得褚葆龄，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余情未断，而是觉得好像还有许多话要和褚葆龄说个清楚，否则不能安心。但要说的什么？怎么样措词来说？他心中又觉一片茫然。

眼看褚葆龄就要走了，展伯承忙道：“ 龄姐，你可是还在恼我么？那晚的事情我是不得已的呀。你要不要知道事情的经过？你要不要知道爷爷和我说了些什么话？嗯，龄姐，你就多留一两天吧！铁铮兄妹和你也是小时候非常要好的朋友，多年不见，你不想见见他们再走去？ ”

展伯承在这儿竭力挽留他的“ 龄姐 ”，龙成芳不知趣的也过来了。她虽然刁蛮，性情倒还爽直，走过来就笑嘻嘻他说道：“ 展兄弟，你的龄姐恼你是假，恼我是真。好啦，我昨晚得罪了你，这厢我向你赔礼啦。 ” 她一半是为了佩服褚葆龄的武功，另一半则是以为褚葆龄与展伯承已可能言归于好，这样她不再是自己的“ 情敌 ” 了，只要不是情敌。那就不妨做个朋友了。

褚葆龄侧转身子，冷冷说道：“ 不敢当，我喜欢谁或是恼谁，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也用不着别人胡猜。 ”

龙成芳碰了一个钉子，强笑说道：“ 算我多管闲事。好啦，我不打扰你们说话了。 ” 辛芷姑叫道：“ 芳儿，过来。你怎么一个人到处乱跑？你姐姐正要我管束你呢。 ” 辛芷姑并未看到她与褚葆龄打架，不过见她们两人的神气不似和睦的样子，却是有点奇怪。

龙成芳的姐姐龙成香是辛芷姑的大弟子，龙成芳的本领都是她姐姐传授的，因此也跟着姐姐尊辛芷姑为师。辛芷姑叫她，她正好有个藉口走开，当下过去向辛芷姑请安，心中七上八落，生怕褚葆龄在辛芷姑跟前告她一状。

褚葆龄却哪有闲心告她的状，她看了看展伯承，不由得心乱如麻，茫然说道：“ 好吧，小承子，你有什么话要说，说吧。 ” 展伯承刚才与她并肩同御强敌，她又想起了与展伯承青梅竹马的一段时光，对展伯承的恼恨也就不知不觉减了六七分了。一向是叫惯了“ 小承子 ” 的，这时也就不知不觉地叫了出来。

展伯承许久未曾听过这样亲切的称呼了，听在耳中，心中感到一股甜意。但随即想道：“ 龄姐为了刘芒和龙成芳打架，可见得爱刘芒之深。她说得对，她喜欢谁或是恼谁，都是她的事情。我也早就扎定主意要成全他们两人的了，何必再扰乱她的心曲？ ”

展伯承正自不知从何说起，褚葆龄己先说道：“ 过去的事都不必提了，我也不怪你。你只说说爷爷临死之时，对我有什么遗言？ ”

展伯承好生为难，褚遂临死之时郑重地嘱付他，要他告诉褚葆龄，不许她和刘芒往来的，倘若她嫁了刘芒，他在九泉之下也难瞑目，但这些话展伯承又怎好据实告诉他的“ 龄姐 ”？

展伯承终于还是黯然说道：“ 爷爷说他后悔干涉了你和刘芒的事情，以至你离家远走，临死也不能见你一面，以后就任由你自己作主吧。 ” 说了之

后，心中暗暗祷告：“ 爷爷，我不忍见龄姐伤心，请你老人家原谅我说了一次假话。 ”

褚葆龄不由得泪珠滚滚，哽咽说道：“ 爷爷毕竟是疼爱我的，我却对不住爷爷了。唉，爷爷你虽然让我自作主张，我却不知如何是好？ ” 原来她为了龙成芳这桩事情，对刘芒也是疑虑丛生。

展伯承正想劝慰她，忽听得人声喧闹，只见有许多人向这座白塔跑来，走在最前面的是海河帮的帮主周同，铁铮和华宗岱的女儿华剑虹与及南秋雷等人也跟在后面。

原来铁铮尚未知道他的父亲已经搬回金鸡岭老寨，他在痊愈之后，却与华宗岱父女二人，奔往伏牛山。华剑虹接受了他的邀请，作为山寨的客人，准备住一个较长的时间，华宗岱则打算在拜会铁摩勒之后，再入江湖，寻访三十年前在中原结识的几位旧友人，顺便打听空空儿夫妇的行踪，若有机缘，他也愿意与辛芷姑见上一面。

他们在奔往伏牛山的途中，听到了伏牛山的山寨已被官军攻破的消息，而铁摩勒的下落则还未明。因此遂中途改变计划，一行人来到扬州，希望能见到段克邪，再定行止。段克邪在三个月前来扬州帮周同劫夺漕运，这是他早就告诉了铁铮的。

昨晚展伯承私自离开海河帮总舵，来赴龙成芳之约，其后南夏雷兄弟又出来追踪，都未曾告诉帮主周同。不过南夏雷做事却较为老成一些，那时已是深夜，他不想惊醒周同，曾留下一张字条，当时无暇多写，只简简单单地说明是出去寻觅展伯承，事由且待归来再讲。

周同第二日一早发现了这张字条，等到日上三竿，还未见他们回来，心中很是不安，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情，正想亲自带领帮众，分头去寻他们，正巧在这个时候，华宗岱带了铁铮与女儿已经到来拜访周同。

周同与华宗岱并不相识，但华宗岱的大名则是他早已听得武林前辈说过了的，听说他与铁摩勒的儿子来到，又惊又喜，倒履相迎，同时把这桩事情告诉他们。

铁铮听说他们正要去找展伯承，当然也是很为着急，不暇歇息，便随周同出来了，华宗岱父女也帮忙他们一同寻找。不过华宗岱的轻功远远高出众人，为了急于找着展伯承，他一个人先走，而把女儿和铁铮交与周同。

华宗岱轻功既高，所走的那一条路又恰巧走对，是以在他和空空儿大打一场之后，周同这些人还未来到。

华宗岱找寻展伯承，却出乎意外的与空空儿夫妇相遇，他既与空空儿比了武，又和辛芷姑见了一面，多年心愿已偿，遂飘然远走了。女儿与铁铮有周同照料，他是放心得下的。他让女儿单独与铁铮在一起，也有促成他们婚事的心意。

且说展伯承与铁铮见了面，双方都是无限惊喜。南夏雷看见妹妹和华剑虹手拉着手，一同走来，似乎很是亲热，也很诧异。

众人匆匆叙了几句话，华剑虹便即问道：“ 我爹爹呢？他来过了没有？ ”

展伯承道：“ 你爹爹已经走了。 ” 华剑虹说道：“ 我爹爹也真是的，他怎么不等我们？ ”

铁铮笑道：“ 你爹爹不是说过的吗？他说你已经长大了，不再是需要他照料的小姑娘了。他本来是准备将你安顿在我爹爹的山寨里，他好独自去访友的。也许他是因为已经找着了展大哥，所以就一人走了。 ” 华剑虹嘟着小

嘴说道：“ 那也该和我说一声呀。 ”

南秋雷的母亲颇有将女儿许与铁铮之意，这心事也曾对女儿说过。此际，南秋雷听得他们亲亲热热的说话，显露出竟似是一家人似的，心中难免有点酸溜溜的味儿，不过她母教甚严，却不似龙成芳与褚葆龄那样的野性，容易表露出来。

铁铮小时候是曾和南家兄妹在一起玩过的，但一别多年，相形之下，倒是和南秋雷比较陌生了。他也不会知道南秋雷的心事。他见师母在场，于是在和华剑虹说了几句话后，已无暇与南家兄妹叙话，便即上前向辛芷姑请安，问道：“ 我师父呢？ ”

辛芷姑“ 哼 ”了一声，说道：“ 你师父也是莫名其妙，他和华姑娘的尊翁比了一场武，现在也追下去了。 ”铁铮吃了一惊，道：“ 师父和华老前辈比武了？ ”华剑虹更是吃惊，心道：”难道是我的爹爹输给了空空儿？怎么空空儿还去追他？ ”

展伯承笑道：“ 两位放心，你的师父和她的爹爹真正是不打不成相识。他们打了一场，你说我赢，我说你赢，彼此都是惺惺相惜。因此，你师父要追赶华老前辈，为的是想将他留住，和他谈论武功，决不会是再打一场的了。”

周同因为要应付窦元与沙铁山这帮人的挑衅，正是渴望有高手相助。如今华宗岱与空空儿都来到了扬州，对他而言真是天大的喜事，求也求不到的。他生怕这两人走掉，连忙说道：“ 咱们去找他们两位回来吧。空空前辈难得到来，我也应该亲自去接驾才对。 ”

且说空空儿展开绝顶轻功，跑去追赶华宗岱，直追出了三十里外，这才发现华宗岱的背影，而且不止华宗岱一人，华宗岱正在和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恶斗。

空空儿是见不得有高手动武的，一见之下不由得见猎心喜，哈哈笑道：“ 华老哥，原来你打了两场还未尽兴，却跑到这儿又找人打架了。 ”他兴高采烈地跑近去看，不料这一看却使得他也不禁大大吃惊。华宗岱与这汉子比掌，竟然只有招架的份儿！正是：

几次三番逢恶斗，纵然高手也难当。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欲收鹬蚌相争利　不怕熊罴气自豪

要知华宗岱的内功还在空空儿之上，这是空空儿已经领教过的。所以他初时看见这矮汉和华宗岱交手，丝毫也没有为华宗岱担忧的心思。虽然他也猜想得到，这矮汉敢与华宗岱对掌，自必亦非庸手。

哪知到近处一看，只见这汉子出掌如刀，骈指如戟，所使的大擒拿手法兼有狠、准、变三者之长，招数之炒，竟是空空儿都未曾见过的。

而且，还不仅仅是手法狠辣，招数精妙而已。空空儿站在三丈之外的地方，也暗暗感觉得到他的那股劲力。他出掌擒拿，无声无息，连掌风也没刮起，但却有如暗流汹涌般的内力向四方扩散，空空儿是个武学的大行家，怎能不暗暗吃惊。

空空儿心里想道：“倘若只比内力，只怕我也未必能有把握胜他。华宗岱吃亏在和我打了一场，如今已然处在下风，再战下去，只怕更是凶多吉少。”

殊不知空空儿固然吃惊，那汉子更是心中惴惴。他生怕空空儿助华宗岱夹攻他，连忙把掌力催紧，要趁空空儿尚在踌躇未决之际，赶快把华宗岱击倒。

华宗岱一直未经歇息，此时只剩下五成功力，仗着双笔点八脉的绝顶功夫苦苦支撑，已是汗流侠背。以双笔对付对方的双掌，也只有招架的份儿。

空空儿看得手心捏汗，心头痒痒，恨不得便和那人大打一场。不过以他的身份，以他的性情，却怎能与华宗岱联手，两个打那人一个。

空空儿心念未已，华宗岱已碰了一招险招。那人双掌齐出，反手擒拿，华宗岱上身的三处关系七个穴道都在他的掌指擒拿之下。

空空儿“噫”了一声，不知不觉地跨前两步。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华宗岱使了一个绝妙的身法，双笔横拖，身随笔转，守中带攻，化解了对方这一招凌厉无比的大擒拿手！

这固然是华宗岱化解得宜，但空空儿跨上前这两步，也给了那人心理的威胁。教他不能不分点心神提防，要不然只怕华宗岱多少也要受点轻伤。

这汉子双眼一翻，喝道：“空空儿，你若要捡便宜的话，就并肩子上吧。否则，你就站远一些。”这汉子是知道空空儿身份的，故意出言相激，叫他不好意思来助华宗岱。

空空儿大怒道：“华老兄，你打得够了，让我也来凑凑热闹吧，请你退下，待我再领教高明！”

那汉子大笑道：“空空儿，原来你们是想用车轮战呀！好，车轮战我也不怕你，来吧！来吧！”

空空儿给对方这么嘲讽，真个是气在心头，却说不出来。要知空空儿从昨晚三更到今日午间时分，已经连续打了三场，三个对手之中，只有泰洛稍为弱些，其他两人——华宗岱和那陌生汉子都是武林罕见的高手。如今这矮汉却反而说空空儿是想用“车轮战”，怎不叫空空儿啼笑皆非！

空空儿是个非常要强的人，他与这汉子素昧平生，自是不愿多费唇舌向他辩解。此时，他若定要上去把华宗岱替换下来，恐怕对方说他是“车轮战”，若不上去，又怕华宗岱难以支持，当真是进退两难。

华宗岱凝神应付了两招，把这矮汉迫退一步，抽空说道：“空空儿，我是和这位司空世兄试招玩的，你别多事，走你的吧！”

空空儿听得“司空”二字，瞿然一惊，说道：“咄，你这矮冬瓜原来是

雪山老怪司空图的儿子么？”

司空图是当今邪派中辈分最高的一个人物，四十多年之前，曾败在空空儿的师父藏灵子之下，自此隐居在藏边大雪山上，不再下山。空空儿也只是耳闻其名而未曾见过面的。

这矮汉怒道：“空空儿，你敢辱骂我的爹爹，你不要走，我非和你打上一架不可。要不，你现在上来也行。”

空空儿说道：“我当然不走。喂，华老兄，你们到底是真打还是假打？我看可不像是试招呢！好，我就让这矮冬瓜说我是车轮战好了，华老兄，你退下来吧！”

华宗岱并不知道空空儿的师父与雪山老怪司空图有过一段过节，他是有意说出对方的身份，伪称“试招”，希望空空儿赶快走开，免得牵累空空儿的。要知雪山老怪父子都是极为难缠的人物，和他们结了怨，后患无穷。而且空空儿在三场苦斗之后，也未必就打得过这老怪的儿子。华宗岱感激空空儿相助之意，却不想他卷入漩涡。

华宗岱要空空儿走，空空儿不愿意走，但华宗岱不肯退下，空空儿又不能上去以二敌一。

正在纠缠不清，忽听得有人大笑道：“空空儿，你想打架吗？好，我来奉陪。咱们那一架本来就未打完，你来得正好，咱们可以一对一决个胜负了。”

来的这人正是刚才在白塔脚下偷发暗器的那个汉子，他怕给空空儿夫妇围攻，打了空空儿一掌之后，便即逃走，却不料又在这儿碰上了。

那矮汉其实也怕空空儿上来攻他。一见此人来到，心头一松，笑道：“对啦，一张口难吃两个果子，师兄，你去拣软的吃，看咱们谁先吞下？”

原来这矮汉乃是雪山老怪司空图的儿子司空猛，后来的那个瘦长汉子则是他的大师兄西门旺。司空图有两个徒弟，二徒弟北宫横，就是从前在魏博道上率领田承嗣的“牙兵”，拦途截劫展伯承与铁铮等人所押解的宝车，曾经与华宗岱交过手，吃过华宗岱的亏的那个人。

西门旺、北宫横虽是师兄，但本领却都不如这个小师弟，所以那次北宫横在吃了华宗岱的亏之后，就连忙把小师弟找来助阵。

那次司空猛来给二师兄助阵，本是要想与华宗岱一决雌雄的，不料中途杀出个段克邪，仗着超卓的轻功，让他十招。司空猛连发九招，未伤着段克邪，为了保全面子，不敢发最后一招，就吓得跑了。其实当时段克邪已是用尽全力支持，倘若他敢发最后的一招，段克邪是多少也要受伤的。

司空猛过后越想越觉得不值，他自以为武功已是天下第二，第一当然是他老子，这次下山，是有心在江湖上扬威立万的，华宗岱、铁摩勒、空空儿等人，都是他想要击败的人，这次他未得与华宗岱交手便给段克邪吓退，心中怎肯甘休？是以他有两个心愿念念不忘，其一是要找个机会再向华宗岱挑衅，其二就是要向段克邪“雪耻”了。

这次他来到扬州，就是因为打听得段克邪在周同这儿故而来的，但他恐防华宗岱还是与段克邪同在一起，自己孤掌难鸣，因此又特地把大师兄约来，作为他的助手，至于二师兄北宫横则因已在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手下当差，负有保护田承嗣的责任，不能擅离。

他们来到扬州，这才知道段克邪已往他处，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离开，因为周同与窦元这两伙人的火并已是如箭在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爆发，所以段克邪还是要回来的。

他们将江南的武林形势打听得清清楚楚之后，不久就和窦元勾搭上了。窦元是沙铁山的把兄，听说沙铁山来了，昨天刚刚赶到，还未曾与沙铁山会面。

这次沙铁山请了泰洛来对付空空儿，昨晚碰上，两人一交手，沙铁山就知泰洛不敌，连忙跑回自己的总舵，恰巧窦元与司空猛、西门旺两人作伴，正在他的总舵等他。于是他们两师兄弟便立即赶来想与泰洛助阵。

他们未曾来到，中途已碰上败下阵来的泰洛，从泰洛口中又知道了空空儿正在与华宗岱在白塔顶上恶战。西门旺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时机，便躲在暗处等待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偷施暗算，司空猛较为高傲，却不肯这样做，但他也没有拦阻他的大师兄。

于是师兄弟俩各自行事，一个在塔脚愉袭，一个在路上埋伏。司空猛没有参加偷袭的行动，表面上似乎是显得光明磊落一些，骨子里的用心却是更为险恶，他是想在中原发扬光大他的雪山派，他若采取偷袭的手段，恐怕传出去会给天下英雄笑话。倒不如躲在路上伏袭，可以收“ 渔人之利 ”。因为在空空儿与华宗岱斗得两败俱伤之后，即使他的师兄偷袭不成，这两人也已是不堪再战了。那时他“ 光明正大 ”的出来挑战，假如对方联手，他就可以反过来嘲笑对方了，空空儿与华宗岱必须顾住身份，这也早已在他意料之中。

司空猛的“ 如意算盘 ”打得很好，只是有一样不如他的估计。华宗岱并非“ 不堪再战 ”，而是“ 尚可一战 ”，另一方面，他的师兄一来，空空儿知道了他们的关系，也就识破了他的计谋了。

不过华宗岱虽然“ 尚堪一战 ”，司空猛自忖却是比较有把握可以胜得了他。他领教过段克邪的轻功，对于轻功比段克邪更高明的空空儿，他是没有把握取胜的。因此他要把空空儿推给他的师兄，口里却还在说漂亮话，说是让他的师兄“ 拣软的吃 ”。

空空儿识破他的诡谋，不由得无名火起，心中想道：“ 原来他们乃是合谋，这矮冬瓜也是知道我已经打过三场的了，却反而说我是想车轮战。 ”

西门旺听了师弟的漂亮话，心里有点不大舒服，想道：“ 你是师父的爱子，就由你逞能吧。 ”他更没有把握胜得空空儿，不过在空空儿久战之余，自信也不会输给他，而看他的师弟那边的形势，则是似乎可以稳操胜算的。只要自己缠得着空空儿，待到师弟击败了华宗岱，也就可以让他的师弟来收拾空空儿了。

于是西门旺为了照顾全局起见，也就不计较师兄弟间的争功问题，甘愿成全师弟的威名，擦掌摩拳，便上来迎战空空儿。

不料空空儿一声长啸，西门旺双掌打了个空，空空儿已插进了华宗岱与司空猛两人之间，冷冷说道：“ 我就让你拣软的吃吧。华老兄，我和你掉换一个对手，咱们还是一个对一个。 ”

空空儿身手何等矫捷，一插进来，已是把司空猛的攻势接了过去。华宗岱当然不能以二敌一，只好听他的话，和他掉换对手。

西门旺正想说两句俏皮话，空空儿纵声笑道：“ 你们是拣软的吃，我却是拣新鲜的吃。你那点武功我都见过了，我没有胃口吃霉烂的果子，必须换换口味了。 ”

司空猛大怒道：“ 好，反正你们今日都是难逃性命的了，哪一个和我作对手都是一样！ ”

但事实上却完全不是一样。

空空儿和华宗岱虽然难分高下，但在武学上却是各有所长。空空儿的轻功天下无双，而在这方面却恰巧是司空猛的弱点。当年司空猛与段克段较量，段克邪让他十招，他连发九招都打不着段克邪，如今对手是空空儿，他要想打伤空空儿那就更不容易了。

空空儿在恶斗三场之后，功力只剩下原来的五六成，比起司空猛来的确是相差甚远，但他只用绕身游斗的方法，有隙即攻，无隙即闪，司空猛打不着他，有好几次反而险险给他点中穴道。这么一来，只有空空儿打他的份儿，空空儿已是立于不败之地。

另一边华宗岱与西门旺激斗，也是大大松了口气。原来西门旺的本领比他的师弟要差三成，华宗岱的功力本来是比司空猛更高的，只因已是强弩之末，所以对付司空猛才会感到十分吃力。但如今换了一个对手，由他来斗西门旺，尽管他的功力在恶斗司空猛之时又消耗了几分，但用来对付西门旺，仍然绰有余裕。

华宗岱试了几招，试探出西门旺的功力不如自己，索性收起了判官双笔，以掌力与他硬拼。拼到三十招开外，西门旺大汗淋漓，疲态毕露。

司空猛为了防备空空儿闪电般的点穴手法，只得默运玄功，封闭了全身穴道。如此一来，他可以用来攻击空空儿的力量也就减少了三两分了。他伤不了空空几，空空儿也不能伤他。斗到了三五十招之后，空空儿固然是感到吃力，而司窄猛亦已气喘吁吁。

空空儿心里想道：“ 这样下去，只怕要两败俱伤。 ” 但他是极端好胜的脾气，对方不先罢手，他是怎也不肯罢手的。

司空猛自己明白，倘若这次他不能将空空儿打败，以后要想胜他那就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了，目前的形势是看谁拖得久些。他是希望空空儿在支持不住之时，自己跑开。那么他虽然不能打伤空空儿，却也可以在江湖上夸口说是曾经打败过空空儿了。

正在双方骑虎难下之际，忽见前面尘土飞扬，一骑快马如飞而来。人未到，声已先到：“ 大师兄，你在这里和谁打架呀？ ” 原来是段克邪回到扬州来了。

段克邪走近一看，认出了是司空猛，哈哈笑道：“ 原来是你！我让你十招，你还有一招未发呢。大师兄，你让我和这厮先结一结帐吧。我和他打的一架，还未打完，待他发了一招，就轮到我还手了！ ”

司空猛本来就已无心恋战，此时见段克邪来到，他哪里还敢和空空儿再打下去？当下虚晃一招，转身便逃。

段克邪喝道：“ 咱们那一架还没有打完呢，你就要跑了？ ” 司空猛划了一道圆弧，双掌向前推出，虽是强弩之末，也还是劲风呼呼。

段克邪迅即闪开，哈哈笑道：“ 我已经让够你十招了，好，你既然怕我打你，也就由你去吧。 ”

那一边西门旺也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连忙跟着师弟逃跑。空空儿与华宗岱从昨晚的三更时分，连续和不同的对手恶斗，打到今日的午时已过，即使是喜欢打架的空空儿，也已经打得够了。就像一个吃得过饱的人，此时是只想坐下来打呃了。

段克邪见空空儿大汗淋漓，全身湿透，双眼火赤、唇白面青，师兄这样狼狈的神情，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不禁吃了一惊，问道：“ 师兄，你怎么啦？ ”

空空儿吸了一口气，哈哈笑道：“我是有生以来，从未曾打得这样过瘾的了。你问的好糊涂，凭你的师兄这身本领，难道还会打输给人家不成？倒是你要和这个雪山老怪的儿子做对手，可还得勤练武功才行。”

段克邪看出了师兄没有受伤，松了口气，赔笑说道：“是，是。师兄打遍天下无敌，小弟是问得多余了。”

不料空空儿忽地摇头道：“不是，不是。”口中说话，脚步

已走到华宗岱身前，拉着他的手道：“华老兄，昨晚那一架，你认输不行，公平的说，应该是我输了一招的。我对别样马虎，对输赢则是一向认真的！”

华宗岱的性情本来也是有几分怪僻的，空空儿这一副直爽的脾气，倒是对了他的口味，心中的芥蒂也就不知不觉都消除了。当下说道：“不，你不想占我的便宜，我也不想占你的便宜。你在和我打架之前，已先试了泰洛的毒掌，所以最多也只能说是咱们不分胜负。”

空空儿正是想他说这句话，于是大笑道：“好，你也很光明磊落，这样说倒是公平了。”

段克邪在一旁听得莫名其妙，不知这个和他师兄打平手的是什么人。他本来有些话要告诉师兄的，此时见师兄老是和这人争论着什么胜负的问题，他却是不便插嘴。

远远的听得是一群人跑来的脚步声，空空儿道。“不好，不好。他们来了！”

段克邪纳罕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心想师兄天不怕地不怕的，还能怕谁？

空空儿笑道：“是你的师嫂和周帮主他们一大群人来了。”段克邪失笑道：“哦；原来师兄是害怕师嫂。”

空空儿道：“不是，不是。我是怕他们缠我，我最怕应酬，他们一来，咱们就不能清静了。华老兄，你我找一个僻静的处所，躲个三两天，也好切磋切磋武功。”

说话之间，那群人已经走得比较近了，段克邪纵目遥观，只见来的果然是周同、辛芷姑、铁铮、南夏雷兄妹，以及展伯承等人。段克邪是尚未知展、铁二人来到扬州的，见了他们自是意外之喜。

空空儿不由分说，拉丁华宗岱便跑。周同连忙叫道：“空空前辈，慢走，慢走！老前辈既然来到了扬州，岂能不容我稍尽地主之谊？”华剑虹也叫道：“爹爹，你去哪儿？”

空空儿笑道：“周帮主，你的意思我早已明白了。你放心，要是你和窦元这帮人打架的话，我空空儿定必不请自来，如今我却要和好朋友谈论武功去了。芷姑，你也放心，我和宗岱打成了平手，以后也是不会再打的了，你替我照料徒弟吧。我谈得尽兴，自然回来。”

华宗岱大笑道：“人生难得一个知己，好，空空儿，我就伴你几天。虹儿，爸爸或许要过些时候才能回来看你，好在你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不愁寂寞，也不愁没人照料，我倒可以放心得下。”

空空儿怕他们啰唆，他拉着华宗岱跑，口中说话，脚步则是丝毫不缓的。他们两人是何等样的轻功，待得众人赶到来与段克邪相会之时，他们早已是走得连影子也不见了，华宗岱说到后来的那几句说话，还是用传音入密的内功传回来的。

辛芷姑摇头笑道：“他们都是一般疯疯癫癫的脾气，由得他们去吧。”其辞若有憾焉，其心则实喜之。要知辛芷姑生平最大的心事，就是怕空空儿与华宗岱始终不和，更怕他们斗个两败俱伤，如今他们二人已经尽释前嫌，结成好友，辛芷姑当然也就可以放下这重心事。

周同素知空空儿一诺千金，空空儿既然答应了若然有事就会来帮他的忙，便放下了心。想道：“即使华宗岱不再回来，但有空空儿夫妇答应助阵，段克邪又已回来。谅窦元那边，也不可能邀请这许多能手。”

段克邪和众人相见，在几个小辈之中，褚葆龄是他多年未见的，差不多都不认识了。

但段克邪看见展伯承和褚葆龄站在一起，也就马上想起她是谁了。段克邪是知道展伯承与褚家之事的，但却不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纠纷，当下笑道：“展贤侄，你终于找着褚姑娘了。我还未曾得问你们呢，你们两人在闹些什么，为什么各走各的？褚姑娘，你知不知道，伯承为了找你，焦急得很，三个月前，我在魏博与他相遇，他还托过我打听你的行踪呢。好了，好了，现在可不用我费神了。”

段克邪自己在爱情上有过一段经历，他少年时候和他的未婚妻子史若梅曾发生过许多误会，后来才彼此谅解、和好如初。他只当展伯承“这一对”也是如此，遂把他们打趣一番。这一打趣可把他们两人都羞得满面通红，展伯承尤其尴尬得很。

褚葆龄向段克邪行过了见面礼，便道：“段叔叔，我爷爷不幸去世，我要去修理他的坟墓，请恕我失陪了。”

段克邪怔了一怔，道：“你怎么就要走了？修理令祖的坟墓固然紧要，但也不争在迟早个十天半月呀。”

铁铮与展伯承情如兄弟，想与展伯承多聚几天，生怕展伯承会跟褚葆龄同走，所以也帮忙来劝褚葆龄。铁铮还未知妹妹对展伯承的心事，不过，他又比段克邪知道多一些，知道有个刘芒插在他们中间，从刘家父子夺宝的事情，他也猜想得到褚葆龄与刘芒的关系非比寻常，褚葆龄对刘芒的感情可能比对展伯承更好。铁铮当然是要帮忙展伯承的，他之挽留褚葆龄，也包含有替他们撮合的心意。

但褚葆龄却执意要走，展伯承自己不便说话，他想陪褚葆龄回家，又舍不得和好友马上分手，不觉进退两难。

铁铮眉头一皱，忽地想起一事，说道：“褚姑娘，修理你爷爷坟墓要紧，还是替你爷爷报仇要紧？”

褚葆龄呆了一呆，说道：“当然是替爷爷报仇要紧。”

铁铮道：“着呀。那你刚才有没有听到周帮主所说，你爷爷的仇人窦元就在扬州，他们正要和窦元这帮人有一场大打呢，这也不正是你报仇的好机会吗？”

褚葆龄一想，以自己的本领，要想杀掉窦元替爷爷报仇，那是决不可能之事，心道：“为了这桩大事，我就与小承子同在一起。谅刘芒也不会怪我的。唉，我爷爷之死，虽说是由于窦元伤着要害，但与刘振父子那晚的夺宝之事也不无关系，爷爷遗嘱虽然任我作主，我却怎好还嫁刘芒，何况他还有个龙二小姐在这儿？”

褚葆龄心中凄苦，茫然地点了点头。铁铮等人只道她是悲伤她的爷爷，怎想得到她的心中有那么复杂的情绪？展伯承则是隐约懂得她的心事，但既

不便当众说话，也不知如何慰解，但见她答应了留下来，也就稍稍宽心了。

龙成芳与褚葆龄有着心病，不愿与褚葆龄同在一起，说道：“师父，我离家日久，想回去看一看了。”辛芷姑“哼”了一声道：“我以为你只知贪玩，忘了回家呢？你的姐姐正要找你去，那你就回去吧，可别在江湖上闹事了！”

辛芷姑受了龙成香之托，是巴不得龙成芳回家的。其实龙成芳说要回家是假，想去找寻刘芒是真。她自以为“移花接木”之计已成，满怀高兴地跨上坐骑匆匆便走了。

辛芷姑摇了摇头，笑道：“我这记名弟子，比我当年还野得多，我也无心管束她了。”想起一事，问段克邪道：“弟妇呢？怎的你们不是一同回来？”段克邪夫妻当日是一同离开扬州的，此时只他单骑回来，周同也觉纳罕，正想动问。

段克邪道：“若梅已经陪她的一个朋友，到周帮主的总舵安歇了。”辛芷姑笑道：“好，朋友越来越多，这可就越发热闹了，只不知道是哪位女侠？”史若梅可以单独陪伴的朋友当然是女的无疑。辛芷姑在小一辈的女侠中，最敬佩的是史若梅的好友聂隐娘，她希望是聂隐娘。

段克邪道：“我正要告诉你们这件事。师嫂，你还记得那位师陀国的郡主宇文虹霓吗？她如今已经是师陀国的女王了，却想不到她又重履中原，若梅碰见的就是她。”

辛芷姑听说是宇文虹霓，也很喜欢，说道：“她重履中原之事，我早已知道了。数月前我在吕鸿春的槐树庄，也曾碰见过她，你这么巧也碰上她了？她大约是到扬州来打听她的丈夫的下落吧？”

段克邪道：“不错，她是来找楚平原大哥的。五日前我还在长江北岸的临沂，住在老英雄金刀董钊的家里，董老虽然早已金盆洗手，江湖上的消息还很灵通。我在他那儿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有个美貌的女子带着四个胡人在江湖上出现，恰巧在我来到临沂之前的一天，从枣庄这条路经过，看来似是要南行渡江的。江湖豪杰，见有胡人出现，难免要小心提防，所以就有人来禀报董老，问要不要派人追踪他们。我和若梅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疑心宇文虹霓。于是我们便自告奋勇，前往追踪，昨天在北岸相遇，果然是她。我们也来得正巧，恰好碰上了他们和另一帮胡人混战。”

展伯承道：“另一帮胡人？那想必是与泰洛同来的那三个回纥武士了。其中是不是有一个手使月牙弯刀，能够用刀尖刺穴的人？”

段克邪道：“不错，是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人貌似汉人，武功也以他最强，你们知道他的来历？”

展伯承道：“这个人名叫丘必大，我曾经碰见他两次，一次是在赴槐树庄的途中，他与泰洛一共四人同行，那晚泰洛单独到槐树庄挑衅，后来就是辛老前辈来了才打败了他的。第二次是我和凝妹在回伏牛山山寨的途中，在一个小客店碰上了这个丘必大，几乎吃了他大亏。后来恰好碰上楚叔叔经过，这才把他打跑的。”

段克邪与楚平原的交情最好，听得展伯承曾遇上他，又惊又喜，说道：“这么说楚大哥果然是回来了，可惜他与宇文虹霓都曾先后遇上这个丘必大，而他们两人却还在彼此寻找，未曾会上一面。”

展伯承道：“我曾经告诉楚叔叔关于宇文姑姑的行踪，想必他也会到扬州来的。你说下去吧，宇文姑姑与那帮胡人混战，后来怎么样了？”

段克邪道：“ 那个丘必大武功很是不错，宇文虹霓和他打成平手，另外那两个回纥武士本领稍微差些，但他们却善于使用暗器。宇文虹霓有四个手下，武功也很不弱，但不幸却有两人给他们的暗器伤了。幸好我们来得及时，我接了他们的暗器，打伤其中一人，这才把他们吓退。宇文虹霓刺了丘必大一剑，却也着了对方一刀。所以我们无暇去追那三个武士，便忙着将他们送到周大哥的总舵疗伤。我是到了总舵，才知道南兄弟与展贤侄你们都来了的。是以若梅留下来照料宇文虹霓，我便立即出来寻觅你们了。

辛芷姑听说宇文虹霓受伤，吃了一惊，连忙问道：“ 伤得怎么样？我这里有少林寺的小还丹，赶快回去给她服食吧。 ”

段克邪道：“ 宇文虹霓伤得不重，只是给刀尖划破一点皮肉。昨日敷了金创药，现在已差不多好了。倒是她的两个手下，中了喂毒的暗器，伤得很重，师嫂有小还丹，这就最好不过了。 ”

一行人匆匆回去，到了总舵，史若梅与宇文虹霓听得帮中头目的报信，已经出来迎接他们。辛芷姑一看，宇文虹霓果然已是行动如常，放下了心，当下将两颗小还丹交给宇文虹霓救治她的手下。

宇文虹霓本来想第二日就走的，展伯承告诉她，楚平原将会到来，于是宇文虹霓也留下了。

不过宇文虹霓听了展怕承所说的这个消息，却也是一喜一忧。喜者是得知楚平原平安无恙，忧者是按照行程而论，展伯承是一个多月之前遇见楚平原的，论理他是应该早已来到扬州的了，但如今展伯承到伏牛山打了个转，也已来了，而楚平原却还未见到来。是以宇文虹霓又不免担忧他在途中遇到意外。

段克邪安慰她道：“ 楚大哥武功高强，他在中原的武林之中，又是只有朋友，没有仇家的，即使有什么意外耽搁，推想也只是碰到哪一位好朋友留他盘桓几天，决不至于是遭遇强敌，身受伤害。 ” 宇文虹霓听他说得有理，稍稍宽心，于是决意留在扬州等他。

海河帮的总舵主周同也在着急着等待空空儿回来，空空儿本来说过只是与华宗岱找个僻静处所谈论武功，三两天就回来的。可是等到第三天。空空儿还未见踪影，而窦元与沙铁山已经派人来下战书了。

窦元的战书倒很干脆，在数了他们之间的纠纷之后，认为‘ 两雄不并立 ”，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以武力解决纷争。日期是三天之后，地点是在瓜州口外长江中的一个小岛。在荒岛上比武，可以避免官府的干扰，也可以避免祸延百姓，周同不甘示弱，便即表示同意了。

瓜州离扬州府不到百里，不过也得早一天动身。接了战书之后第二天，空空儿还没回来，周同只得留下了话，第三天一早，便和众人同赴瓜州。

宇文虹霓那两个手下已经痊愈，因为泰洛那帮人在窦元那边，所以宇文虹霓也答应助阵。不过她却有个条件，倘若泰洛那帮人不加入战团的话，她就也只能袖手旁观。因为她是师陀国的女王，不愿意介入中原的武林纷争。师陀与回纥是敌国，她只能与回纥的武士交锋。周同得她答应对付泰洛那一帮人于愿已足，当然不会苛求。

窦元和沙铁山这帮人是水寇，海河帮也是在长江称雄的一大帮派，双方都有自己的船队。不过，这次的比武，说明了是双方的好手较量，而不是要展开混战的，小岛上也不能容纳双方的全部人马，故而双方也预先约好了参加的人数不能超过百人。

周同准备了三艘大船，到了约会之日，天未亮便立即开航，航程不过三十里，天亮之后就可以到达那个小岛。他们的比武则是准备在巳时开始。周同直到开航之前还在希望空空儿能够及时赶到，可是他所得的只是失望。正是：

战云笼罩长江上，急待英雄助阵来。

欲知双方胜负如何？请听下回分解。